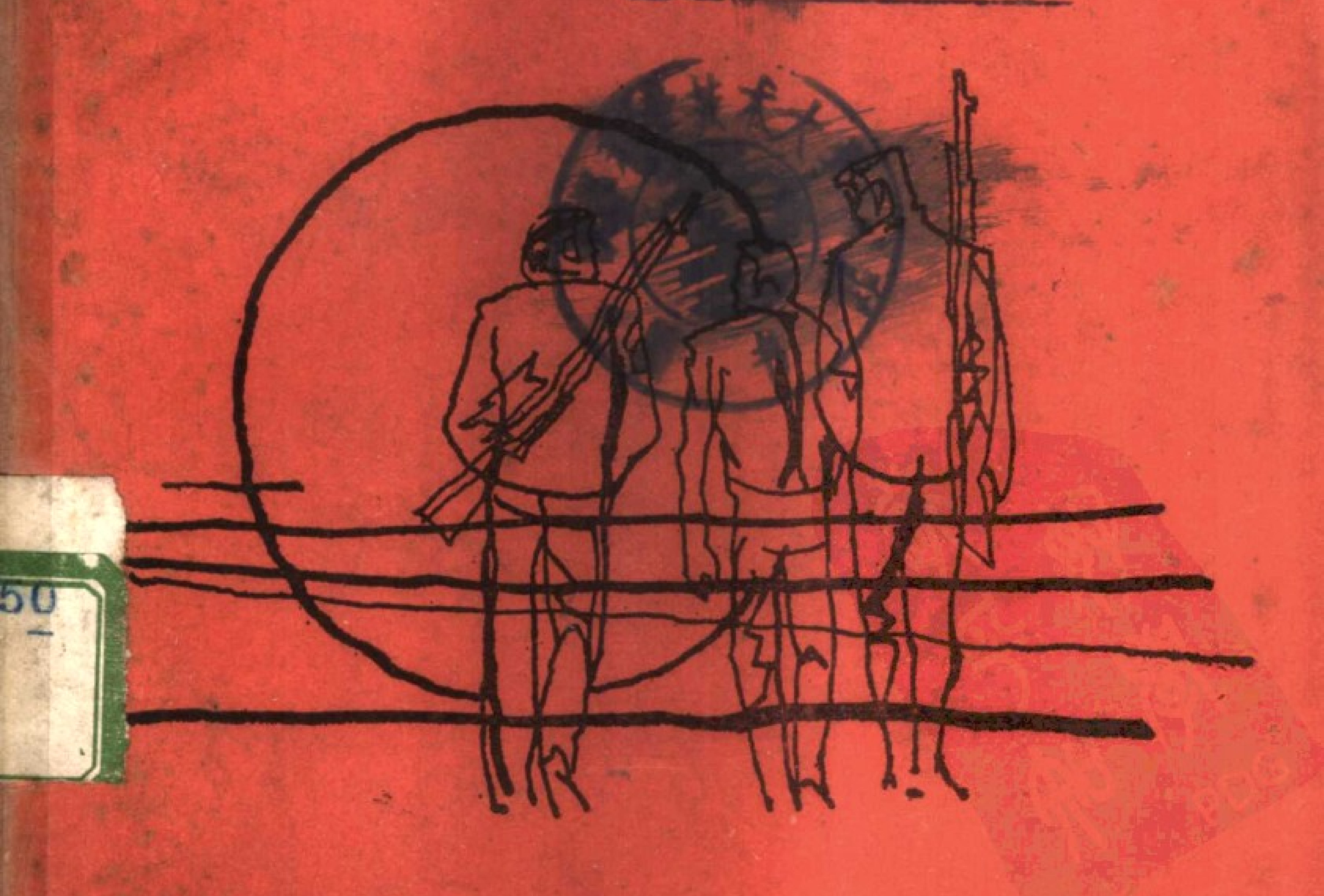
我们的血

〔玻利维亚〕赫·拉腊 著
李德明 尹承东 蒋宗曹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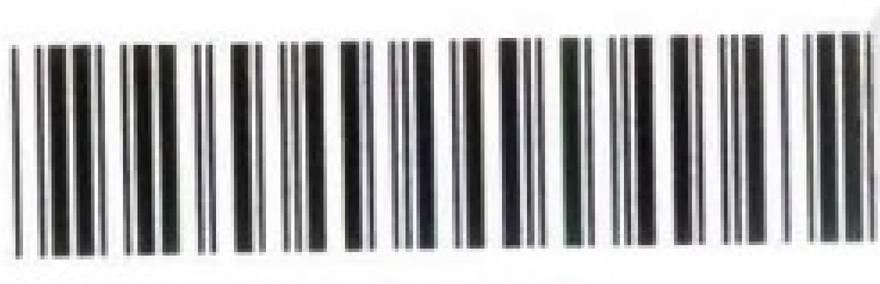
封面设计：许康铭



统一书号：10109·1454
定　价：　0.87 元



我们的血



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我们的血

〔玻利维亚〕赫·拉腊 著

李德明 尹承东 蒋宗曹 译

责任编辑：唐荫荪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

1982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16,000 印张：11 印数：1—17,600

统一书号：10109·1454 定价：0.87 元

前　言

拉丁美洲的主要语言是西班牙语。但在某些国家里，至今还大量地使用着克丘亚语，其中尤以玻利维亚为最。讲这种语言的印第安人，约占玻利维亚全国人口的一半。

在玻利维亚和整个拉丁美洲，在用克丘亚和西班牙两种语言写作的作家中，赫苏斯·拉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不仅是一位用印第安人的语言写作的作家，而且是一位为印第安人写作的作家。

赫苏斯·拉腊出生在玻利维亚科恰班巴谷地的一个偏僻的山村里。作家自述：他童年时"没有鞋子，没有玩具，有的只是饥饿和虱子。"他家境贫寒。勉勉强强才读完了中学。后来，他曾在军队中服过役，当过公共图书馆馆长，担任过大学教授。各方面的生活经验，使他在作品中广泛而真实地反映了玻利维亚的社会现实，揭露了尖锐的社会矛盾，鞭笞了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用泪和血画出了一幅幅印第安人的生活和斗争的图景。

赫苏斯·拉腊的主要作品有：《诗与歌》(1927)；游记《印加帝国之行》(1927)；描写查科战争的日记体小说《伏击手》(1937)；小说《苏鲁密》(1943)；诗集《春

天》（1947）；《庄园的奴隶》（1952）；《人民的诗歌》（1956）；《阿塔瓦尔帕之死》（1957）；歌颂新中国妇女的诗集《荷花》（1960）。赫苏斯·拉腊还是克丘亚文学的著名评论家，有《克丘亚文学》、《克丘亚诗歌》等文学论著问世。他的作品，越出了拉丁美洲的疆域，被译成德、俄、捷克、葡萄牙等多种文字。

《我们的血》是赫苏斯·拉腊的主要作品之一，作于一九五八年。通过这本小说，我们可以了解五十年代玻利维亚国情的一个重要的侧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玻利维亚人民的革命斗争有所开展。一九五二年四月，人民群众发动了一次声势浩大的起义，推翻了巴利维安·德·法托的军事独裁统治。农民运动迅速发展，全国各地普遍成立了农民协会。农民在工人的支持下，要求没收大庄园主的土地，无偿地分配给他们耕种。在许多地方，农民实际上夺取了大庄园主的一部分土地。农民运动的浪潮一直延续到一九五四年。在农民运动的压力下，政府不得不答应实行土地改革。《我们的血》以这一广阔的斗争为背景，用浓郁的色彩和细腻的笔触，塑造了一系列生息、劳作、斗争在玻利维亚土地上的印第安农民的典型，表现了他们的善良和勇敢，倾吐了他们的爱和憎，描述了他们的处境和理想。

我们深知，本书译文的某些地方肯定有不能表达原著风格和特色之处。只是为了向读者介绍一些当代印第安人的情况——他们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他们过着什么样的生

活，进行着什么样的斗争——我们才鼓起勇气，把本书译出来献给读者。

感谢李霁野同志，我们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得到了他的热情鼓励和支持。

译　者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第一章

大道旁一棵挺拔大树的枝梢上，一只鸽子不时地咕咕叫着，那叫声怀有对乡土的深切的怀念。在一棵枝叶茂盛的角豆树荫下，一个牧羊女孩正在同她的小狗兴高采烈地嬉戏着，在这傍晚时分，同鸽子的怀乡曲所引起的孤独阴郁气氛适成对照。附近一块刚刚收割完的田地里，一小群绵羊在安静地吃草。在玻璃一般清澈透明的天空下，四周平原一直伸向远方，田野里星星点点地散布着牲畜；光秃秃的桉树和桃树中间，座落着三五成群的茅屋。这里或那里，一对对的黄牛迈着懒洋洋的步子，在一堆堆收割下来的庄稼上转着圈子，汗流浃背的农夫不耐烦地向它们大声吆喝。被大捆大捆的庄稼秸秆压得弯下腰来的农夫们，沿着田间小径走着。在

那些打下的粮食已经运走的禾场上，时常落下一群群的飞鸟。远方，灰色的、玫瑰色的和蓝色的山岗环绕着平原，一座座山峰犹如一些奇形怪状的锯齿。山峰之上，高高的穹宇，没有一丝云彩，宛如一个巨大的玻璃灯罩。西斜的太阳象一颗欢快的心在微笑着。

这是一幅安第斯山村的冬景。

顺着大道驰来一辆卡车，车上乘客拥挤不堪。卡车象一片吸气不足的肺叶气喘吁吁，艰难地开动着，裹在浓浓的尘雾之中。每当卡车转弯和驶过坑坑洼洼的时候，那沉重的运载物就东倒西歪，仿佛要把旅客倾倒出来似的。那只叫个不停的鸽子已经飞走了，女牧童也暂时停止了同小狗的玩耍。卡车开了过去，没有理睬他们。但是，卡车在驶近路旁那幢象个盘腿而坐的少女似的茅屋时，却鸣响了喇叭。严重的气喘缓和了，最后在那幢房子前面停了下来。在这座茅屋的粗糙的门楣上有个窟窿，里面插着一根木棍，木棍的另一端挑起一面缀着彩色羊毛穗子的小白旗。旗子悬挂得相当高，几乎伸到了大道中间，好象是为了让人们老远就能看见，告诉过往行人，在这里可以喝到可口的清凉饮料——汽洽酒*。

在车上拥挤杂乱的乘客中，有个姑娘顺着车栏杆敏捷地溜了下来。上面有人将一个很重的包裹扔到姑娘的脚前。她吃力地负起包裹，钻进茅屋。她很快又走了出来，手里端着一个盛满汽洽酒的大瓦罐和一只水瓢。多么象山村清晨那样凉

* 汽洽酒，是一种类似啤酒的饮料，一般用玉米发酵酿成——译者注。

快呀！姑娘舀了一瓢，恭恭敬敬地递给司机，司机一饮而尽；当他把瓢送还给姑娘时，轻轻地握了握她的手腕。姑娘没有抬起眼皮；但是，她觉得有一股奇妙的火焰在烧烤着她的双颊，胸脯里仿佛有两只受惊的鸽子在蹦跳着。接着，她又将汽洽酒舀送给乘客们——他们在车上的时候就一个劲儿地向她要汽洽酒喝了。这时她不得不多次回去装满瓦罐，因为除了那个坐在旁边的、人们叫他"图米"的壮汉以外，没有一个乘客不想润润嗓子。图米一点也不想喝汽洽酒，甚至当他身边的人递给他一瓢时，他都推说不渴而没有接受。

卡车又呼哧呼哧地开动起来。马达突突作响，大道上扬起一阵阵尘土。卡车继续吃力地向前行驶。此刻，大道变直了。远处，迎面的山脚下，在深色的树丛上方，清晰地勾画出镇里的钟楼和教堂圆顶的轮廓。随着车子渐渐驶近，树木之间开始闪现出稀疏的淡红色的瓦顶。不一会，车子就开进了一条狭长的、河石铺砌的街道。街道两旁有些小平房，有的房顶已经塌陷。卡车在靠近镇中心的一个街角停了下来，乘客们下了车。他们抖落斗篷和披肩上的尘土，顿时满街尘土飞扬。他们背着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包裹向四面八方散去。

图米可能是唯一没有带包裹的人。他仔细地抖了抖那件几乎还是新的斗篷，把它按照原来的折痕叠好，搭在肩上，然后顺着那条一直通到小河的街道，穿过满是石子的、几乎干涸了的河床，踏上了通向村庄的大道。

道路沿着一个开阔的山坡向上伸展，然后在一些庄稼刚

刚收完但还没有运走的田野里弯弯曲曲地延展着。黄牛和毛驴东一头西一头地在那里吃草。太阳把它的金色余辉从原野上渐渐移到了山头，沟壑陷入阴影之中。一群群深褐色的小鸟从田野上飞起，落在绿油油的树梢上，用清脆的叫声告诉人们：黄昏已经来临。

走过大道最后一个拐弯处就是平川了。那里，座落在几棵桃树中间的一座小房子正在等候着图米。实际上，说等候未免有些言过其实，因为图米的妻子和孩子都不知道他从城里回来，他们真的一无所知。印第安人没有钱，不会写字，不能打电报，也不能写信。他回来也许使家里人大吃一惊。可能家里的狗首先要汪汪地叫起来。孩子们会好奇地跑过来看看是哪个陌生人来了；而当看到是父亲站在栅墙旁边时，他们会大为惊讶的。

原野上清风徐来，从远处隐隐约约传来击鼓声。"是哪个庄园在打场吧？"图米心里想。果然，没走多远，就看见当地那个最大庄园的场院上有群农夫。在堆成小山一般的庄稼周围，高头大马一匹接一匹地奔跑着。"今天上午刚开始，"图米满有把握地自言自语道，"明天才能打完。"谁都知道，这个庄园一打场，从来没有在两天之内收过场。鼓不停地响着，还不时地听到笛子声和口哨声。

别的地方也在打场，可是规模就小得多了。一对，两对。最多三对黄牛在小得可怜的庄稼垛上没精打采地转圈子，农夫们气呼呼地抽赶着它们。图米怀着某种羡慕的心情看着他们。他在两年前就没有地种了，庄园主以一件小事为借口，

霸占了他的耕地。从此以后，他就只能耕种从岳父手里继承下来的那块地，也就是房后那一小片一犋黄牛半天就可耕完的土地。这块地，他一年种玉米，一年种小麦，第三年就歇着，什么也不种。因为这是一块旱地，需要休耕。今年只是收了一点玉米，眼下场上没有什么可脱粒的。

淡淡的阴影笼罩着辽阔的原野，仿佛一只无形的手为它勾出了轮廓，涂上了浓淡相宜的种种色彩。山顶上依然映照着几道微弱的阳光，但是，小鸟已在为黄昏尽情地唱起赞美诗来了。

图米走近大道最后一个拐弯处时，看见一个打谷场。打谷场上，三个农夫刚刚将麦子扬完。没错，那准是菲力大伯和他的儿子们。当图米向场上走去的时候，他们开始堆屯麦子。其中一个小伙子用吉那阿藤蔓*做了一个十字架。父亲靠着麦堆，下跪如仪，双手捧起一捧麦子举到嘴边，然后将那个十字架插在麦堆顶部，站了起来。图米一边不停地走着，一边激动地观看着这个场面。以前，他也总是在自己耕地上的场院里做这种事情的。

看到图米，菲力大伯和他的儿子们很惊奇，因为上个星期在村子里见他出门，大家都断定他会象前几次那样不会马上回来的。他为什么突然回来了呢？图米不想说出他遇到的事情，只是搭讪着说，城里暂时没有活干。菲力大伯打量着他，神情有点怀疑，因为全村人都知道，图米常常回来住几

---

* 吉那阿，南美的一种植物，一年生，粒可以食用，并可以用来做饮料，其叶可象菠菜一样食用。——译者注

天，每次总要带回一大包给妻子和孩子的东西；然而，这次带回来的却只是搭在肩上的斗篷。但是，老人没有把他的想法讲出来。他们谈起了今年的收成。收成相当好，玉米和小麦够全年吃的，不过那是他爷儿们三块地打下的粮食。托上帝的福，菲力大伯的儿子们都是单身汉，他们把全部收成都交到家里来。

图米想早点回家，便向朋友告别。站在大道的那个地方，可以望到整个村子，两条街道交叉着，一条笔直，一条又窄又弯。简陋的茅屋散落在田野和小桃园之间。

图米的家在村外。在大道最后那个拐弯的地方有一条小路，往左拐，爬一个缓坡就到了。

出乎他的意料，小狗没有汪汪吠叫，孩子们也没有蹦蹦跳跳地跑过来。在宁静的黄昏，全家人正在棚子底下吃晚饭，弗尔图娜是第一个看到图米的，她一惊，便放下了手中的木饭碗。孩子们这时才跳起来，惊喜交集地跑过去，抱住图米的大腿，小狗也高兴地又跳又叫地欢迎他。

"你给我带回来什么啦？"

"给我呢？"

"给我呢？"

孩子们首先这样问道，但是，当发现父亲背上什么包裹也没有时，他们都忐忑不安地带着询问的目光停立在父亲跟前。

第二章

弗尔图娜是一个精明能干、通情达理的女人，她品性善良，对丈夫遭受的不幸十分同情。她看到丈夫那样回来，不想表露出任何不悦和痛苦，而是象往常一样，对他深情相待，殷勤照顾。她很快就从丈夫的脸上发觉他心事重重，特别是听了他的话，知道他已经极度劳累，她没有提任何不合时宜的问题，只是一个劲地给他讲些村子里发生的新鲜事：前几天，安图利的岳父菲尔莫老人去世了；寡妇贝妮卡老妈妈的女儿阿松达被米库拉拐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卡斯蒂列霍庄园里最好的两条黄牛被惯偷盗走了，四处寻找，没有一点线索；巴乌蒂大伯的儿子马乌力的田地被剥夺了，传说他带着老婆和孩子到矿上去了。弗尔图娜还讲了些别的事

情，但是，很明显，她这样做并不是真的想给图米讲新闻，而是想用某种方式掩饰自己的痛苦。

图米当然知道妻子的心情。尽管他觉得应该马上说说自己的心里话，讲讲他上个星期在城里的不幸遭遇，然而一想到不该再增加妻子的痛苦，便索性沉闷不语了。甚至当他考虑到自己回来不能没有个交代时，也只是把在路上对菲力大伯说的那些话又重复了一遍。他补充说，挣的钱是那样的微薄，以致几乎难以糊口和买汽车票。弗尔图娜什么也没有说，可是从她的目光里，图米看出了她正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

到了睡觉的时候，为了不在妻子面前脱掉衣服，图米到牲口棚里去了。可是，他的目的没有达到，因为她根本没有躺下，而是忙着整理堆在屋角的杂物。图米想借着这个当儿快点钻进被窝里，可是，他刚脱掉短裤，弗尔图娜就回过身来，立刻发现他大腿上被鞭子抽打得肿一块破一块的伤痕。

“你怎么了？”她叫了起来，“出了什么事了？告诉我，出了什么事了？”

图米无奈，只得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妻子。

I

但是，这里在重述图米讲的话之前，最好先交代一下这

个可怜的人的身世。他出生的这个山村，属豪门地主塞蒂纳家族的庄园。和同阶级的所有人一样，他的童年是在旷野和山岗上度过的。父母有两头牛和几只绵羊，他整天和它们打交道。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亲就被黑心肠的管家马内西奴·蒙德希诺打死了。这个家伙心毒手狠，对待佃户的凶残劲儿在全山谷是出了名的。图米不得不接替他父亲，进庄园干活，因为欠债必须偿还，家里又无米下锅。他也挨过毒打，受过各种各样的凌辱。但是，他很快就看到了从查科战争回来的几个年青佃农是怎样向那个管家报仇的。那个恶棍的脑袋被斧子砍得粉碎，叫人见了毛骨悚然。后来，又来了别的管家，庄园也已经易主。最后，庄园分成了几部分，最大的一块归卡斯蒂列霍将军所有。卡斯蒂列霍是退役军人，在查科立过战功，因而很有名气。他给庄园起了个很有意义的名字，叫“塞甫仁达”*。图米的耕地就在这块土地上。他二十四岁时结了婚，当土地被霸占时，已有了四个孩子。在这个山谷里，再也找不到象卡斯蒂列霍将军那样的庄园主。庄园里的长工们，包括那些年老的长工在内，也从来没见过卡斯蒂列霍那样的主人。他住在城里，每两星期准时到庄园来视察一番。人人都知道他有一笔很大的财产，但是他到庄园来的时候，同一般财主全然不同，他和印第安人及印欧混血人混杂在同一辆客运卡车上，衣服皱皱巴巴，满是油垢，两手空空。他到镇上时，值班的工头必须备马恭候。

* 塞甫仁达，原文是 Saipurenda，是从位于查科地区的一个小镇的名字 Saipurei转来的，作为他曾经在那里服役过的一种纪念。——译者注

他叫人家给他备饭，却又不准动用庄园的钱财。长工们除了名目繁多的义务外，还必须负担主人的膳费。他一向贪得无厌，小鸡、家兔、鸡蛋、好土豆、高级面包以及上等汽洽酒，等等，什么都要。面包和汽洽酒必须是镇上买来的。他特别爱吃煮鸡蛋，这是他喜爱的早餐。讲到鸡蛋，长工中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这个故事是否属实，尚待查考，但颇为生动有趣，把这个庄园主刻划得入木三分，确实应该在这里记上一笔。据说，他多次到庄园来。其中有一次，轮到一个老长工侍候他。这位长工衣衫褴褛，骨瘦如柴，宛如几天没有吃饭的样子。按照惯例，吃早饭时，长工必须用一个搪瓷锅把煮好的鸡蛋连同煮蛋的滚水一起送到将军的寝室里，然后去干别的杂事。但是，这个长工非但没有离开，反而站在桌子旁边，抱着胳膊看着主人津津有味地吃早餐。一天早上，将军吃完了鸡蛋，很惊奇地发现那个长工正在看他，眼珠子瞪得溜圆，很想吃点什么。他突然心软了，一时心血来潮，大发慈悲，把满满的一锅水递给长工，说："喂，我的孩子，我把这锅汤赏给你喝吧，早餐的精华可都在里面了！"庄园里的印第安人边讲边议，没多久，这个笑话就传遍了山谷各个村镇。人们一提"清汤"这个绰号就知道是说那位令人讨厌的塞甫仁达的庄园主。后来，平民们也用这个绰号来泛指那些箱子里装满钞票还在一味搜刮的人。

卡斯蒂列霍是金钱的狂热崇拜者。对于他，金钱恰如教徒眼里祭坛上的贡品，钱一到手，他心里就乐开了花，然后把它象命根子一样存放在箱子里。钱一入箱，就别想再出

来。甚至在城里，为了省钱，他不雇佣厨娘，而让长工做饭。应该说明，每个长工都要在城里听他使唤一个星期，然后再在乡下干一个星期。做饭时，只能用从庄园里带回来的东西：玉米、小麦、吉那阿、土豆、鸡蛋。只有肉不得不买，每星期一公斤，另外一种东西就是辣椒，为的是增加菜肴的滋味。

他对收获是精打细算的。不许长工们在地里掉一穗玉米或一穗小麦。甚至场院上的一颗麦粒也要叫人拾起来。堆玉米的地方也不能丢下一粒玉米。等到青黄不接的季节，粮价涨到最高点时，他才抛卖农产品。如果粮食因故没有涨价，大家都知道，他的粮仓就原封不动，一直等到来年，即使生了虫子他也舍不得卖掉。

长工们看得顺眼的一件事是将军不喜欢要管家。有工头就够了，他们是带班干活的行家，维护庄园主利益的能手。长工们觉得一个工头绝不会象管家那样贪婪和霸道。再说，他们不在乎越来越沉重的负担和恶劣的待遇不见改善；不在乎将军来时象对士兵一样地对待他们，让他们遵守纯兵营式的纪律，从早到晚地干活；不在乎他来时要挨他的鞭子，受罚站，晚上坐禁闭；因为他们在别的时候可以享有相对的安宁——如果不触怒工头的话——和完全自由支配晚上的时间，这样，生活就不象塞蒂纳家族时代那么无法忍受。

在这种情况下，图米为卡斯蒂列霍将军干了好多年。他和别的长工一样，除了有一副健壮的体格和一种拼命把活干好的精神以外，他并没有什么特别出众的地方。当然，和别

人一样，他也逃不脱主人的鞭笞、罚站和坐禁闭。遭受这些惩罚，并不一定要犯什么过错。干活时，主人总是喜欢在长工们中间走来走去。谁要一走神，或者落后一点，鞭子马上就落到谁的身上。在完成平素的负担和将军吩咐的任务时，稍有差错或疏忽大意，不是关禁闭就得罚站。图米并不是万无一失的人。一天，在玉米地里培土，图米突然盯住了将军的伤疤。那伤疤又大又深，半边脸都被盖住了。那天下午风大日烈。当时太阳直射下来，大风刮起阵阵尘土，使主人不时地现出一种奇痒难受的表情。图米不由得好笑起来。可惜他笑得不是时候，当时将军正在朝他望着。将军一声没吭，可是，晚上派来了两个工头，把图米从床上拖起来，和兵营里完全一样，把他带到了庄园主家里，在那里，不幸的图米被罚站了整整一宿。还有一次，他在城里买的汽治酒味道不正，为此又关了他三晚禁闭，臭虫和小咬差一点把他吃掉。

尽管如此，图米对自己的命运并不抱怨。再说，他毕竟比别人生活得略好一点。妻子继承的一块地对支撑家庭的经济起了莫大的作用。另外，弗尔图娜的手从不闲着，她纺线，织布，养兔，喂鸡，给镇上的汽治酒作坊加工玉米糊。每逢集市，她常常起早带些东西到镇上去卖，如粗毛线、鸡蛋、兔子之类，有时还带只鸡出去赶集。天黑回家时，便给孩子买来衣服和一些糖果。那些日子委实值得回味。母亲上街，父亲下地，孩子们留在家里，无拘无束，为所欲为，搞恶作剧还嫌屋子太小要不开。他们爬树，从树上摔下来，跳墙，打架，在大道上戏耍，跳到池塘里去。总之，淘气的勾当没

有不干的。饿了，到锅里找些妈妈特意留下的东西。吃完了，再去跑呀，闹呀。但是，玩到下午的某个时辰，他们就开始心神不安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妈妈就要回来了，她一眼就会发现，不是瓦罐被打碎了，桃树枝被折断了，就是鸡丢了。丢了鸡还好办，就说是被老鹰叼走了，但是瓦罐呢……。妈妈背着好大的包裹回来，如果爸爸早点回来，或者，爸爸和妈妈同时回来，那就算是走运啦，因为爸爸会设法使妈妈息怒，他们不至于挨棍子；或者，至少挨打挨得轻一些。但是，随后就有补偿了。妈妈打开小斗篷，给他们分小甜面包，无花果，香蕉和带回来的别的东西。确实，对孩子们来说，那些日子实在值得留恋。

图米就是这样地和妻子、孩子们一起生活着，直到他们永远不会忘却的一次狂欢节为止。那次狂欢节给他们带来了麻烦。那一年气候很好，雨水充沛，而且下得及时，家里的那块地丰收在望。由于风调雨顺，人们喜出望外，决定象个样子地过一次狂欢节。出人意料的是，庄园主居然也被大家的热情所感动，捐出不少玉米做汽洽酒。狂欢节那一天，长工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庄园主家里喝了汽洽酒。其所以是最后一次，只是因为发生了一件其实对庄园主算不上什么侮辱的事情。那件事给一些人带来了可怕的灾难。

图米本来没有心思参加狂欢节。那几天他正在自家的和弗尔图娜祖传的土地上耕耘。可是，在几位亲戚和朋友的鼓动下，他决定也参加一个狂欢队。这个队的参加者都是有家室的人，他们的女人也都参加了。但是糟糕的是，他们没有

仔细推敲要唱哪些歌谣。他们要组成一个最理智、最和平的狂欢队。在狂欢队进入庄园主家之前，事情一直进行得很顺利。到庄园主家之后，大家都喝了很多酒，有些人有点醉了。庄园主带着家人和几个朋友，在院子里的一棵老槐树下同他们一起纵酒。歌谣唱开了，你一碗我一碗地喝着汽洽酒。这时，狂欢队里的一个人开始唱起了一首几年前在镇上听来的歌谣。他虽然依稀听人说过歌词涉及将军，但是，并不清楚有什么得罪将军之处，再说，他当时已酩酊大醉，也不可能仔细斟酌，就信口唱了出来：

戴着金质奖章的将军来到了，
脸上带着被女人抓伤的记号。

别人也都兴致勃勃地跟着唱了起来。这首歌谣赢得了掌声和欢笑声。歌手们没有察觉到将军已经刷地变了脸色，他们由于博得听众欣赏而格外兴高采烈，甚至当一位小姐要求再来一个时，他们又唱了一遍。后来，他们在别的场合，又演唱了这首歌谣。

领唱歌谣的并不是图米，根本不可能是他。并不是他不会唱这首歌谣，而是他背不下来。可是，他一听有人在唱，丝毫没有想到跟着唱有什么不好。

狂欢队又唱又喝，直到深夜才散。第二天，听差说将军和来访的人吵得很厉害，客人们不得不在下半夜乘坐自己的汽车走掉。至于吵架的原因，当然就是那首歌谣。听差还补

充说，将军一早就到镇上去了，下午才能回来。

和别的狂欢队一样，图米他们的小队也走了出去，踏遍所有小路，走遍当地的家家户户。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主人们让印第安人休息两天。当然啦，为了不影响庄园的活计，这两天安排在周末。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天，那首现在被称做“将军之歌”的歌谣又唱开了，不仅图米他们的狂欢队演唱，几乎全区所有的狂欢队都唱了。由此可见这首歌谣是多么受人欢迎。

星期一清晨，鸡刚叫头遍，图米还醉醺醺地躺在床上。突然来了两名警察。警察把图米带到庄园主家里，弗尔图娜哭喊着跟在旁边。他们狂欢队的所有人都被集中在那里了。男人们又从那里被带到了镇上的监狱，女人们跟在后面，眼泪浇洒在大道上，每个人背上都背着一大包吃食。

在监狱里，副镇长亲自接见了他们，那股热情劲儿，简直如同慈父一般。从来没有人对他们那么热情过。所以，他们心里感到很坦然。副镇长对他们说，那件事情没有什么了不起，唯一希望知道的是歌谣是从哪里传出来的，是谁带头唱起来的。被关押的人以为事情果真象副镇长说的那样轻松，对第一个问题，他们回答说，是几年前从镇上听来的。至于第二个问题，哈苏大伯急忙说，因为醉了，歌谣怎么唱起来的，谁都没有注意。他还说，他认为那首歌谣的歌词不会有损于谁，因为每年听到的这类歌谣是数不胜数的。其余人讲的也和哈苏大伯差不多。副镇长什么也没说，以会见他们时的同样的热情向他们告别。那天，没有给他们水喝，没

有给他们饭吃，也没有提别的问题，他们被关进一间黑牢里，不准和任何人接触，连自己的妻子也不许见。夜里，当监狱里的人都睡着了的时候，他们被一个一个地拉到院子里去，不问青红皂白，往死里打。第二天，还是没有水喝，没有饭吃，没有提审，不准和任何人接触。他们谈论着牢房的黑暗，自己的妻子正在蒙受的痛苦，家里孩子在挨饿，甚至谈到孩子们会碰着撞着。但是，到底是谁带头唱歌，大家都一字不提。也许，因为没人特别看重这件小事，谁也没有认真回忆。也许，就是带头唱的那个人，也不敢肯定自己就是"肇事者"。每个人都和其他人一样，会唱许许多多的歌谣，不可能说出那首是谁先唱的。也可能，每个人都同情其他人，不想叫一个人单独承担恶果。

第二天夜里，他们又象第一次那样被残酷地拷打，甚至打得更惨。好象他们之间订了明确的契约，过了一天还是没有提及歌谣的事儿；这一天仍然没给他们吃、喝，不让他们见任何人。晚上，比每天都早一些的时候，他们一个一个地被带进一间灯光通明的房间里。在那里，副镇长和几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坐着，桌子上面的耶苏蒙难像放在两盏火光熊熊的油灯之间。旁边有个刽子手模样的人，手中拿着一根粗大的铁棍。图米第一个被带进去。当他站到耶苏蒙难像前边被灯光照得双眼眩晕时，恐惧突然向他袭来。但是，他马上恢复了常态。审问他时，他坚持第一天的说法。拿铁棍的那个家伙扑到他身上，打得他皮开肉绽。尽管这样，图米不想告发任何人。哈苏大伯在图米被警察拖走时正走进来。他无法

保持镇静，于是就自己认了罪。另外四个人，也象哈苏大伯那样做了。这样就有五个带头唱歌的人了。副镇长以为事情清楚了，就宣布这五个人无罪，把罪过加在图米头上。结果，图米被押送到查帕雷罪犯集中营，其余的人获释了。但是，谁都不能回到庄园去，因为六块耕地全被庄园主强占了。

2

弗尔图娜流着眼泪跟着丈夫来到城里，但是，她不得不从那儿回来，因为孩子是托给住在村子另一头的亲戚照看的。

一天清早，一辆载着二十几个不同模样和不同年龄的男人向查帕雷大森林开去。图米也在这些人中间，他心中说不出多么害怕和焦虑。要去的那个地方，他一点也不了解。和他同行的人说，那里有难以泅渡的急流，无法翻越的高出，错乱纷杂的密林，各种各样的瘟疫。照他们的说法，没有人能逃脱那个地狱，尽管他们谈论这些事的时候，语调半真半假，仿佛只是为了取笑傻瓜似的。

卡车在山坡、山顶上慢吞吞地爬行。下午很晚的时候，到了深山密林。突然，马达不响了，车子停了下来。司机和几个自告奋勇的人修了半天也没修好。由于附近没有房子栖

身，押送犯人的警察决定在车上过夜。于是就照此办理。大家尽量坐在角落里，靠着车帮子。但是毛毛细雨下个不停，衣服淋湿了。有两个看守钻进了驾驶室，这样，看守罪犯的只剩下一个人了。

图米身边有个小伙子，他不时地打着盹，一路上没听他说过一句话。他神态温和而安详，很难相信他是一个坏人。现在他好象在察看每个人，尤其是看守，是否睡着了。看守坐在一个角落里，鼾声如雷。突然，小伙子悄悄地脱掉斗篷，把它从车栏缝中间滑到地下。他站起身来，溜下车去，没有弄出一点声响。图米一直在想着那个小伙子，怎么那样轻而易举地就逃脱了，他很惊奇；然后，他又想到那陌生的原始森林和等待着他的饥渴。周围，所有的人都睡着了。图米断定，要象那个小伙子一样逃掉，并不是很难的。他想到了家，想到了弗尔图娜，想到了孩子们。在城里谁也没有对他说过要服多长时间的刑。在这里，人们把罪犯集中营比作地狱。谁能肯定大家说的不是真的呢？如果他死在这个地狱里，弗尔图娜和孩子们将怎么办呀？图米马上下了决心。牛毛细雨仍在不停地下。他照那个小伙子的样子脱掉斗篷，将它滑送到地下，随后从车帮子上溜下去。一下车，他就拾起了斗篷。为了防备万一看守醒来发现空位子，图米立刻钻进了密如蛛网的森林，下山逃遁。

黑夜里，在那荆棘丛生、枝藤缠绕的森林中，要一声不响地往前走是多么不容易呀。他无法估计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搏斗了多长时间和走了多少路程。他筋疲力尽，浑身疼

痛，口干舌燥，万分焦急，害怕天亮时还没有远离卡车。于是，他决定再次走公路，以便加快逃跑的速度。他走了好久，也没找到公路。后来他发现自己走在一块没有坡度的松软的平地上，双脚就象踏在稻草垛上似的，直往下陷。他打算退回去找坡地，但是越来越难走。这时，他已经不知道卡车停在什么方向了，一种无名的恐惧控制了他，他怎么也喘不过气来，双腿动弹不了。这时他想一切都完了。但是，这只是一闪念而已。他马上恢复了镇静，朝着一个他认为是前进的方向走了起来。他走了很长时间，三个小时，四个小时，谁知道走了几个小时！声响太大，衣服和手背被荆棘划破了，但此时此地，他都顾不得了。突然传来一阵哗哗的响声，他吓得呆住了。是有人追赶他吗？但是，那声音继续响着，轻柔，单调，总是来自同一个方向。图米向那发出响声的方向走去。声音越来越大，已经不必怀疑了，那是一条小溪。枝藤交错的森林越发茂密了，令人难以通过。图米手脚酸软，被划破了，鲜血直流。但是，他拼命地挣扎着，依然前进，急切地渴望快点走到小河边。他终于走到了，那是一条小瀑布。黎明的第一道曙光已经射进了密林。图米离大道究竟有多远？现在应该怎么办？无疑，这里离开大道不远，但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去走大道，那就要冒被宪警抓住的危险。自然，两个犯人跑掉了，他们决不会置之不理。很难肯定哪个时候他们不在附近进行搜捕。但是，一整天吃不上饭，又是在森林里，夜长梦多。关于森林里预想不到的危险，犯人们在卡车上已谈得够多了。

图米渗出了很多汗水，喉咙干得简直要冒烟。他俯卧在水面上，这水多么清凉，多么透明，多么香甜呀！随后，他决定不惜一切，继续逃命。但是，没走几步，看见一团奇怪的东西、半陷在青苔里。他吓得头发都竖了起来。那是一个人，在一棵大树下睡熟了。他正想逃走，但是他看到了那双吃惊的瞪得圆圆的眼睛。于是他认出了，这是从汽车上逃走的那个青年。图米心中一阵高头，他想，终于遇见了一个伙伴。

3

图米不能回到他的那个山村，不能回到弗尔图娜和孩子们身边。逃亡的伙伴希望图米和他一起到矿上去，他千方百计地怂恿图米。但是，图米对那陌生的地方不感兴趣，优厚的工钱，不挨主人棍棒的工作，对他也没有什么诱惑力。他生长在休耕地和玉米地之间，从来没有想到要离开它们。诚然，突如其来的不幸使他离开了那里，但是，这种情况迟早要改变的。现在他唯一的希望是尽量离家乡近些。这样，他可以得到妻子和孩子们的消息，同时也好帮助他们。城市那么大，谁也不会发现他是个逃犯，也不会找不到工作。

逃亡的伙伴到矿上去了。当图米只身一人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安全有些嘀咕了。他突然害怕起来，怕押送囚车的家

警在大街上一下子认出他来。一想到有朝一日卡斯蒂列霍将军或者某一个到城里给庄园主当听差的人可能发现他时，他就胆战心惊。因此，头几个星期，他只在郊外转来转去，处处提心吊胆。那些日子十分艰难，忍饥挨饿，受尽折磨。没有地方过夜，有时挣的钱还不够买块面包。无论在郊外的砖窑，在附近的山石场，还是在建筑工地上，他都没有找到工作。后来，他结识了一个乞丐。这个乞亏已经老了，却很慷慨，在一家破烂不堪的房子的后院租住一间小房，请图米和他同住。有时，他给图米带回来一点面包，或者水果，或一小罐头盒饭。他饱经沧桑，处事有方。图米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有用的东西。首先，他忘掉了宪警和卡斯蒂列霍，并且在乞丐的建议下，一个星期一的早晨，起早来到繁华的市中心，站在大教堂的拐角上。这时候，那儿已经聚集了许多人，其中有泥瓦匠、小工、壮工。图米外貌端正，他第一批被挑选去邻区的一座楼房工地做工。在那里，他学会了绑脚手架，拌石灰，总之，泥瓦小工应该干的活，他都学会了。他开始挣工钱了，每天都吃得上饭了。为了给弗尔图娜和孩子们积攒些钱，虽然那间小屋子里尽是虱子、臭虫和跳蚤，他还是和乞丐住在一起。

乞丐没有亲人，他不习惯孤独无伴的生活。他妻子死去好多年了，也没有给他生过孩子。他一直在阿尔盖山谷的一个庄园里劳动，但是庄园主是个霸王，他不能一辈子在那里耽下去。有一次，主人扬起皮鞭要打他，他便举起了镢头。尽管没有打起来，但警察却疯狂地迫害他这个不幸的人。警

察一向是主人手里的工具。他在阿尔盖山里躲藏了很久，最后来到了城里，在城里，因他年老体衰，没有人愿意雇佣他。“喂，老头子，去要你的饭吧。”人们这样对他说。于是他便要起饭来了。他不喜欢独自过活，希望晚上有个人在他身边聊天，同甘共苦。总之，希望有个人陪他。先前有好多次都找到了伴儿，可是没有人能长期地忍受这位可怜的老人的昏聩。“也许你比别人要通情达理些，宽宏大量些。”他对图米说。但是，图米对他另眼相看，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首先，挨饿的时候从他手里得到了面包，无处栖身的时候，得以在他的小房间里找个角落苟安。

图米天生懂得感恩。从前在庄园时，他觉得对谁都应该尽些义务，甚至对那些用某种方式对他表示良好的愿望或者只说句话鼓励过他的人，他也是这样。人家要求他帮助，他从不拒绝。现在，他觉得欠下了乞丐的债没还，心中有愧。他对一起逃跑的伙伴也表示感激，常常想起他，记起在森林里和大路上的遭遇，没有那个小伙子的帮助，他有可能走不出森林，到不了城里。因为，逃走的那天晚上，图米走进了森林深处，后来天亮时，他又一心想奔向大路。那个小伙子却比他谨慎，告诉他如果卡车很快被修好，宪警们就会沿着大道追捕他们。所以，他们在瀑布旁呆了一天，吃的是小伙子在附近水塘里捞上来烤熟了的鱼。夜深了他们才上路，十分小心地急急忙忙往前赶。他们夜间赶路，天亮了便远离大道，躲进某个山沟里。他们吃的是沿路从农田里偷来的、在火堆里烧烤的土豆和蕃薯。这一切都是在小伙子的带领下做

的，从未冒过任何风险的图米，那时心里一点主意也没有，也不清楚自己的处境。在白天不得不停脚休息的时候，小伙子如果不睡觉，就几个钟头几个钟头沉默不语，眼睛呆滞，若有所思。图米很想问问他，想知道他是谁，为什么被送往罪犯集中营。但是，他不能这样做，因为小伙子不想向他打听什么，甚至对他这个同路人的姓名也不感兴趣。因此，图米越发肯定：小伙子决非坏人。他外表象是工人，双手长满老茧，年纪轻轻就有些驼背。他目光和善，言语虽然不多，但即使最多疑的人也会信任他。对这么一位年轻人，没有理由认为他有什么可疑。小伙子被惩罚，毫无疑问也是象他图米一样，是因为社会的不公正。

图米的境况渐渐地好转起来。他身强力壮，有毅力经受各种考验，干起活来从不偷懒耍滑。指派他的任何事情，他都乐意去做，分配给他的一切任务，他都毫不犹豫地完成。交给他的任务，即使对他来说完全是陌生的，他也从来没有说个“不”字。相反，他好象在说：“尽管吩咐吧，我来干。”而且，果真干了。这样，他的工钱一步一步往上增。过了半年，或者稍微长一点的时间，他便成了一个熟练的小工，得到师傅和监工们的器重。他总有活干。每当一幢楼房建完之后的第一个星期一，他只须到大教堂的街角站一下，保证在第一批招工中被选中。他总是这样。

图米省吃俭用，有了一些积蓄。他挣钱多，又在开销上精打细算，尽量多攒些钱。他想给弗尔图娜买条好裙子和一条好头巾。给孩子们买些衣服和别的东西。他能经常听到他

们的消息。进城以后的最初几个月，他就和长工们在约定的地点见面，打听家里和庄园的情况。弗尔图娜在亲友的帮助下，拼命地干活，可是孩子们还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图米已让长工给他们捎回了一些钱。家乡的其他事情，一切都好。在歌谣事件中被解雇的其他人，除了哈苏大伯左求饶右许愿得到卡斯蒂列霍的宽恕之外，别人都到帕第尼奥矿上干活去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弗尔图娜和孩子们在图米的脑海里占据了越来越大的位置。他现在想到他们时，那种以前从未有过的悲痛和柔情越来越强烈了。他多么想一下子飞到他们身边，见到他们，拥抱他们呀！泪水在他眼里滚动。那是难以实现的愿望。图米在庄园的处境，会因为他的出逃更加恶劣了，他从来没有看到过将军宽恕过谁。图米只要一想到再次被捕将被送往查帕雷罪犯集中营，就不寒而栗。另外，他也不敢和家人同住在城里，因为他的工资除了自己的生活费用外，只有一点可怜的节余，那是无法养活一个女人和四个孩子的。

可是，图米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他不可能永远同弗尔图娜和孩子们分离。他强烈地感到应该想办法和他们团聚，看看他们，那怕和他们在一起过一天，过几个小时也好呀！听听他们的声音，看看他们高兴的样子，守着他们入睡。最后，他产生了在夜里徒步秘密回家的念头。他打算在家只待一两天，不让任何人看见，然后再在夜里回来。十个莱瓜*

* 莱瓜：里程单位，每莱瓜等于5572米。十个莱瓜相当于一百一十华里路。——译者注

的路程，不用费多大的力气，一夜就会走完的。

回家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使图米坐卧不安。他和长工们商量，他们也都表示赞成。可怜的弗尔图娜真苦啊，回去看看对她将是个安慰。一切准备就绪，只差确定一个日期，就可以把计划付诸实施了。凑巧，图米干活的那幢楼房快要竣工了。过几天就将发薪，小工们将被解雇。届时，图米一领到工钱，就可以马上买东西回家了。

左盼右盼，那个日子终于来到了。星期六的中午，图米领了工钱，几乎连饭都没舍得吃，就把所有积存的钱装在口袋里向卡拉格达走去。那里，各种商品，五光十色，应有尽有。有鲜艳的裙子，各种衣料和各种尺码的头巾，绣着花边的罩衫，还有帽子、鞋子、衬衣、衬裙……，孩子们需用的东西也很齐全。图米多么想把各种最好的东西都给弗尔图娜和孩子们买点回去呀！但是一问价钱，便大失所望，灰心丧气，原来近十个月积存的钱几乎什么也买不成。他左思右想，挑最便宜的衣物，再三讨价还价，最后给弗尔图娜买了一条裙子和一件衬衣，给孩子们除了衬衣以外，什么都没有买。就这样，剩下买糖果点心的钱就很少了，不买点糖果，回家怎么能交代得过去啊！随后，他又遇到了难办的事儿。没有给弗尔图娜剩下零花钱了。要是回到家里，能够一面把东西放到她手里，一面对她说："这些衣服是给你们穿的，这些钱是留给你吃饭用的，"那该有多好呀。他想到这里，决定问问乞丐能不能借给他一点钱，因为乞丐对他一向很好，时常解囊相助。他找了好久才找到了乞丐，拐弯抹角吞

吞吐吐地提了自己的要求。果然不出所料，老人从怀里掏出一个肮脏的布包，里面有厚厚一卷钞票，把钱全部借给了图米。当然啦，数目并不太大，费不了多大劲就可以还清。乞丐把钱重新包好，对图米说："这是我的安葬费。将来也许是你来料理我的后事。"看到老人手里有那么多钱，图米不免有些惊奇。他一向认为，靠乞讨只能糊口，永远不会积攒那么多钱。

图米归心似箭，但是他要挨到黄昏才能启程。他步履轻捷、身体健壮，把路程远近、时间长短都不放在心里。天黑时，他已经走了几莱瓜了。他忽然觉得天上的星星比平时更大更亮，仿佛在为他照亮道路，助他一臂之力，向他表示祝贺。风从背后吹来，也好象希望他走起路来更为轻快。从附近茅舍里窜出几条狗来，汪汪地吠叫着。这些狗一到路边就停住了，好象对他说："啊，原来是你啊，好生赶路吧！"随后便掉过头去。

图米开始上路时就三步并做两步走，走了好久，始终保持同样的速度，一直走到庄园的边界。

图米没有来得及把他回家的日期告诉给那些长工，因而弗尔图娜没有等着他。半夜刚过，狗猛叫起来，突然又停止了。弗尔图娜怕有贼来，从床上嗾使狗咬。这时门开了，弗尔图娜大吃一惊，喊了一声。

"是我，弗尔图娜。"图米划着一根火柴，用平静的口吻说。

弗尔图娜似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也可以说她怀疑自己

是不是在做梦。但是，图米已经点着了灯，把背上的包裹放下来，随即把裙子、衬衣和别的东西拿了出来。弗尔图娜坐在床上，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默默地看着图米把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这时孩子们醒了，他们高兴地叫着，抱住爸爸的脖子、胳膊和大腿。

"这是给你的。"图米一边说一边把裙子和衬衣递给弗尔图娜。

她用那双感激的手接过东西，拿到嘴边，喃喃地说：

"这正是我想要的衣物。"

这时图米才发现弗尔图娜穿着一件缀满补丁和破破烂烂的衬衫。后来，当图米给孩子们分衬衣时，她说：

"我正想着，手头一有钱，就给他们买衬衣呢。"

接着又分了糖果点心。全家一边吃着，一边七嘴八舌地夸奖着。他们以前谁也没有尝过这么香甜的东西。这么好的东西只有在城里才能买到。看到孩子们抢着吃糖果点心的一张张幸福的脸和妻子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温情，图米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和愉快。

糖果点心吃完了，图米想起了带回来的钱。

"这是留给你们花的。"他对弗尔图娜说，把一叠票子递给她。

"来得正是时候。"她激动得喊叫起来，"现在，我们可以吃到土豆和玉米啦。"

4

图米的工资一般地说是固定的，没有太大的波动。不过，尽管他想方设法把开销减少到最低限度，他的积蓄还是增长得很缓慢。过了好多日子，他才把乞丐借给他的钱还清了。但是，只要稍稍有点积攒，他就再买东西，再借债，再回家一次。家里人总是望眼欲穿兴高彩烈地欢迎他，屋子里充满着欢乐。孩子们甚至哭起来，埋怨爸爸忘掉了他们，拖到这时才回来。他们向爸爸诉述家里已经没有吃的了，妈妈天天在哭。但是，他们马上又用惊喜的眼光望着爸爸从包裹里掏出来的衣服，津津有味地品尝放在他们手里的美食。

就这样，欠债，还债；再欠债，再带着穿的和吃的东西回家去。他总是夜里回去，每次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当然啦，图米回家探望的事在村子里已经传开了，可是大家还是保守着秘密，不让事情传到凶残狠毒的卡斯蒂列霍将军的耳朵里。他们害怕主人发现图米的踪迹后，重新将他交给警察。经验告诉他们，警察在追捕那些不幸的人的时候，什么事情都会干得出来的。村民们没有忘记图米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同他们一样是受苦人。

一天，图米在城里见到长工时，这个长工给他带来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那个专拍将军马屁，喜欢播弄是非，因而在

庄园里闻名的工头福鲁图，把图米定期回去探家的事向将军告密了。主人勃然大怒，但是说来奇怪，他的怒火不是针对图米，而是针对告密者。他对福鲁图说，他根本不想听到那个野人的名字，从今以后谁敢多嘴，他就要砸烂他的脑袋。正象常言所说，告密者夹着尾巴溜掉了。这一情景，是长工啊普里大伯在隔壁房间里亲眼目睹的，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庄园的长工们。

将军的这种态度，图米无法理解。工头的告发本来应该使将军产生完全不同的反应，可能马上要对受害者进行新的迫害。但是，图米没有忘记，权贵们都是狡诈的。他们的言语和态度并不常常代表他们内心的想法。他们言行不一是司空见惯的。所以，很可能，将军是不愿惊动这个不幸的人，然后出其不意地向他扑去。可是，将军这样做又要达到什么目的呢？也许更可能的是，将军想把惹怒了他的歌谣事件统统忘掉吧。如果是这样，他就不得不连带着把图米也一起忘掉。图米想来想去，越想越迷惑不解。他不知怎样对待卡斯蒂列霍将军这件事才好。有时，他想，不必再提心吊胆了，可以象先前那样，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里，都可以自由地在村里的大路上走来走去了。但是，警察的幽灵又马上浮现在他的眼前，于是他又茫然不知所措。他决定探询长工们的看法。长工们认为逮捕图米已不可能，但是为了他和家人的安全，他们答应在图米回家时采取些防范措施。

事情很凑巧，图米第一次白天回家就和将军同乘一辆卡车，但图米并没有注意到。到了镇上，当图米正要抖落斗篷

上的尘土时，将军正从驾驶室下来，两人打了个照面。当然，这决不是一次令人愉快的喜相逢。

“喂，图米。”他用响亮的然而完全没有恶意的声音说着，随即转过身去，向等在那里的马匹走去，跨上了马，在通向庄园的大道上飞奔起来。

图米不免有些害怕，他不想径直回家，转了好长时间的圈子，最后躲进了他表兄的遗孀阿顺塔大嫂的家里。天黑了，看看没有任何要捉拿他的动静，他才蹑手蹑脚地离开那里。

都这样，图米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将军果真忘掉了那个歌谣事件，对那个在押往查帕雷的路上逃跑的罪犯的命运根本不放在心上了。图米觉得他的自由已基本上有了保障。

好些日子以来，图米一直在想，要永远回到家里去。土地对他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他深深地怀念着它。糟糕的是，他时刻都面临着耕地的问题。原来那块地，根本别想再要回来了，因为卡斯蒂列霍连他图米的名字都不想听到。不过，只要能在附近庄园里搞到一块地，他也将毫不犹豫地离开城市。

他按照这种想法做了几次尝试。作为礼物，他给一个庄园主带去一只羊羔，给另一位庄园主送去两只小鸡，给第三个庄园主送去一只猪仔。这些礼物三家都非常痛快地收下了，可是对图米的要求都同样置之不理。没有一个庄园主想雇长工。有两个庄园主是老处女，已经上了年纪，人们送她们一个绰号，叫“虔诚的女教徒”。这两个女人由于自己的

高尚品德在全山谷享有盛名。她们不忍心断然拒绝图米，建议同他合种一块地。图米心想，有地种总比没地种要强，表示愿意这样作。他去看了看那块地，原来是块很大的荒地，上边覆盖着大片大片该死的硝石，这件事只好作罢。

图米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继续在城里给泥瓦匠当壮工。这是一件卖力气的苦差事，工钱乍一看并不那么低，然而拿到手后却不顶事。尽管如此，他这样干着还是能够养家糊口。现在全家有衣服穿，不挨饿，终于也就用不着再去借债了。

一天早上，乞丐不能起床了。

"我不舒服。"他对图米说。"我要死了。"

图米看到老人面色难看，奄奄一息，吓坏了。他决定把他送到医院去。病人很生气，哭了起来，他恳求图米不要把他扔到那里去。他说，谁都知道，死在医院的穷苦人，实习的学生要象宰割小羊羔似的把他们解剖，他不愿意学生们拿他的尸体开刀。但是，不进医院又怎么办呢？图米不知道如何以及用什么药能治好他的病。老人体力一天不如一天。一天早上，图米把他裹在斗篷里，象个包裹似地扛在肩上。他已经不再反抗了，只是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对图米说：

"不要抛弃我，图米。把我怀里的钱掏出来，这是我的埋葬费！"

图米从满是油垢的衬衣上的一条缝隙里把手伸进去，把钱包掏了出来。到了医院门口，病人又用尽力气对图米说：

"别忘了叫人为我的尸体做祈祷。如果剩下钱，就给你

的孩子们买点东西吧。”

图米上工迟到了。下午下工时，他第一件事就是到医院去。他赶到时，老人刚刚咽气。他说他是死者的亲属，亲自把尸体送到太平间。接着去买棺材和圣布单，准备夜里守灵。第二天下午，他请假去参加葬礼，但是，尸体已不在太平间了。他埋怨自己来迟了，于是向公墓跑去。那里，掘墓人快要把坟土埋完了。图米找来牧师，他们一起在坟前为死者做了长时间的祈祷，他觉得终于为朋友尽了应尽的义务。

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图米的住处来了一个不速之客。那是一个中年男子，蓄着浓密的胡须，眼睛总是偷偷地看着人。图米不记得在什么地方曾见过他。他自称是图米的邻居，说着就谈起了天气、工作、上帝、人世和别的事情。他甜言蜜语，装模作样。图米马上意识到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便警觉起来。来访者提起了死去的老乞丐，他说，他非常熟悉这位老人，因为有一段时间，他们俩也同住在这里。他也是个乞丐，走了运，积存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把钱放在老人那里。他说，老人死时肯定要留下一笔钱财。难道这笔钱没有落在图米的手里吗？图米坦然地笑了。他说，他从来没见过老人手里有那么一笔或其他什么钱财。那个家伙翻来复去地谈那笔钱，在他再三强调警察不久就会干预这件事之后，他建议和图米平分这笔钱。图米不由得笑了起来，他说老人死时什么也没有留下。

“那么棺材是从哪儿来的呢？请人祈祷的钱又是哪儿来的呢？”

图米一下子火了，强硬地回答说：

“这我没有必要告诉任何人。”

“这就是了，钱还是有的，你一定得分给我！”

“我要分的是你的脑袋，混帐东西！”图米紧握拳头，在他面前晃了晃。

图米话音刚落，那个无赖就亮出一把刀子。看到事情严重了，图米猛地站了起来。当那个家伙扑过去要砍他时，图米飞起一脚，踢在了他的胸口上，把他蹬了回去。刀子和它的主人都在地上滚了起来，一直滚到院子里。图米跑过去抢起刀子，随手扔到了邻居的墙外。寻衅者骂骂咧咧地走了，还嚷着要到警察局去。

图米感到很内疚，他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陌生人呢？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感情冲动的原由。这是不值得的。除殡葬费外，老人剩下的钱已寥寥无几。现在事情很清楚。警察要来了，跟着来的是拘捕、审问、拷打，天晓得会不会再一次坐上囚车被送到原始森林去。不，他绝不想同警察再打交道。说什么都行，就是不能让警察来。他脑子里突然闪出一个想法，要当机立断。于是拿起斗篷，永远离开了那间小屋子。

图米没费周折就找到了住处。一个和他在同一工地上干活的小工，把自己的棚屋让出了一角。这位小工住在屠宰场附近，他和许多穷苦人，在一小块空地上用木棍和一小块一小块的锌皮和粗麻布搭了一些小窝棚。图米的这位名叫马努努的朋友和他的女人就住在这个小窝棚里。他们心地善良，乐于助人。从第一天起，马努努的妻子就把午饭给他们两人

送到工地上，下午做好了晚饭在家里等他们。图米想向他们交一些善费，马努努坚决不收，他妻子也说：

“咱们有饭同吃。”

过了几天，图米对他们说，因为他们不想收他的饭钱，他已决定象以前那样在卡拉格达吃饭。他说，住在他们家里对他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了，但是吃饭应该算钱，如果在花销上不让他负担一些的话，他就不能继续吃下去了。他们争了好久，最后商定按照在卡拉格达用餐的一半支付饭费。

过了几个星期，图米又回了一次家，他用积存和殡葬剩下的钱给孩子们买了些东西。经图米介绍，家里人都已知道那位乞丐老人了，图米每次回家都要提到他，这次听到老人去世的消息，弗尔图娜还流了眼泪。夫妇两人都夸奖死者的仁慈和对后事的安排。他们对老人在乞讨中积攒了那么多钱感到惊讶，老人临终时还记起素不相识的孩子，这件事使他们很感动。

这次探家回来以后，图米就和马努努到一个很大的建筑工地上去干活。听说那个大楼有好几层，是为一家美国公司盖的，它的名字工人既说不出也听不懂。在那里，工人多得象蚁群，抽水机、水泥搅拌机隆隆作响，甚至连师傅和监工们的命令都听不清。尽管工程巨大，但却进展神速，无论白天黑夜，从来没有因为某种原因而间断过。工人们每八小时换一次班。图米和马努努都愿意干白班，因为晚班工人的加班费少得可怜。没多久，主体工程竣工，很多工人，其中包括马努努被解雇了，可是图米却没有被解雇，而是被以前

在别的工地上认识的监工马拉古先生留了下来，继续干整修内部的活计。当然，这些活只能白天干。夜间，楼房由守夜人看管。一天上午，守夜人来央求图米，说是妻子在镇上病倒了，要图米夜里替他照看楼房。图米一口答应，他愿意为同伴出点力，因为他自己也多次得到过别人的帮助，特别是上星期他回家时，曾叫马努努替过班。

下班以后，图米跑着去吃晚饭，并且告诉马努努说，那天晚上他不去窝棚睡觉了。马努努听了以后，沉思了一阵，然后问图米：

“守夜人是你的朋友吗？”

“不是，”图米回答，“我们只是面熟。”

“他偏偏看中你，我觉得有些蹊跷。”看到图米不作声，马努努补充说：“反正，但愿你别出意外。”

图米跑着赶回楼房那里。他到处巡逻，整夜没有合眼。他觉得奇怪，除了几袋石膏和脚手架以外，就是黑暗和寂静，怎么还要雇佣一个守夜人来看守那些大房子。材料仓库用一把大锁关得牢牢的，而且又在后院，从街上到那里去，肯定会被人发现。自然，他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任何能引起他怀疑的东西。天快亮时，他困极了，便在一个角落蹲了下来。他只打了一个盹，很快又站起来到每个空房子里去查看。天亮了，宁静的清晨，太阳金灿灿的，叫人心里高兴。图米赶忙去卡拉格达吃早点，然后兴致勃勃地去上他的正常班。半晌时，人们到处议论材料库丢了东西。图米一笑置之，心里揣摸那一定是开玩笑。可是，这个传闻一直在散布

着，甚至连丢了什么东西都说得有根有据的。但是，众说纷纭，有的说是洗手盆，有的说是抽水马桶，还有的说是洗澡盆。十二点钟工人去吃午饭时，传闻得到了证实，丢的是一个抽水马桶。来了两个警察，他们没有等图米把手上和脸上的石膏洗干净，就把他几乎拖着拉走了。图米一下子惊呆了，他觉得太倒霉了。他千方百计地避开警察，然而警察总是象山上的强盗对待过路行人那样对待他。

过去在镇警察所遭受的拷打，比起这次抓他时所受的折磨，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了。在那里，给他喝，给他吃，可是马上就是一阵毒打，以致吃的喝的都呕吐出来。接着又是审问。图米一直说真话，他没有偷，怎么能承认偷呢？第四天，吃饭的时候，他吐了血，于是让他休息两天，把他锁在地牢里。在那儿，站着直不起腰，躺着伸不开腿。地牢就是这么大点地方。第六天夜里，他被带到一个大厅里。那儿摆着许许多多没有见过的器械，还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大电灯，象太阳一样照得人睁不开眼。他被命令坐在这个“太阳”的前面，人们用那习惯的和威胁的声音对他说：

“如果你不坦白，我们可要叫你尝尝‘小机器’的滋味啦。”

“从第一天开始，”图米坚定地说，“我就是说的实话，先生。”

“不对，你没说实话。如果你不是主犯，也是同谋犯。”

“如果您这么认为的话，那就杀了我吧，先生。”图米

惶惑而又坚定地说。

没有再说下去，刽子手拿起一根很细的黄色电线，十分熟练地向图米右手食指上缠着，整个手指都缠满了，接着又把另一根电线缠在图米左手食指上。这个家伙轻轻地扭动了一个开关，图米觉得一股狂力向他袭来，他立即失去了知觉。等他醒来，过了好久之后才明白自己是在一间牢房里，四周黑洞洞的。

第二天早晨，又对他进行了审问。由于捞不到任何东西，就把图米释放了。

图米向窝棚走去，他浑身疼痛，脑袋里象有群蜜蜂似的嗡嗡作响。回到窝棚，他表示再也不愿在城里干下去了。图米没有听马努努和他妻子的劝告，带着他们资助的钱，永远离开了城市。

第 三 章

1

图米归来并且要和家人重新团聚的消息，象一阵风似地在村里传开了。象图米这样心地善良、举止谨慎、助人为乐的人是少见的，他备受人们的尊敬。全村人都曾为他近来一系列不幸的遭遇感到难过，几乎人人都或多或少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和根据自己的可能帮助过图米一家。随着图米回家这个好消息的传开，家家户户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之中。大家都准备到茅屋里去祝贺。这样做，只有现在才有可能，以前图米只是回来看一看，在茅草屋待不上一两天就走了，什么

事情都来不及办。

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祝贺，不能只限于说些好听的话，表示良好的祝愿和热诚相见，而是需要手里带上点更能表示感情的实实在在的东西。根据村里的风俗习惯和一些老规矩，到一个新近归来的人的家里去，不带上一盘食品和满满一罐汽洽酒是说不过去的。一般说来，食品的质量和酒坛的大小是双方友情深浅的标志。礼物本身的贵重并没有多大关系，重要的是要用最好的方式送去。

就这样，图米回来的第三天黄昏，哈苏大伯和他的女人希皮卡大妈到茅草屋来了。大妈把堆得尖尖的一大陶盘食品亲自送到图米手里——必须是送到图米手里，有辣子鸡肉、土豆炒鸡蛋和很多剥过皮的蒸土豆。图米从哈苏大伯手里接过了一大罐汽洽酒。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品尝这些食品，院里就来了弗尔图娜的亲戚巴斯图和埃万查夫妇。他们也带着一托盘兔子肉和一罐汽洽酒。接着又来了其他一些夫妇们，家家都带着丰盛的礼物。最后来到的是哈比卢和加迪拉，他们人还没到，香喷喷的烤羊羔味就飘来了。烤羊羔在托盘里仿佛一座小山，加迪拉将托盘支撑在腰间，用两只胳膊吃力地端着它。而哈比卢则背着个用牛皮绳系着的大酒坛，压得弯了腰。这里应该提一下，哈比卢和加迪拉是图米和弗尔图娜夫妇的义子义女。

棚屋容纳不了这么多人，女人们在夯实的地上坐下来，男人们靠墙根蹲下。弗尔图娜尽量把丰富多样的食物平均地分给大家吃。两个大孩子，机灵手勤的米吉塔和胡安，把陶

盘递送到人们面前，先让最年长的人吃，最后让青年人吃。

大家象是在一个倍受景慕的人的家里作客似地，言谈拘谨，平淡无奇。他们谈着收成，谈着哪些地在休耕和村里的一些其他事情：萨图大叔的儿子把寡妇波莱申塔大婶的女儿拐走了；米库拉大叔的儿子，只是由于被爸爸痛打了一顿，一天晚上就逃走了，至今没有下落；弗尔麦大叔的奶牛生了一头小牛犊，简直象画上的一般。但是几杯汽沿酒下肚之后，气氛有些热烈起来，大家越谈兴致越高，黄昏也使人更加怡然。他们在交谈中说些笑话，开始夹杂着一些笑声。接着，他们便拿不在场的人开心，并且相互逗笑，也讲些流浪汉故事，引起大家纵声大笑。但是，没有一个人提起卡斯蒂列霍将军这个人和图米的种种不幸遭遇。眼下不应当为过去的不幸伤心，而应当为自己的好伙伴的归来高兴。

酒一杯一杯地下肚，欢乐的气氛也越来越浓。有的人想起他还带来了一把四弦琴，也有人记起了他腰带上还系着一根笛子。于是一支乐队马上组成了，悠扬动听的乐曲在夜空回荡。喜悦达到狂欢极乐的程度。当四弦琴和笛子奏起一首舞蹈序曲的时候，哈苏大伯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一跃而起，站到弗尔图娜的面前，邀她跳舞。图米觉得自己也应该象哈苏大伯那样，于是便同希皮卡大婶跳舞。两对舞伴跳了起来，他们步伐轻盈，动作优美。特别是两个女人使在场的人更为仰慕。接着，其他人也一对对地跳了起来。弗尔图娜不得不依次和几乎所有在场的男人跳了舞，图米则不得不邀所

有在场的女人同跳。当乐队开始奏起瓦依奴舞曲*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结伴翩翩起舞。院子里，大家陶醉在舞蹈之中。天上的繁星也满意地向他们微笑着。

当朋友们开始告辞离去的时候，村子里的鸡已叫头遍了。

为图米祝贺并非只有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仍然是这样，全村人都到这茅屋来表达了自己的祝贺。在那些日子里，人们大吃大嚼，开怀畅饮，纵情起舞，直到深夜。

这个村子里的人习惯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友谊。在平静的日子里，是祝贺和欢乐；在困难的日子里，是团结和帮助。

2

图米住在村外，在那悬崖峭壁、荆棘丛生的山岗斜坡的边缘，距弯弯曲曲的小巷尽头那座简陋的房子有三个投石器射程之远。他的茅草屋俯卧在那里，象一个放牧姑娘在看管着分散在野地里吃草的羊群。实际上，他的茅舍只不过是一间前边搭着棚子，旁边有个小厨房的屋子而已。另一边，有一个窄小的羊栏，墙壁用石头和泥巴砌成，低矮而肮脏。

---

* 瓦依奴舞曲：源于印第安人的音乐，后与欧洲音乐相结合而成。——译者注

遮棚前面，是一个不算宽敞的院子，围墙已被雨水冲刷得残破了。羊栏的后边，耸立着几棵桃树，因为是冬天，枝杈光秃秃的。围墙的另一边，一犋黄牛半天即可耕完的一块土地朝着村子的方向伸展开去，那是弗尔图娜连同茅舍一起从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离这块地相当近的地方就是一座悬崖。每逢下雨时，雨水就从那里哗哗地流下来，图米便用它来浇灌自己的玉米地。在棚子下边，有一架粗糙的织布机顶墙放着，机上经线梳理得整整齐齐。在十分窄小的房间里，整整半边被一个砖坯垒成的土炕占去了。另外一半地方，在一个角落里，用砖坯垒成了一个小粮食囤。其余的地方，堆放着几件用具。挂衣杆上几乎是空的，兴旺的日子里常常挂着的那一件件崭新的衣服已经没有了。今天，弗尔图娜从上边只能摘下一条裙子和一条半旧的披巾，那是她去镇上时才用的。粮食囤空空荡荡。土炕正面的几个开口处，从前总是露出装满谷物、面粉和其他食物的坛子，如今它们却宛如一些打着呵欠的嘴巴。土炕上，从前盖着散发出浓厚的羊栏味的皮子和崭新的干净被褥，现在却是一派贫困的景象。

这间茅草屋，图米自从结婚以来就住在这里。他的孩子们是在这里出生的，他的许多希望也是在这里产生的。同样，他在这里也遭遇了种种苦难。曾经有一个时候，他只能在夜间悄悄地象个坏人似地来这里呆上短短的几个小时。以后，他回来时象个外乡人、流浪者，因时间紧迫，总是无法把幸福留给他的亲人。

现在，他重新在这间茅草屋里住下来，既不匆忙，也没

有再次离去的念头。现在他每天可以在忙忙碌碌的弗尔图娜和顽皮的孩子们面前度着时光。淘气的只是较小的孩子，米吉塔已经可以下厨房，纱也纺得很好，她还想学织布。很快她就要满十四岁，已经是个名副其实的姑娘了。至于胡安，他每天一早就赶着奶牛和绵羊到山上去放牧，直到天黑才回来。在父亲眼里、胡安真是个勇敢活泼的可爱的孩子，他总是不辞劳苦地设法让奶牛和绵羊有草可吃。

图米对弗尔图娜想的很多，在他心灵中，她的形象越来越高大。由于还没有找到活干，图米在茅舍遮棚下长时间地消磨着时光，他喜欢思念弗尔图娜结婚以来在家里的种种美德。他发现弗尔图娜总是设法支持他，使他过得愉快，尽力不出怨言。对弗尔图娜来说，图米想的一切和做的一切都是对的，怎么能说图米还远不是一个模范丈夫呢？他同村里所有的男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他有时对弗尔图娜很粗暴，甚至无理。有许多次，当他醉醺醺地回到茅舍时，他曾打过弗尔图娜，甚至无缘无故地打她。但是，弗尔图娜从没有向亲戚和朋友们诉过苦。图米不知道看重自己的劳动。每当有人向他借点什么，或者要和他合伙做点什么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说过“不”字。过后，这一点是他主要受到弗尔图娜责备的地方。图米在醉酒时，便常常想起这些责备。

图米两年不在家，弗尔图娜竟能设法维持住一家的生活，想到这一点，他对妻子很敬佩。以前，当他匆匆回家的时候，他甚至都不想看看家里少了什么。他仅有一点点时间，不允许他顾及这事。再说，他总是有许多事要做，屋顶

漏了，需要用泥灰修补；门框坏了，需要赶快修理；弗尔图娜的鞋带断了，不能不管；胡安已经长大成人，不能让他象小孩子一般仍然穿着长到膝盖的上衣，应该给他缝一条裤子。弗尔图娜从来不谈使图米增加痛苦和担心的事情。现在，图米看到茅舍并不比他被捕时差得很多。的确，不管是弗尔图娜还是孩子们都没有多少衣服，羊栏里的羊寥寥无几，院子里的小鸡也没有从前那么多了。但是奶牛，这主要的资产还在，而且还添了一头小牛犊。图米非常清楚，如果不是弗尔图娜善于营生，即使把奶牛和全部的羊都卖掉，也无法维持四个孩子整整两年的生活。主人夺去了他们的田地、收成和一切，给他们留下的只不过是一犋牛用半天就能耕完的那么一小块地，这点土地上的收成是不会为他们带来多少希望的。

每天晚上就寝之前，图米都跟他的妻子谈谈诸如此类的许多事情。他絮絮叨叨地向她问这问那，想知道她是怎样使孩子们不挨饿的。她总是三言两语毫不自夸地回答他，一点也不想在丈夫的眼里把自己变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她只是对他讲述许多根据季节和条件而做的小买卖。在收割玉米的时候，大孩子们去捡玉米穗，而她便用甜食去向搬运玉米的工人和其他收割者换玉米。那甜食是一种很受欢迎的小吃，这生意很能挣钱。每逢节日，她便从镇上运来汽洽酒，上等汽洽酒，比村子里的要好，人们也舍得花钱买。所有要喝上等好酒的人是不怕破钞的。在山民到山区镇子的集市上出卖他们产品的日子，她便在家门口的路边买鸡蛋，然后转卖给城

里的商人。有许多次，她没有钱买东西时，她便把鸡拿到集市上去卖，或者把羊宰了，用适当的价格把肉运到镇上出卖。图米满怀激情地听她讲述，越来越觉得象弗尔图娜这样的女人世界上是不多的。但是，他这样的想法只是藏在心里，并没有在弗尔图娜面前流露，也许是找不到恰当的话语，也许是认为没有必要用语言表达出来。

3

日子一天天过去，图米周围的空气逐渐变得沉闷而令人窒息。

开始，他在亲友们热情的气氛中，迎来的是愉快的节日般的日子。接着他过的是回忆往事和无忧无虑的日子。此后，他感到面前一片荒凉，他的眼睛总是充满着迷惘的神情，不知道应该向何处去。弗尔图娜那块只有巴掌大的可怜的土地，只能用来消磨一下时间而已，哪能完全占用一个农人的全部精力呢？至于说到他失去的田地，他压根儿就不抱什么希望。卡斯蒂列霍不是那种东西进口还能再吐出来的人。再说，有理由相信，卡斯蒂列霍已不会再要他，甚至连想都不会想到他。

在茅舍的凉棚下，图米惘然若失，在田间小路上，他心烦意乱，他责怪自己游手好闲，甚至后悔没有听从那位公正无

私而有远见的朋友马努努的劝告，那么匆忙地离开了城市。每当这时，他便心灰意懒，觉得除了市郊他那朋友的棚屋以外，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于是他决定尽快离家。但是，他又立刻注意到弗尔图娜那双温柔而多情的眼睛在不断地凝望着他，仿佛在对他说："我们生活在一起比什么都更宝贵。"接着，他便看到她在满意地辛辛苦苦地干她的各种活计。最后，她对图米表现得那么温顺，仿佛向他表明，没有他，茅舍里的生活就不堪设想了。特别是孩子们更是这样，甚至连最幼小的孩子都在那么起劲地帮助家里做事。图米终于放弃了进城的念头，开始绞尽脑汁，设法利用他的时间和精力，为亲人们造福。

图米重新试图在附近庄园里租到一块土地。然而，庄园主们一经知道几年前他曾在卡斯蒂列霍的庄园里干过活，便都对他说，他们要雇的长工已经雇齐。退一步说，他们也不愿去和那位性情古怪的将军打交道。在进入大庄园的尝试遭到失败之后，图米就想到小庄园去。一天上午，他又一次走到了"虔诚女教徒"们的家门口，她们亲自管理庄园，女主人很和蔼地接待了图米，甚至在她们刚刚用完早餐之后，还支使厨娘给图米拿来了一杯淡咖啡和一片面包，要他在厨房门口吃。可是，当图米提出他的要求时，她们却和上次一样，摇头表示拒绝，并且也象上次一样，建议图米和她们合伙耕种那块生荒地。图米已经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便立即接受了这一建议。他们就合伙种荒地的条件谈了很久。这些条件，更多的是一些义务，马上就会成为图米身上的沉重负担。

尽管大部分负担是同生产有直接关系的，图米也没有为此而畏缩。照他看来，一切都取决于生活的毅力和效率。如能获得一个好收成，尽管女主人要攫取大部分，他的收益仍然是可观的。当然，图米自信能够获得好收成。最后当女主人们提到牲口时，图米才惊慌起来。他没有牲口，原以为牲口应归主人出的。女主人听到这样的新鲜事都发笑了。在山谷里谁都知道，合伙耕地，主人出地，其他一切都要合伙者负担。她们谈到这件事时，语调十分温和，甚至可以说和蔼可亲，以便不使图米完全失望。

那天上午，他们没有达成协议，因为其中一位女主人要到镇上去，马已备好。图米从来没有象那天上午回家时那样惶惑不安，忧心如焚。作为一个能干的农夫，如果不在那些负担中——即使再繁重也不怕——冒出耕牛这件可怕的事情来，他是随时都准备承担任何义务的。购买并喂养耕牛，那确实只有殷实的农家才能办到。但是，在山谷里，这样富裕的农民是很少的。租牛干活也行不通。图米的经济条件不允许他这样做。不过，合伙耕种也有它的好处：独立干活，不挨鞭子，不必在某些星期去为主人家当听差，而且几乎一半收成可以归自己。如果女主人同意出一半牛工的话，他就可以马上着手开荒了。她们家有许多犋好耕牛，借一犋给图米用几次，对她们又有多少损失？

图米要弗尔图娜在一起把事情好好商量一下，两个人可以考虑得更周到些。他们商量之后认为：第一，开垦生荒地困难很大，到底要用多少牛工和毁掉多少犁铧，这是难以估

计的；其次，如果只是图米一个人干，那就只能一小片一小片地逐年开垦，这样收成甚微，至多也不过抵上牛工的开销。他们得出结论：如果自己出牛工开荒种地，显然会白白地费时费工。他们决定去找女庄园主们谈谈，看看是否同意他们的看法。

第二天，他们到达庄园主家时，小姐们还在小教堂里。他们只得在院子一角的屋檐下耐心等候。这是一幢古老的房子，几乎要倒塌了，墙壁泥灰剥落，屋顶瓦片松动，地板砌石很多，已经破损。走出小教堂后，女庄园主们手里还拿着祈祷书和念珠，又到食堂去用餐。图米夫妇仍然站在那里继续等候，就象所有的印第安人习惯于等待那样，一点不耐烦的样子也没有。厨娘来了，她是一个既丑又脏的老太婆。她给图米夫妇送来了两杯淡咖啡和两片面包。弗尔图娜深感诧异。原来真还有对印第安人亲切热情的庄园主呀！一种信任之感从弗尔图娜心中油然而生。

女庄园主们在饭厅和蔼地接待了图米夫妇，甚至和图米夫妇握了手。饭厅的墙壁上，挂满了嵌在颜色十分鲜艳的镜框里的圣像，弗尔图娜觉得这里的气氛充满了亲切和微笑。"同这样的女主人共事，我们不会吃亏的。"她卷曲着身体，靠着图米缩在墙边这样想道。

双方进行了商谈，但是不管是图米摆出的理由，还是弗尔图娜的恳求都无济于事。他们发觉两位女主人的心并不象她们外表那样温良，随和。她们善于维护自己的利益，不想让步，然而这一切都是发生在一种如此和蔼亲切和圣像式的

微笑的气氛中，以致这两个不幸的人尽管认为事情是失败了，却几乎没有半点受骗的感觉。当图米夫妇起身要走的时候，女庄园主们很随便地同他们交谈着，一直把他们送到又高又宽的大门旁。已经出了门，弗尔图娜才想起了女主人房子的墙泥剥落和屋瓦松动的事，说道：

“我的丈夫也会做泥瓦活，他在城里当过很长时间的泥瓦匠……”

“噢，那可真好。”姐姐玛丽亚·德尔卡尔门高兴地说道，“这是一门手艺……”

“如果你们有什么要修的，有什么要做的……”印第安女人接着说。

“真是巧极了。”妹妹玛丽亚·德尔罗莎莉奥说，“我们正在找一个泥瓦匠呢。”

当即在门口定妥，图米为女主人修理全部房屋。至于工钱，以后再根据图米的工作情况，按照当地一般的标准，另行商定。最好第二天就开始干活。图米和弗尔图娜满怀喜悦地回到了家里，不断回味着彬彬有礼和亲切待人的女主人。

“有钱有势的人从来不曾对我们这么好过。”印第安女人说，“大概这些女庄园主天生就是心地善良的人。你没有看见她们手里拿着圣书和念珠吗？她们的房间里有多少圣像呀！”

“是的，她们心肠非常好。”男人答道。然后把话题转到自己的事情上，补充说：“现在我有活干了。我既不会象家里的苍蝇那样让人讨厌，也不会在田野里象丧家狗似地游

荡了。”

“是的，”弗尔图娜说，“你会过得更快活，而咱家的羊也许可以保全了，我本来盘算非再杀一头羊不可。我几乎把挣来的钱都花光了。”

“我有活干了。”图米重复道，“你也可以免得再到处奔波了。”

那一天，弗尔图娜比平时起得更早，太阳还没露面，早饭就已经做好。图米要早点儿去干活，而她要到山脚下去换鸡蛋，午饭让米吉塔准备，到时给爸爸送去。

图米到达女庄园主家的时候，女主人正手持圣书和念珠从小教堂里出来。她们也起得很早。她们一定要图米吃过那杯淡咖啡和一片面包之后再干活。

图米看到这里的活要干很长时间，因为屋里的情况比外边更糟。图米一向认为，工钱应该是实实在在的工效高的劳动的结果，而不应象他在城里认识的那些短工们想的那样，只求表面功夫，干骗人的活。这些短工们，有时候靠磨洋工来挣钱，有时候只是装出干活的样子让主人看。但是，因为小姐们确实对人和蔼可亲，对她们不仅应该讲信义，勤勤恳恳地卖劲干，而且重要的是还应该留下好声誉。这可以使她们在付钱时痛快些，特别是还可以使她们不再去找其他的泥瓦工。图米一边想着，一边动手干起活来。他要拼命地干，不计较一天要干多少小时。

往后，图米也象第一天那样卖力气。小姐们对她们面前这个出色的泥瓦匠感到满意，于是对他更客气了。午饭和晚

饭都让他吃一点。小姐家吃午饭一般是在米吉塔送午饭来的时候，晚饭是在图米收工之后。图米对此十分感激。

一个听差被派来给图米做帮手。这个人懒得如此出奇，图米不得不象对一头懒牲口似地时时吆喝着他。

"好了，好了，我的师傅！"每当受到训斥的时候，这个帮手就一边回答，一边赶紧动一动，一会儿又懒洋洋地停了下来。有好多次图米都要发火了，但是，每到这种时候，图米有他自己特有的出气办法，干脆把那个帮手应该做的活接过来自己干，他觉得这样更省时间，心里也更舒服些。

女庄园主们对泥瓦匠干的活越来越满意，她们觉得对于他的活计无法挑剔，因为他做的一切都很出色，而且，首先是他不象别的工人那样计较每天干八小时，工钱的多少也不放在心上。还有一件事一直引起女主人的注意，尽管照她们看来，无论是图米还是弗尔图娜或他们的女儿，吃穿都是低劣的；可是，没有提出过要求预付工钱，连饭钱也没提过。看到这种情况，一天下午，在图米要下工的时候，她们叫住了他。象往常那样亲切热情地交谈了一会之后，玛丽亚·德尔卡尔门说道：

"看来你是一个富翁，不缺钱用。"

"不，主人。"泥瓦匠回答说，"你们是知道我的境况的。"

"但是，你什么也没有向我们要求……"

"是的，主人。这是因为我想先让你们看看我活干得怎么样。"

“我们看到了，图米。”玛丽亚·德尔罗莎莉奥笑着插嘴说，“我们看到了。”

“我们对你的活不是不满意的。”姐姐说道，“我们可以给你一些钱，再加些玉米或小麦。”

这天下午图米回家的时候，带回了一些钱，还用女主人的毛驴驮着一口袋玉米。

“这玉米来得正是时候。”弗尔图娜如释重负地说，“我们剩下的粮食最多只够吃一天了。”

茅舍里一片欢乐。

第 四 章

I

图米回到家里时，弗尔图娜还没有从镇上回来。

米吉塔费了不少力气才点好灶火，把烧晚饭的锅煮开了。她不慌不忙，熟练而准确地张罗着，仿佛一边干活，一边有人在夸奖她，说她是个难得的厨娘。这时，胡安放牧的羊群已在不远的地方叫了起来，小兄弟们在栅栏跟前继续玩着他们的小泥牛和小泥驴。

图米走出小门，到田里转了转，其实是看看大道上有没有弗尔图娜的影子。这一年，他们的麦子长得很好，植株又

密又齐，沉甸甸的麦穗开始镀上了金黄色。夜色将临，弗尔图娜在大道的拐弯处出现了，她背着一个小包袱，步履轻盈地走过来。她比平日回来得晚些，说是集市上的人不象原来想的那么多，一整天都不能成交。可是，她还是给图米带回来一小瓦罐镇上最好的汽洽酒。

晚饭已经做好。米吉塔马上在院中遮棚旁摆放好了饭锅和盘碟，全家人围着饭锅席地而坐。弗尔图娜觉得辣子土豆这个菜很有滋味，无可挑剔。印第安姑娘的烹调手艺越来越高了。图米用十分亲切的口吻表示自己也有同感。米吉塔漫不经心地听着那些夸奖的话，仿佛对此已习以为常了。胡安和小弟弟们吃得十分香甜，吃完后，又贪婪地用手指刮起盘子来。

“妈妈，我没吃饱。”那些狼吞虎咽的孩子中有一个用抱怨的声音说。

“我也没吃饱。”另外两个也齐声说。

弗尔图娜沉吟了一下。米吉塔插嘴说：

“锅里还有，妈妈。我知道他们的橡皮肚子。”

米吉塔不是傻子，她知道如何处理这样的事情。弟弟很不该用那些蠢话刺痛妈妈的心。

四月的夜象母亲的怀抱那样温暖。轻柔的微风象一团团薄纱迎面拂来。群星象悬挂在天空的一盏盏明灯，照耀着宁静的大地，照耀着梦乡的道路。奶牛和牛犊趴卧在院子里的木桩旁反刍着，宛如陷入了深沉的思索之中。一阵十二弦琴声象一支回想曲从远处飘来。

孩子们在遮棚下开始铺床。自从父亲回来以后，四个孩子就睡在那里。图米和弗尔图娜留在院子里，肩并肩坐在一起，慢慢地喝着从镇上带回来的汽洽酒。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天中最愉快的时刻，只有这时才能自由自在地呆在一起，谈谈心里话，明天一早，一个得去庄园主家干活，一个得去市场做小生意。他们并不是每次都象现在这样呆在院子里，而是常常走进屋子，躺在床上。在被睡意征服之前，说些贴心话，交谈着白天听来的新闻和自己的感想。但是，现在夜深人静，上等汽洽酒的美味犹如甜蜜的语言把他们挽留在院子里。再说，今天弗尔图娜带回来一个消息，委实惹人寻思。那天下午，她在镇上发现卡斯蒂列霍将军可能要回来，因为工头牵着一匹马在汽车站附近等候。当天色渐晚她去买汽洽酒时，看到那匹马正拴在汽洽酒店的门前。她先前从没见过这类情况，没见过这位将军去过那样的地方。但是，在酒店里的不是将军而是听差。听差心血来潮，想在那儿润润嗓子。工头当时说，主人没有回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在汽洽酒店里，几个秋罗人*一边喝酒一边大声交谈着。弗尔图娜听见一个人说，城里发生了骚乱。另一个酒客说，形势很严重，肯定会换个新总统。这两条消息委实令人不安。将军从来没有让马白白在镇上等候过他。这次他没有回来，很可能被什么重要大事拖住了。这位主人不愿意把庄园交给工头们管理，有几次人们听他说过："主人瞧一瞧，马长三

* 印第安人和白人的混血儿。——译者注

指膘。”提到骚乱和撤换总统的事儿，图米想起了几年前发生的事情。那时他正在城里给主人最后一次当听差，枪声密得象雨点，整整响了一天。当时主人不在家，他在几天前到另一个城市去了。“大概主人的老婆只剩下孤身一人，”图米这样想，“她吓得不时地跪在圣像前啼哭和祈祷。”成群结队的人从门前走过，一边放枪，一边高喊着要处死“齐沃”。图米后来得知“齐沃”就是“无耻之徒”的意思。这是用来辱骂总统的词儿。又过了几天，将军回来了，穿着一套光彩夺目的军装，象打仗似地率领着一支部队。据说是要杀死那些反对“齐沃”的人。可是那些人已跑得无影无踪了。图米心想，弗尔图娜听来的消息可能也是这一类的事件。将军这次出去，回来时是不是又要穿着金光闪闪的军装去镇压那些要求撤换总统的人呢？图米和弗尔图娜谈的时间比平时要长，瞌睡的蝴蝶在歇到眼皮上以前，依然在房子的阴影里欢快地飞来飞去。

第二天早晨，村子内外传说着这样的消息：昨天晚上卡斯蒂列霍将军的马从城里回来时没有驮人。还说，城里有枪声，可能换了新总统。

那天，图米没有去干活，因为小姐们没让他干，说那天是个庄严的日子——圣周四——，是专门祭祀上帝的日子。除此之外，她们还说有别的事情，并且早已备好马，关上门窗，出门到镇上去了。跛足厨娘骑着小驴驹跟在后面。

星期六听差从城里回来时，带来一些激动人心的详细消息。将军在星期三清晨就失踪了，以后也没有人知道他的下

落。那天，城里大街上乱哄哄的，传说有个阿拉伯商人要当总统。对于这位阿拉伯商人的情况，人们什么也不想知道。过了一天，说是这位商人被戏弄了，另外有人当了总统。将军的老婆在圣像前点上大蜡烛，跪在那里，哭得象泪人儿似的，祈求圣神保佑她丈夫平安无事。

后来几天，不但证实了将军的失踪和新总统的上任，而且还有辆卡车开到庄园来，车上装满了全副武装的人。他们把庄园主的家团团围住，旮旮旯旯都搜遍了。不仅如此，他们还闯进村里的每座茅屋，严厉审问佃户。这种搜查一直扩展到附近的庄园，只有阿苏娅"修女"一家得以幸免，带枪的人没有进去。由于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他们跳上卡车走了。每个人尽量往自己腰包里装些小玩艺和其他东西，还在卡斯蒂列霍家里大吃了一顿，当场宰了两只肥羊羔和十几只小鸡。当然，村里人毫不怀疑，那次耀武扬威是冲着塞甫仁达庄园主来的。

2

修缮房屋的活早已完工了。阿苏娅小姐们对图米干的活赞不绝口，十分满意。看来她们不满意的是修缮成本太大，另外也不清楚泥瓦匠总共还要拿多少钱，因为没有确定每天的工资、也没有结算劳动的天数。每当图米要求谈谈这个问

题时，女主人总是说不必担心，到时候帐本会把一切说得清清楚楚。还说他们都是互相信得过的人，不会出现任何麻烦。不过，女主人一直说修缮费高得惊人。

图米倒不担心，只是弗尔图娜放心不下。尽管主人没有任何引起她怀疑的地方，但是从最初的几个星期开始，她就主张及时把工钱确定下来，因为谁都应该知道自己的劳动所得。她说，不知道收入就不好安排开销。孩子们经常吃不饱，也缺少必备的衣服。米吉塔虽是十四岁的姑娘了，可是至今还没穿过一双鞋子。胡安好多次从山上回来，满脚都是伤痕，连双草鞋都穿不上。所以，弗尔图娜说，应该把修房子的工钱结算一下，知道自己还余多少钱，或者还是全部花光了。可是，每次图米想结帐时，都缺乏勇气开口。一旦小姐们说，她们不会亏待他，帐本上记得一清二楚时，图米的脑袋就象蒙上了块古怪的云彩，不知再说什么好。是的，不会出什么差错。于是图米也便放心了，坚信早结帐迟结帐总是一样，帐记得清清楚楚，女主人不会少算他们工钱。在家里，当弗尔图娜对他说，应该坚决要求结帐时，图米竟生气了。

自从房屋修完以后，图米在小姐们的建议下，一直用她们庄园的牛犋开垦那块荒地。开荒的工钱也留待以后确定。图米觉得，这件事情同样不必耽心，因为每次图米借粮借钱时，高尚的女主人从来没有拒绝或限制过。

最近几天，就是说在得知关于总统的风波和对全村进行搜查之后，更具体地说，是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图米家里发生了一次短时间的激烈的争吵，没有别的原因，就是那件

结帐的事。弗尔图娜失去了最后一点儿耐心，大呼小叫地吵了起来。

“米吉塔什么时候才能穿上一双鞋子？”她气冲冲地问道。

图米想使她安静下来，答应马上预支些钱给米吉塔买鞋。

“那么，胡安呢？他难道要光着脚丫子在山岗上跑一辈子吗？”

“也给他买，弗尔图娜，也给他买。”男人也同意了，慢慢地说，“我去预支点钱。”

“那么，别的孩子呢？老让他们露着肚子吗？”

“不可能一下子把什么都解决，弗尔图娜。”图米反驳说，语调显得很可怜。

“支付给你那么一点点钱，连吃饭都不够我们能心满意足吗！一定要把帐全部算清！”这后一句话可说是拼命喊出来的。

“你别吵，弗尔图娜……”

“我就要吵！看你照不照我说的去作！”

“好了，妻子，好了。”男人有些粗暴地说，“这个星期清帐。”

“不行，今天就结算，就在今天！”

男人一下子气急了，喊道：

“我办不了！”

“你办得了！”女人气呼呼地喊道，“你完全办得

了！”

图米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冲动，上去打了弗尔图娜一记耳光，打得她直挺挺地仰面倒在地上。孩子们看到这种情景，吓得嚎叫起来，扑过去帮助妈妈。图米离开茅屋，漫无目的地走着。晨风徐徐而来，吹拂着广阔的麦田，掀起微微的波涛，吹到图米脸上，使他感到温柔和凉爽。他沿着通往村子的小路走着。村子里住着许多朋友，有时去找他们聊聊天是件愉快的事。他们忠厚老实，一向对图米很好。图米很快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蠢事。弗尔图娜确实很暴躁，但那不是无缘无故的，倒是他没有道理地发了火。妻子曾多次要他跟女庄园主把帐目结清，可是两个修女身上象是有点什么使他始终难以理解；她们笑一笑或说句什么话就把他弄得懵懵懂懂，不知如何是好。可是现在必须鼓起勇气了，无论如何也要把那一大笔帐结清，因为弗尔图娜发过脾气之后，还在坚持她的意见，她是不会平静下来的，而且还会再发脾气。虽然在他们的夫妻生活中，弗尔图娜确实很少——只有三四次——发过这样的脾气，今天早晨发生的事情却是洪水逼近的先声。

图米迟疑地走进女庄园主家里，一种难以忍受的奇痒象只小老鼠似地啃着他的脏腑。可是他并没因此气馁。去他妈的！尽管命运之神不站在他这一边——他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但绝不能象前几次那样胆怯。这两位手不离圣书和念珠的小姐，这时情绪很坏，正在吵吵嚷嚷，埋怨当听差的女人没有及时来挤牛奶。图米的到来仿佛使她们得到了沐浴以后

那样的一种轻松。

“啊呀，好啊！”玛丽娅·德尔罗莎莉奥兴奋地喊道。

“真的，太好了，”玛丽娅·德尔卡尔门说，她抬头望着天，把圣书和念珠紧紧贴在胸前。“上帝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我们。”

没有办法，应女主人的要求，图米只好走进牛舍，在跛脚厨娘的帮助下挤起牛奶来。有生以来他很少同奶牛的乳头打过交道，但是，当时的情景不允许他拒绝帮忙。由于对这种活不熟悉，他费了很长时间才把七头牛的奶挤光；那些奶牛又肥又壮，牛舍里的一些小奶牛也很喜人。一挤完奶，女主人又甜言蜜语地求他帮忙提制奶油，因为偷懒的听差去打牧草还没有回来。图米这次也无法推托。小小的奶油机在一群群难以驱走的苍蝇中呼隆隆作响；图米心里琢磨着到时候他将用什么方法和什么话语去交涉，他的主意越来越坚定，决不再接受另外的差事。与此同时，女主人手里仍然拿着圣书和念珠，在家里走来走去忙个不停，一会儿到老母鸡刚刚咯哒咯哒地叫着离开的鸡窝里去拾鸡蛋，一会儿寻找从针线包里掉出来的线团，一会儿听到狗在果园里汪汪叫又跑去看看是不是有人溜进来偷苹果。

打奶机刚停下不响，女主人就微笑着和蔼可亲地走到图米跟前。

“伙计，”大小姐对他说，“帮人要帮到底，再帮我们提制一下黄油吧。”

“唉，东家，”印第安人说话含混不清，“可不能再

……我是专门来这里和你们结帐的……”

“别理他！”二小姐发火了。

“你想结帐都想疯了。”大小姐笑了，“你担心那个干什么，不知道帐本上为你记得清清楚楚吗？”

“是这样，尊敬的东家……”图米犹豫了，但是，当他记起弗尔图娜的喊叫时，立刻又振作起来，并且继续说道：“可是，我不能再等了。孩子们没有衣服穿。我想知道知道我到底挣了多少……”

“但是，这会儿我们没有时间。”一位小姐辩解说。

“我们很忙。”另一位也来帮腔，“你没看见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吗？”

图米拼命想从迷惑他思路的云雾中挣扎出来，为了不再失败，他想说明自己的难处，正是这个难处促使他现在而不是以后的某一天结算帐目。他相信小姐们会理解他，于是说道：

“我的东家，算不了帐我不能回家。为这事今天早晨我妻子跟我吵了架……而我也发了火……”

图米这些话在女主人身上产生的反应，与他原来所期望的完全不同。

“哎，你这个窝囊废。”二小姐骂他说。

“你倒被你女人管住了？”另一个也来附合，“你女人打发你来跟我们捣乱？”

“偏偏我们今天活儿又特别多！”

“真没想到你是个软骨头。”

图米觉得两位小姐在用石头敲击他的胸口，他惊慌失措了，但同时身上又产生了一种无名的力量。不过这一切都象一阵轻风似地瞬息即逝，他立刻清醒过来，双眼看清了两张苍白的面孔和两本圣书、两串念珠；顿时他发觉自己在紧握双拳。这不是发疯吗！他不能在这两位小姐面前握拳头呀。她们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属于权贵之列，享有特权；她们身上的血和印第安人不一样。羞愧和内疚涌向图米心头。这时他听到大小姐用恳求的口吻对他说：

“你说得对，图米；我们是要结帐……但是，你一定会先帮我们这个忙吧……”

“好，好，东家。”图米慌了神儿，忙陪笑脸答应下来。“那么，干完这件事我们就算帐……”

当奶油提制完，称好，装完瓶时，太阳差不多已走完它全天路程的一半。但是，只是在吃罢午饭——图米也得了一份饭菜——以后，女主人才把帐本拿出来。她们一边慢条斯理地计算预支的现钱，一边统计预借的粮食，并且把粮食按当今市面的价格折合成钱。图米鼓足勇气提了一点异议：自从总统风波以来，粮价飞涨，而他借粮食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可是，两位女主人摆出了许多有份量的理由，说得头头是道，而且态度亲切，图米服输了。接着，谈到了事情的关键，也就是工钱的事儿。如果和图米在城里挣的工钱相比，女主人给的工钱实在少得可怜。双方争论了半天，结果还是女主人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占了便宜。关于出工的天数，图米觉得帐本上有差错。在几个月中，他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次缺

工。可是，帐本上的天数记得很少。不过，图米无法说服女主人；他不识字，自己没有记帐，而女主人却柔声柔气地说她们的帐本准确无误。也许她们是对的。她们是名符其实的权贵，品德高尚，通晓天理，不会欺骗一个不幸的雇工。清帐的最后结果是工钱的总数抵不上预支的总数。图米觉得差额太大了，简直象一座大山压在他的头上。

图米脚步踉跄地从女庄园主家里走出来，仿佛要跌倒。他灰心丧气，眼神阴郁。他原想女主人会支付他一大笔余钱。他曾抱有很大的希望，并且作了许多美好的打算。他想好了，要给弗尔图娜和孩子们买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如同雷电劈倒大树一般，一切全完了。

在一望无际的原野里，玉米就要成熟了，红缨子映出一片彩霞。小麦染上了金色，给人以暖烘烘的感觉。宁静的下午，好象到处都跳动着丰收和幸福的脉搏。这脉搏，渐渐地、不知不觉地深入到图米的脑海里。他突然自言自语地说："今年会有足够的粮食，粮价一定会降。"接着他又重新想起了结帐的事；诚然，他没有如愿以偿，但是他毕竟给家里弄到了饭吃。两位女主人的心地还是善良的；如果她们不给他活干，他就不得不奄奄一息地呆在遮棚下，或者再进城去谋生，留下女人和孩子任凭命运摆布。左思右想，还是应该明白，去城里做工同样是入不敷出。

看见图米走进院子，米吉塔和几个弟弟吓得慌忙赶到正在遮棚下织布的妈妈身旁，仿佛怕她再次挨打。但是图米默默地走了过去，没有理睬他们，径直进了屋子。弗尔图娜将

织布梭放在一边，去给丈夫端饭，为了表示已不再生气，还亲自把饭菜递给图米。图米一言不发，然而他接饭的时候，用和解的目光良久地看了女人一眼。吃过饭，他出来走到遮棚去，蹲在织布机旁，弗尔图娜又在那儿织起布来。看到图米默然不语，弗尔图娜便张口问他，语气中一点也听不出他们曾吵过嘴。

“你到村子那边去了？”

“没有，我去结帐刚回来。”

“女主人结帐时怎么样？”她有些焦急地问道。

“我也说不上来。我从女庄园主家里出来心里很难过。不过，也许是没有理由的。”

“怎么？出了什么事了？”

图米把事情讲了，尽量表现出镇静的样子，仿佛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弗尔图娜从他的声音里听出一定有什么伤心事。听图米说到工钱的事时，尽管她尽量控制自己不要象上午那样由于过分激动而跌倒，但是她说，定那么低的工钱，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她在镇上打听过了，那里的泥瓦匠的工资要比图米高两倍多。这时图米才发觉女主人给他定的是农工的工钱，而不是泥瓦匠的工钱，把他修房子和开荒的钱混在一起算了。但是，更可气的是计算劳动天数的事。弗尔图娜猛地站起身来，跑进厨房取来一个全都熏黑了的瓦罐。这个瓦罐放在厨房的小窗户上，图米经常看到它，可是从没想到过放在那儿是干什么的。瓦罐里盛着很多玉米粒。

“你劳动的天数全在这儿记着呢。”弗尔图娜说，“你每次离家，我就往瓦罐里放颗玉米，没有一天忘记过。我没有跟你提过这件事，因为我觉得这样作没有必要，女主人决不会坑我们。”

图米盯着玉米粒，佩服妻子有心眼。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么巧妙的办法。弗尔图娜用颤抖的手开始数起玉米粒，每十颗放一小堆。糟糕的是图米没有记清账本上的天数。反正，玉米粒的总数要多得多。

图米非常犹豫，他知道女主人不会听别人的申述，至少对一个卖苦力的人是这样的。可是，弗尔图娜特别坚决，她想事的方法和丈夫截然不同。她认为不应该那样逆来顺受，要斗争，一直斗到她们通情达理。图米越来越感到惊讶，妻子竟是这么有办法，又是那样的有道理。于是他跟在妻子后边，向女庄园主家里走去。

到了庄园主家里，事情并不象弗尔图娜想得那么顺利。他们刚一进门，女主人就用那众所周知的和蔼可亲的态度吩咐弗尔图娜去厨房宰杀十几只兔子和两只小鸡，并且要去毛、剥皮、洗得干干净净，说那是要送镇上牧师老爷的。这牧师第二天要庆祝自己的生日。图米呢，他被派去给奶牛割苜蓿草。女主人还吩咐他们干了些别的活。直到太阳快要下山时，图米和弗尔图娜才算和女主人见了面谈正经事。一说算账，女主人就变了脸，说，事情已经了结，不能再变了。弗尔图娜反驳说，只要一方不同意，账目可能有差错，就应该重新核对一下；尤其这种差错是发生在虔诚的修女和忠厚

老实人之间，就更应如此。争了很长时间，印第安女人把两位小姐放在路上的石头一块块都搬掉了。最后，把她们的石头全部抛光后，修女们只好让步。弗尔图娜找出的第一个差错是，给她丈夫定的是农人的工钱，而不是泥瓦匠的工钱；镇上，随便哪一个在建筑工地当小工的孩子都可以挣到这样的工钱。女主人找了许多口实，翻来复去地谈了工钱问题，最后她们说从来没有付过比图米更高的工钱，并且作为最重要的理由，还说她们出于教徒的怜悯之心，从第一天的早饭开始就让雇工同她们一起用餐。如果图米和弗尔图娜要争取更高的工钱，那她们就要算饭费了。女主人还说，看不到这种慷慨之情，简直是没有良心。弗尔图娜对此无言对答，钱数没有改变。

围绕劳动天数，争论的时间更长。当弗尔图娜打开手帕拿出玉米粒作证时，女主人哈哈大笑起来。对他们来说，那些玉米粒没有丝毫价值，她们的账记在账本上。

"因为帐本，"弗尔图娜用有点强调的语气说，"记得不对。"

"什么？"玛丽亚·德尔罗莎莉奥叫了起来，"你以为我们撒谎吗？"

"上帝保佑我们！"玛丽亚·德尔卡尔门举起手中的圣书和念珠喊道。

"不是那个意思，尊敬的东家。"弗尔图娜屈服了，"我只是说，可能由于粗心，有几天没有记上。"

印第安女人抓住"粗心"这个词儿不放，流着眼泪讲道

理，说明确有其事。她还向圣神祈祷，跪下去，仰望上天，一遍遍地发誓说她没有往瓦罐里多放一颗玉米。这时，争论立即发生了转机。弗尔图娜的话语和眼泪好象触动了女主人的心。她们尽管在劳动天数上毫不让步，但提出可以再谈谈工钱问题，最后同意增加一点钱。账目重新算了一遍，图米欠钱减少了。两位小姐最后慷慨宣布，连这一点债也免除了。

纠纷解决之后，太阳已经下山，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女主人照常热情地留图米夫妇在厨房吃饭。

回家的路上，星星对图米和弗尔图娜甜蜜地微笑着。图米边走边想，村子里没有一个女人比得上弗尔图娜。他沉浸在幸福之中，感到前程美丽而宽广，象群星一般光辉灿烂。

3

村子里传来一个消息。这消息犹如风吹进了玉米地发出沙沙声，犹如小鸟儿飞过树梢。谁也说不上这消息是从那里、由谁传回来的。人们无意去倾听玉米地里的沙沙声，也不会注意小鸟儿从空中飞过。消息传来了，又被遗忘了。人们对那些鸡毛蒜皮的事习以为常，而这个消息也不过是小事一桩。但是，消息又一次传来了。这次，犹如有人在黎明时刻用手指轻轻敲门，人们仿佛从酣梦中醒来，竖起耳朵听着，看看是否真的有人敲门。最后，这消息清楚了，它象阳

光那么光辉闪烁，象铜钟那么嘹亮。

印第安人象一棵千年古树，他的根深深地扎在大地的脏腑之中。他的全部历史，他的风俗习惯，他的信仰，他的现状，他对未来的期望，这一切都渊源于土地，汇集于土地。印第安人的生存离不开土地，离不开高山，离不开使河水上涨的雨水，离不开在阳光照耀下成熟的庄稼。但是，有权势的人来了，他对印第安人说："你开垦的这块土地是属于我的，你种的这些庄稼是属于我的，你只不过是我用我的土地养活的工具。"印第安人低下头，闭上眼睛。这时他们听到了一个非常深沉的心声，这是埋藏了千百年的心声，天晓得是否已埋藏了千万年了。这心声对他讲的和有权势的人讲的截然不同，截然不同。可是那只不过是充满伤感的无能为力的心声。实际的、看得见摸得到的东西，这种东西的力量，存在于权势者的声音之中，在权势者的皮鞭之下，在权势者的财富之中。这样，印第安人只有一条出路：幻想，渴望有朝一日能得到一块土地。这是印第安人从出生到死亡一直抱有的幻想。这幻想仿佛是颗在山上某个不为人所知的岩石缝隙中生长和死去的可怜的野花。应该知道如何得到命运的帮助——这种情况是很少、很少的——以便使这个幻想开花，结果，变成一块土地。然而，到头来，这块土地生产的粮食，又喂不饱孩子们的肚子。

这就是为什么那个消息传到印第安人耳朵里时，开始象一阵不被注意的清风。消息说的事情是那么不可置信，那么荒诞不经，有理智的人当然不会认为它是真的。它倒有点

象牧师先生在教坛上滔滔不绝宣讲的那些进天堂的诺言，是一种无法证实、无法捉摸的恩典。但是，那消息那么强烈地灌进了印第安人的耳朵，冲进了他们的茅屋，摇晃着他们空空如也的粮仓，曳动着他们的破衣烂衫，闯入了他们贫困的天地，最后，唤起了他们的希望，使他们的怀疑和担心烟消云散了。许多人互相问道："这能是真的吗？"也有不少人自言自语说："也许是真的。"

除了这一切之外，原来那消息讲的是一种许诺，确有其事，是总统亲口讲的，总统还亲自广为宣传。这么一来，权贵们的庄园将被剥夺，转归印第安人所有，印第安人将从农奴变成土地的主人。历届总统都善于欺骗和伪装，可是，看来这位总统讲话是严肃的。怀疑和担心越来越少了。人们渐渐地另眼观察事物了。金灿灿的太阳，宛如施主甜蜜的笑脸。茅屋里充满轻松愉快的气氛；屋里的肮脏和饥饿变得可以忍受了。山岗的景色显得更加秀丽。大道上热闹起来，干起活来倍感轻松。总之，生活本身有了极为奇特的新的意义，这样的生活越过越有意思。

自从发生骚乱那天以来，遵照将军妻子的命令，塞甫仁达庄园是由工头负责管理的。将军一直杳无音信，总统的许诺又在大张旗鼓地宣传，工头们无法建立自己的权威，长工们有时说他们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有时把他们当作从外面闯进来进行干预的人。对他们的命令，要么嘲笑一番，要么骂骂咧咧勉强执行。慢慢地，护青的长工们晚上也不到瞭望棚值班了。长工们开始把庄园看成是自己的，不少人在空闲

时都跑到肥土沃壤的地片转工，心里盘算着分田时想要哪几块。由于这些地不久就归他们所有，不少人——主要是那些最贫苦的人——晚上偷偷地溜到玉米地里，抢先弄点粮食拿回家去充饥。工头们大叫大嚷，扬言要报告女主人，可是无济于事。长工们默不作声，他们知道，从法律上讲，女主人已经败落了，没有权势了，所以，现在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进入玉米地。

正在这时，有一天，将军的妻子在镇长们和一些陌生人的簇拥下突然来到庄园。工头们四处奔跑，把长工们召集在庄园主的院子里。副区长和镇长都讲了话，但是对于总统许诺的事却都只字未提；相反，他们紧急呼吁必须尊重私有财产和尽一切可能完成对庄园主应尽的义务。接着他们把路德辛多·乌麦雷斯先生介绍给长工们，说他是那里土地的总管和庄园主的代表，必须尊重他，服从他。长工们离开庄园主家时，仿佛千斤铅块压在肩上。他们弄不清为什么镇上的官员好象并不知道总统的许诺，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他们的话同总统的诺言完全相反。因为副区长和镇长说了这样一些话，使人开始认识到，总统许的愿只是一堆迷人的空话，是一文不值的，而镇上的官员们刚才干的事，才是明明白白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何况还在他们头上安了个管家。总统的许诺开始象一个伪造的硬币那样在他们耳边叮当作响了。

路德辛多·乌麦雷斯先生是个秋罗人，年纪很轻，中等身材，健壮如牛，古铜色脸膛，斜眼看人。他的眼神，使人

莫测吉凶。实际上，他原来姓乌密里，至少从他父亲一代就是这个姓。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印第安人的姓。可是，这位路德辛多先生一向喜欢出人头地，仰慕高雅。虽然他读书写字都很困难，但却吹嘘自己有文化；他胳膊下边经常夹着杂志或一卷报纸，不过从来没有人见他读过。他过分注意自己的举止风度，因为他想学有地位的人的样子，而把印第安人的特征掩盖起来。在他看来，印第安人是最低贱的人，是世界上最劣等的民族。一想到印第安人，他心里就充满了怨恨和厌恶。他是多么渴望去掉自己出身卑贱的标志——黝黑的古铜色的脸膛和那双倒霉的斜眼呀！因此，几年之前，他绞尽脑汁，想了几夜，把自己的姓作了一种巧妙的修改。他来到花园时，几乎已把自己原来的姓完全忘掉了。

继路德辛多之后，庄园主家又来了位殷实人家的女子，她年纪很轻，带着一个刚生下几个月的婴儿。路德辛多和这位女人没有结婚，但是同居了。

管家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解雇全部工头，只留下福鲁图，又委派了另一个工头取代了其他工头。这个工头叫米希古，年纪轻，是福鲁图的亲戚。开始几天，管家徒步走遍了整个庄园，在田里这里翻翻，那里刨刨，一会儿突然剥开一穗玉米，一会儿用手搓个麦穗。在那些象是丢了玉米的地方，他长时间地停下来察看。印第安人看到他在所有的田间小路上走动，头上戴着宽沿草帽，脚上穿着高腰牛皮靴，一支粗大的左轮手枪露在枪套外边。枪套挂在腰间，十分触目，上面满是刀刻的乱糟糟的字迹。

长工们不再把庄园看成是自己的了；结果，护青的人又回到瞭望棚里去睡觉，夜里没有人再悄悄地到玉米地里去了。村子里的生活又恢复到和将军失踪前那样。管家路德辛多先生虽然是个斜眼，但也没有引起人们更多的想法。

在村头，离图米的茅舍不远的地方，住着一个叫阿加普的长工，妻子常年有病，七个孩子都还小。地里收成不多，孩子们总说肚子饿。在没人护青的夜里，阿加普大伯曾经是受益最大的人之一。那时孩子们有足够的饭吃。但是，如今茅屋里喊肚子饿的声音越来越厉害了。一天夜里，几个较小的孩子哭着睡下了，阿加普大伯却睡不着。他一直寻思到下半夜，终于又起来了。以前这个时候，为了使孩子们不挨饿，他常常打扮成巫师的样子……穿一件粗麻布的灰长袍，戴顶纸做的高帽子，一边不时地摇着小铃铛，一边向玉米地走去。听到铃铛声，护青的人吓得魂都飞了，赶忙逃走，因为谁都知道巫师有根魔力无穷的细木棍。这根木棍能使受害者昏睡不醒，然后取出他的腹膜，而在表皮上几乎不留痕迹；受害者醒来时就感到胃疼，过不了几小时就是死尸一具了。这样，护青人被吓跑，巫师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掰玉米。阿加普宁肯偷附近庄园而不肯偷塞甫仁达庄园的庄稼。这样，除了他的妻子之外，谁也发觉不了他的计谋。各村都把他看成虽然不幸但还精明的人。可是，在那个倒霉的夜里，想到孩子们饿着肚子，他心如刀割，从床底下摸出一件满是皱折的旧长袍，又从一个墙缝里取出几张报纸包着的小铃铛。本来他打算到邻近的一个庄园去，可是路上却被卡斯蒂

列霍将军庄园界上的一片长势喜人的玉米吸引住了，没有顾得上考虑事情的后果。他一摇铃，就听到扑通一声，护青人从瞭望棚上跳了下来，随后玉米地里就响起了劈哩啪啦的拼命逃跑声。阿加普二话没说，壮着胆，大模大样地掰了一斗篷大玉米棒子。回家时，既没有人发现，也没有狗咬他。

当黎明的曙光照射在护青人身上时，他还惊恐地在离他的瞭望棚很远的壕沟里哆嗦着。天大亮之后，护青人安静下来，又重新回到自己负责看管的玉米地里。很快就发现了巫师的功绩。他决定不把这件倒霉的事情告诉任何人。可是，这时长工们都来上工了，管家还没有到，大家便放心地闲谈起来。那个叫伊斯米楚的护青人舌头痒得憋不住，便把那天夜里看见巫师的事儿讲了出来。同事们都好奇地睁大了眼睛，因为碰上这种事情的人是不多的。一般地说，只要一听到铃声，人们就会拔腿逃跑，而伊斯米楚却亲眼看见了巫师，并且好不容易才逃脱了魔杖的伤害。

大家正在谈论巫师和他的魔力时，管家来了。他派福鲁图把伊斯米楚叫来，高声喝道：

“蠢驴，昨天夜里你让人偷东西了吗？”

这个不幸的人仿佛觉得巫师的铃铛还在耳边鸣响，又吓得直打战，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跟我来。”路德辛多先生说。他转过身，由一个工头陪着往前走去。

一直走到瞭望棚下，谁也没开口。伊斯米楚浑身冒冷汗，心怦怦地跳个不止，脑子里一片云雾，不知道要发生什

么事。

“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停下来时，管家象只野兽似地责问道。

“巫师，我的主人……巫师……”护青长工嘟嘟哝哝地说。

“巫师？太妙啦。那么你就把看到巫师的情况跟我讲讲。”

护青长工把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随后又回答了路德辛多先生的一连串古里古怪的问题。答完最后一个问题之后，三个人便朝村子里走去。路德辛多先生象条狗似地边走也在地上和空气中嗅闻着。他装作纯属好奇走访了几户人家。说来也怪，这几家都是村里最穷的。路德辛多象是毫不在意的样子察看着粮囤和厨房，有时甚至还尝尝饭锅里煮的东西。他顺着同一条路，来到阿加普家里，看见几个大孩子正在把一些大玉米穗脱粒。见到他走了进来，正在狭窄的小院角落里晒太阳的女人差点没晕了过去。如果说她没有栽到地上的话，那只是因为她在坐着，背靠着栅栏。但是她马上恢复了常态。

“这玉米你是从哪儿弄来的？”管家举着一穗玉米问。

“我们地里的，我的大老爷。”印第安女人回答得很自然。

“喂，福鲁图，”管家命令工头，同时将玉米穗递给他。“你去看看他们地里有没有这种玉米。”

这时，女人又一次晕了过去。醒过来时，便跪着爬到管

家脚下，嚎啕大哭，求他发发慈悲宽恕他们。管家根本不理，闯进屋里，动起手来，碰见什么翻腾什么。但是，翻箱倒柜，掀被揭褥，都没有找到任何象巫师伪装的东西。他把那几张报纸撕得粉碎，但没有看到墙缝里有铃铛的影子。他又发疯似地把厨房和所有的孔眼都搜了一遍，还是一无所得。更奇怪的是，除了那十几穗（或者还要少一些），也就是他进门时看到孩子们手里剥着的那些玉米外，再没找出别的玉米穗来。

下工时，巫师和护青长工被带到庄园主家里，在那里被关了一个星期。那种关押的方法是卡斯蒂列霍将军从来没有用过的。印第安人觉得这件事情太神秘了。两个长工在庄园主家里失踪以后，简直就象被人埋掉了似的。庄园主的听差只准在有限的几个房间里走动，他很好奇，通过缝隙和顶楼东张西望，怎么也找不到那两个人；他趁管家和他的情妇都不注意的时候到处寻找，也没有任何结果。一天夜里，他在睡梦中听到一种低沉、微弱的呻吟声，这声音仿佛是一头受了致命伤的耕牛发出来的。他焦急地竖起耳朵，站起身来，把耳朵贴在门上，却什么也没有听到。但是，他可以肯定，工头们正在偷偷地干着什么。一天夜里，他偶然发现，米希古从一间密室走出来，小心翼翼地关上房门。

当阿加普和护青人从神秘的拘押中终于被释放出来的时候，长工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一些无法解释的变化。他们身体消瘦了，眼神也变了，走路一跛一拐，不说不笑，人家问他们，他们只是垂下眼皮，回答一些单音词："对……"，

“不……”，“好……”，因而难以弄清他们到底受了什么折磨。另外，还有那天夜里听差听到的奇怪呻吟声。这一切都使人们想得很多。

4

图米对总统的许诺比别人更持保留态度。近几年遭受的挫折，他的自由农民和小土地占有者的社会地位以及他观察问题的方法，都告诉他不能轻易地对一件事抱有幻想。他一生中听说过许多当权者，他们都是不公正的、残暴的；总统也是当权者，而且是有着最高权势的当权者，他也不会对穷人另眼相看。由于总统的诺言到处流传，别人都觉得自己似乎已经是土地的主人了，而图米却认为那只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而已。

弗尔图娜和图米不同。这个一向处世明达的女人，对总统的话坚信不疑；她昼夜祈祷，并且破费一些自己挣来的钱，买了蜡烛供奉在镇上教堂的圣像前，盼望总统的许诺不要落空。当她和图米亲亲热热待在一起的时候，看她那说话的语气，仿佛总统的许诺就要实现了，他们将得到一块肥沃的田地，一对肥壮的耕牛和一套农具。每当这时，夫妻俩就争论起来。弗尔图娜说，许诺马上就要兑现，这是不容怀疑的现实；而图米则坚持说，总统的话只不过是叫人们看看天

上的海市蜃楼。有好几次他们甚至大吵起来。

当图米知道镇上的官员已经在这里安排了一个管家时，他不禁大吃一惊，一方面他发现自己的怀疑有道理，另一方面也悲叹妻子和其他人的幻想那么快就破灭了。图米听说，管家腰里别着一支左轮手枪巡视时，直言不讳地告诉长工们，不要指望从这种人身上得到什么好处。管家来了以后，庄园主家里有两个长工失踪了，这件事使图米对总统许诺所持的异议更加坚定。不过，最使他震动的是他知道了那天夜里听差听到了一种奇怪呻吟这件事。这使他想起了自己受刑的情况。警察专门在深夜里拷打受害者。他自己就多次发出过听差听到的那种呻吟声。

这时，图米还在开垦那块荒地。虔诚的两姐妹自以为对农事是行家，种庄稼年年丰收，她们不同意图米的看法，硬要他在新开出的地里播种大麦和蚕豆。尽管已经错过了季节，但这一年雨季来得晚，也没有发生冻灾，现在蚕豆已近成熟，做饲料的大麦也可以收割了。图米对自己应挣的钱不再心中无数。他知道每天要付给他多少钱，每逢周末都留意让女主人当着他的面记上出工的天数，同时，总也不忘看着弗尔图娜是否往瓦罐里放了玉米粒。

有关总统许诺的事情仍在村里村外流传。人们断言总统已经重申了自己的许诺，还说政府的专家们正在研究这个问题。人们有些茫然了。看到山谷里塞甫仁达和其他庄园里发生那些令人沮丧的事情，他们再也难以相信了。听到人们议论纷纷，图米说，不管怎么样，最好不要去为这些没影的事

儿费心。弗尔图娜却不然，她仍然希望有块土地。她的要求并不高，把图米原来的那块土地要回来，再添上一小块，她就心满意足了。

一天早晨，恰巧图米上工比平时早，因为在套牲口之前需要换个犁头。他走到塞甫仁达庄园地界附近时，突然有个人腰间挎着一枝装在套子里的左轮手枪从玉米垅里走到路上来。“这准是管家。”图米想。尽管那个秋罗人来塞甫仁达庄园走马上任已经好长时间了，他还是第一次见到他。图米被一道象是又惊又怕的目光盯住了，他甚至看到那个人突然把手伸向左轮手枪，尽管没有触到它。

“早上好，东家。”图米机械地打着招呼，没有停下来。

“早上好。”那个人回答说，他想使自己的声音威严些。

“这只耗子害怕了。”图米自言自语地说，继续往前走着。

图米无法将管家的形象从他的脑海里抹掉。尽管他强迫自己只是去想工作、家庭，或者别的什么事情，可是管家的形象象只苍蝇似地赖在那里，怎么也赶不走。在相遇的那一瞬间，有一点东西他几乎没有注意到，可是现在却令人厌恶地展现在他的眼前了。原来，当那个人把手伸向左轮手枪时，有一道亮光闪了一下，这亮光很象珠宝被亮光照射发出来的。那道亮光此刻宛如在阴暗的黄昏中飞来飞去的蝙蝠在他脑际盘旋，总不离去。有时他觉得并不是第一次看到那道

亮光，以前在什么地方，什么场合仿佛看到过。他从这道亮光想到那双惊愕的眼睛，然后又追溯到阿加普和伊斯米楚神秘的被捕，以及那听差听到的呻吟声和两个长工令人费解的沉默。那呻吟声把他带回到在城里警察局遭受拷打的那些夜晚。想到这里，他的记忆象明亮的大门似地打开了：在那里，就是在那里，和这次一样的亮光刺花了他的眼睛。就是给他上刑的那个刑警，是他抡动一根包有橡皮头的大木棒，是他用万恶的电线缠住他的手指，那家伙右手上戴着一个粗大的戒指，不时闪耀出光芒，刺得他眼睛昏花。那个人的身材、脸相、走路的样子和这个管家一模一样。图米一下便肯定了那个刑警和这个管家是同一个人。看到自己终于获得了这一发现，图米几乎惊呆了。他想了又想，把过去的事情和那个人的相貌在脑子里重新回忆了一遍，他有时怀疑，然后又去想，最终得出的结论仍然是那样：昨天警察局的拷问者就是今天塞甫仁达庄园的管家。事情很简单，那次骚乱使一个总统下了台，另一个总统上了台；不言而喻，其他当权者和打手们也便作了相应的更换。于是，事情清楚了，这个家伙从城里被赶出来，跑到庄园来继续干他的行当。

图米无法把他的这一发现藏在心里。应该让所有的长工们都了解这件事，以便当心提防，不要象伊斯米楚和阿加普那样倒霉。下工回家的路上，图米到哈苏大伯家里坐了坐，和他谈了很长时间。哈苏大伯认为只能把这个消息悄悄地告诉男人们，图米自己今后也得谨慎从事。如果这个歹徒发觉是图米把他认出来的，他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长工们眼睛盯着地面，默默地听着这个消息，仿佛这件事他们早已知道，只不过如今得到证实而已。除了图米这个发现，他们从一些受害者的嘴里也听说了伊斯米楚和阿加普遭受严刑拷打的情形。他们懂得，难以想象的不幸在威胁着整个村庄。面临着周围的可怕的现实的压力，他们不再相信总统的诺言了。他们开始怀念卡斯蒂列霍的年代，仿佛那是真正幸福的年代。卡斯蒂列霍心肠狠毒，是吝啬鬼，手不离皮鞭，动不动就抓人，可是他没有左轮手枪，也不动用私刑。

没过多久，路德辛多先生就发觉庄园里有一种奇异的气氛。他注意到几天来长工们比以往出工准时，服从指挥，不过却很少说话，神色惶恐。他们变着法儿找寻各种借口避开他。看得出来，长工们对工头敬而远之，不和他们打交道，仿佛他们是些敌人。但是，长工们干活很卖劲，而且正如常言说的那样，一切井井有条，进展顺利。丰收的玉米一个星期就收完了，小麦也只用几天就脱完粒，扬净晒干了。路德辛多先生无法确切地知道为什么长工们表现得和平常不一样，这会带来什么后果。有时他觉得这种反常现象完全是巫师和护青人前车之鉴的结果；但有时又觉得长工们可能知道了他对人用刑的事，或许了解了他的真正职业，正在设法对付他。因为印第安人报复心理很强，不怕流血，如果他们闹起来，是无法阻挡的。自古以来已有不少这样的例子。不过，这不可能，受过刑的长工们不会把他们的事情讲出来的。至于他的真正的职业，他在城里拷打过的那个人在路上

从他身边走过时，不但没有认出他，反而向他打招呼问候。一个受了几个夜晚酷刑的印第安人很难记得警察的面孔。照管家看来，一个有理智的人，对于一再流传的关于分田的事是不会认真看待的。相信政府会侵犯全国成千上万地主的权益是荒唐可笑的。如果政府真的这样作，很快就会被推翻。最后，路德辛多好象手上托着一个天平，称量着他的理由，更加坚定了以前的信念，即为了驾驭人们，没有比"强硬手段"更好的方法了。他坚信这一点，不过，在他的心灵深处却有一根又细又尖的刺不断地刺疼他，使他感到烦闷不安。当这根刺扎得他疼痛难忍，使他感到恐惧时，他便摸着套子里的手枪自言自语地说："只要有了它，就总是安全的。"

5

关于土地的鼓舞人心的新消息，象一团五彩缤纷的焰火，传到了庄园。总统已经从大矿产主手里没收了矿山，让它为全民谋福利。现在，储藏量丰富的锡矿、铜矿、钨矿已不再属于少数贪得无厌的剥削者，而是归国家所有了。今后国家将用这些矿山造福于人民。饥饿和贫困将被消灭。粮食、衣服和钞票，一切都将应有尽有。以前富豪们侵吞的巨额利润将通过某种形式分配给每个玻利维亚人。

矿山国有化的消息就这样传开了。不管怎么说，这项措

施是个好兆头，表明政府既有权力，也有既定的目标。既然拥有矿山的百万富翁可以被剥夺，那么，地主为什么不能这样呢？现在不该再怀疑总统的许愿了。每个人的心都沐浴在阳光里，希望如同桃树鲜花一样盛开；人们走路更加坚定有力，握着犁把犹如握着情人的手。一句话，尽管土地还没有到手，农民们已经开始想到和感觉到土地是属于他们的了。就连图米，在和弗尔图娜亲热的时候，也不得不承认自己以前对总统许诺的看法错了，而且毫不犹豫地表明自己的希望——一定要收回从前属于他的那块土地。

听到这个消息，路德辛多先生的心境和别人大不一样。这个消息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好处，也不是他要走运的好兆头。相反，这是一个预告，一声真正的警报。可是，他绝不是傻子，他知道应该怎么办，不会被弄得措手不及。他既不迟钝也不懒惰，开始经常跑到镇上去，千方百计同镇长和政府其他爪牙拉关系。为了加深同他们的友情，三番两次请他们到酒馆大吃大喝，以示他的敬意。地方政客们善于估量这种礼仪的意义，因为对他们来说，用炖兔肉和辣子鸡下酒，实在是再美不过了。

这时，阿苏娅姐妹又开始搞起了别的活动。她们在全山谷是以最虔诚的人而著名的。有事到她们家里，或者在她们庄园的道上路过的人，没有一次不看见她们手里拿着祈祷书和念珠。如今她们说，她们长期以来所关心的只是想拯救自己的灵魂，保证每个人在天堂里有一个好的位置，现在她们受了上帝的启示，也要拯救其他人的灵魂了。抱着这种想

法，两位小姐在收工时和长工们交谈，滔滔不绝地讲她们敬奉的圣灵、每日必作的弥撒和其他应举行的礼仪，以及基督教规劝的其他各种活动。她们走遍家家户户，同女人们也谈这些事情，并且把家中某些多余的圣像赠送给她们，把光彩夺目的念珠挂在她们脖子上。两姐妹当然不会忘掉图米的小茅舍。她们去作了一次专门拜访，还把一尊珍贵的圣·胡安神的半身雕像送给了弗尔图娜。圣·胡安神手掌上托着一个胖墩墩的神童，身上挂着一串小面包，几乎拖到脚跟。另外，不但给了每个孩子几张漂亮的小画片，还给了全家每个人一串蓝色或红色的念珠。对图米和其他人家的拜访，使两位女庄园主在那些人中间赢得了莫大的好感。因为那种礼品并不是一种小恩小惠，在山谷里，从来没有人记得曾经有哪个庄园主为了点什么事到长工们简陋的茅舍里来过。

当阿苏娅姐妹走访各家时，路德辛多先生开放了塞蒂纳时代著名的巴尔贝乔圣母小教堂。这个小教堂原属于后来称之为塞甫仁达庄园的地段；可是，塞甫仁达庄园的主人卡斯蒂列霍将军不懂得各位圣神的政治意义，简直象个名副其实的异教徒那样对待圣母，把每年经常举行的朝拜活动完全取消了。关于这件事，从前在当地不止一次听人说过，卡斯蒂列霍宁肯钻进地狱，也不为敬奉圣母花费几个雷阿尔。但是，这次路德辛多管家先生却来向庄园的女圣主赔礼，恢复她的尊严，让信徒们前来朝拜和瞻仰。虽然离朝拜的日子还很远，镇上的老牧师就已来为圣母作九日祭祈祷了，当地所有的殷实富户都纷纷前来参加。这位上帝的使臣，每天一大

早，都要单独为豪门望族举行一次长寿弥撒。人们从山谷最遥远的地方赶来听弥撒，小教堂只能容纳很少的人，其余的人只好挤在门口，宛如工蜂团团围在蜂王栖落的地方。

在为巴尔贝乔圣母举行九日祭祈祷期间，阿苏娅姐妹的日子过得十分紧张。她们忙着收拾房间，为即将来临的圣母马丽亚节作准备。她们虽然一向虔诚慈善，可是从来没有为圣神们呈献过物质的东西，至少没有供过那些花钱很多的供品；不过现在为了实现拯救灵魂的计划，却愿意作出任何牺牲。图米必须拼命干活，还得发挥智慧，因为几天之内，他得在没有人指导的情况下把一个大厅变成小教堂。至于圣母像，家中可以找到，女主人家很久以来就是完美的朝天之地。在几百支点燃的蜡烛中间，除了念九日祭的祈祷词之外，还要十分庄严地唱起怀念圣母的赞歌。不过，祭典的高潮都是迎神会，人们列队行进，乐队高奏，圣歌齐唱，鞭炮噼噼啪啪响个不停。

这种轰轰烈烈的农民的宗教庆典，直到圣母马丽亚节还没有停止，而且在远远近近的庄园此伏彼起的活动的影响下，兴致越来越高，盛况有增无减。不要以为所有庄园主都在模仿阿苏娅姐妹或者路德辛多先生。完全不是这样。相反，他们仿佛是在天意启示下行动着，几乎同时意识到他们也应该为拯救别人的灵魂作点什么。人们多少年也不会忘记今日依然矗立在齐里齐里山峰上的一个小教堂里举行的那次庆典活动。几年前，神奇的苏鲁密圣母使自己定居在这个小教堂里。这位圣母，在山谷的村庄里，历史悠久，人人皆

知。据说，自古以来这位天女就住在波多希一个偏僻贫困的小村子里。由于在那里受到侮辱，便来到了齐里齐里山，有时下午在山坡上陪伴一个牧羊小姑娘。一次，这个小姑娘对她说："我想到你家里去看看。"天女说："好吧，跟我来。"说罢就顺着那个陡峭的高山往上爬。女孩艰难地跟在她后边，气喘吁吁；一到山顶，就看到她的女友在前边几十步远的地方跑着，忽然象面小旗似地被风刮得无影无踪了。牧羊姑娘前后左右到处寻找，发现有一块石头画着那个失踪天女的肖像。这个奇迹通过牧师传到人们耳朵里，牧师发动了许多人修建了今天这个小教堂。人们无法控制自己的好奇心，很想见见那个牧羊姑娘。可是牧师说，那个幸运的姑娘刚刚把奇迹告诉他就不会说话了。为了让大家见到牧羊姑娘，——即使她尽管变成了哑巴，——牧师还是上山寻找去了，可是带回来的只是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可怜的小姑娘已经死了。

这样，上帝的使臣们也便明白了，他们应该完成庄园主们热心地开创的事业。为此，各镇的教堂和各庄园的小教堂都专门举行了几天布道演讲。在布道词中，他们首先讲的是"上帝的威严"。对这种威严从各个角度加以阐述、说明和解释，并且列举了许多有说服力的实例，就连那些胆子最大的人听了也不寒而栗，觉得自己好象是块油蜡，搁进油灯就熔化了。所有的人头脑里都产生了这种想法：上帝是一个无处不在的、可怕的、无情的人；在上帝面前，除非敢冒直接被打入地狱危险的人，谁也不敢有一点儿越规行为。牧师

们即刻挥起了上帝的戒律这条铿锵作响的锁链，这锁链是专为把人们一直束缚在受苦的牢笼中制造的。在许多戒律中，他们特别重视这么一条，即："不要贪图别人的财物。"他们说，上帝是根据每个人的功过把物质财富分配给人们的。这样，每个人便是天意赐予他的那份财产的唯一主人；所以，任何人都不能因为任何理由贪图和抢夺别人的财富。一切买来的东西、继承的财产，都包含着上天的意志。也就是说，买来的东西和家庭的遗产都是上帝的恩赐。每个基督徒，不管自己的财产是多是少，是好是坏，都应心满意足，因为那是上帝给予的。贪得无厌，渴望非分之财，就是无视上帝的信条，一定会受到上帝忿怒的惩罚。

由于各地纷纷举行九日祭、唱圣歌和作布道演说，农民的宗教信仰已变得如同被犁头反复耕耘过的土地那样细软，只等翻土播种了。神父们知道如何触及人们的灵魂。上帝派到这个泪水成河的山谷来的这些使者，在心情忧伤但满怀希望的教徒面前再次登上讲道台。如今他们手里拿着载入圣经的教皇通谕，这通谕由于含有基督的一句名言而显得更富有意义："把恺撒的东西还给恺撒，把上帝的东西还给上帝。"每个使臣都对这段话作了详细和动听的阐述，用精辟的、充满宗教狂热的语言解释那句话的深刻而广泛的重要意义。这句话和第十条诫令有密切联系，因为这条训令叫每个人只能拥有上帝给予他的东西，谁也不能直接地或间接地伸手去拿别人的东西。这和基督说的完全一致：上帝丝毫不能插手皇帝的财富；可是，天上的事情却另当别论。上帝可以在来世惩

罚贪得无厌的皇帝，当然也要毫不留情地惩罚那些在人间侵犯他人财富的人。他们举出了大量的例子，有的引自《圣经》，有的引自现实生活。最后一个例子特别具有教导意义，仿佛事先商量好的，在所有的讲道台上都提到了它。大意是："亲爱的基督教徒们，你们想想看：有个人走来，指着一块美丽的土地对我说：'这块土地是你的，请你收下吧。'那时我应该怎么回答呢？我应该说：'不，先生，这不是我的土地，是上帝赐给别人的，我不能收下。'那个人坚持对我说：'我是个大官，我把它给你。'那时，如果我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就应该反驳说：'不，上帝不许我侵占别人的土地。你就象恺撒一样，只能拥有属于你的东西，不能拥有这块土地，因为它不属于你。'"

信徒们心荡神移，蒙受教化。当他们走出小教堂时，牧师的话和例子宛如天空的星斗在他们心灵深处闪闪发光。沿着田间小路回家时，很多人又想起了总统的许诺。可是，如今这个许诺仿佛已变成堆在角落的灰渣了。

唯有弗尔图娜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希望。一个发自心灵深处的声音对她说：要不了很久，图米又会在那块土地上播种啦。

6

为圣母举行九日祭以后的几天，村子里突然发生了两件

大事。

一天上午，副区长突然来到用作广场的那块空地上，把人全都召集起来。当地各庄园都停止了干活，厨房也不再冒炊烟。不一会广场上挤满了男男女女，孩子们吵吵嚷嚷，闹个不停。这时，副区长宣布，村里以后有法官了，他指着一个正用眼睛扫视着人群的秋罗人。很少见到人们如此欢欣鼓舞过，因为这种得天独厚的事情是非同小可的。他们再也不必站在庄园主家的屋檐下或者镇上警察局的走廊上等候申张正义了。

法官上任后不久，从镇上就传来一个好消息。这消息真令人喜出望外。村里也要办学校啦。办学校是农民们的宿愿。可是庄园主们从来不想让印第安孩子们读书识字；他们总有办法找到逃脱执行使他们承担开办学校义务的法律，并且常常直言不讳地说："如果印第安人开化了，谁还为我们干活呀？"可是，如今农夫们的幻想就要变成现实了。学校和庄园主们毫无关系，这是政府的事情。在法官筹划建校的地点以前，已经有人盘算过了：村子里没有合适的地点，应该另外找个地方造房子。法官认为，如果某个庄园主肯在家里让出一两间房子，事情就更好办了。他进行了多方面的交涉，但是，结果只是使他看清了庄园主们的铁石心肠和顽固不化的头脑。农民们决定自己盖校舍，说干就干，马上动起手来。第一个星期天，正好没有举行迎神会和九日祭，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在山坡上开出了一块合意的地方。那地方恰好在图米的房后边。以后又接连干了几个晚上，有的人

搬运石块打地基，有的人到河边和泥打坯。每个人都确信自己在为一项无法估量的有益的事业贡献力量，因为他们懂得学校是把光明引入头脑的大门，它教人们懂得自己在生活中的价值以及在别人面前如何作人。大家拼命干活，人人心花怒放，工地上笑声不绝，歌声不断。当举行九日祭和迎神会时，男人们便轮流参加，有时只是女人和孩子们到那儿去。

在牧师们的拯救灵魂的事情结束以后不久，校舍的泥瓦活就完工了。不过没有门窗可安。区政府缺少这笔钱，农民又很穷。不过，还没有想好如何办这件事，教师就上任了。那是个身材魁梧的小伙子，头发挺直，鹰钩鼻子，双眼炯炯有神。他从城里来，带着妻子和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晚上，村子里没有一个人不到学校里去看看，问候一下老师。他们给老师带去最美好、最真诚、最高尚的祝愿，同时也带去几穗玉米、几把小麦或者几把吉奴阿、一只鸡和十几个鸡蛋，总之，带去点能以某种形式表达他们心意和希望的东西。

尽管门还没有装好，粉刷的墙壁还很潮湿，老师就在专门为他盖的那间小房里住下来了。他立即着手登记学生入学，几天以后，学校就不声不响地开学上课了。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开学典礼上尽管没有高谈阔论，但是教学工作却生气勃勃。

学校有两间相当宽敞的教室，中间有个宽大的房门把它们连在一起。由于从全地区来了那么多孩子，教室还是显得有点窄小。这说明人们清楚地懂得，上学能得到何等宝贵的

东西。

授课并不是一帆风顺。老师教的学生有男有女，年龄参差不齐，性格各有不同。缺乏桌椅，暂时用粗糙的土坯代替。没有教材，这是最尖锐的问题。不过课程照样进行。课间休息时，孩子们又打又闹，十四、五岁的少年显得腼腆而严肃，顽皮的男孩子逗弄怯生生的女孩子，搞些恶作剧。

图米的孩子全都上学了。开始，只想叫男孩子去报名，因为米吉塔大了，家里不能没有她作助手。但是，米吉塔异常坚决地跳起来，用眼泪这个有力的武器来争取自己上学的权利。父母没有办法，只好送她去了。弗尔图娜不得不停止作小生意，把全部家务承担在身上。不过，其实不必担心，因为米吉塔在课余时间仍然是她的好助手，胡安下学以后就到山上去放羊。别的可怜的孩子们也都争着干点活。

弗尔图娜停止作小生意的后果很快在家里表现出来了。饭不够吃，添置衣服更是困难，根本买不起糖果点心。但是，没人哀叹这种状况，大家都觉得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谁也没有重新作生意的想法。这期间，图米把阿苏娅姐妹那块荒地的最后一片开垦光了，这样，他在女主人家的活就算结束啦。他一直在附近庄园找活干；有些庄园主的房子几乎要倒塌了，可是并没有半点要修理的意思。他不得不到镇上去，凑巧找到了一项工钱得当的好泥瓦活。

图米同两位修女的帐，还是挂在那里，没有最后结算。正象我们已经知道的，这两位修女为人特殊。她们非常温良、慈善，但是在某些事情上，特别在要花钱的事情上，却

一拖再拖。相反，在收租时，却劲头十足，不辞劳苦。尤其是数起收入的钱财时，真是喜形于色。图米多次看到她们的这种表现，但最后还是不能对她们形成一个十分清楚的看法。可是，假如有人问他女主人怎样时，他一定这样回答："她们人很好，不过，就是不愿付工钱。"

图米从来不愿主动到主人家里去结帐。每当想到应该去谈谈这件事时，总有一种奇怪的害怕心理和无法解释的怯懦，好象觉得自己有什么过错，而女主人似乎有着一种法官式的地位似的。情况一直是这样，如果没有弗尔图娜的帮助，事情会更糟。

尽管图米总想再拖一拖——也许现在更是这样，因为他挣的工钱不少——弗尔图娜却决心在下个星期天以前把帐算清。这次事情不象第一次那么复杂，因为工钱早已商定了，而且瓦罐里的玉米粒记着劳动的天数。至于借支的东西，也记得清清楚楚：多少玉米，多少小麦，多少吉奴阿，没有错过一分钱。弗尔图娜开始数起玉米粒，她立即抓出一把，一小堆一小堆地专门摆好；每一小堆代表一天的工钱；最后数了数共有多少堆，这样，精确的帐目就算了出来。她又用同样的方法，按照当天的粮价计算了预借粮食的钱数。结果，两项相抵后，图米还可有一笔数目可观的余钱。

那个星期天，图米和弗尔图娜很早就来到庄园主家，正碰上两位小姐为准备弥撒仪式忙得不可开交。牧师该来了，可是祭坛上没有放好花，酒没预备好，饭厅也没有打扫。这时，院子里已经挤满了急着听弥撒的信徒。牧师来得很迟；

不过，刚刚布置妥当，牧师就突然出现在祭坛前面，开始用拉丁文作起弥撒来。作完弥撒，两位小姐毕恭毕敬地陪着牧师到饭厅去了。吃早饭的时间比预计的要长，快到中午时，才用庄园的小马把牧师送走。

图米和弗尔图娜一直等到那时候，好在从听弥撒中得到了莫大的补偿。后来，女主人翻阅了帐目，拿起了铅笔；可是，她们的帐目好象在脑子里，因为她们只是一眨眼工夫，在纸上胡乱地划了几笔，就说图米还欠她们很多钱。弗尔图娜顿时呆若木鸡，但是立刻清醒过来，要求女主人加以说明。女主人只不过承认图米瓦罐里记载天数的三分之二；另外，她们要收的粮价比镇上公认的高出许多；帐本上甚至还记着他们预支了现钱。弗尔图娜哭哭啼啼，对每一点都提出许多理由同女主人进行争辩，最后说：

"看来我们穷人总是没有理的。同样的事情，从我们嘴里说出来就不顶用，没有人听。我们算了我们劳动的天数，你们说：'你算错了。'我们想得到正常的工钱，你们却只付给一半；我们借了点粮食，你们算的粮价高得要命，没有一点慈悲之心。总之，穷人的劳动分文不值，而富人的东西，却价如珠宝。"说着放声大哭起来。

"弗尔图娜，何必如此。"玛丽娅·德尔卡尔门说，"我们这里可没有死人。有话好好说，事情不就解决了吗！咱们再看看……也许这里会有点差错。"说着就重新去翻阅帐本。可是，两位小姐不是那种轻易让步的人，翻阅之后，没有任何更改，图米只好背上债务。看到弗尔图娜哭个不停，

玛丽娅·德尔莎莉奥露出宽宏大量的表情说：

“没关系，弗尔图娜，我们不马上要你还债。什么时候有钱就什么时候还，用工顶替也可以。”

7

老师就这样安顿下来了，农民们觉得这位老师实在不可理解。在他们心中，老师一向来自富人世界，因为他们祖祖辈辈都是有文化的人。农民以为不久就会看到老师会有豪华的家具和从未见过的用品运来，可是，这件事情并没有发生；在老师家里，除了几堆书，只有一张床，一张没油漆过的小桌子和一把旧椅子，谁也没有看到有别的东西。老师和他的妻子衣着十分简朴。他们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用长钉、麻绳和一块粗呢，为孩子安了一张印第安式的吊床。这一切和富人必不可少的舒适设施相比，真有天壤之别。农民们不明白，老师这样一个有学问的人，怎能甘愿住在一间这么狭窄的房子里。

老师的妻子——农民称她为师母——和在山谷看到的女主人毫不相同。她既不装腔作势，也不骄横自负。她一刻也不闲着，总是干这干那，烧饭，洗衣，烫衣，缝补，她还教值日的孩子们，如何打扫好教室和校园。她还抽出时间——这种情况并不少——帮助丈夫，也就是到第二教室去。孩子

们看到她，都不再淘气，聚精会神地读书写字。

一天下午，正当孩子们吵吵闹闹地在旷野的小路上散去的时候，老师碰到了一点意外的事情。一个有着一张山猫脸的矮胖子突然来到校园。他叫了好多人的名字，老师只记得三个：马尔廷斯，路汉和苏辛科斯。

由于没有地方接待，老师就把他请进教室。那里没有椅子，他们只好坐在土坯搭起的凳子上。

来者是个庄园主，他给老师带来一些礼品。他一再表白，作为一个热爱进步的人，对于创建这所学校，他感到十分高兴，因为恰恰是他，过去也曾被派到这儿来负责引导村子里的孩子们走上知识的道路。庄园主炫耀自己的辞藻，说话时，一句一逗，念得抑扬顿挫。他向来喜欢同有知识的人交往，酷爱读书。《生活》和《视界》是他最喜爱的杂志，每期都从头至尾详细阅读。他象独白似地，滔滔不绝，讲个没完。老师仔细地听着，不时轻轻点头，表示赞同。分手时，庄园主装着无意的样子，探头看了看老师的房间，立刻露出惊讶的表情，说：

“可是，我的亲爱的老师，您住在这儿太不合适了。如蒙同意，我十分愿意在我家为您提供一个房间，家具齐全，您可以和夫人住在一起。我这是肺腑之言，务请不要拒绝。”

对于庄园主的慷慨，不管别人怎样猜测，老师毫不惊奇。他不是三岁小孩，修建校舍之前发生的事情，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他用热情洋溢的话，拒绝了庄园主的慷慨奉献。庄园主目瞪口呆，仿佛突然发现站在他面前的是个失去

理智的人。他搜索枯肠，把最有说服力的话全部用上，结果还是遭到了婉言谢绝。

第二天下午，几乎就在同一时间，老师又接待了一位客人。这人身材高大，体态匀称，眼睛仿佛在打瞌睡，面色黝黑，一脸麻坑，须发稀少。他说话不多，结结巴巴，好象有些吃力。他也是一个庄园主，他的庄园几乎和卡斯蒂列霍的庄园相邻。由于没有什么好说，他的拜访只有几分钟就结束了。临走时，他变得颇为热情地说：

“我所能够给您效劳的是……我的家就是您的家。”

过了两天，已经是夜里了——一个月光皎洁的夜里，从通往学校的石子小路上传来一阵哒哒的马蹄声。一匹马跑进校园里，骑马人头戴一顶遮沿宽得惊人的草帽，身披一件很长的斗篷。又是一个来访者。这个庄园主想同老师认识，同他进行无私的合作。他面貌俊秀，举止朴实，谈到农村和城市的事情，小心谨慎。他谈到了农民生活，谈到了政治、文化，也谈到了教师的忘我精神。他言语动听，身上的一切都使人感到友好和值得信赖。这位庄园主同老师谈了相当长的时间，几乎长达一个小时。庄园主现出亲切的表情，向老师提出邀请，请他和全家人星期天到他的“别墅”（庄园主住得离镇子很近）去。老师深为感激，可是他说星期天要去探望父母，他们住在山谷的另一端。庄园主于是请他下个星期日一定去，老师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但是他还是说，离下星期日还有许多天，不必现在提前约好。另外还补充道，不管怎么说，他认为能去庄园主家里拜访是一种荣誉。说到这

儿，有个想法象云间的小星似地闪现在他的脑海里：求庄园主帮助给几扇门。他说出了这个想法，庄园主踌躇了片刻，不过马上说：

"这没有什么不方便，我家里有几扇旧门板，您去看看，如果用得上，那就搬来好了。"

那天夜里，老师几乎没有入睡。第二天早晨上课的时候，他把为数不少的所有大孩子叫来，同他们一块到"别墅"去。卡耶达诺·罗布莱多先生——这是那个庄园主的名字——恭恭敬敬地把老师让进考究的小客厅交谈起来，而孩子们则在院子里焦急地、吵吵闹闹地等候。希尔维斯特雷先生——这是老师的名字——不想喝加酒的鲜奶，卡耶达诺先生的脸马上阴沉下来。加酒的鲜奶装在一个带花草图案的大杯子里，由一个姑娘用小玻璃托盘端来，看来那姑娘习惯于眼睛看地，从来不抬起头来。

"您要使您的朋友不高兴吗？"庄园主对他说。

希尔维斯特雷老师没有回答，端起杯子一饮而尽。酒味很醇厚。

除了门板之外，还有几扇窗户。老师毫不迟疑地请求让他们搬走，庄园主立刻表示同意。只是老师在回校之前，不得不再饮一杯加酒的鲜奶，并且郑重其事地答应到别墅来过个星期天。尽管门窗很沉重，孩子们还是高高兴兴地抬起来，顽皮地嬉笑着，一想到风再也不会吹进教室掀动他们的练习本，心里就乐滋滋的，一点也不觉得疲倦。

就在这一天的傍晚，老师来到图米家里，请他帮助把门安

上。泥瓦匠爽快地答应了，表示星期天对他最合适。没有再说什么，事情就这样定了。许多人要求帮工，图米只挑了必要的几个人。星期天，学校的门安好了。至于窗户，要等到下个星期天才能安装。

卡耶达诺先生并不是老师的最后一个访问者。有些住在山谷外的庄园主也来了。只有一个人，希尔维斯特雷可能想到他会来，然而却没有来，这就是离学校最近的塞甫仁达庄园的管家。不过，阿苏娅姐妹却送来一封措词周到的短柬，十分客气地请老师星期天到她们家小教堂听弥撒。老师把短柬塞进衣袋里，随即把这封短柬以及是谁寄来的都忘掉了。

另外，希尔维斯特雷竭力避开庄园主来和他拉关系。他明白为什么要这样作。一个被那些富人吸引住的老师，会给人这样的印象：他象一个没有提防的蜜蜂，在张开嘴巴的青蛙周围打转转，迟早要被吞掉。很多人认为这种比喻荒唐可笑，那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应该看到，希尔维斯特雷对乡村教师使命的看法，与众很少相同，甚至是完全不同的。他的看法来源于他对祖国、社会和生活的想法。

至于老师和农民的关系，情况完全不同。农民把宝贵的粘土——他们的子女——交到老师手里。老师要对这些粘土下功夫，不能糟蹋它，毁坏它，使它无所造就。按照他的想法，这种粘土应该从对人类尊严的各种形式的不合理的压抑中解放出来，以便获得新的形式，新的前程。这正是人——归根结蒂由于他是人——应该和必须得到的。父母将这样的粘土放到老师手里，一切听老师处置，对他完全信任。所以，

老师觉得自己对农民欠了债，这种债只能用唯一的一种金钱来偿还，这种金钱是极为昂贵的金属——忠诚——另和一种同样昂贵的金属——心血——合铸起来的。

根据他的一贯为人，希尔维斯特雷对待村民诚挚而热情。很少有什么事情能象和村民交谈那样使他高兴。路上遇见人时——这是常有的事，因为课余时间他喜欢在田间散步——便停下来和他们谈心，有时还陪着他们走上一段路。如果有人告诉他谁病了，他立刻到家里去探望；如果药箱里有可用的药，他马上送去。在学校里，他不仅是老师，也是医生。有时有人被狗咬了，有时有人牙痛，有时也可能有人玩耍时碰破了头，他都伸手相助。村里人知道怎样以自己的方式感谢他。他第一次治好病的事发生在弗尔图娜家里。弗尔图娜的脚在山上扎了刺，感染了。老师没有几天就给她治好了。伤好以后，弗尔图娜给他送去一小兜鸡蛋。老师用非常婉转的方式表示要照价付钱；可是，这时他看到弗尔图娜眼里涌满了泪水，于是只好把钱又放回衣袋里，而且找出恰当的话语请求弗尔图娜原谅他刚才的过失。这件事本身虽不大，但却使老师渐渐明白了印第安人的敏感的心灵。他没有重犯这种过错，很显然，村里人总是要礼尚往来的，为了报答别人的好处，他们有一种虽然微不足道但却意味深长的钱币：一个鸡蛋，两个鸡蛋，四个鸡蛋，有时是一只鸡。

希尔维斯特雷先生又承担了一项并不亚于教师职责的新任务：当文书。村子里有不少农民的子女或亲戚在矿上或城里干活，有时镇上邮局把信耽误了。从前农民不得不花钱请

识字的小官员读信或写信，现在他们可以径直到学校去，希尔维斯特雷先生会为他们服务，分文不收。他说，作为老师，并且又是村民的朋友，这是他责无旁贷的义务。

第五章

Ⅰ

那些施加在农民身上的宗教活动，在精心安排下，一连举行了多日，就象连绵不断的细雨滋润着禾苗的深深扎在土里的须根一般，浸润了每个人的心田。农民们感到悔恨和羞愧，仿佛牧师从他们心上拔除了一桩严重的罪恶，把它暴露在阳光之下。的确，农民们一直在考虑总统的诺言，盼望能把庄园主的土地转到他们手中。现在他们才知道这是不对的。别人的东西就是别人的东西。既然那是上帝的意旨，他们就该象过去一样，继续受苦受穷，忍饥挨饿。

一连几个星期，再没有人提起那种罪恶的欲望。即使偶而出现在脑海里，也立即将它赶走，因为那是魔鬼设下的陷阱。法官挨户走访，讲分配土地的事，说这事迫在眉睫，是正义之举，不久就会实现。但那已是白费口舌了。人们就象对于那些不合时宜的来访者关上大门一样，把耳朵堵塞起来。

可是，有个邻近庄园的长工，拿着一张从城里带来的报纸到学校来了。城里人对他说，那张报上登着有关土地的消息，而这里只有老师能看懂是否真有其事。老师看到报上有一项政府的法令，要组织一个委员会，负责研究在全国土地分配方面进行认真改革的方式。印第安人仿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脸上露出惊愕的神情。在他的内心里，总统的许诺和牧师们诅咒性的话两军对阵；他一向所受的贫困，同他对富足的幻想，他悲惨的受奴役的地位和对自由、高尚生活的渴望，互相交战。那些矛盾的思想和感情之间的斗争是如此激烈，以致当老师用克丘亚语对他讲完法令的内容时，那个长工迈着摇摇晃晃的步子，低着脑袋，不声不响地离去，仿佛他被变幻无常的灯光和黑暗弄花了眼。

法令的消息传开了，所有印第安人也都被这些变幻的灯光和黑暗，被那些矛盾的思想和感情弄得十分苦闷和烦恼。总统的诺言正在逐渐变成伸手可及的现实。但是，正象圣经里手持火剑阻止人们进入幸福的住所那样，圣灵反对和阻止印第安人听信总统的诺言。印第安人的心灵是单纯的、天真的。他们非常轻信，也非常胆怯。假如带领他们在一条路上

行走，要使他们回转身去沿着另一个方向前进，那并不困难。现在有两种对立的力量在争取他们。这恰恰象在节日的化妆舞会上的表演那样，基督的灵魂躺在地上，天使和魔鬼却在使出浑身解数争夺它。

这时，村子里隐隐约约地传闻，说有个陌生人晚上出来，在村外比较远的茅屋里，讲解土改的意义和好处。不过，没有一个人能肯定地说："我亲自听到他讲了，"或者"我亲眼看到他了，"传播这个消息的人只是说在路上听到的，或者说是在镇子上或邻近村庄听到的。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有人说，这个人天黑时从城里来到这里，黎明前已经离去。几天后还会再来。后来，又听说这个人是个矿工。

图米继续在镇上做工。那里，总可以找点活，挣些钱，填饱孩子们的肚子。一般说来，每当干完了活，他就立刻上路回村去。天黑之前，小孩子们和狗兴高采烈地跑来迎接他；但是，那一天他要给家里买些东西，因此，在平时孩子们正在奔来接他的时候，他还正在准备蹚过那条季节河。他看到对岸有个人坐在石头上擦脚穿鞋。图米下到河里时，看到那个人很年青，而且是个外乡人，他的衣着既不象镇上的秋罗人，也不象印第安人。正当他踏上潮湿的沙滩的时候，那人一下子跳起来向他跑去，仿佛他已经用了好长时间在看着他的朋友走近一样。他用克丘亚语招呼道：

"你好，我的兄弟！"

一个青年人用这样的方式向一个比他年长的人问候是不合适的，图米愣住了。看到图米不回答，年青人又用高兴的

语调重复了那句话，同时把手伸向图米。

"嗯，好吧，先生。"图米回答说。他竭力从困惑不解中摆脱出来，犹豫不决地握了握外乡人的手。

"这么说，朋友，"年青人继续说，没有松开图米的手。"你不认识我了呢？你的记性那么坏？"

图米不知如何回答，他断定自己是第一次看到这么个古怪的交谈者。

"不记得那辆装满囚犯的卡车了吗？不记得大森林，山上的悬崖了吗？……"

这时，图米眼前的迷雾拨开了。是这个青年无意之中给他指出了逃跑的路，后来又那样细心而机智地帮助他走出森林到了城市。这个青年是如此谨慎而机敏，没有他的榜样，图米绝不会想到从汽车上逃走，而可能永远去过地狱般的囚禁生活，直到最后死去。

"啊，我的兄弟！"图米叫起来，热情地拥抱他，"是你！是你！我从来没想到我们还有见面的日子。"

"我也没想到，朋友！我不知道你是谷地人，更不知道你住在这一带。"

他们良久地互相注视着，眼里闪着兴奋的光芒。随后便沿着同一条路走起来。图米很快就明白了，他就是村子里人们谈论的那个矿工。现在，年青人已不象逃跑时那样默默不语，处处戒备。那时，他甚至连图米的名字都没有打听。现在他首先问起的就是图米的名字，还问了他的生活，他的住址，他的家庭，他的职业，他的收入来源和他的希望。而且

并不掩饰他就是晚上串访的茅舍的人。

“那么，就是你一直在说要分土地了？”

“是的，朋友。不过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有许多事情比简简单单地分配土地重要得多。”

“为什么没有人说在自己家里看到过你？”

“那是我的建议。眼下还需要这样做。庄园主们是强大有力的，这种情况还要持续相当时间。如果他们知道我到了这儿，可能会再次把我赶上你我上次见面的那条路，把我流放到远方去。”

“不过，政府反对庄园主……”

“不，朋友。那只不过是装装样子。政府和庄园主归根结底都是老爷，有着共同的利益。但是，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谈。”

他们这样谈着，走近了村子。

“我一直不知道你的名字。”分手时图米说，“以后我怎样称呼你？”

“叫我托马斯吧，最好叫我矿工。”

“同样的名字。”图米想，“他和我名字相同*。”

“我不会不拜访你的家。”“矿工”离开时有点风趣地说。

“那我太高兴了。”图米回答说，看着托马斯的身影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

* 图米是托马斯的昵称。——译者注

2

图米象别人一样，也说自己听人讲起山谷里确实来了个陌生人，可能是个矿工。除了人所共知的事情之外，他还说那人要告诉印第安人一些极其重要的事情，也许比分配土地这件事更为重要。这最后一句话出自村内外人人爱戴和尊敬的图米之口，在农民们看来是意义重大的。对他们还会有比得到土地更重要的东西吗？假如有，那又是什么呢？肯定是令人深思的东西。

图米非常想念“矿工”。他喜欢他，敬慕他，这是有道理的。一个年纪轻轻的人竟然那样能干。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他难以理解他。他们是在患难的日子里，在共同经历危险和艰苦中相识的。那天傍晚，“矿工”告诉他还有可能第二次送到原始森林里去。明知如此，为什么他还要拿自己的自由，自己的青春，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呢？他在夜间不停地奔波，百倍小心地走访茅舍，他操心的事情对他并没有任何好处，他的目的是什么？他不是农夫，却注意当局和庄园主的举动。他不是一个坏人。他没有任何夸夸其谈和愚蠢的表现。那么，他是什么人？他想干什么？

图米焦急地期待着那约定了的来访。他非常希望和“矿工”长谈一次，谈个痛快。他要问许多事情，更好地了解他，想

知道他到底是谁，是从哪儿来的，到哪儿去，为什么过着那种非常的生活。但是，时间一天天过去了，那人却没有露面。有时图米故意在太阳落山时才离开镇子，在河边一直等到天黑，希望和“矿工”再次相遇。

那意外的事情没有重现，“矿工”也没有到他家来。可是，一天他到镇上去的时候，在村口碰到了希尔维斯特雷老师。这位老师不是陌生人，象平常一样，他停下来同图米交谈，还陪他走了一段路。分手的时候，希尔维斯特雷告诉图米说，晚上，请他过去聊聊天。图米很高兴，每次和老师谈话都是愉快的；这一次是在老师家里，谈得会更好。那个工作日，他觉得非常长，活儿也令人烦恼。这种情况平时是很少见的。希尔维斯特雷先生约他晚上去聊天，这句话在他耳边不停地响着。

晚上，一吃完饭，图米就对弗尔图娜说，他要到学校去同老师聊天。尽管弗尔图娜想同丈夫谈件事，可是她发现图米脸色有些不安，也就没有留他。

到了学校，图米看到希尔维斯特雷老师正在一盏煤油灯下读书，他的妻子在缝衣服。老师热情地欢迎他。由于只有一把椅子，只好指指床边让他坐下。泥瓦匠干脆顺着墙蹲了下来，随后拿出古柯*袋，请主人允许他一叶一叶地吃古柯。他们谈起了学校，孩子们，教材缺乏，以及其他事情。老师称赞胡安聪明，说米吉塔的品德好。他看到他的交谈者眼里

* 南美的一种植物。——译者注

闪烁着满意的光芒。图米收起了古柯袋，老师递给他一支香烟，自己也点燃了一支。这时，伊斯米楚在门口出现了，他同图米一样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他挨着图米蹲下来。过了几分钟，图力来了，接着是多尼，最后是希拉库。

图米原以为自己是唯一的被邀请者，现在看见来了那么多人，感到十分惊奇，已经五个人了，大概还会来。除他之外，全是年青人。老师要他们来干什么呢？

突然，门口出现了一个身影，人们的脸上闪出了亮光，犹如灯光照到水上一般。每个人都感到有些奇怪，因为大家都认识这个人。他之所以也被邀请来，正是为了让人们再次见到他。那人笑容可掬，同大家一一紧紧握手，打招呼。那是一个有趣的年青人，学识是如此渊博，就象老爷们一样。可是，他的举止朴实，使人有一见如故之感。老师把椅子让给他，自己坐到床边上。他先开始拉家常，然后转到人们原来没有想到的题目上去。谈到天气、庄稼、家里的琐事、日子不好过、庄园主们的横行霸道、长工们承担的无止无休的义务……大家不知不觉地交谈起来。在交谈中，很自然地联系到过去看不清的事情，尽管那些事情就在他们的眼前，象锁链一般和他们的生活紧紧连在一起。

确实，他们一直被深夜的黑暗蒙着眼睛过日子。不仅他们，而且他们的父亲，他们的祖父，自从这块土地上出现了庄园主，他们祖祖辈辈一直都是这样生活着。这黑暗是什么东西呢？它来自何方？要到哪儿去？这是一个既简单明了又可悲的现实，世界上没有比愚昧无知更糟糕的黑暗了。富人

竭尽全力狡猾地维持这愚昧无知，以便把印第安人这个无偿的驯从的生产工具永远掌握在手中。“噢！”那些狡猾的人常常这样叫道，“印第安人不是有了学校了吗！”是的，他们有了学校，但是，在那里用的却不是他们自己的语言，这就象叫他们蒙上眼睛在果园里散步一样。这样的学校，只能欺骗和麻醉印第安人，使他们看不见自己的权利，找不到解放的道路。

印第安人也是人，是和富人一样的人。和那些富人一样，他们有智慧，有知觉，有感情，有理想。和富人一样，他们需要吃饭，需要有衣遮体，需要受教育，需要有房子安身。如果在这方面他们和富人是一样的，那么，他们也应该和富人同样享有生活的权利。但实际上，印第安人有没有生活的权利？生活的权利，应当包括吃饱肚子的权利，穿着体面的权利，总之，要有真正过人的生活的权利。但是，你，印第安人，你家里有足够的粮食，足以不致一年到头忍饥挨饿吗？你有体面的衣衫，足以换下平素披在身上的破布吗？你为什么住在肮脏的，损害健康的茅屋里，让虱子和小虫来咬你，遭受种种疾病的折磨？除了那个装装样子教你识字的学校以外，你还能期望什么东西呢？有谁尊重你？当你受到凌辱的时候，有谁来保护你？当你寻求正义的时候，你又能在哪里找到？印第安人，你只能忍饥挨饿，赤身裸体，在肮脏和愚昧之中生活，你只能象牛马一样为主人干活，你只能默默地忍受他们的虐待和欺凌，过着屈从于人和受人剥削的生活。

愚昧无知是一种简单而残酷的压迫工具，愚昧无知的人，没有人类尊严的概念，不知道应该享有什么权利，不知道应该生活得好些。他们很容易被说服，他们生来只是为了给老爷们耕耘，他们应该满足于老爷们抛给他们的面包屑，屈从，放弃一切权利和逆来顺受应该是他们最大的美德。他们很容易被说服，他们不应该要求改善生活条件，他们不能违抗自己的命运，更不能反抗他们的主人。

贫穷是一个可怕的压迫工具。当没有东西给妻子儿女吃，当没有衣衫给妻子儿女穿的时候，男人便失掉了骄傲、没有了廉耻，没有了自尊。总之，为了避免家破人亡，他只能把这些作人的最宝贵的物质舍弃掉。于是，温顺、屈从、毫无尊严就变成了他生活的准则。乞丐将自己的幸福寄托在施舍上。对于自己的孩子没有饭吃的父亲来说，任何一个给钱填饱肚子的人都是他的救星。一个穷人，可以永远被奴役。对一个人可以做到的事情，对许多人，甚至整个民族，也可以做到。

“权贵们还竭力在被压迫者中间维持其他形式的无知。”“矿工”说，“他们不让受压迫者了解自己的历史，自己的传统，自己先辈的光荣。一个民族如果了解自己的历史，了解自己过去的榜样和教训，这个民族便是骄傲的，善于自卫的，无法压服的。如果暴力要征服他，他就不停地追求自己的解放，因为教训和理想鼓舞着他，他要收回历史的遗产。反之，一个不知道自己历史的民族，可能永远被奴役。现在该看看我们的情况了。好的，你——他对伊斯米楚

说，请你跟我们讲讲，你对我们祖先知道些什么，对印加人时代知道些什么。"

伊斯米楚冷不防地被问愣了，他犹豫了一阵子，才回答说：

"几乎一无所知……我听说印加人象神仙一样，双手有神奇的力量……"

"矿工"又问了别人，但是，没有一个人能说出一点新东西。不过，图米说：

"我知道，有一次，山谷里的一个民族起来反抗印加王。印加王带领军队从库斯科来到这儿，在咱们对面山上安营扎寨。在那儿，他把整个山头放在他的投石器上，对着反叛者射了出去。反叛者全部被埋葬了。那个可怕的庞然大物掉下去的时候，里面飞出了一块大石头，远远地落在一边。庞然大物变成了高地，飞出的石头就是今天的小山。这高地和小山从我们这里的山岗上都可以看到。我还知道，印加王只要说句话，就可以使河流改道，浇灌农田，就能劈山开岭，挖取金矿，他对人和善而慷慨，就象父亲一般。"

"看吧，""矿工"说，"我们民族的历史被遗忘了，其所以被遗忘，是因为从来没有人对我们提起它；更确切地说，是因为有人拼命不让我们知道印第安人的历史。你们所知道的，只不过是流传下来的一点点有关我们古代君王的神话。但是，我们需要如实地了解从前我们土地上的全部情况，我们的祖先是怎样的人，他们怎样生活，做了些什么事，为我们留下了什么遗产。我们需要弄明白为什么过去我

们不知道保卫这种遗产，今天是否应该为收回它而斗争。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民族的历史是不是应该象许多印第安人的不肖子孙那样，为自己的血统感到羞耻；还是恰恰相反，我们应该为自己是印第安人而感到骄傲。不过，这个问题太大了，不是三言两语讲得完的。我们应该开几次会，一步一步地探讨它。”

室内一片寂静。农民们陷入了沉思，琢磨着“矿工”的话。“矿工”问大家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问题。大家都沉默不语，于是多尼说：

“今天晚上，我们的眼睛刚刚睁开，看到了亮光。现在，我认为，我生来就是高尚的，应该受人尊敬，而不象人家说的那样卑贱，我要收回我的权利。这里，顺便说一下，我想知道，我们该不该把希望放在分配土地上面。总统已经一再许愿要这么办。”

“很难为这个问题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矿工”说，“我们不知道政府的真正意图是什么。因为我们不能不看到当权的是富人，其中不少人是庄园主。一个富人当权的政府当然不能赢得我们很大的信任，因为它绝不会违背自己的阶级利益，自愿为农民改善生活条件。但是，显然有一个委员会在研究改革的事。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应该做的是，不去听那从讲经台上传下来的话，因为这些话是庄园主制造出来的，是有害的。再一点，就是应该组织起来，并且要大喊大叫，要让总统听到我们的声音，迫使他实现他的许诺。广大矿工就是这样获得了矿山的国有化。政府很可能颁

布一项委婉动听的法令，规定把多少土地和用什么形式交给农民。他想用这种法令取得全国土著居民的支持。为了继续当权，他是要这么做的。但是，分配土地可能是一纸空文。不应该忽视这种危险性，因为统治者的阶级成分使我们有这样的担心。富人永远不会对富人开战，而是要千方百计地欺骗我们。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拒绝土改。不，随便怎样的土改，不管情况如何，实现与否，都会给我们带来利益。至于利益的大小，那要看我们的斗争有没有力量。而斗争成效的大小，又要看我们组织得好不好。"

3

在圣周的日子里，庄园主家的房子常常是空荡荡的，因为主人们进城参加宗教仪式去了。对农民来说，反正日子都是一样的，只有圣周五特殊，那一天他们实行斋戒，下午要到镇上参加为亡灵举行的隆重的游行。但是，那一年庄园主都留在家里，因为有个教士团要到山村来巡回布道，并且通知说圣周前夕就要来。

教士们住在卡斯蒂列霍家里，除了别的原因外，还因为附近有一个很漂亮的小教堂，相当宽敞，在当地来说是最好的。所有的大厅都被腾空。在这些大厅里，教士们按照性别和年龄把人们分别召集在一起。那是些难忘的日子，尤其是

因为所有的宗教仪式都有庄园主参加，他们要给长工们作出个好样子。印第安人从来没有这样仔细地检查过自己的良心，他们的心从来没有这样感到过剧烈的、撕裂般的疼痛，他们从来没有这样狂热地想到过悔改。教士的语言里颤动着超乎人世的力量，他们的眼睛里好象放射着天国的光芒。圣周四的黎明，所有人的良心都洗涤得犹如自己身上的衣服一样洁净，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圣周五是最值得纪念的日子。那一天进行了三个小时的说教，通篇充满着告诫和贬斥。教士们靠天启神谕的帮助，发现村子里有异端分子。当讲道者提到这件事时，信徒们都用询问的目光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的人虽然受到了邀请，但没有去听弥撒。所有的人，从庄园主开始，都参加了那些隆重的仪式。但是，有些人象是被撒旦征服了的羔羊似的逃出上帝的畜栏。这些异端分子应该被杀死，投入净化之火，因为他们是一切罪孽的传播者，是万恶之源。人所共知，异端分子和共产主义这个可怕的、嗜血成性的罪恶怪物有紧密的联系。这个怪物不尊重别人的妻子，不尊重别人的产业。有个这样的歹徒，晚上带着魔鬼般的目光四处窥探，到各家的茅屋去，煽动人们拦劫和掠夺，这已经不是秘密。教徒们只要稍稍产生拦劫和掠夺的念头，其灵魂就必然要被毁掉。这样的异端分子应该点出名来，让人诅咒，立即铲除。讲道结束的时候，任何对异端不表愤慨或不感不幸的人都被怀疑为异端分子。幸好没有发生更坏的事，接着，便抬着阿苏娅两位修女提供的耶稣受难像，举行了庄严的大游行。教士们吩咐将那圣像安放在一顶

用棍子临时扎起的轿子里。

那天晚上，老师家里的会一直开到很晚。图米是最后一个离开的。“矿工”看来要在那里过夜。夜是安静的，空中没有一丝云彩，微风轻轻地摇动着野草。突然，一颗巨大的流星在图米前边斜着划破了天空，宽阔的光束顿时照亮了暗夜。就在这瞬间，我们的图米看到一个身影从他茅屋的一旁向山谷移动。如果不是一只穿靴子的脚绊在石头上，传来了声音，图米的眼睛肯定不会注意到这个细节。图米认定那是管家路德辛多在那儿游逛。但是他没有停下脚步想想，在那么一个地方，那么晚的时候，这又意味着什么。第二天，有件意外的事，使图米又象那次一样，从镇上出来得很晚。过河时，天已黑了。没走多远，他就看见管家坐在路旁的几块大石头中央，装出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让人感到惊奇。泥瓦匠走过去时，向管家打了招呼。管家客气地站起来作答，还摆摆手让他停下。管家说，他们忘记了一件事，他妻子不得不返回镇上去，迟迟没有回来。接着他问图米是否凑巧看见了她。图米没有看见，得到管家的允许后，又继续赶路。

图米觉得这事不是偶然的，前一天夜里，管家奇怪地露面也不是偶然的。正是在这条路上走着的时候，“矿工”曾告诉他，富人还是强大的，他们不会任他在这个山谷地区出现。路德辛多当过刑警，他不会轻易地忘掉他的这个职业，这一点有很多事可以证明。他作为塞甫仁达庄园的管家，必然是庄园主们的同伙；他无疑是在死心塌地为这些人

效劳的。那么，他说在那儿等他妻子，这不是真话，而是在等另外一个人，也许这个人就藏在他身后。情况清楚地摆在图米面前，他觉得必须有所行动。他没有回自己的家，而是到多尼家里去了，从多尼家又转到伊斯米楚家里，接着又去了希拉库的家。他们都认为大祸就要临头，应该把情况告诉老师。图米同老师是近邻，他答应当晚就去拜访。

"这是预料之中的事。"老师一听泥瓦匠的话，便这样说道，"富人没有睡大觉，他们将千方百计地阻止我们穷人睁开眼睛。如果我们不保护托马斯，他会被捕的。"

老师接着说，"矿工"准备一个星期之内还要来。老师于是写了一封信，要图米送到山谷的一个镇子上去，把信交给谁，在什么地方交，怎样交，——嘱咐，再三叮咛。

教士们的讲道活动使人们的良心受到震动就象把挂在绳子上的衣裳，在穿用前加以抖动一般。

那些农夫是极易摆脱上帝之手的畜群。只要有个黑心肠的异端分子钻进他们之中，跟他们讲些如何才能吃饱肚子等等的甜言蜜语，他们便立即误入岐途，把教规神谕忘得干干净净，好象人只要有面包就能活着似的。这种情况正在出现。教士们如果不及时赶到，实在没有比这更令人害怕的事了。

教士团做的另一件大事，是利用农夫们的信仰，防止煽动者进入茅舍。如今，那个胆敢探首茅舍的异端分子即使骨头不被敲碎的话，也不可能再象魔鬼那样大发雷霆地走出来了。

讲道已经明确有力地揭露了异端分子，无需点名，人们便都心中有数了。看来领头的就是老师，大家一直感激他爱戴他。有些人感到费解，象图米这样一个深孚众望的人，竟然落进异端邪说的圈套，因为没有看到他来忏悔，更没有看到他来领圣餐。还有另外一些人，幸好他们是些年青人，尚不值得注意。

不少父母，主要是母亲，不再让孩子去上学了。图米和其他异端分子一再说服那些狂热坚持自己信仰的人，但是没有取得任何效果，虽说学校的孩子们没有完全走完。那些日子，一位巡视员来到了这所学校，他大叫大嚷，蛮横地对老师进行了严厉的训斥：他的异端行为和参加共产党的事已经传到了学校上级领导的耳朵里；领导不想掩盖那样的胡言乱行。学校里，任何老师都不应该宣扬自己的反宗教的异端思想。希尔维斯特雷老师泰然自若，他说，自己确实是无神论者和共产党员，但是，他没有任何煽动行为，甚至对政府正在宣布的土改一事也没有妄加评论。不过，鉴于大量的告发，学校领导部门已经决定将他立即调到外省任教。果真这样做了。几天之后，希尔维斯特雷和妻子便卷起铺盖离开，这里又来了另一个老师。这个老师是个年青人，刚刚从师范学校毕业。

没有多久，“矿工”就来了。他另有办法和道路到村里来。不过，他已经无能为力了。当他去参加第一次准备好的会议时——当然已不再在学校里——，发觉一个怪影死死地在他背后盯梢，迫使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改变路线，最后

钻进了玉米田里。玉米田是一个很好的迷宫，在那儿，即使最有经验的侦探，甚至管家路德辛多也会很容易地被骗过去。过了几个夜晚，当“矿工”想再次进入村子的时候，落到了从城里来的两个武装警察手里。除了“矿工”是怎样被捕的，图米和其他异端分子再不知道其他情况了。

不消说，“矿工”被捕之后，农民中间众说纷纭。说来奇怪，许多人——几乎是大多数——在谈论这件事时，毫不掩饰自己的不满，尽管没有说出口来。据人所知，显然是那个全村人又怕又恨的管家路德辛多策划并指挥了这一逮捕。除了那些被认为是异端分子的人之外，仍然有人以极大的同情关心着“矿工”。

说到新来的老师，那是一个自命不凡矫揉造作的年青人。从前教师住的地方，在他看来简直是不堪留宿的贫民窟。于是，他马上想到的是向庄园主们要一处合适的住所。没有费多少周折，便找到了一所非常称心的房子，墙壁是用纸表糊的，家具考究，窗户朝着一座花园。这所房子就在那个长着山猪脑袋的庄园主家。不仅是住房，而且还摆了筵席招待他。在学校里，他对待学生的态度和希尔维斯特雷大不一样。他不能容忍孩子们顽皮打闹，他用拳头维持课堂秩序。看到文化知识无法使孩子们愚钝的脑袋开窍，他马上得出结论：印第安人是劣等人，不能吸取文明的馈赠。他的想法既不象“矿工”也不象前任教师。根据他在师范学校里领受的教导，他认为在印第安人中间扫除文盲不是一个与语言有关的问题，而是一个与这个种族的天性有关的问题。如果

印第安人不能学会认字，那完全是因为上帝赋予他们的智力十分可怜。此外，他没有必要也不想同村里人接触。他不会看病，不喜欢停下来同农人谈话，更不用说到农人家里去了。相反，他精心地拟定了一个每周要拜访的庄园主的名单；他在庄园主家里欢欢乐乐地过夜，玩牌，掷骰子，品尝美味的汽洽酒。

希尔维斯特雷走了，村民们心中感到缺了点什么。不少从前躲避他的人现在明白了，他和新老师是不同的。许多不让孩子上学的人，如今为自已的那种轻率行动感到后悔了。

4

有个消息传到村里：上个星期日镇上的老牧师在一次示范讲道时揭露说，波多西省一个县的印第安人正在起义反对庄园主，他们企图占领庄园主的田地，并威胁要杀死他们。尽管牧师没有说这次起义发生在波多西的什么地方，涉及的范围有多广，但是却滔滔不绝地讲了好一阵子，说这种反对庄园主和危及人的生命的举动是一种罪恶，具有可怕的严重性。犯有这种罪恶的人实际上是魔鬼的同伙，他们只配入地狱，绝不可能得到宽恕。

从山谷其他镇子的讲道台上也传来了类似的消息，说玻利维亚各个地方都爆发了印第安人起义，并且呼吁摈弃这种

不轨的事例。后来的传闻已经不是以宗教讲道为依据，而是听人亲口说的，并称这消息是目击者带来的，他甚至参加了印第安人的起义。消息中还有令人毛骨悚然的烧房，毁庄稼，奸污妇女和集体屠杀的场景。最后，讲来讲去，人们对这些传闻感到乏味了，报纸又把它们登出来。庄园主们带着大量报纸从城里回来，在管家和工头面前阅读和议论，管家和工头则充当他们的传话筒，在村子里传播。平和的村民们听到后感到惊愕和内疚，就仿佛他们自己参加了那些大逆不道的暴动。在这项如此仁慈的事业中，科恰班巴的《时代报》创造了真正的奇迹，以大量的篇幅绘声绘色地介绍了那些耸人听闻的抢掠和屠杀。

《时代报》引人注目的宣传运动，在发表一则效果绝佳的悲剧报道时，达到了高潮。而这个悲剧又引起了一场同样感人的家庭戏剧性事件。一天早晨，一个大地主——新闻记者还记下了他的名字——离开城市到他在波多西省的庄园去。那里已经开始抢掠他的财产，长工们的暴动的准备工作无疑已悄悄地就绪，他们要杀死他，占领他的庄园。一天夜里，正当庄园主作着甜蜜的美梦时，印第安人闯进了他的家。由于他拒绝打开卧室的门，印第安人用斧子把门砍碎了，把主人赤条条地拖到院子里，没完没了地毒打起来。所有的人轮番打他，直到打得累了才住手。当印第安人收起拳头的时候，一看庄园主已经断了气。印第安人于是一不作二不休，更加残暴地象剥洋葱似地剥那个地主的尸体，把它切成一堆血淋淋的肉酱。好象这还不够，他们还点火烧了房

子，然后又以毁坏庄稼作乐，连即将成熟的谷物也毫不顾惜。如今，暴乱者已经成了这些庄园的自鸣得意的主人和老爷。

新闻报道传到城里，犹如火星落在刚刚收割的田地里，禾秆很快燃起熊熊烈火，冒起滚滚浓烟，气得庄园主们暴跳如雷，眼冒金星。他们差不多都感到十字军兵士的血在自己血管里沸腾，决心要去狠狠地惩罚那帮印第安歹徒。

报纸的这则消息使那个不幸的地主家里乱成一团。妻子和女儿心痛如绞，大哭一场。妻子哭她过早地成了寡妇，女儿哭自己成了孤儿，双双哭得悲痛欲绝。有些不相信会有此事的人要求报纸作出说明。作为回答，报纸又刊登了新的细节，举出了不容置疑的证据。寡妇和女儿们穿起孝服，隆重地举行了与倒霉的死者高贵身份相称的葬礼。后来，她们想到对尸体不该丢弃不管，虽然不知落在何方，也不知是什么样子，决定冒着落到印第安人手中的危险马上去寻找。据说那些印第安人的杀人野性还不见减弱。大女儿被指定率领一支由警官和记者组成的远征队，一个个都武装到了牙齿。远征队老远就看到了庄园的房子，没有一点儿被烧的迹象。庄稼长着沉甸甸的穗子，丰收在望，未受任何损害。茅屋上空，炊烟袅袅，院子里有孩子在戏耍。女儿看到父亲出现在自己的面前，真是又惊又喜。父亲正舒舒服服地坐在一把摇椅上，在帐篷的阴凉下，悠然自得地看着二十几个农民用耕牛犁地。庄园主一看到女儿身穿孝服，后面跟着武装警察，神情不胜惊诧，以致记者们无法在自己的报道中加以描述。

第六章

1

人们经常看到路德辛多先生在亲自监工，他对干活进度抓得很紧。庄稼刚刚割完，还没等晒干，他就下令脱粒。和以前不一样，这次他还叫人另外准备了一个场院；这样，除了本庄园的牛犋在一个场院脱粒之外，向邻近庄园租借来的许多匹马便可在另一个场院脱粒。算他走运，那几天有点小风，很快就脱完了粒。小麦入库之后，管家通知说第二天又要脱玉米。长工们十分惊诧，面面相觑。因为还不到干这种活的时候。过去玉米都在祭祀节前后脱粒，那才是庄园主们

打开粮仓，出卖粮食的季节。

管家如此迫不及待，自然引起了长工们的疑虑。小麦才打完，马上又要脱玉米。再说，长工们早就注意到，听差本来在门厅过夜，因为他的杂活很多；可是，有一天，路德辛多却吩咐他在院外大门口盖间茅屋栖身。从此不准他再进院门，叫他去照看牲口棚。这一切都事出有因，可能和土改有关，因为现在对土改流行着许多猜测；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管家的怪脾气而已，但总是有人认为值得怀疑。一天夜里，多尼和"矿工"托马斯的其他朋友聚在一起讨论，发现图米没有来。尽管他没有土地，但他也应该参加，帮助大家出点主意，看看该怎么办。多尼建议把图米叫来，但别人都觉得还是上他家去更为合适。

恰巧，图米那天下午在镇上听到了关于土改的事情。先是他干活的那家主人给他妻子读报，报上说，公布土改法的地点和时间都已确定。后来主人把报纸拿给他的朋友们看，和他们在一起议论。最后，人们就三五成群地在街上谈论起来。

听图米这么一说，小伙子们的眼睛亮了，好象手中端着一盏明灯。毫无疑问，管家或是出于本意，或是同卡斯蒂列霍老婆合谋，想把收成尽早地捞到手，以免一搞土改就会带来种种麻烦。如果让工头得手，将来庄园就会发生缺少种子的危险。庄园主可能把全部玉米卖掉，也可能把牲口和工具卖掉。这样一来，土地就要荒芜了。

他们五个人决定，马上通知长工别去脱粒。每人在天亮

以前分头去访问几户人家。访问之后，又进行了讨论，立下了信约。可是，一到上工时，几乎所有的人都照样向庄园主家走去。管家倒不担心有人误工。不过，刚开始干活，他就走了出来，后面跟着两个工头。他手持包着橡皮头的大棒和露在套子外边的左轮手枪，来到伊斯米楚家。伊斯米楚刚刚给牛添完草料，被吓得呆若木鸡，他当然清楚管家手里的武器是干什么用的。管家不必动用武器，他只要一声令下，小伙子就会眼皮也不抬地往庄园主家里去了。图力可没有这样，他是个高傲、甚至有些莽撞的青年，他拒绝上工，于是大棒向他打来，落在他背上，胸上，脸上，管家好象有发泄不完的怒气，不一会图力就被打得遍体鳞伤，双唇豁裂，鼻子流血不止。再没有找到别的误工的人，但伊斯米楚并没有到庄园主家里去。

图力被拉到长工们面前示众。谁都不愿意经历那个倒霉人的不幸遭遇。谁都知道，管家对不听话的人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人们的脸上长时间地表现出一种惶遽的神情。那一天，他们战战兢兢地干活，生怕出一点差池。

晚上，"矿工"托马斯的朋友们又在几户人家开会。他们还到没有来开会的人家里去交谈。

"矿工"给他们指出了组织起来的必要性，不过并没有把主要的东西解释清楚：怎样组织起来和组织起来以后如何行动。尽管还不明确，但是他们都已经在实践中组织起来，就象订了一个白纸黑字的协议似的，全体长工一致拥护"矿工"的五位朋友负责领导，其中图米最有经验，被选为五人

小组组长。

清早，按照平时的时间，长工们都按部就班地来到庄园主家里。但是，找不到管家，只有工头在场。管家那个坏蛋真不愧当过警察，已经嗅到了气味。工头们打开了粮仓的门，想逼迫大家干活，可是毫无用处。大家一动不动。多尼挑战似地站在工头面前，坚定地说：

“我们不脱玉米。粮仓要原封不动，由我们看管，直到土改那天。小麦一粒也不准取走。”

长工们你一言我一语，都表示赞同。在这些人面前，工头一下子吓得魂不附体，立刻从庄园主家里跑掉了。

多尼把粮仓上了锁，又挑了几个人留下看管粮仓和庄园主家，吩咐其他人回家去。

将近中午，镇上的所有头目由管家和五、六个武装警察陪同赶来。副区长怒气冲冲，持枪威吓。负责看守的印第安人和多尼不禁胆怯起来。

“你们这帮印第安笨蛋！”副区长狂吠着，“土改之前给我来这一套！我们想给你们土地，可是你们却对我们搞共产暴动！这是想拆政府的台！说，谁是头头？我想领教领教这些头头！”

副区长这样吼叫着，命令在场的所有印第安人面向院墙，站成一排。多尼想把道理讲清楚。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做，可是，副区长根本不理，把警察叫了过来，命令他们上好子弹，瞄准那些“野人”。

“听着！”副区长叫道，“我想知道谁是头头！”

多尼立刻挺身而出，大义懔然，使长工们为之愕然，也使镇上头目们大惊失色。

“我，就是我！”

站在守护粮仓人中间的哈苏大伯是自尊心很强的人，尽管由于年长和其他原因，他在印第安人中间享有很高声誉，但是在多尼的果敢行动面前，他觉得自己矮了一截。再说，他是第一个支持罢工的人，在他的带动下，不少胆小怕事的人也支持这么做。无论如何，不能叫一个人承担责任。他没有多加思索，就走出队伍，一言不发地站到了多尼身旁。

说时迟，那时快，仿佛哈苏大伯用牛皮绳拉着所有印第安人似的，他们一个跟着一个都站到头头的行列里去了。村镇头目们措手不及，你看我，我看你，意识到应该小心行事。副区长和镇长想，应该把长工们都召集来。管家认为这么做很危险，因为长工的人数很多，共有五十多人，这还不算那些年少的孩子们。如果这些人武装起来，就会大祸临头。所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在场的人都带到镇上警察所去，也许他们会在那里坦白交代，这样就可研究出一种平息暴乱的方法来。这种见解占了上风，于是在场的九个人都被带到镇上去了。

六个宪兵在军需官带领下留守在庄园主家里，这个军需官接到指示，要使长工们由工头领着去干活。得到管家的通知后，长工们第二天早晨就去上工了，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象以往每次管家不在场时一样，大家有说有笑，但双手并不闲着。他们一边说笑逗乐，一边把玉米粒哗哗地脱下

来。那种欢乐气氛中的哄笑声不时地传到前厅去。前厅的墙上竖着枪支，宪兵们在院子里丢硬币嬉乐，消磨时间。

平安无事，又想解闷，军需官想去看看管家的老婆。他常常这么喊叫：这鬼日子真难熬，那个小女子真是有点迷人，在她身边可以使时间过得象泉水在平川上流淌那样瞬息而逝。他对勾引女人的事并不外行，从那个女人频送秋波和以笑卖俏的神情中，他好象看到了十分甜蜜的许诺。一个下午就这样过去了，夜幕渐渐降临，这时一阵少有的嘈杂声从院子里传来。仿佛一根尖刺突然扎进军需官的肉里，他一下跳了起来，拔出左轮手枪，瞪着双眼离开了房间。一群愤怒的印第安人在院子里沸腾着，宪兵被印第安人缴了械，垂着双肩，被赶进一间屋里。军需官从未象这时那样无用，乖乖地被人夺去了左轮手枪，进到屋里和宪兵们作伴去了。

图米那天没有上工，接到通知，马上赶来。他赶到时，宪兵们正一个个在屋子里面墙而立，听候处置。阿加普大伯愤怒已极，开始狠揍那个军需官。那样不好，不应该那么打他，不要单单看到他是个头目，首先应该看到他是人。图米认为，就是对待牲口，不到必要时也是不该打的。没有任何理由打军需官，看来他是个头脑简单的人，不要同他一般见识。至于宪兵们，尽管他们可卑，但总归是印第安人，血管里流着同他们一样的血，他们选择了那种职业，是因为找不到高尚的事，所以也不要打骂他们。

图米的话生效了，人们的情绪安定下来，秩序恢复了。首先图米把吓成一团的管家老婆叫来，吩咐她到镇上去，把发

生的事情告诉当局，同时要她传话：在九名长工被释放以前，军需官和宪兵将作为人质扣押下来。还要她务必转告：警察怎么对待被捕的长工，他们就怎么对待人质。

在伊斯米楚、希拉库和图力——他的嘴仍然包着绷带——的帮助下，做了一系列的安排，宣布所有的长工都驻进庄园主家里，各条路都设岗哨，门厅里日夜有人值班。

阿加普大伯的妻子端来一小锅饭菜。她把食物盛在一个小盘子里，阿加普大伯把身边的朋友们叫过来，同他们一起吃晚饭。正如常言所说，有饭同吃。当朋友们的妻子端来饭时，也请阿加普大伯共享。每个人都吃到一口朋友的饭菜。最后也就吃饱了。别人也象他们一样，亲朋好友，共苦同甘。印第安人有个老习惯，有了食物总是和身边的人共享。

管家的老婆为了逃脱险境，立刻上路到镇上去。长着两只脚是干什么用的呢，她一路上马不停蹄，怀里抱着又哭又叫的孩子来到了警察局，一下子倒在凳子上，差点累昏过去。她立刻按照自己的看法添油加醋地把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讲得如此有声有色，连侦探小说的作者在她面前都会自愧不如。据她说，军需官和宪兵现在可能已被乱斧砍死。

在镇上，这个消息传得更加可怕了，竟说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随时都可能象野兽般地涌上大街，闯进房内。

当时，副区长身边既没有宪兵也没有枪支，他给城里拍了个加急电报，请求派足够的军队来平息"暴乱"。但是，在军队到达之前，副区长不能消极坐等，他要设法搞清楚，谁在领头闹叛乱，想达到什么目的。于是，当夜给管家下了

全权行动令。管家千方百计地在长工身上打主意，但是直到天明，除了把九个人打得遍体鳞伤血肉不分以外，什么也没有捞到，没有一个人招供。

上午十时左右，副区长非但不见军队赶来，反倒接到一个紧急电报，命令他将九个农民立即释放，这使官员们迷惑不解，万分沮丧。这个命令很快传了出去，人们三五成群地在大街小巷或者家里议论纷纷，说这是政府与共产党骚乱分子之间的默契。这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怪事，过去这种起义都被当局镇压下去，可是现在却对暴乱分子伸手相助。管家对这个命令忧心如焚，为了慎重，他决定暂不回塞甫仁达。

长工们尽管都被打得伤痕累累，疼痛不止，但大家出狱时都感到轻松愉快。他们象孩子般有说有笑地回到庄园。当路卡岗哨把前一天的事情告诉他们时，他们心情很激动。看到同伴们象真正的士兵似地组织起来驻扎在庄园主家里，看到军需官和宪兵都被扣押在那里，他们激动得简直说不出话来。只是在人质顺着大路朝镇子方向走远后，多尼和其他人才把管家夜里如何残忍地拷打他们的事说了出来。他们的话在人们中间引起了极大的义愤。有的人想跑去赶上军需官，敲碎他的骨头，以解心头之恨。但是，图米给他们讲道理，运用自己的正在很快地增长的威信把他们劝阻住了。

由于塞甫仁达庄园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当地的庄园主们都小心翼翼，决定把庄园和粮仓丢下让人家照管，自己进城避风，等风向变了再回来。只有阿苏娅两姐妹不想丢下家产，她们说，她们家底不厚，不会被人看上眼。再说，她们

一向得到上帝保佑和天兵天将的守卫。她们把以圣米格尔为首的大天使作为至高无上的守护神摆在门厅里，没有哪个丧尽天良的家伙敢和这些天兵天将较量。

2

事实上，庄园主的家已经掌握在长工的手里。无论是管家还是副区长都再也没有露面。村里法官对发生的事置身局外，袖手旁观，他只忙着对那些打架斗殴，欠帐不还的人进行罚款，对起义的人还算另眼相看。

“矿工”的朋友们都被默认为领导人，他们决定维持庄园主的家，保留被管家丢下时的那个样子，直到公布土改办法为止。这样，他们组织了看护队，看守粮仓、牲畜、农具、并且向农民们宣布了严格的纪律。当然，这并不是件容易做到的事情，必须抵制占有这些东西的各种企图和欲望。有不少人都盼望立即将仓里的玉米和小麦以及农具等分给长工们，这样就少不了有不服从纪律和想拿庄园里东西的人。必须制定惩处办法，甚至采取强硬手段来制止他们。更为困难的是使劳动生产走上轨道。一些负责人认为，不能忽视田里的农活，以便土改后也能获得正常年景的收成。事情已经很清楚，收成不会交给任何一个庄园主，而是归农民自己所有。并非所有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有人疑虑重重，不相信任何

人，他们说，天晓得土改能改出什么名堂来，会给印第安人带来什么好处。对印第安人来说，至少在眼面前，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不再为别人干活，看看土改会产生什么变化再说。实际上，图米本人也是这么想的，不过，他觉得作为领导人要用另外的方式来观察事物，即使个人不一定得到好处，庄园的土地也不该荒芜，不管谁受益，土地都得打粮。他头脑里没有想得过多。此外，弗尔图娜也主张庄园的土地应照常耕种。图米不止一次地想到，弗尔图娜的话是不应该当作耳边风的。

图米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了新的工作。他忙极了，甚至没有功夫再去干泥瓦活。各种各样的琐碎事，干不完的任务，意外的纰漏，长工们的意见分歧，甚至家庭纠纷，都需要他日夜操劳，庄园里的那些大事还不算在内。如果弗尔图娜不提醒他家里也需要他帮助的话，这种情况还会继续下去。弗尔图娜的担心当然有道理。他不挣钱回来，家里就无法活下去。经过青年们同意，图米叫哈苏大伯帮助他，哈苏经验丰富，在村中颇有威望。于是，当图米不在时，哈苏大伯就来代替他。

庄园里发生的事情使得图米放弃了不久前在村子里找到的活计，这活挣钱不少，他才干了几天。他本来打算用这活挣得的钱和弗尔图娜手里的一点点积蓄，在米吉塔生日时为她买条好裙子和一双鞋，但是，在庄园主家奔忙的那些日子里，他将这一切忘得一干二净。现在哈苏大伯替换了他，他感到轻松了。为了实现那个愿望，他一大早就离开了家。他

花了好长时间指导自己的代理人如何工作之后，便立即上路到镇上去。

这位印第安人的心一向十分天真纯朴。尽管生活使他遭受了许多最无情的折磨，他还是相信自己到处都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他以这种心情走进镇上大街，他断定可以继续做他几天前放下的那件工作，他以为这工作正在等他着手去干。但是，事与愿违，主人已将活计交给别的泥瓦匠了，而且已经干了不少。遇到这种倒霉事情，这位印第安人善于冷静对待，他既不吵架，也不埋怨。图米只是结了帐，拿到一点钱，然后去找别的工作。弗尔图娜按平时时间给图米送去午饭，她不明白丈夫的工作为什么被另外的同事抢走了。她心里难受，泪水盈眶，她走街串巷，直到傍晚才找到图米。丈夫失掉工作的原因很简单，是他自己放弃的，不必大惊小怪，不过，现在他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工作。不是镇上不要泥瓦匠，真正的原因是谁都知道图米是占领塞甫仁达庄园的带头人，而这件事又被当局和管家渲染为"共党暴乱"，人们当然把图米看做危险人物，拒之门外。

图米只要跑到邻近镇子去找事干，人们多次热情接受他的要求，然而一听到他的名字，就退避三舍，把门关上。他的事情已传遍了整个山地区。

一天下午，他垂头丧气地回来，心中十分后悔，打算辞去领导人职务，因为这个差事除了使他头痛和倒霉地瞅着孩子们挨饿之外，对他没有任何好处。这时，他看到哈苏大伯和年青小伙子们正蹲在棚子底下吃着古柯。他走上前去，心

想这是提出辞职的时机。但是，几乎在打招呼的同时，哈苏大伯就告诉他说，村长给他们下达了命令，要把塞甫仁达庄园的长工们用农会的形式组织起来。其他庄园也要这样做，这个命令是从总统府直接下达的。糟糕的是不知道那个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的古怪词儿是什么意思，也说不清楚怎样才能把农会组织起来。村长还命令他们立即造出户籍册，注明每个长工能献什么粮食、羊、鸡或者金钱等等来招待即将出席土改大会的代表团。村长还说，到那天将有几千名农民参加大会。

为了弄清楚应该怎么办，只好派哈苏大伯和多尼去问副区长。副区长也说不清楚农会是怎么回事，只说要把全体长工组织一起，选出五六个领导人。至于其他事，那就等着村长的命令好了。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兴致勃勃的长工们吵吵嚷嚷地在庄园主家集合起来。没有一个人，包括那些最有猜疑心的人，不显得兴高采烈，因为尽管他们对农会一无所知，但成立农会就证明土改已指日可待，庄园就要平分给那些为卡斯蒂列霍花天酒地的日子卖力的人了。不久村长到了，他彬彬有礼，亲自主持大会。他开初说，他代表总统讲话，土改肯定要在指定的日期宣布，这个日子已经不远了。他的话在人群中激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接着他说，为了顺利进行土改，大家都必须遵从政府命令，不然，很可能会使总统宣布土改的想法受挫。随后，他又谈到任命六名领导人的事，他没有等别人说话，就提出一个名单，其中有路德辛多和卡斯蒂

列霍其他工头。会场上爆发出一片斥责声。哈苏大伯马上说：

“你和副区长先生对我们说的不一样。他说领导人应由我们自己选举，不是由当局指定。”

“他妈的，”村长吼叫起来，“副区长也可能是对你们这么说的，可是，我这是从更高的地方得到的命令……”

大家都表示反对，一阵大吵大嚷淹没了村长的话音。

“如果让您来指定，”图米插嘴说，”我们不必开这个大会啦，叫工头把您的决定告诉我们不就够了吗！”

长工们欢呼起来，拥护图米的讲话，村长一下子不知所措，过了好一阵才说：

“不过，请注意……他妈的！你们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想把我的意思强加给你们。我只不过是提出一个名单……”

“我们不接受你的名单！”

“工头是我们的敌人！”

“工头是庄园主的狗腿子！”

“我们不选他们！”

喊声此起彼伏，越来越响，震耳欲聋。村长不知如何下台，他真想大骂动武，这时喊声逐渐变小，他尖声叫道：

“你们想想，你们是站在谁的面前？难道我不是村长吗？他妈的，改天我会听你们喊叫的！早晚有你们好受的！”

不管说些什么，村长觉得出了气，痛快多了。农民好象

也意识到，对村长这个人终归还是应该尊重和服从的。再说，他们知道，村长这种人无论如何不能得罪，一旦得罪了他，不遭逮捕，也得罚款。于是，没有人再打断村长的话，也不再对他的话发表评论。村长总算稳住了阵脚。不过还在担心引起一场新的争吵，他转弯抹角地说，政府需要在农会里有自己的代表，这个代表只能由政府指定。不过只是一个代表，只是一个代表而已。

“这是另一码事”，哈苏大伯妥协地说，“这是合情合理的，不会有人反对。”

别人也说了同样的看法。最后，“矿工”的四个朋友（年纪最轻的希拉库被排斥在外）同哈苏大伯一起当选。村长指定了福鲁图。

图米不再想辞职，也没有功夫再到附近镇上找工作。他要把农民的户籍册造好，看看每个人在土改那天能献点什么东西。户籍册刚弄好，一清早，几个秋罗人就乘卡车来到村里，他们穿着皮衣服，宣称是“农民领袖”。他们还带来五、六个持枪的农民，把长工们献出的羊、猪、鸡、一袋袋玉米和小麦等收集起来，满满地装了一卡车。农民们慷慨积极地献出自己的东西，热情得犹如为做弥撒和念亡魂升天经捐募一般。他们这样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头羊或一袋玉米，对于眼看就要到手的土地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有了大片土地，也就有了全家的幸福日子。土改将使家家户户丰衣足食。庄园主们将不得不出逃，农民们将不再受欺侮。

在去邻近庄园之前，秋罗人命令组织一个得力的大型代

表团，去参加即将举行的土改大会。

3

拂晓时，炉灶一个接一个地点燃起来，轻轻的炊烟在茅屋上空缭绕升起。雄鸡空前欢快地啼鸣着，迎接新的一天到来，小鸟从来没有象今晨这样骄傲地欢唱着。奶牛哞哞地叫着，羊羔咩咩的叫声，好象在给人们显示着美好的预兆。晨风带着芳香从山上吹来，沿着田间小路飘动，就象喜讯的传令官一样，走遍了座座茅舍。

镇上的守护神节日临近了，自从前一天下午，就听到从四面八方远远传来的礼炮和炸药的爆炸声。现在爆炸声仍然此起彼落，好象在进行激烈的战斗。

这一天非同寻常。这是新的一天，阳光普照的一天，比任何一个星期天，任何一个节日都更有意义。农民们都说，这一天标志着住在小茅舍里的农户们的一个幸福时代的开始。

代表团在庄园主家的院子里集合起来。这个代表团人员很多，就象"农民领袖"吩咐的那样。除了大会选出的人以外，还有许多人是自愿参加的，他们无论如何要求亲眼看看宣布土改的大会。这一重大事件很值得亲眼看一看。能够去听总统亲自宣布土改法，这真是命运之神的恩典。

代表团很早就启程了。一轮红日高高地挂在东方，露出笑脸，宛如一位父亲看着自己的儿子出去挣钱那样满意。

那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平川——财神将在那儿展开双臂欢迎这些农民——离村子不远，只有三莱瓜多一点的路程。正象常言所说，代表们健步如飞，就仿佛遇到一件必将在生活中引起根本性变化的重大事件时那样，个个兴高采烈。

去听宣布土改法的，不止是这一个代表团。人们对这个土改法早已有了想法，它将象降福的圣油那般涂抹在农民身上。前前后后还有别的同样规模的代表团，甚至规模更大，他们和这些代表一样心情喜悦，谈笑风生。有的代表团甚至带了排笛和盖纳笛组成的小型乐队。乐队在大路飞扬的黄尘中奏着轻快的乐曲。

这一天，天色格外明朗和宁静，万里晴空没有一丝云彩，象一颗纯洁的心灵。太阳不是射出光线，而是把鲜艳的花朵撒在新收割的田野里，撒在休耕的土地上。

他们老远就望见了那块带来希望的平川。在这光秃秃的原野后面，一道浓黑的线条伸展开来，象地平线上的森林一般展现在行人的眼前。越往前走，线条变得越宽，并且开始辨认出人的身躯和头部。原来那是一道令人赞叹的“人林”。简直可以说，所有的居民都涌到这块平川上来了。

各个代表团的人下意识地加快了步伐，不再吹排笛和盖纳笛了，好象突然有人对他们说，他们要迟到了。

到达目的地之后，他们看到那浩瀚的人群一堆堆地分散在那宽广的平川上。可以说，每一伙人都自成一体，他们说

呀，笑呀，玩呀，毫不理会周围的人，至少塞甫仁达的人是这样认为的，因为他们看到人们对他们的到来，乃至最毗邻的村镇代表团的到来，全然视而不见。

多尼认为应当叫某个人知道塞甫仁达代表团已经到达。当他说出这一想法时，伊斯米楚和别的小伙子支持这样做。图力想得更周到，他说应该见一见大会的组织者。尽管图米和哈苏大伯觉得这么做不会有任何结果，但还是依了大家的意见，去找组织会议的人。他们走遍了那个“人林”的四周，东打听，西询问，可是人们都说不知道。谁也没有见过大会组织者，还有的人干脆说根本没有人组织。他们惊诧不已，那种场面从来没见过。很难估计宽广的平川上有几千人。这些人容貌各异，衣着式样繁多。有独特的斗篷，有尺寸不一的裤子，有的裤子又长又宽，有些裤子又短又瘦，紧紧地裹在大腿上，还有的人长裤裤脚上留着开衩。有海狸皮的宽沿帽，有造型奇异的皮帽，上面装饰着花花绿绿的花边和金光闪烁的箔片。大鼓有节奏的响声不时传来，小鼓的冬冬响声汇成一片，仿佛在为排笛和盖纳笛的比赛演奏打拍子。最壮观的是，代表团从四面八方，从大道上，从原野里继续赶来，他们吹着排笛，满脸愉快的表情。

塞甫仁达的人们烦了，又不想回到原来的地方，便在一群仪表奇特的人附近停下来。那些人穿着生羊毛编织的毛衣和剪裁合体只到腿肚的粗呢蓝裤子。他们的头发很长，硬得象猪鬃，一直披到颈脖。他们穿的斗篷很短，是驼马毛的，织着黑白棕色的条格。附近还有一堆人，更引人注目。这些

人头戴猎人帽，长长的头发梳成一条乱糟糟的辫子拖在背上。他们的斗篷短小，编织得很漂亮，缀着流苏。但是，最古怪的是他们的裤子，用粗羊毛绳作腰带系在裤脚管中间，看上去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危险。塞甫仁达的人想和这两伙人攀谈。他们发现这些人都讲克丘亚语，不过后面一伙人还懂得阿伊马拉语。这两个代表团几天前已经到达，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人为他们提供食宿。曾经来过几个秋罗人，自称是接待委员会成员，给代表团指了指光秃秃的原野就拔腿走掉了，他们答应再来，可是一直没有回来。夜里，这伙人露天而宿。还算幸运的是，从家里带来的一些干粮还没有吃完。许多代表团和他们同一天到达，还有一些代表团晚一天或两天到达，他们都被抛在荒野里无人接待。许多人的干粮已经吃完，不得不到附近镇上去买吃食。

尽管他们身处在广阔的原野，但都呼吸不到很清新的空气。这种情况塞甫仁达人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原来野地里到处是粪便。他们觉着选的地方不太理想，不过随后却弄明白了，早到几天的人们一切活动都在这块平川上，接待委员会甚至连共和国总统和成千上万人需要呼吸的清洁空气都不去操心保持。我们的朋友以为靠近中央可以少闻一些臭气，便往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挤去。他们真的挤进去并不难。不过，到处气味都一样。而且，太阳越来越灼热，大气好象正在沸腾起来。

原来通知说总统九点钟到达。人们焦急地盼望这个时刻，他们议论得很热烈，认为土改已成事实，那无法估量的

利益就要到手了。有的提高嗓门，叙说着自己的梦想：家里将丰衣足食，孩子们会上大学。大家都说，被称之为农奴制的千载不幸将在这一天永远被埋葬在平川上。

可是，九点已过，还是没有消息。过了十点钟了，人们边议论边幻想，仍然耐心地等着。又过了一小时，还是没有人知道总统的消息。中午到了，"烦躁"这只敏锐狡猾的黄蜂，开始螫刺人群中间最敏感的部位。

"总统！"

"总统——！"

"总统——！"

那充满希望，充满哀怨的喊声响彻"人林，"象一阵回响从一个山谷传到另一个山谷。

这时，二十几辆摩托车疯狗般地横冲直闯地向人群开来。人们几乎来不及给他们让出一条路，摩托驾驶员身穿光泽耀眼的黑色军服，每人腰里挎着一把自动手枪，后面跟着一辆又扁又宽的卡车，满载着武装到牙齿的士兵。接着几辆轿车急驰而至，其中有一辆坐着一位戴眼镜的人，他那件短小、缝有花纹的斗篷和身着肮脏短裤的印第安人用的一模一样。车队最后是一辆卡车，上边也站满武装到牙齿的士兵。

塞甫仁达人逃开臭气冲天的地方来到这里，正好是摩托车开路的地方，他们险些被撞倒。他们对这队人马保持应有的尊敬。

当车队开来时，一群群挤在平川上的人开始向预料中的总统的轿车要停下来的地方涌去。每个人都想站到前面去，

或者至少离总统近一些。别说能够在近处看见总统，听见他清脆的声音也将是一种幸福。回到家里时定会叙说一番，并且永世记在心头。这个善良的想法促使许多人左推右撞地拼命向前涌去。但是，从一开始就不是所有人能经得起推拥的，所以吵架和动武的事时有发生。结果，大堆人群就象遇到了压榨机，被紧紧地压挤在一起。不过，谁也不在乎这一点，因为这是解放的日子，光辉的日子。

远处响起了一阵杂乱的喊叫声，这喊声向四面八方传开来，最后汇成一个声音：

"总统万岁！……总统万岁！……"

所有的人——塞甫仁达的人和站在后边的人——都放开嗓门一遍又一遍地呼喊着。接着又响起了一阵喊声，同样是传遍四方，仿佛是前一阵喊声的回音：

"万岁！……万岁！……万岁！……"

在整个广阔的平川上，这喊声不知重复了多少次，最后变成了一阵宏亮的欢呼声。

塞甫仁达人虽然挤进了"人林"，但离中心还是很远，就是说，离总统停下来的地方很远。时间在流逝，除了人们的琐言碎语传来传去之外，他们什么也听不到。"正在用克丘亚语发表演说。"接着，在一阵拥挤之后，响起了掌声。掌声一次次地响起，前边的人鼓掌，后边的人也机械地跟着鼓掌，仿佛是应尽的义务。后来听到说："有人在用阿伊马拉语讲话，"于是，只好马上又鼓起掌来。最后，一阵狂热的欢呼声爆发出来，传遍整个平川，它越来越大，越来越高，

以致使得晴朗的天空黯然失色。

“土地归我们所有！……土地归我们所有！……”

喊声不停地雷鸣般地响着，犹如狂风卷起的林中松涛，许久都能听到：

“土地归我们所有！……归我们所有！……归我们所有！……”

与此同时，气温一度一度地升高着，人们感到呼吸困难。串串汗珠顺着面颊、颈脖和背脊流下来，令人奇痒。这时刮起一阵干燥的大风，卷着尘土的旋风在人群上空翻转，但是这有什么关系！他们一辈子都是风吹日晒，成年累月和烈日狂风打交道留下的痕迹，现在可以从他们的眼睛、面颊、双手，甚至整个身体上看出来。再说，今天是奇迹般的日子。从今天起，印第安人将是另外一种人，改变他们的生活条件，象人一样地生活。在这以前，他们一直过牛马般的生活，为主人的荣华富贵辛勤地耕种。尽管这没有准确无误地表现出他们的思想，但那些聚集在平川上的人们的心灵中确实怀有这种感情。

风一阵一阵地刮着，在人们头上撒下一层肮脏的尘土。太阳象是要把大气变成火焰。时间依然从容不迫地赶着它的路程。已经好一阵子听不到什么地方有声音，有人讲话了。发生了什么事了吗？这时整个平川传开了一个安定人心的消息：

“正在宣读土改法……”

对，是在宣读土改法。这是可想而知的。总统宣布这个

法令以后，所有的印第安人便是全部土地的主人了。难道有人怀疑这个事实吗？很久以来，总统一直在发表这种诺言，说要让印第安人成为土地的主人。现在总统正在履行自己的诺言。一些人高声讲出自己这样那样的想法，其他人都表示热烈支持和赞成。平川上到处都听到议论声，这声音持续不断，越来越高，最后变成了一阵轰鸣的欢呼声，人人都在呼喊着。

谁也说不清法令是什么时候谈完的，如果说人们发觉大会已经结束，那是因为又听到汽车喇叭的鸣响，马达的启动，摩托车又冲了过来。载着士兵的卡车和几辆轿车急驰而过。可是，总统的汽车却被一座黑压压的人山堵住了，人们急于想看总统的模样，听他的讲话，抚摸一下他的脸，握握他的手。看到这种情形，摩托车又转回来，把几个人闯倒在地。这时总统的汽车才得以开动，可是人们并没有完全躲开，有些人还站在挡泥板上，有些人站在踏脚板上，有的人甚至爬到车棚上。几个塞甫仁达小伙子——其中有伊斯米楚——穿过层层人群，把鼻子贴在车窗玻璃上，有幸清楚地看到了总统的眼镜和斗篷。他们无法解释为什么看到那件斗篷心中冷了半截。不对，他们一直希望看到的总统不该是这个样子。一个总统穿着斗篷，这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种服装只有真正的印第安人才穿。他不必穿着斗篷来向印第安人宣布他们是土地的主人。他们满肚子不高兴，觉得总统太虚伪了。

没有什么可等的，人群向四面八方散去。从面部表情

看，人们对自己的命运能否改变没有多少信心。他们只能是这个样子，因为没有人能说出土改法的真正内容是什么。有很少几个人听到了宣读，可是由于他们不懂西班牙文，也讲不出所以然来。现在，尽管他们不愿意，也不能承认他们的感情和想法已经同发出惊天动地的喊声和欢呼声时大不一样了。

平川上人们三三两两斜倒在地上，在烈日下慢慢地吃着可怜的一点干粮。塞甫仁达人从早晨起就没有吃到一口东西。更糟的是，他们以为大会组织者会送来丰盛的午餐和吃不完的羊肉、猪肉和鸡肉。那些人不正是为了招待他们才抢走这些东西的吗？他们觉得带干粮是多余的。他们饿到那样的地步，已经没有力气再走三莱瓜路程，于是决定到镇上找点东西充饥。可是镇上到处是人，比赶集还拥挤。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连一小块可怜的面包也买不到，所有的东西都卖光了。每一家汽治酒店门外都站满了人。塞甫仁达的朋友们既然找不到吃的，就想至少得喝点汽治酒。他们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挤进一家汽治酒店，可是酒也卖光了，没有剩下一滴。他们徒劳地走了几家酒店之后，来到镇外一座简陋的茅舍，在那里一直喝到酩酊大醉。他们中间许多人东倒西歪地躺在土路上，直到清晨的凉风吹在他们身上才从梦中醒来。

第 七 章

1

留在家里的人，那一天也过得并不安宁。阳光、空气、大地万物中，似乎都有一点奇怪的不安宁的东西。时间迈着沉重的脚步，笨拙地走着，犹如一个迟迟不想离去的令人讨嫌的客人。谁也没有心思扶犁荷锄到田间去干活。连孩子们也没有什么心思去玩耍。这倒不是真的有什么东西使他们灰心痛苦。不是，决不是，而是因为吉凶未卜。总统已经许下了冠冕堂皇的诺言，并且确定了实施的日期，尽管他们多次听人家说，对总统的话要坚信不疑，但总觉得心里有点什么

解释不清的东西，好象有一条令人恼火的小虫在心底啃着，使他们感到奇痒不止。他们并不怀疑总统的许诺会变为现实，可是不知道土地怎样分配，他们能分得多少。如果不费分文就能分得大片土地，那倒真是叨天之福。可是，如果要拿钱买地，那叫他们到哪儿去弄钱呢？也许，他们还得跟以前那样，耕种巴掌大的一小块土地？如果那样，他们就只能象目前一样生活，等于慢慢死去。

不过，话得说回来，不该把事情想得那样糟糕。与其胡思乱想，不如对代表好好慰劳一番。这是福鲁图的老婆提出来的，一个值得称赞的建议，可是谁也拿不出买东西的钱来。商量的结果是各人根据自己的力量，交点钱，凑点食品。这样就在镇上买了一大罐汽洽酒，为大家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将近黄昏时，提着饭菜和汽洽酒为先导，全村人——一个也不缺，连孩子们也全体出动——向村外走去，一直走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地方才停住了脚，那是代表们回来的必经之路。人们眼巴巴地等了好久。天黑下来了，为了驱除那些不愉快的想法，几个正好带着恰兰戈琴的小伙子弹了几支曲子。在这样的时刻，弹弹唱唱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消遣。听到琴声，有人就唱歌，歌声一起，跳舞的念头也就油然而生。有人建议跳舞，不过，有的人却说应该等到晚饭之后再跳。天已黑了许久，谁也不知道代表们现在在什么地方。说到晚饭，人们才想起自己还没有吃晚饭，立即觉得饥饿这只小老鼠正在胃中东窜西蹦。另外，有的人，主要是老年人，实在忍

不住了，千方百计想尝尝镇上的好汽洽酒，这酒想必醇香扑鼻，而且也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买到的。由于代表的妻子们显得惴惴不安，人们便决定等到南十字星座上来以后再说。可是不必再等了，不一会就听到了脚步声和说话声。

“他们可回来了！”人们异口同声地喊道。“这些人回来得可真晚！……”老头子们抱怨说。

有人过来了。可是，不是他们，而是村子那边较远的一个庄园的代表。人们向这些代表问了许多问题，他们一边走一边回答，没有停下来。答话虽然有气无力，缺乏自信，但还是说总统履行了他的诺言，不久就要把土地分给大家。至于塞甫仁达的代表，他们看见他们进了镇上一家汽洽酒店，说不定要等天亮时才能回来，甚至还要晚些。村里人请这些代表吃饭，他们谢绝了。那就喝杯汽洽酒吧，同样也谢绝了，他们归心似箭，因为家里人也在等着。

村里人无精打彩地吃了饭，默默地喝了酒，没有人再想起恰兰戈琴。

尽管他们知道自己很快就要变成土地的主人了，可是却没有那份心思去高兴。他们觉得自己上了当，受了骗，受到了侮辱。为什么要如此迫不及待地、高高兴兴地等候那些无情无义的家伙呢？为什么他们宁肯进汽洽酒店去喝酒，而不回来接受亲人奉献的酒呢？

人们默默无声，垂头丧气地在夜幕中散去，向自己的家门走去。

天色大亮时，代表们才陆陆续续回来，他们象溃逃的散

兵一样，疲惫不堪，犹犹豫豫地进了村。每个人受到的欢迎，远不象他们预想的那样。第一个回到家的是米希古。他刚结婚几个月，第一个孩子还在妻子的肚子里。米希古不知怎的把斗篷丢掉了，妻子见他没穿斗篷，满面怒色，发疯似地向他扑去，在他脸上抓得伤痕累累。妻子觉得还不解恨，又抡起了棍子。米希古怕被打伤腰，捏起拳头，一下子把那个不幸的女人打翻在地。她大声呼救。米希古觉得还是离家为好，就上他父母家里去了，但在那里也没有受到热情欢迎。图力的样子更惨，丢了斗篷和帽子，一只眼睛，象常言所说，被打得象烂桃一般。虽然他已二十三、四岁，家里的人仍把他当做孩子，因为他还没有结婚。家里人没有抓破他的脸，也没有对他抡棍子，但妈妈埋怨他丢了东西。说真话，要重买这些东西，真是没有钱。那顶帽子还是新的，斗篷也只有两三块补丁。买顶帽子可真不便宜呀。做一件斗篷，先要凑齐羊毛，纺成毛线，还要煮染和编织，前前后后要费多少功夫，花多少钱呀！真是个不经心的孩子。父亲特别注意他的眼睛。图力恍惚记得，他脱掉斗篷后，曾和一个陌生的好斗的小伙子打过架，但已不记得那场架是怎么打完的，自己又怎么躺在路旁睡着了。

哈苏大伯也受了伤，身上穿着阿加普大伯的斗篷。他不知道那件斗篷什么时候跑到了他身上。他在路上睡觉醒来时，斗篷就在他脑袋旁边。可是，阿加普大伯丢了一件上衣。那件上衣是黑色粗毛线的，有白色花纹，几乎还是新的。他醉得那么厉害，衣服被人扒走都不知道。当然，那准

是坏蛋干的。阿加普大伯的老伴埃莫哈看到丈夫那副狼狈相，眼泪都哭干了。“老婆子，别哭啦，用不着那么伤心！”阿加普大伯对她说，“土地马上就归我们了，做几件衣服有什么难的！”

图米归来时也是一副倒霉相，没有什么可夸口的。他比谁都糟，是最后一个回到家的。他一瘸一拐地、艰难地走着，帽子歪贴在太阳穴上，因为他的头在墙上碰了个大疙瘩。他在镇子外面掉进了一条河沟里，踝骨重重地撞在一块石头上，脑袋撞在另一块石头上。他立刻失去了知觉，直到第二天早晨太阳迎面照在他的脸上才苏醒过来。图米的妻子弗尔图娜是个通情达理的女人。她冷静地听丈夫解释，最后她说自己也有一份责任，因为她没有给丈夫预备干粮，本来她以为图米他们一定会受到盛情款待，可以吃到长工们献出的羊肉和其他东西的。

2

代表们回来时都是一副狼狈相。这还不算，他们也没有给村里人带回土改条文等令人高兴的消息。人们要求代表讲一讲，什么时候进行土改，怎么进行，每户能分得多少土地。可是，他们只能重复前一天晚上从别的代表那里听来的话。当时会场乱哄哄的，宣读土改法用的是他们不懂的语

言，根本听不到用克丘亚语发表的演说，也找不到能回答他们问题的人。这些解释都是枉费唇舌，因为村里的人太不通情理了，他们只注意那些无关紧要的琐事，其实代表们是因为没有找到吃食才落到那种地步的。

不管怎么说，农会领导承认，他们没有把该办的正事做好。为了弥补这种疏忽，他们派了一个代表团到镇上去。当局会把一切解释清楚的。代表团心满意足地回来了。副区长亲自出面向他们保证，庄园主已不再是土地的主人，根据法律规定，现在土地归印第安人所有。目前应该做的就是等待，再等待，要耐心地等待。再等几天，也许一个星期，最多两个星期，就会知道庄园的土地如何分配，分配多少。

副区长的话，象根魔杖一样在村民的心里起了作用。家家户户喜气洋洋，爽朗的笑声在空中回荡。土地终于到了农民的手里！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这一梦想象团圣火，几个世纪以来在千万颗世世代代受苦的人的心中燃烧着。现在，农奴制度以及伴随它的贫困、愚昧和凌辱就要寿终正寝了。现在，农奴制度已是一具僵尸，应该把它埋葬，为它举行“隆重”的葬礼。

听说，这几天山谷里所有庄园的农民都在准备埋葬农奴制度后的盛宴，同时也在隆重庆祝土改法的颁布。塞甫仁达人当然不该落后，更不应该让人催促。粮仓打开了，辛辛苦苦节省下来的钱花光了。这种欢乐的场面持续了好几天，大约持续了一个星期的光景，使镇上汽洽酒店的老板娘对那么大的营业额惊讶不已。

即使在那些纵酒狂欢的日子里，农会领导人也没有忽视对庄园主家的监视。那儿日夜设岗，不让任何人靠近粮仓。但是一天早晨，突然开来一辆卡车，上边坐着镇警察所的军需官，陪着他的是管家路德辛多。军需官叫人把领导人召集到村警察站，交给他们一份副区长的书面命令；并且说，粮仓里的全部粮食都要立刻交给管家。领导人一个个都惊呆了。这对他们简直是当头一棒。谁也不知道在这种紧要关头该说点什么。看到自己的话马上奏效，军需官觉得不会有什么危险了，于是又补充说：

“你们同意啦，是不是？”

“同意，先生……”福鲁图这个老家伙急忙表示同意。

“军需官先生，”图米用一种犹豫的口气低声说，“我看我们不能同意。副区长的命令是应该服从的；但是，也应该考虑我们的处境。土改分给了我们土地，这是副区长先生亲口对我们说的。可是现在他又强迫我们交出粮食，我们到哪儿去弄种子呢？”

“对了！”多尼接着说，”我们拿什么去种地？播种的季节已经到了。”

“种子么，”管家插嘴说，“你们向总统去要，他不会不给的。”

“我们不向别人要种子。”伊斯米楚突然壮起胆子，眼睛盯着路德辛多说，“我们就在这里拿种子。”

“就这么干。”哈苏大伯支持说，“我们要挑选种子，其余的……”

“那么，你们是不服从副区长的命令了，”军需官摆出威胁的架势说，“对不对？”

“不是，”图米反驳说，“我们要求先让我们选种。”

又争论了一阵子。管家对图米很生气，图米把他弄得不知所措。管家说他是局外人，不该多管闲事，因为他不是庄园的长工。

“图米和我们一样，他也当过长工。”伊斯米楚用挑战的口气补充说，用拳头捶打着胸膛，“你该记得，管家先生，图米受的苦比我还多！”

军需官看到情况严重，生怕再遭到前次那样的不幸，便说，他对农会领导人的不妥协态度十分遗憾。他说，副区长，如果必要的话也可能是正区长，会对他们严加惩处的。随后便把命令叠起来装进衣兜走了。

尽管这场新的战斗以胜利结束，但领导人并不感到轻松。他们犯了双重过错，这就是拒绝服从副区长的命令和不把军需官放在眼里。说不定哪一天区政府的人会带着武器亲自把粮食抢走，甚至把所有人抓走。所以，应该争取时间。他们决定叫图米和图力立即进城，去见区长先生，请他全面说明土改的事，还要指出种子问题，进行交涉。与此同时，庄园里的全体长工要马上动手选种。

事情就这样办了。农民们挑选出玉米穗，用前所未有的速度脱粒。平时这样的活需要一个星期，这次他们两天就干完了。接着又选出一定数量的小麦和吉奴阿。所有种子都连夜收藏了起来。这时，阿加普大伯说，他家已经没有玉米，

孩子们在饿肚子，请求允许他拿走一点挑剩下的粮食。几户最穷的人家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哈苏大伯和其他人不同意福鲁图把穷人说成是见东西嘴馋的人。哈苏大伯认为，全部挑剩下来的粮食平均分配给大家。无论如何，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没有一个庄园主会因此倾家荡产。

图米和图力耽误了一些时间，直到第四天夜里才回来。次日大清早，就汇报了他们执行任务的情况。他们好不容易才见到区长先生。等候接见就花了两天工夫。但是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区长说，他不管土改的事情。还说，政府叫农民组织农会，成立一种叫做中心农会的组织，这不是没有道理的。那些中心农会的首领已开始工作，住在绍卡潘帕，那儿已经宣布了土改。这事真新鲜，他们从来没有听人说过这种中心农会，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看到他们如此惊讶，区长先生只是笑笑说："你们不关心自己的利益。这可不是我的过错。现在你们到绍卡潘帕去吧，到了那儿你们就会知道中心农会是怎么一回事了。于是图米和图力动身到绍卡潘帕去，在那儿他们见到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军营，门口有荷枪实弹的岗哨，里面有个当官的，身边围着不少人。当官的是个印第安人，长得很象秋罗人，穿着摩洛哥山羊皮鞋和皮袄。这个人干枯瘦小，面色苍白。他的面孔使人很自然地想到猴子的脸。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印第安人，尽管他的手不象农民。他高声吼叫，指手划脚。这位官长对图米和图力讲了一些前所未闻的事情，比如说："副区长是另一股道上的车，和你们没有关系。你们要听我的，不要听别人的。没有

我的命令，不能把粮食交给任何人，你们要好好看管，不要乱动，我很快会进行处理的。讲到土地嘛，你们很快就会分到手的，不过暂时还得等一等。”除了这些从未听说过的事情以外，当图米他们婉转地表示想知道什么是中心农会时，这位官员高声对他们说：“你们想知道吗？请跟我来！”说着就将他们带到庭院里，那里有个穿得笔挺，看上去象个庄园主的人，正在由一个带枪的印第安人监视着，打扫满地的脏物。“这就是中心农会！”他喊着转过身去。随后打开一间破房，里面有个印第安老人仰面躺在地上，四肢分别被绑在树立在地上的柱子上。“这就是中心农会！”他又叫了起来。图米鼓起勇气问为什么要惩罚那个人。那位首领回答说：“因为他是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资本家。”图米和他的伙伴难过地走了出来，他们对所闻所见无法理解，对那个长得象丑八怪的矮子竟然有那么大的权利也惊讶不已。

3

镇当局不再坚持必须把粮食交给管家路德辛多，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原来的企图。农民们看出这一点时，感到忐忑不安。当发现副区长的尊严和权威在绍卡潘帕中心农会那个干瘦主席的可怕权力之下如何一落千丈时，农民们更是惊愕。

图米和图力不赞成把选种后剩下的粮食分给贫苦人。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中心农会主席说得斩钉截铁，他，只有他，才能决定如何处理粮食。图米他们在绍卡潘帕看到的可不是什么儿戏。象那位不幸的老人那样躺在地上四肢被绑，对谁都不是好受的事。不过，哈苏大伯说的理由是驳不倒的：

“土改后土地分给了我们，土地生产的一切也就归了我们。既然现存的粮食不再属于庄园主，我们大家就应该是粮食的新主人。假如那位主席要独吞全部粮食，那就是他想取代被剥夺了财产的庄园主。这样我们只是换了主人，我们的境况将毫无改变。如果他需要的话，他可以向我们要一部份粮食去解决中心农会的开支，但不能独吞一切。”

这种看法虽然没有人反对，可也没有人支持。不是说这种看法真的没有道理，而是他们知道绍卡潘帕中心农会主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同他作对是要倒霉的。因为所有的领导都明哲保身，哈苏大伯就不得不多说几句：

“我看那位主席和副区长的企图是一样的。不然，他就应该告诉我们的代表团说，可以由我们来掌管粮仓。这对他毫无所失嘛！我担心，我们这次让了步，今后他会年年这样对待我们。”

听到哈苏大伯这些看法的，只有在场的几个领导人。但是其中有的人，不慎向家属讲了。看来这个事件非同小可。终于被透露出来，传到了外边，在村里各个角落传播着。传来传去，哈苏大伯的名字没有了，这些意见被传成了所有领

导人的意见。这件事给赤贫之户带来了极大的欢乐。事情再从这些人家传出时，就更是添枝加叶，甚至完全变了样。不单单是一种意见，而是成了一种方案，甚至已是农会的决定了。不少人去找图米或哈苏大伯，因为他们最有威望。他们并不是为了证实是否确有其事，而是想打听一下正式分粮的日期。那些至少要把失望变成大话的人，乘机把和哈苏大伯极为相似的看法说了出来。

除了哈苏大伯之外，其余领导人都没有同意分粮食的想法。但是，一天夜里，人们听到了一辆辆卡车隆隆驶过的声音。印第安人的听觉几乎和雷达一样灵敏。村里人立刻知道了这隆隆的响声来自何处，也知道大概发生了什么事情。天亮时，全部汽车驶过。早上，人们便看见庄园主苏辛科斯——村里人都叫他“山猫”——把他粮仓的粮食掏得颗粒未剩。其余庄园主没有来得及如法炮制，因为当天，绍卡潘帕中心农会就知道了发生的事情，他们派了大批武装卫队涌进其余粮仓，砸碎铁锁，甚至破门而入。农会主席不失时机地亲自出马指挥，把所有粮仓的粮食装上来历不明的卡车，这些卡车后来的去向也不得而知。运走的不仅仅是粮食，而是在庄园主家能够找到的全部有用的东西——牲畜、家具、衣服、农具等等——统统被运走了。当地农民三五成群地凑到卡车前，目瞪口呆地看着这场疯狂的抢劫。他们自己本来想得到这些财富，但不是用这种疯狂野蛮的办法。有些人甚至想到，这场土改完全是为头头们的利益搞的，真正的农民得不到什么好处。人们并不是不知道，这位绍卡潘帕中心农会主席尽

管是印第安人，却不会扶犁，他一直以编草帽为业。可是现在却当了大头头，成了至高无上的人，甚至有权闯进庄园主家里，占有那里的一切。对其他人，他开了无数空头支票，可是什么也没有兑现。有些人没有把事情看得这么重，说这位主席并不是只字不识，以前某些政治家为印第安人争取一些权利时，他也做了一些事。另外，他似乎相当聪明，也很有胆识。那么，为什么他们不去想一想，那些抢走的一部分东西也可能用来供养他自己的卫队队员呢？据说中心农会有着大批的卫队队员。总之，那些东西直到土改之前一直是属于剥削和压榨他们的庄园主的。如果最好的东西，最珍贵的东西——土地，要马上而且永远归印第安人所有，那么绍卡潘帕中心农会主席把那些东西都拿去又有什么了不起呢？

那天下午，没有把所有庄园主家的粮仓全部抢光，剩下几家要等第二天再说。村里人听说，卫队队员们在抢阿苏娅姐妹家时不得不退了出来，因为这两个修女站在门厅里，挥舞着圣·米格尔和圣·霍尔赫的圣像，仿佛这两个圣神真的是两把火剑。没有一个人敢对付这些天使，所有的卫队队员只好到别的庄园主家里去。从这里可以看到，在这样一种关键时刻，圣神怎样挺身而出保卫那两位女主人。这只是一个例子，因为其他场合没有动用圣神。那天下午，据说绍卡潘帕中心农会主席还召来了“山猫”庄园的农会领导人，严厉地斥责他们让这个有钱有势的家伙把粮食弄走，责骂他们对看管土改果实不热心、不起劲。这些领导人说，他们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没有人给他们任何指示。他们一切都蒙

在鼓里，以致离绍卡潘帕那么近都不知道还有个中心农会。据说听到这里，农会主席气急败坏地打断了那些领导人的话，骂他们是操纵国家经济命脉的资本家的同党，并且用塞甫仁达的例子驳斥他们，说塞甫仁达的领导人不是坐等通知和指示，而是主动到中心农会去请示，"山猫"庄园的农会领导人说，不能把他们同塞甫仁达的领导人同等对待，那里的人土改前很久就组织起来了，正如有一次副区长亲自说过的那样，他们可能是些"共党分子"不要忘记几个月前有个矿工秘密地去过那个村子，那个矿工后来遭到了逮捕和流放。为了不再往下争论，主席命令抄"山猫"的家，他的家直到那时还没有人动过。由于旁门很结实，门锁打不开，只好动用了斧头。乒乒乓乓几下，把大门砸开了，全部物品被洗劫一空，连门上的木片都没有留下。

令人生畏的主席的那辆卡车刚一开走，塞甫仁达的人就不约而同地汇集到庄园主家里。不一会儿，人到齐了，一个也不缺。大家研究了形势。毫无疑问，第二天中心农会主席必然要让他们交出粮仓的粮食。对此大家的看法一致。虽说种子已经备齐，但还要照顾到各家缺粮的情况。没有一家存着满囤的粮食，不少人家的孩子饿得直哭。在场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欠债。中心农会主席并不缺粮，山谷各个庄园的东西都将归他所有。如果塞甫仁达人不马上把粮食分掉，那就会犯错误。看到没有人反对，主持会议的图米就说：

"虽然我不主张对抗中心农会的命令，但是我服从大家的决定。反对中心农会，那是要冒受最严厉的惩处和报复

的，但是，只要符合我们农民的心愿，也不怕冒这个风险。如果大家没有更多的话说，那我们就来分粮食。"

图米最后几句话受到了一片啧啧赞扬声。

夕阳西下，晚霞升起。粮仓里黑暗无光，只好把看守们的灯点上照明。在讨论分配方案时，福鲁图老家伙建议先分给农会的头头们，并主张每个头头应该比别人多分一倍。

"我们不是工头，福鲁图。"图米反驳说，"我们是全体农民的代表，我们维护自己的利益，同时也要维护他们的利益。我们不能为自己捞取任何特权，不能享有超越其他人的任何权力。"

第一批粮食的分配进行得并不困难，每人分到了同样袋数的粮食。由于没有那么多口袋，只好一堆堆地倒在大院石板地上。每人一大堆，分到这么多粮食，可以吃得很好，穿得象样一点，甚至可以在开销上放手一些。这是土改给他们带来的第一个好处，这个好处很不小。

棘手的事很快出现了。从庄园主家到村子几乎有半莱瓜的路程。许多人没有牲口，不得不扛着沉重的口袋来来回回地走着。最后几袋粮食扛到家时，天快破晓。他们只是把玉米扛回家，至于小麦和吉奴阿能否到手，那就看老天是否发慈悲了。令人生畏的中心农会主席让他们平安无事地度过那一天也不是不可能的。

果然，那一天大路没有尘土飞扬。夜里，塞甫仁达人把粮仓掏得一干二净。可是第二天早晨，那位主席来了，卡车也隆隆地开到。在准备装粮食时，那个瘦小的家伙乘他的小

汽车往卡斯蒂列霍家驶去。看到那里大门紧闭，便向村里开去。听到马达声，村民们纷纷跑出来。汽车停下时，周围已经聚集了一大群男人、女人和儿童。这位主席虽然怒不可遏，但也不想在那里大发雷霆，只是命令农会头头们登上汽车。村里所有的孩子都不听主席卫兵的驱赶，也和头头们一起上了汽车。汽车缓慢地开到庄园主家，人群紧紧地跟在后面。

一到庄园主的大院，那位主席就象魔鬼似地狂叫起来。他已经得到了分粮的消息。只有中心农会才能支配那些粮食。这一点已向这里的人说得一清二楚，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自作主张，现在他们该自食其果，学习学习怎么听从上级的命令。人们蜂拥而至，主席无法继续责难领导人。他觉得应该把事情向大家讲清楚。于是便用使人惊诧的专断而又威严的语调说道：

"同志们，你们应该知道，山谷地区所有农会都隶属于绍卡潘帕中心农会……"

"我们不知道，首长！"人群中有一个人打断了他的话。

"不要这样称呼我。叫我同志。我是何塞·罗达斯·普拉塔同志。你们的领导人不让你们知道这一点是不对的，他们都认识我。他们把粮仓的粮食分给你们，这就错上加错……"

"不是他们要分的，同志！"又一个人打断了他的话，"是大家要分的！"

“不能这样干。假如你们不服从中心农会的领导，那么我们就不能要求搞土改，因为中心农会已经开始活动，要把土地和地契一齐交给你们……”

“什么时候搞啊？”后边一个人大声喊道。

“不能在一天之内把什么事情都做完，你们不要打断我！我觉得你们并没有懂得你们在土改中得到的一切。第一，已经没有欺压你们的庄园主，你们不再受剥削和掠夺了，妻子和女儿不再受奸污了。这是总统同志实行土改给你们带来的。第二，以前压在你们头上的数不尽的毫无代价的公差和劳役已经取消了。假如你们觉得这还不够，那说明你们没有良心，只配象以前那样挨棍子。第三，你们欠庄园主的钱一笔勾消了。现在没有一个庄园主能向你们讨一个铜板。这都是总统同志的恩惠，你们应该报他的恩，听他的话。第四，土地归你们所有，不久，每个人都能有一大片良田沃土。两、三年之内，你们不仅能生活得美满幸福，甚至可以象镇上的老爷们那样把孩子送到城里去上学。

除此之外，他还谈到了其他大同小异的问题，讲了好一阵子。讲到最后，看到他的话得到了人们的赞同，便高呼“民族革命”万岁，总统同志万岁，土改万岁，引起了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

“同志们，”当人们静下来时他说道，“我想现在你们懂得什么是土改，什么是中心农会了；我想，从今天起，我们将会更好地相互理解。同志们，我看你们没有好的领导，而我本人不需要领导人帮助我料理事情。你们的领导人要换

一换，因为现在的领导人不称职。”

主席停顿了一下，为的是看看自己的话会引起怎样的反响。他面对人群，扫了一眼，可是会场鸦雀无声，人人脸上都现出一副惶恐的神情。

“好吧，同志们！”他喊道，好象这样能打破这一尴尬局面似的，“我这里有一份能当这里的农会领导人的名单！”说着他把手伸到了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着的纸。打开那张纸时，他双手不停地颤抖着，脸色比平时更苍白。接着念了五、六个人的名字，和以前村长提出过的完全一模一样。全是工头，还有福鲁图。最后，主席喊道：

“大家同意吗？”

大家不出声，不回答，但是这寂静中充满着反对和醒悟。主席就象抓住一块火炭急于想扔掉似的，急急忙忙说：

“好，那么，到此结束！”

“不能结束，同志！”人群中一个小伙子激动地喊道，“我们的事情还没有完！”说着他打开一条路走到了前排。这位青年是希拉库。“我们谁也不同意。你的名单和村长向我们提的是一个样，全是工头。你刚才对我们说，已经没有庄园主了；但是你忘记了，工头是他们的代理人，他们一直和我们作对。所以，你就是说一切都颠倒过来，天翻地复，我们也不相信这些工头。”

“希拉库说得对，”站在跟前的阿加普大伯说。

“同志们，”主席又喊道，“问题是我需要严肃认真的人，善于领导的人！”

"没有比图米和哈苏大伯更善于领导的啦！"阿加普大伯大声说。

"他们会领导！"一个女人喊起来，"他们象我们的父亲一样！"

"我们不要工头！"

"任何变动我们都不同意！"

主席被一片呐喊声包围了，这对他来说不是好兆头。但是，正象常言所说，他不是那种一碗水能淹死的人。所以，当喊声低下来时，他已想出了对策，他仿佛要把全部怒火发泄出来似地高声叫道：

"不能听你们的！中心农会有权！只有它才能发号施令！如果你们不听中心农会的，那就甭想得到一寸土地！"

又是一片寂静，寂静充满着犹豫和不安。主席不想错过这个有利时机，摆出毫不让步的架势，由卫兵保护着，拨开人群走出去。到了门口，他转过身来，用眼扫了一下人群，皱了皱眉头，用挑战的口吻说：

"这帮混蛋果真有共党的气味。不过，且看我怎么来收拾他们。"

除了阿苏娅姐妹家之外，所有庄园主家都被抢劫一空。阿苏娅姐妹家仍然有天兵天将守护。绍卡潘帕的卫队队员认为，不闯入塞甫仁达庄园就等于没有完成任务。他们在塞甫仁达村没有遇到反抗，因而他们不仅把庄园主家里的东西一抢而空，而且把牛棚马圈里的牲口也抢得荡然无存。

4

播种的季节快要过去了。农会前领导曾经决定，那一年，只有自己原有的那一小块土地仍然象过去那样自己耕种，其余的土地由大家共耕，收成平分。领导人这样做是想避免争吵和不快，因为分配土地还只停留在口头上。但是新领导做了不同的安排。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条件尽量扩大自家的耕地，不能急于合在一起瞎胡闹。因此，他们决定把收藏的种子平均分给大家。藏粮的地方完全开放了，种子一律集中到福鲁图老家伙家里，农会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到了他手里。一大半种子不翼而飞，谁也不知道跑到那儿去了。这样便出现了争论和吵架，甚至打了起来。但是，最后大家也只好无可奈何地领取几把可怜的种子。

接着又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困难。罗达斯·普拉塔贪得无厌，把牲口全部拉走了，只有少数几惧借出去的黄牛得以幸免。这几条牛，加上某些农民留下的牛，也耕不了多少地，因为播种季节只剩下几天了。村里充满着不安的气氛。先是指责新领导人粗心大意。接着便骂他们是合谋。这些新领导人托辞应该让耕牛为集体出力，不声不响地把牛牵走了。人们相信前领导人是不会答应这么做的，不会使大家遭受这么严重的损失。不少农民一肚子不满，气愤地当面指责

新领导人。这些领导人处境尴尬，只是凭借他们的职权发号施令，有时竟动用起棍子来。

有牛的人，两家合在一起干，这样可以凑成一犋牛，轮流耕耘和扩大耕地面积。可是，多数人没有牛，他们把领导人搞得一筹莫展。每个人都想第一个使用剩下来的几头牛，谁也不甘落后。每家都要用一犋牛，而且至少一个星期。这样，只好把哈苏大伯和图米请了出来，让他们安排仅有的六犋牛。结果最穷的几户先种上了地，不过仅仅是自己的小块土地。然后，其他人也依次种上了。至于扩展耕地，大家议定，各自到邻近庄园去租耕牛。

扩展耕地难免要引起争吵，造成一些可悲的后果。许多人家的耕地离得很近，有时两家都想开垦同一块荒地，这就发生了争执。一般说来，谁都认为自己有理，为了"解决"矛盾，常常动手打起来。有的人肋骨被打断，有的人头被打破。事情并没有完结，还要闹到农会那儿去，就是说，闹到卡斯蒂列霍家里去。但是在这里象在镇警察所一样，只是拘留几个钟头或几天就算了事，领导人根本不来彻底解决纠纷。这样，只好继续打下去，最后占上风的，不是会动心眼的一方，就是身强力壮的一方。

从那难忘的一天起，特别是在罗达斯·普拉塔抢走牲畜以后，图米和其他被解职的领导人就看得更清楚了。当地所有庄园都没有耕牛，农具也只剩下农民手中那几件破破烂烂的。除了塞甫仁达庄园外，其他庄园都没有种子。那位主席同志好象不知道，没有耕牛，没有农具，没有种子，耕地必

然要荒芜。他们看清了罗达斯·普拉塔是在为谁的利益而活动。就是说，绝不是为那些长工的利益活动，尽管是以他们的名义宣布土改的。对他们这些被解职的领导人来说，那突然的变化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但他们懂得，他们对改变这种状况无能为力。农民们选举他们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领导他们，帮助他们。图米他们也正是这样做的，但是，绍卡潘帕的那位主席不高兴他们的行动。不过，他们问心无愧，也不责怪别人。他们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这就是一切。而现在，他们被排除于农会活动之外，丝毫不想恶意中伤和诋毁新的领导人。这些新领导人曾多次征求他们的意见，请他们帮忙，并且对他们从无怨言。

图米和图米的朋友非常清楚，庄园里的牛被拉走后，将给田间的耕作带来无法克服的困难。他们想到会发生争吵，自己不想卷进去，于是决定卖掉分得的粮食凑钱去买耕牛。由于担心卖粮的钱不够，便把粮食送到磨坊去，因为面粉的价钱总是比较高，而且容易成交。这样，在镇上每周一次的集市上，他们每个人都宽裕地买了一条牛，这样哈苏大伯连同他先前的一条牛凑成了一犋。图力和他父亲的牛搭了犋。图米和多尼搭犋。伊斯米楚和早想搭犋的希拉库携手相助。

图米收回了从前属于他的那块土地，弗尔图娜和孩子们满心喜欢。图米怀着深情把地犁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每个土块都犁成粉末，整片土地松软如床。接着他又向四周扩展，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因为离得最近的耕地也要有三个街区之远。图米从分得的玉米中选出了很多种子，全部播种上了。

象以前一样，播种那天非常热闹。孩子们没有去上学。哈苏大伯和图力把他们的牛赶来，其他人也把牛牵来，和图米换工互助。牛套上插了彩旗，缰绳和牛尾上也装饰得花花绿绿。开始播种时，孩子们放起鞭炮，弗尔图娜端来一大盆火炭，插上几柱香，放在那大片荒地中央。这片荒地被纵横的小水沟分割成小块。炭盆中升起缕缕白烟，祭祀潘恰玛玛神*。这时图米给来帮忙的农民斟上汽洽酒。农民们激动地摘下草帽，把酒往地上洒一点，敬献给潘恰玛玛神，然后一饮而尽。播种进行得十分顺利，农民们对丰收充满希望，他们觉得那一年定会装得谷满囤粮满仓。不单是种一般的玉米，有的地还种上了Willkaparu，Chisspillu，Kulli，Pie-anoella**……。黄昏时，在播完最后一垅玉米时，大家聚在田边，美美地吃了一餐饭，喝足了酒，然后弹起恰兰戈琴，吹起笛子，又唱，又跳，直到唤来了欢乐、明亮的群星。

5

在图米忙于农会事务期间，家里的收入少了，不得不动用为米吉塔买衣裙积攒起来的钱。弗尔图娜只好再去做小生意，这样女儿就不能上学了。图米被撤了农会领导的职务后，孩

* 大地之神。——译者注

** 都是不同品种的玉米。——译者注

子们仍然吃不饱，因为弗尔图娜的收入不够糊口。在图米要卖掉分得的粮食去买牛时，假如弗尔图娜不把各种粮食都收藏起来一些，日子就更难过了。现在一切都靠她做小生意维持，因为买牛剩下的一点点钱，播种时差不多都花光了。

图米种完了自己的地，接连几天，都帮朋友去干活，因为他们曾经借牛帮他耕种过。随后，为了挣钱养家，他又跑到镇上去找工作。但是，那里的人并没有忘记他，仍然认为他是危险煽动分子，不想把活交他干。一连几天，他从这个镇转到那个镇，最后总算签到了一份合同，条件还相当不错。那里要建筑一座拥有许多客房的大楼。但是，这个镇子离图米的村子很远，他不能每天回家。图米只好再次离开家人。头几个夜晚，他露天而宿，后来用工地上的材料搭了个简陋的小屋。但是，每到星期六，他一领到工钱，就跑去给孩子们买些糕点糖果，然后上路回村。村子在东边，他要走过大半个山谷。往年这个季节，大片的玉米地已是一片葱绿。可是现在，广阔的原野荒芜了，只有星星点点的一些绿苗。这也可想而知，是那些所谓的农民领袖无止境的贪婪带来的第一个恶果，他们抢走了所有庄园的耕牛、种子和农具。田野里的荒凉景象使人心酸，象是嘴里含着一颗难咽的苦果。图米想，来年家家户户哪能不缺粮啊！

星期天，图米从早到晚都呆在田里，整地准备种小麦，给玉米培土，疏通水渠。他用充满希望的眼睛望着碧绿的庄稼。每个星期回来，庄稼就长得更加密实，更有生机。图米心里甜滋滋的，他播种的庄稼比别人多，甚至比自己有一椇牛

的哈苏大伯都多。是的，确实是这样，哈苏大伯和图米播种的地最多，是同那些有牛的人家相比。至于其他大多数人家，那是好不容易才种上自己那一丁点儿地。山谷里其他庄园和塞甫仁达的情况大体一样，大部分可耕地没有种上。租来的耕牛和何塞·罗达斯·普拉塔抢劫后剩下的几条牛，只是杯水车薪罢了。

每个星期天的傍晚，图米过得都很惬意，当太阳悬在西方山头时，他便荷锄而归。有时是农会领导人在等候他。和他商讨一些问题；有时是亲朋好友来找他谈心。晚饭后，他总是和弗尔图娜说说贴心话，这件事他做得比以前多了。米吉塔和胡安干完活后也坐下来和父母聊天。米吉塔长得又俊俏又壮实，已经踏进了青春的门槛。胡安长得又瘦又丑，象浇多了水的玉米一样，仿佛总想高出别人一头。

星期一，太阳刚一出山，图米就赶到镇上，这样，上工前还可以好好休息一会儿。在镇上，他不和任何人来往。监工和小工们都是陌生人，各自单独生活，从不结交他人。中午休息时，不少人的妻子或女儿用陶锅把午饭送来，他们找块阴凉地方，蹲下来默默地把饭吃光。图米和几个外地小工，到城外一家小吃店用午餐，各吃各的，互相几乎连句话也不说。店里的饭菜质量不算好，数量也不多，但很便宜。花不了多少工钱，吃饭和其他零用——买香烟和喝一、两杯汽洽酒——，每个工人都享有一定的补贴。每逢周末，主人算好帐，就付工钱。图米是师傅，挣得比别人多，一般总能拿到厚厚的一叠钞票。尽管他见到汽洽酒馋涎欲滴，可是他

滴酒不沾。一杯酒不值多少钱，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喝了一杯就会想喝第二杯，最好还是别想它。图米的大部分工友并不关心妻子和儿女，钱一到手就上酒店，不仅把本星期的工钱喝光，而且连下星期的工钱也提前花掉。一到星期一，他们的妻子便哭着跑来要支钱买粮糊口，星期六酒店老板娘一大早就来等着要钱。可是，图米是个饱经风霜的成熟的男子汉，他对家庭、幸福，总之，对生活有着与众不同的想法。他深深地爱着这个家庭，自已精打细算，首先想到家里需要什么，孩子和弗尔图娜能不能吃饱穿暖，身体如何。晚上他进入梦乡之前，在想到妻子和儿女时，常常自言自语地说："我可以不吃饭，但孩子不能不吃饭。"有时又说："我受多大的苦都可以，但孩子们不能受苦。"他也时常说："他们是为了我而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我应该为他们而活着。"正因为这样，他每星期领到工钱后，买了必不可少的吃食，立刻就上路回村，他的心早已飞到了家人身边。

图米把每星期的工钱全部如数交给弗尔图娜。她精心收管这笔钱，只要家里还有存粮，她就不动用。弗尔图娜让孩子吃足，不再嚷饿。他们的储蓄日见增多。没了粮了，弗尔图娜才动用存款，支付急需的开支。在她看来，家里不必有存粮，孩子们也可以勒紧裤带，但给米吉塔买衣裙不能再拖了。很久了，老说要给这可怜的姑娘买，可老是落空，倒不是有意哄她，而是因为图米有时找不到工作，不得不用买衣裙的钱来贴补家用。米吉塔已是个大姑娘啦，可是还穿得破

破烂烂，至今还没有穿过鞋。说什么也得给她买了，她确实该有一条裙子了。

每个星期六，图米刚一到家，还没有坐下休息，夫妻俩就把钱数一遍，看看这星期花掉了多少，增加了多少。他们的积蓄象玉米一样不断地增长。每逢星期天，玉米好象比往日更加快活和充满希望，迎着太阳微笑着，在和风中嬉戏。有一次数完了钱，弗尔图娜心满意足地松口气说：

"米吉塔终于可以穿上一条裙子啦。"

"不止一条裙子，"图米满有把握地说，"咱们给她做一身衣服。"

其实弗尔图娜也是这么想的。不过，她说：

"能攒够吗？到现在我们才积蓄了……"

"你别担心，"丈夫打断她的话。"会攒够的。我有很多活可干……刷墙、铺砖……再说，我还可以找到别的工作……"

6

阿普里大伯和他的老伴卡蒂塔大妈请图米和弗尔图娜做教父和教母，主持他们小儿子萨图吉吐的"乌马·鲁吐库"仪式*。未来的教父和教母，认为这是两位老人给予的光荣，

* 印第安人给孩子第一次剃头所举行的仪式。——译者注

同意在星期天举行仪式，到那一天，孩子就快要满四周岁了。实际上，父母本来希望把仪式放在孩子生日的当天举行。但是，在农村不可能把庆祝活动放在工作日进行，一定得找个休息的日子。

那一天后半晌，图米和弗尔图娜来到阿普里大伯家里。客人已经来得不少了。男人们蹲在屋檐下有说有笑地谈着，女人们在庭院和厨房里来来往往忙个不歇，帮着做些事情。小萨图吉吐的脸洗得干干净净的，头发梳成两根粗辫子，几乎搭到半身腰，第一次穿上用父亲做衣服剩下的布头缝制的童装，看上去象个穿着哥哥衣服的女扮男装的童女。他得意洋洋，乐不可支，不理睬他的哥哥们，尽管他们希望同他玩耍。

又来了一些客人。估计不会再有客人来，卡蒂塔大妈让孩子坐在屋檐下一个倒置的坛子上，解开他的长辫子，用梳子梳理整齐。

图米拿着阿普里大伯递给他的剪子，走到孩子跟前，表情严肃地剪下很粗的一绺头发；然后从衣袋里掏出一叠钱丢在一个专门放在坛子边上的陶盘里。最后把那绺头发放在一只小草篮里，把剪子传给弗尔图娜。弗尔图娜也剪了一绺头发，也往陶盘里放了一叠钱，只是钱比丈夫给的少些。剪子从弗尔图娜手中转到一位最有身份的客人手里，他和教父教母做的一样，只是钱又少了一些。这样，剪子从这双手传到那双手，慢慢地修剪着那个小脑袋。尽管每个人丢在盘子里的钱越来越少，但是钱还是把盘子装满了，并且从盘里滑到

了地上。

最后一位客人剪过之后，那个脑袋就变成了一块割得七高八低的苜蓿地，仿佛想掩盖孩子的丑相，弗尔图娜从披肩下取出一块大红头巾，将他刚剪过的头严严实实地缠起来。图米收起钱，从衣袋里掏出一块白手帕，把钱包好放在萨图吉吐的手里，笑着说："这是你的。"孩子满脸欢笑，接过钱，跑去拿给哥哥们看。

这时，卡蒂塔大妈端着满满一大瓦盆烤得喷香的羊排走过来。她大女儿跟在身后，端着一大瓦盆煮得稀烂的削土豆。一只盘子里盛着辣子调料，香味扑鼻。姑娘身后，卡蒂塔大妈的干亲家母送来一大盘热气腾腾的酱红色辣兔肉。最后，来客们惊奇地看到阿普里大伯和他的干亲家阿加普大伯吃力地抬来一个大罐子，摇摇晃晃，汽洽酒不时地从细圆的罐口里喷溅出来。

看到如此丰盛的菜肴，特别是那一大罐子汽洽酒，人们交口称赞，议论纷纷。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如此慷慨大方地举行过这种仪式。大概只有豪门望族才能这样破费。不过，为什么穷人家就不可以痛痛快快地热闹一番呢？特别是已经宣布实行土改，说不定哪一天当局就来丈量和分配土地。只要有了钱，偶而和朋友聚在一起美美地吃上一顿，这没有什么不好。

这时，卡蒂塔大妈坐在地上，身旁摆着瓦盆和许多上釉的陶盘，她全神贯注地忙着分饭分菜。应该好好地款待客人，让每一个人都吃饱喝足。

菜肴受到了应有的赞赏，客人们吃得津津有味，双手淌油，羊排被啃得只剩下光秃秃的骨头。有的人心满意足地啃着一劈四块的肥兔肉，连骨头缝里的肉也剔得精光。

一盘盘的菜吃光了，该喝酒了，一只只酒杯递过来，一只只酒杯都斟满，这情景简直象在圣·胡安之夜烧篝火和放鞭炮那样热闹。空气中充满着笑声欢语，恰兰戈琴甚至还有吉他，都弹了起来，琴声粗犷豪壮，只是在阿普里大伯邀请弗尔图娜跳舞时才变得柔和下来。屋檐下地方窄小，大家就转移到了院子里。图米觉得应该和卡蒂塔大妈跳舞。后来，每个男人都高兴地邀请了恰当的女伴翩翩起舞。所有的人，都跳起舞来。巴伊莱西托舞，哈路约舞，普拉卡也尼约舞，瓦伊努舞*一个接一个地跳，同时一轮轮地痛饮着汽洽酒。夜幕降临了，屋檐下点起了大蜡烛，使人们可以借着烛光继续跳舞和痛饮，一切都妙极了，坛里有的是喝不完的酒。舞曲总是活泼轻松，人们又跳起了新的普拉卡也尼约舞和古埃卡舞**。

第二天，直到日已三竿，图米和弗尔图娜才醒来。他们感到奇怪，不是睡在自己的床上，而是睡在他们干亲家的宽敞的客厅里。象每次熬夜和饮酒过量时一样，他们感到头痛，周身不适，口渴舌燥。图米想起了他的工作，要走一大段路才能到达工地，于是赶紧跳下床去。可是没等他们穿好衣服，阿普里大伯和卡蒂塔大妈就走了进来，一个手里拿着

---

* 玻利维亚、秘鲁和智利等国的民间舞蹈。——译者注

** 都是民间舞蹈和印第安人舞蹈。——译者注

一大瓶白酒，一个手里端着两大杯热气腾腾的香茶。图米生怕再喝醉了要误工，只喝了茶，没有喝酒。可是卡蒂塔大妈一个劲儿地坚持，终于说服了图米。他让大妈在茶里搀上好多酒喝了下去。喝了第一杯，又喝第二杯，第三杯，结果图米那天少赚了半天的工钱。

近晌午时分，图米夫妇才向干亲家告别。没走出多远，就看见村里小广场那块空地上挤满了人，中间停着一些汽车。有一辆汽车上站着个卫队队员。

"绍卡潘帕的人又来啦。"图米满脸不高兴地嘟哝着。

"也许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弗尔图娜随便说了句。

突然，几颗脑袋向他们转了过来，一个人离开了人群。那是"农会"领导人米希古，他端着枪，好象跑过来找图米。米希古摇摇晃晃地跑着，现出惊恐和绝望的神情。

"长枪党！……长枪党！……"米希古老远就喊起来。人们只有在报告灭顶之祸时才会那样喊叫。"图米大叔，长枪党叛乱了！"

图米和弗尔图娜一下子停住了，不知听到的消息是真是假。

"……他们已经占领了城市！……"米希古接着说，"在拉巴斯把总统杀掉了！……"

图米感到象一阵飓风向他袭来，他急忙向沸腾的人群跑去。"如果他们把那个实行土改的总统杀掉，"他想，"他们自己也活不成了。"应该去要武器为总统之死报仇雪恨。图米看到许多人向他转过身来，可是，当他走近时，才发现那

些人脸上并没有显露出使他飞奔过来的那种感情。他们脸上表现不安、期望、心灰意懒，甚至恐惧。

“土改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人群中一个女人大胆地喊道。

“只不过是些空话！”另一个女人回答说。

“只是些不毛之地，没有耕牛，什么也没有！”那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想让我们去保卫土改吗？”另一个男人喊道，“什么土改呀？”

看到图米走到跟前，大家七嘴八舌地叫了起来：

“图米来啦！”

“图米！”

“让图米说说看！”

人们闪开一条路，让图米走到第一辆卡车前面。车旁站着一个秋罗人，他的枪挂在武装带上，子弹袋里鼓鼓囊囊装满了子弹，枪带和子弹袋在胸前十字交义。仿佛图米是有地位的头面人物，那位秋罗人装出一副尊敬的神情把手伸给图米，对他说：

“同志，我叫人找你没有找到……”面对图米异乎寻常的沉默，他滔滔不绝地介绍了情况，大意是说：

拂晓时刻，长枪党武装匪帮袭击了警察局和政府，扰乱了大街小巷，占领了一些兵营、机关和电台。政府官员们已经逃走。总统是否在拉巴斯的大街上被刺杀还没有证实。在科恰班巴，人民要求发给武器，去参加战斗。现在大街上和

广场上都在交战，已委派专员到邻近各省寻求援军。

“我们几个人到绍卡潘帕来了，”秋罗人继续说，“我是从绍卡潘帕派到这儿来召募人员的……可是，这里的同志们拒绝应召，……他们不理解……”

“还是让绍卡潘帕的人去理解吧！”一个女人喊道。

“让那些把庄园主的粮食私分了的人去理解吧！”又一个女人喊道。

“为什么一定要我们的丈夫去送死？”第一个女人说。

“这是给别人当替死鬼！”一个男人说。

秋罗人十分扫兴，垂下双肩，看了看图米，似乎要扑到他的怀里，说：

“同志，如果我空着车回去，他们怎么能饶我呢……你跟大家说说……，跟大家说说……听说你很能干……，跟大家说说吧，同志……”

“我刚来到这儿，听到有人叫我说两句。好吧，兄弟们。我要告诉你们，认为土改至今只不过是一纸空文是有道理的。的确，除了少数人之外，农民们还在耕种他们那块巴掌大的土地，只靠这个，他们还是要受苦受累的。早就应该按照法律把土地交给我们了，不应该象目前这样。当然，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有责任。我们没有提出要求，没有提出强烈的要求，没有大声疾呼。相反，我们却容忍了那些头头们来任意支配我们。但是此刻我们大家的命运到了千钧一发的关头。难道我们能让这‘一发’断掉吗？如果这‘一发’断掉，除了卡斯蒂列霍和管家路德辛多卷土重来之外，就不会有任何别的结果！

想到这件不幸的事将可能发生，也许我比你们更有理由感到胆战心惊。我收回了我的土地，把它扩大了两、三倍以上。我全部播了种。我不希望明天卡斯蒂列霍将军回来再从我手中把这一切夺去。所以，农民兄弟们，我上了这辆卡车，不到战场绝不下来。我是为了保卫已经取得的果实才这样做的。另外，我还知道，夺取政权的那些人就是庄园主，他们的目的是重新夺回土地，使我们永远回到原来的境地。”

图米讲话之后，死一般的寂静持续着，人们头不动，眼不眨，咬紧双唇，好象一座遭到无形的风暴袭击的山峦。在这寂静之中，图米看到，严严实实的人群外面有人正向中间挤来。那是多尼，后边跟着伊斯米楚和图力，还有希拉库。在另一边，哈苏大伯和阿加普大伯也在向中间挤来。接着是阿普里大伯和许多人，也许前一天晚上和他一起饮酒的人都在向中间挤来。附近庄园的农民，甚至阿苏娅姐妹庄园的几个农民，也在向中间挤过来。不一会，两辆汽车上就挤满了人。马达响动时，村长背着枪，带着一群懒汉二流子跑了过来，福鲁图老家伙也在里边。卡车已经超员，一个人也不能再上了，于是启动开走。

将近中午，汽车开到了绍卡潘帕。在一座大楼前，沿着马路停着一长串空卡车。武装卫队把所有经过此地的卡车都截住了。不管车上装的什么货物，都叫卸下来，堆在路旁，然后卡车接着那个长串排下去。

田野里，一队队的农民由武装警察护送，从四面八方赶来。附近的路上，卡车隆隆开来，上面同样装满了人。大楼

门外摆着一排排木箱子，盖子都已掀开。长箱子里装的是枪枝，许许多多的小箱子里，满满地装着子弹。

从楼里走出一个城市打扮的人，他身材消瘦，戴着眼镜，头发蓬乱地垂在额前，那张没有血色的脸，使人觉得他已未老先衰了。这个人后边跟着几个卫队队员，他吩咐他们把武器和弹药发给集合来的人。按照卫队队员的命令，塞甫仁达人下了卡车，在街上排成一队。接着，别的人群和乘坐其他卡车陆续到达的人也排了队。每个人都领到了一支枪和许多子弹。后来，又来了一些卫队队员，教人们如何使用枪支，大部份人或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不会使用武器的。

这时，大路上烟尘滚滚，流星般驶来一辆轻型载重汽车。随着一阵吱吱呀呀刺耳的煞车声。汽车猛地停在那个城市打扮的人跟前。车门打开，走出一个身材瘦小穿着羊皮袄的人来，由于惊恐，脸色都变了。那正是罗达斯·普拉塔。他拉着城里人的胳膊，声嘶力竭地喊道：

“快逃吧，同志，快逃……快到奥鲁罗去！……”

城里人皱起眉头，用沉静然而却是有力的语调说：

“镇静些，同志。形势并非不可挽救。”

“没办法啦，同志！……我们的总统死了！……”

“这不是真的，同志。总统还活着。不过，即使已经死了，我们也不能抛弃我们的人。”他匆忙地指了指排在马路上的人，“同他们一起，并且也是为了他们，我们一定要战斗到底。你我要冲在前面！”

绍卡潘帕中心农会主席觉得大地在他脚下晃动起来。四

肢和嘴唇颤抖不止。他不能违背那个城里人的意志，看来他是受他指挥的。他踉踉跄跄地向小汽车走去，低着头、垂着肩，犹如登上断头台一般。

塞甫仁达人同他们离得很近，目睹了整个场面。图米距那两个人只有一步之远，他们的对话他听得清清楚楚。塞甫仁达人一言未发，不过图米终于认识了那位绍卡潘帕的卑鄙的小霸王的真实嘴脸。

卡车上挤满了人。下午很晚的时候，那个卡车的长蛇阵才开始启程。一辆满载着老卫队队员的卡车在前边侦察，随后是那两位头目乘的汽车。一个多小时之后，开路车远远地望见了城市。没有发现敌人。远处，在城市西郊响着稀稀拉拉的枪声，好象战斗就要结束了。还没有到达城区的边缘，卡车就停下了。人们下了车，分成小队，小心翼翼地沿着不同的街道向市中心进发。他们没有发现敌人的影子，各路队伍在政府大厦前的中心广场会合了。政府门口有两个民警站岗，其他的民警，看到带枪的山谷农民从四面八方涌来，高呼起了“总统万岁”，“处死长枪党徒”的口号，并且向空中鸣枪，以示欢迎。山区农民也用一阵密集的枪声表示回答。

塞甫仁达人是由一位军曹率领从东边进城的。看来这个人对这座城市很不熟悉，带着人在街上乱走一气。尽管行人说叛乱已被平息，长枪党徒也已经逃得无影无踪，军曹还是带领侦察排在前开道，总以为会在街道拐角处遇上敌人，或者从某个门厅射来子弹。就这样他们来到了北部城区。无意中来到一家门前，那儿刚刚停下一辆卡车。几个全副武装的人

从车上下来，把枪靠在车轮上．在车上人的帮助下，打开了卡车后档板。接着，他们在正从对面人行道上经过的塞甫仁达人惊愕的目光注视下开始往下卸尸体。军曹不让他的人在卡车旁停留，命令他们继续行进。可是，由于不懂军纪，三个小伙子——其中包括希拉库——出于好奇，离开队伍，钻进大门，溜进了一间相当宽敞的大厅。大厅的地板上停放着多具尸体。大部分是工人。有的满头血迹，有的胸部被血染红，也有的看不到一点血迹。通过身旁看热闹的人，希拉库和他的朋友们知道，那里是医院的太平间，那些人是在早晨的战斗中阵亡的。我们的朋友第一次见到这么多被子弹打死的人。他们看到了那些血肉模糊的变了形的脸，僵硬的双腿，以及象水一般流在地上的一滩滩鲜血。

"这些人都是忠于政府的。"一个看热闹的人说，"长枪党徒死得更多,但是他们在逃走时用卡车把尸体运走了。"

过了很长时间，他们才决定归队。大街上空荡荡的。他们东奔西跑，远近都找不到一个人。他们漫无目标，信步而行。在遇见第一个行人时，问了他中心广场在哪里，然后便往那儿走去。没走多远，在离一幢房子很近的地方，听见里面响了一枪。门口出现了两个武装宪警，他们探头探脑，好象在寻找掩体，把身体贴在门柱外边。这时又响了一枪，子弹呼啸着，击在石头门楣上。希拉库和他的伙伴们正好走过那里的人行道，吓得停了下来。他们想起了太平间的尸体，可不要有颗子弹向他们射来。这时他们看见门口那两个宪警正打手势招呼他们。他们毫不犹豫地走了过去，真是出乎希

拉库的意料，原来靠门这边的那个人正是“矿工”托马斯。托马斯也惊喜不已，他们纵情地拥抱起来。

“你们来得正是时候。”“矿工”小声地喊道，“现在，我们可有了强大的援军了……我们在追击一个长枪党徒，他跑到这儿来了……我们有两个人在门厅两侧的门洞里隐蔽着。现在我们这么办……，”他把行动的计划讲了一遍。那计划就是让一些人从不远的街角跑过来，一边跑一边拚命呼喊，造成似乎是大队人马跑步穿过门厅进到院子的印象。这些人在院子里与门厅里的人汇合后，就分散开来占领阵地，对准敌人的火力点射击，这时他和他的伙伴就可以动手了。接着，为了不暴露太大的目标，“矿工”稍稍探出头去，把作战计划通知门厅里的人。“嗖”的一声，一颗子弹飞过去了，接着是第二颗、第三颗。

一切按照计划进行。外边的人高呼“打死长枪党徒！”吹着口哨，潮水般地涌进去，整个气氛沸腾起来，加上里面人的呐喊声，门厅里响声震天，几乎天都要震塌了。还没有等所有人冲进院子，两支卡宾枪就从楼上两扇窗户中扔下来。随后跳下来两个穿着考究的青年，他们头发蓬乱，已经吓得魂不附体，高高地举起了双手。

“不是一个，而是两个。”“矿工”在俘虏被押出楼房时说。

大街上，到处可以看到一小队一小队武装宪警押着俘获的长枪党徒。载运俘虏的卡车不时地向市中心驶去。路上，“矿工”问了不少问题，希拉库把早晨在塞甫仁达发生的事

情和他们三人如何离家的事一一对他讲了。

“我需要和你们谈一谈，”过了一会“矿工”说，“尤其要同图米谈一谈。”

警察局是俘虏的集中地。他们到那里时，一个学生模样、肩上背着枪的青年人走近“矿工”说：

“同志，从拉巴斯乘飞机来了一个用美国姓的头领……好象叫什么汉普尔曼……，他和绍卡潘帕的人到我们占领的报社去了。我听到他说，报社不能落在共党手里，最好把它捣毁。”

“矿工”赶快把俘虏交给门卫，迈开大步沿街走去，他的伙伴和那个学生都跟在后面。报社门口乱糟糟地一片喧哗。人们进进出出，出来的人搬着打字机、家具和一捆捆书籍。报社里面咣咣当当地响着，好象锤子打在铁砧上。砸烂的铁块滚在地上发出叮叮冬冬的声音。

“矿工”他们赶到时，报社已完全被捣毁。在砸碎的机器中间，一堆堆的纸在燃烧。所有编辑室都空空如也，十分肮脏，好象一个不经心的房客刚刚搬走的房间。大楼里吵吵嚷嚷地挤满了农民、手工业者和工人。“矿工”气得直哆嗦，他遇见了一个矮胖的大脑袋的人。希拉库很怕这个人，以为遇到了一个怪异的魔鬼。这个人同画上的魔鬼一模一样：矮个子，大脑袋，一双冷冰冰的眼睛……

“你们为什么搞这种破坏？”“矿工”质问他，“您知道这是一种什么行为吗？”

小个子象是楞住了，不过马上恢复了理智，接着便讥讽

地说：

“您是什么人？从哪儿来的？”

“我是一个同长枪党徒作过战的人！”

“那么说，咱们是同事啦？”

“同人民的敌人作战，不一定是同事。”

“那么，您是共党？”

“是的！”

“我不愿意同您说话。”他高傲地转过身去，走开了。

“矿工”真想在后边踢他一脚，但是他控制了自己。

7

春天已经过去了一大半。圣·安德烈节好象一位游客，迈着缓慢的步子来临，又匆忙地离去，仿佛山谷另一边的人们正在等候它。直到那时，没有落过一场透雨。往年在这个季节，瓢泼暴雨不断，庄稼喝足了水。而现在，每天醒来，天空总是万里无云。仿佛为了体谅人们的焦急心情，有些时候下午天空出现了大块云朵，而且越积越厚，以致把整个山谷笼罩在黑暗之中。可是，狂风顿时四起，象只居心不良的恶狼驱散羊群那样，把雨云吹到了山后去了。有时云彩飘过时也落下一些雨点，但是，这对玉米来说，只不过象在口

干舌燥人的嘴里倒进一滴水而已。

玉米开始蔫了，绿色的禾苗变得越来越灰黄。已经有人预言将会颗粒无收，人们十分担心和忧虑。这种不安很快被无孔不入的教士们发觉。自然，他们立刻集合人们十分虔诚把向老天求雨。可是，不管如何哀求，老天爷仍然无动于衷。那些日子，甚至一丝云彩都没有出现，自然不必等狂风来驱散了。这时，教堂里进行了说教，声言旱灾是上帝对土改造成的抢劫和勒索的惩罚。教士们把信徒描绘成迷途的羔羊，流落在罪恶的荒原里。他们向信徒召唤，要他们忏悔，回到上帝的畜栏里。象土改以前一样，信徒们痛心已极，泪水不断，甘愿进行虔诚的忏悔。为了结束这种说教，神父们召集了一次总忏悔。所有人都应该扫除心灵上的罪恶，就象过节时打扫房间，恭恭敬敬地迎接上帝进入内室一样。不过，仿佛要和圣灵的话作对，一天早晨，在信徒们走近忏悔台之前，天空却布满了乌云；这一次没有象以往那样刮来狂风，而是下开了带来生机的倾盆大雨。

下雨时，图米正走在路上。他看着孩子们跑出茅屋，象调皮的山羊一样欢蹦乱跳。他们想以这种方式来欢迎那盼望已久的客人——雨水。农民们都出来了，他们喜笑颜开地往田里走去，好象要看看玉米是怎样吮吸雨水的。图米也觉得心在欢跳，不知不觉地用口哨吹起了轻快的小调。他有生以来很少这样高兴过，他在滂沱大雨中赶到工地，草帽上流着水，斗篷湿透了。

从那以后，没有一天不下雨。有时一连几个小时倾盆大

雨，有时日夜细雨连绵。太阳只是偶而露出面容。道路泥泞，河水猛涨，水渠里污泥浊水翻滚，发出哗哗的响声，低洼地一片汪洋，象镜子一般闪闪发光。雨仍然下个不停，人们又犹虑不安起来。“还要下到什么时候呀？”有的人这样想，“禾苗已经快淹死啦！”另一些人这样说。还有的人断言：“天气这样下去，小麦就种不上了。”大多数人认为一定是个灾年。玉米长疯了，秸秆又高又细，绿油油的叶子变黄了，这可不是好兆头。几个星期前久旱不雨时发生的事情，现在又由于暴雨不断而重新出现了。有一天，人们早晨醒来时，看到晴空万里，天空清澈如洗，火辣辣的太阳照耀在山谷大地上。

说来正巧，这个降雨周期开始于星期一的早晨，结束于星期六的早晨。整个上午图米都在想着回家的事和家里的活计，包括砍玉米，犁地种麦，修好茅屋顶上的讨厌的漏洞。同时，还要看看能不能给米吉塔买点穿的，如果钱够，也要给胡安添置一点东西。

图米离村子还很远的时候，隐约地听到一种象牛角号似的声响。如果不是每隔一定的时候响一次，而且声音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大的话，无论是这种声音还是其他什么声音，都是不会引起他的注意的。图米很快意识到牛角号声确实来自村里或者是村子周围。“这事真怪。”图米想。牛角号这种乐器在村里是很稀罕的。自童年时起，他就不记得见过和听到过。那时邮差来镇上时，从镇郊到广场，每走一段路就吹一次牛角号，告诉人们他的到来。人们感到新鲜，一听到

就吵吵嚷嚷地跑了出来。街上到处是孩子，围着邮差，一直跟他到营业处门口。他和父亲去镇上卖柴给汽洽酒店老板娘时，不止一次地看到这种情景。但是象一切事物一样，什么新奇事都会过时，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听到牛角号了。现在又听到牛角号吹响，图米不禁加快脚步，仿佛想赶回村去看看发生了什么新奇事。

在家里，“矿工”召集来的那些人正等着图米。还没等他喘口气，大家就告诉他，那天晚上村长要召开大会。村长用牛角号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开会的事，同时也想把本区其他农会的人吸引来。政府的特派员可能要讲讲关于土改的事。图米的朋友还补充说，庄园里的人已经不大相信土改了，大家对农会领导人议论纷纷，大多数人不想来开会。这些话主要是多尼说的；他最后还表示，在座的朋友们缺乏良好的指导，不懂得如何解决农民群众提出的问题。

“你看我们该怎么办？”多尼说完后问图米。

图米想了好一会才回答说：

“我们大家都应该去开会，看看特派员讲些什么。如果我们不去听，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至于人们对土改的想法，我认为是不对的。我看，现在还不能失望。要告诉大家应该去开会。我和你们一起去。”

那是一个望日之夜。东方，月亮象一朵盛开的巨大而明亮的百合花。群星好象是穿着华丽透明的银裙的少女。一种甜蜜宁静的气氛就象幸福的微笑似的在平原上扩展开来。在这美丽的夜晚，人们沿着田间小径走来，手中的恰兰戈琴奏

出轻柔悦耳的旋律。

大会在月光下举行。会场设在从前塞蒂纳家的大院里。这所房子在土改前一直被山谷里一个有名的财主利格尔曼所占有。那里是中心地点，对当地各个庄园的农民都很方便。即使不是所有人都来开会了，至少麻木不仁地躺在家里睡大觉的人是屈指可数的，人那么多，院子里简直容纳不了。

在院子的一角，临时搭了个小台子，村长站在上边把特派员介绍给大家。月光迎面照在他身上，人们可以把他看得清清楚楚。那人中等身材，粗壮，黝黑的脸上一双大眼睛闪着亮光，象是燃烧的火炭。他的语调深沉、热烈，说话时宛如一个正在角斗的拳师。开始时，他说，他不是执政党的党员，而是和政府合作的一个友党的成员，后来，他强调指出，他讲话是负责任的，请大家注意听。接着，他重复了农会的头头罗达斯·普拉塔在一个难忘的场合对他们讲的那些话。但是，在谈到取消大庄园这个问题时，他着重指出，反对地主的战争应该同时进行。哪里有地主就在哪里开战，在农村，在城镇，在大街，总之，在一切地方。在庄园里，不允许有这个万恶的阶级的影子。不能让庄园主逍遥自在，他们是丧尽天良的野兽，要把他们从我们的记忆里彻底抹掉；要把他们象毒草一样连根拔掉。至于土改法所规定的范围，他说唯一有权拥有土地的人是农民。所以，要把大庄园——不管机械化程度有多高——中、小庄园都毫不例外地统统夺过来，连一寸土地也不能落到非农民的手里。在这一点上，没有必要等待政府下达命令和文件。对于胆敢反对劳动人民

正义要求的人，要同他们进行殊死斗争。他还说了许多别的话，有时转弯抹角，有时引用实例。在整个讲话中，他突出讲了对庄园主要有刻骨仇恨，煽动大家夺取一切土地。在结束讲话时，他说，农民和工人应该立即组织起来，以便夺取政权。他说，在现政府之后，要在全国建立一个完全由工人和农民组成的政府。这个演说家讲得一口流利的印第安语，口若悬河，他的讲话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大会到此结束。人们高高兴兴地散去，对特派员的话赞口不绝。只有"矿工"的朋友们是一齐离开的，他们低着头，缄默不语。

"'矿工'托马斯给我们讲的，"图米打破了沉默，"和这不一样。"

"不一样。"伊斯米楚重复道，"他没有对我们说什么刻骨仇恨呀，斩草除根呀。"

"对。"多尼说，"他和这个夸夸其谈的家伙毫无共同之处。"

特派员的话所产生的后果很快就看出来了。正好过了二十四小时，有个消息传到了村里来，说阿苏娅姐妹家被庄园的长工们占领了，这次天兵天将被打掉了威风，多亏腿脚灵快，两个倒霉的女人逃到镇上保住了性命。第二天早上，罗达斯·普拉塔主席坐着小汽车来了，他要农民退出去，并且把所有东西保持原样，当时农民们正在分家具和粮食，他们挥动起斧头、铁锹和手中其他工具，使这位主席直打寒颤。他不得不拔腿而走，来得匆忙，走得仓惶。可是，政府特派员

忘记了告诉农民如何防止他们英勇举动引起的后果。几天之后，从政府所在地来了一个庞大的官方代表团。其中有个官员，说得确切些是国务部长，原来是两位受害女人的亲侄子。事情非常清楚，农民们应该懂得必须尊重一个部长亲属的财产，这位部长曾经和其他部长一起研究、制定和签署了土改法令，这个法令正在打破庄园主用来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枷锁。长工们终于被这样那样的理由说服了，撤离了庄园主家。接着，村里又传出一个消息。绍卡潘帕卫队抢劫各种庄园主家时，阿苏娅姐妹的家又不是天兵天将保卫的，而是她们的部长侄子给罗达斯·普拉塔下达的一道指令。

在特使讲话前，谁也没有想到要去占领土改法所保护的中、小型庄园。直到那时，长工们一如既往地耕耘和为庄园主服各种差役。可是，后来就怠工了，提出各种苛刻条件。再往后，有的人今天不出工，有的人明天不出工，最后，大家都不出工了。又过了几天，各地相继要庄园主放弃土地，谁敢违抗——这种人并不少——就把他们赶走。

看到无法重新占领阿苏娅姐妹的庄园，她们的长工决定不去干活。不过，这一次阿苏娅姐妹看到，无论是天兵天将，还是当部长的侄子，都无法挽救她们。

8

主人对建成的大楼很满意，高高兴兴地结了帐，付给了

瓦工师傅图米差不多相当于一个月工钱的奖金。图米心情十分激动。这次他不仅为孩子们买了糖果，而且为弗尔图娜买了一大坛汽洽酒。那个镇上的汽洽酒在山谷内外乃至城市和更远的地方都享有盛誉。他的妻子的确应该品尝品尝这种酒。

为米吉塔买衣服的钱已绰绰有余。本来打算星期日到镇上的集市去买，不巧弗尔图娜生病了。虽然不是什么大病，可几乎两个星期才复原。接着，一连几个星期天，图米都不得不象所有农民一样参加罗达斯·普拉塔召集的大会，会上要进行军事训练，首先要学会打枪。

这期间，图米又在镇上找到了工作，这样，卖衣服的积蓄就没有动用。

一个星期天的大清早，米吉塔和父母终于一同到镇上的集市去了。对米吉塔来说，那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她感到什么都新鲜，她对什么都惊异。她从来没有想到过镇上有那么多人熙来攘往。每条人行道都变成了百货店。各种各样的商品，五颜六色的东西，使米吉塔眼花缭乱。有香甜的水果，令人垂涎的糕点，花花绿绿的衣服。密集的人群象蜜蜂那样在大街上涌来涌去，喧嚷不已。到处是欢笑声和感叹声。你买我卖，热闹非凡。骡子和毛驴驮着货物，和行人争道而行。弗尔图娜左挑右拣，对哪一条裙子也不满意。米吉塔从一个铺子转到另一个铺子，试了一件又一件，母亲都没有看中。不管穿得多合体，弗尔图娜总是能挑出点小毛病，结果没有买成。再就是价格，尽管买主说等于白给，弗尔图娜总觉得

要价太高。经过一番长时间的讨价还价，最后还是转到另一家铺子去找更便宜的价格。就这样，所有卖衣裙的铺子都走遍了，随后又重返头几家铺子，再来讨价还价，直到议定大致合理的价格。在买鞋，披巾、衬衣和帽子时的周折，和买裙子是同样的。卖完东西以后——包括给胡安买的东西——已近薄暮，这时米吉塔又饿又累。他们走到镇郊，在路旁找了个阴凉地方，把带来的干粮放在地上，吃了起来。米吉塔还吃了不少水果，她的爹妈则喝了几杯在附近酒店买的汽洽酒。

衣服虽然买来了，但是没有满足米吉塔的希望，没让她马上穿在身上。她父母认为，这样的衣服可不是随便那一天或一个普普通通的星期日就能穿用的，应该等到节日再穿。但是连新年、元旦这样的日子，父母亲也没有同意，也许因为印第安人没有过这个节日的习惯。米吉塔只好等到主显节。这个节日的前一天，她被打发到镇上的小河去洗澡，洗了很长时间，用肥皂把头发洗得干干净净，仔细地把脚上的又厚又硬的脏泥抠掉。晚上，米吉塔彻夜不眠，等待着重要时刻的到来。

第二天一大早，米吉塔就把衣服取了出来，让妈妈帮她穿好，然后母女俩便到镇上去参加弥撒。

一路上，米吉塔不住地欣赏自己身上的衣服，眼睛从披巾转到裙子，又从裙子转到脚上的鞋子，然后又去看披巾，好象蜜蜂一般，从一朵花飞到另一朵花，最后又飞到第一朵

花。有时她竟不认识自己，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披着艳丽的披巾，穿着时髦的裙子和一双如此漂亮的鞋子，她简直怀疑那个打扮到花枝招展的身子到底是不是她自己。洁白的高顶帽，尽管戴在头上十分合适，她总觉得是戴在别人头上。米吉塔这样看着，想着，走起路来分外高兴，她简直象清晨的大地那样，那大地沐浴在阳光之中，安卧在苍穹之下，穿上了用最漂亮的玉米田缝制的裙子。

弥撒很隆重，甚至有布道。参加弥撒的还有别的印第安姑娘，她们打扮得容光照人，有的把小耶稣像放在玻璃罩里捧在胸前。乐队在前面开路，后面跟着身穿五颜六色衣服的随从。可是，没有一个姑娘比得上米吉塔。众人的目光都向她投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她是黎明时微弱群星中最明亮的那颗启明星。

那一天，米吉塔终于觉得自己已经成人，变成了女人。也正是那一天，象她母亲告诉她的那样，她隐隐约约地感到一种奇特的不适；接着，在女人的一生中标志着童年结束的那种东西开始流溢出来。

但是，这一天，不仅米吉塔自己觉得已经成年了，在全村人的眼里也都是这样。在那以前，人们好象不知道她的存在。她总是听邻居们说："弗尔图娜有四个孩子，"或者"图米有个大姑娘，是老大。"有时也听说："弗尔图娜的孩子都长大了。"但是，人们都是抽象地这么说，从来没有人特意用眼睛看看米吉塔和另外几个孩子。而现在，人们看到米吉塔时都说："弗尔图娜家里的姑娘真漂亮。"有的人

说：“米吉塔已到了婚龄，图米可得好好留心。”还有人预言说：“这个姑娘在图米家里不会呆多久了。”

看到米吉塔，首先感到惊奇的是小伙子们。好象在那以前他们一直闭着眼睛度时光，如今突然在灿烂的阳光下睁开了双眼，又仿佛在大道的拐弯处出乎意料地发现了一件做梦也没想到的珠宝。他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体验那种当幸福的秘密的礼物出现在眼前时的感受。

可是，话又说回来，在村里引起如此轰动的姑娘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米吉塔刚过十五岁，但是从容貌上看，很多人都会以为她已经十七、八岁了。她俊俏秀丽，身材结实，象她父亲一样充满活力，五官象她母亲，长得谐和端正。她象玉米和小鸟一样在露天长大，皮肤上留着太阳的炽热的，难以消除的吻痕。山岗上竞放的红艳的花朵，好象躲进了她的面颊和双唇，然后被一层细腻的烧瓷覆盖住了。从她眼睛里，可以联想起布满星辰的夜空的深邃。她象春天的早晨一般清新和欢乐，象宽广的原野一样温柔而充满信心。

第 八 章

I

城里发生骚乱的那一天，“矿工”托马斯不得不缩短和塞甫仁达朋友们的会见时间，因为卡车已经在被捣毁的印刷厂门外等候，而且据说随时都可能返回。还有，在那场骚乱中，希拉库要找人可真不容易。他只找到了图米和多尼。据这两个人说，其他人可能去找吃的东西去了，因为他们是饿着肚子被带来的，没有人关心他们饿不饿。

“矿工”领着三个人顺街而下，走过几个街区，到了一个消夜餐馆。这个时候，他们在那里只能买到了一些猪肉卷

和一点面包，汽洽酒在这样的地方总是不缺的。托马斯趁农夫们低头吃饭的时候，给他们简单地讲了一下清晨发生的事情。

黎明时刻，卷入骚乱的警察局长把宪兵队营房的大门一扇扇地打开之后，悄悄地走掉了。过了一会儿，一群长枪党徒冲进来，出其不意地乱枪射死了毫无防备的门卫和两个徒手无援的宪兵。另外几伙长枪党徒以同样的方式占领了省政府、火车站、机场和电台。他们广播说，总统已死，并且逮捕了总统在拉巴斯的部长们。这消息散播之后比子弹更具威力，省长、市长和其他所有高级官员都逃之夭夭了。这样，骚乱者很快掌握了局势，并且开始分配高职要位。

“在这些事情面前，”“矿工”继续说，“我们不能袖手旁观，骚乱不仅针对执政党，首先是针对人民的。我们应该知道，长枪党徒是人民天生的疯狂压迫者。早上七点钟，骚乱象是完全胜利了。各处的政府支持者都跑得无影无踪了。我们却相反，集合起自己的人，攻下了一个长枪党徒忘掉的军营，缴获了武器和弹药，把自己武装了起来。我们随即投入战斗，把最重要的军事要地，也就是把省政府和警察局重新夺回来。只是在这时，才来了一队队的市政府职员和支持政府的手工业者，他们和我们一起投入了战斗，打了两个小时，骚乱者投降了。当然，我们死了一些人，敌人也有伤亡。经过激战，所有地段全部收复。敌人在‘圣心’修道院一直拼命抵抗到午后，因为他们的司令部设在那里。我们发现教堂塔楼上架着一挺机枪，修道院里到处是血泊。后来，

一个长枪党徒说，那挺机枪开始是由一个牧师驾驶的，后来他头部中弹死了。在那里，我们看到了几个被俘的支持政府的政界人物，其中有梅钦部长，清晨在他的波塔雷斯的寓所被俘。我和几个同志离开修道院去追击一个长枪党徒。他假扮我们的同志携枪逃跑，在追击中，我和希拉库碰了个满怀。”

“喂，托马斯，”图米对他说，“你这个人真是奇怪。你不是执政党的同党，这一点我们知道得很清楚。你到村里找我们的时候，政府追踪你，逮捕你，但是，现在你却出来战斗，比执政党的成员更为政府卖力。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在村子里你曾对我们说过，这个政府终将背叛我们。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否还这样想……”

“要开走了！……”出去看汽车的多尼在门外喊道，“别把我们丢下！……”

托马斯只好答应下次去村里时再回答这个问题，他们会很快在村里重新见面，并且见面的机会还很多，因为他在村里有很多事情要了解，很多工作要做。

图米和其他人急忙跑去赶汽车，车上挤满了农民，马达已响了起来。

从那天以后又过了几个星期，村里发生了许多事情。倒霉的干旱差一点把庄稼全部毁掉。淫雨连绵，似乎要把旱季没有枯死的庄稼淹死掉。政府派人来了，说是要把全部土地收上去，不管是谁的。大雨停止，雨季象要结束了。可是，

当禾苗刚刚得救的时刻，雨又重新下了起来。但是“矿工”托马斯却一直没有实现他来村里探访的诺言。他的朋友们一天天地，一星期一星期地盼望着他。

这些朋友中，包括哈苏大伯和两个年青人，也就是依菲和马希楚。他们在骚乱那天都看到了托马斯的表现。就连阿加普大伯他们，听人谈起托马斯也都对他肃然起敬。

如今，以游艺、民歌、纵情饮酒为内容的狂欢节刚刚过去。这些天，大雨象是故意让人扫兴，倾盆而降，下个不停。尽管这样，并没有使节日黯然失色。相反，人们的兴致更高，今年的游艺、民歌节目和汽浛酒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多。游艺队围着玉米地和麦田巡回演出，衣服湿透了，流着水，他们也毫不在乎。好象那是娱乐的一部分。正象后来人们说的那样，这是及时雨，玉米和小麦正在灌浆，丰收在望。

如今在庄稼地旁走一走，不禁喜上心头。沙沙作响的玉米田里，圆滚滚的籽粒，健壮的苞穗，使人想到那些挺着大肚子几乎无法承担胎儿重量的孕妇。密密实实的麦田宛如银光闪闪、波浪起伏的湖水，令人为之心醉。只可惜农民们当初未能多种一些。这个庄园和其他庄园大片大片最好的土地都长满了野草，没有为任何人谋利。除了个别几个人外，今年农民自己开垦的荒地几乎颗粒无收。不要忘记，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家中有一大堆孩子，每天早晨，想到炉灶上要煮沸玉米面锅，就感到自己的前景渺茫无望。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太阳快下山时，图米从他干活的镇上回到家里。给孩子们分完糖果，把一星期的工资交给弗尔

图娜，他便在庄园里四处溜达。他沿地边走着，看着饱满的玉米穗在微风中摇曳，看着将要到手的麦子，盘算着收秋后可以办哪些事情。当然，要给米吉塔单独盖间小房子，她已是大姑娘了，不能再跟弟弟们睡在一起。也许应该把胡安送到镇上的小学去，让他快点学会识字，看来在村里不会把他培养成材。这孩子念起书来吭吭哧哧，更糟的是他不懂得字的含义。也要给弗尔图娜做身衣服，给米吉塔作件换洗衣服……。

三儿子埃万查跑来打断了他的思路，告诉他，晚饭已经做好。

弗尔图娜这天下午从镇上买回来了汽洽酒。吃过晚饭，图米和妻子边喝边聊，聊得比每次都晚，他们躺下快要朦胧入睡的时候，家里的狗突然狂吠起来。毫无疑问，狗在追逼某个人。叫声越来越狂，听起来象是在转着圈子咬一个原地自卫的人。平时每逢遇到这样的对手，它总是这样吠叫。叫声不断，弗尔图娜便从床上喊胡安起来去看看来人是谁，有什么事情。但是，这孩子睡得十分香甜，嘟哝了几句，就又翻身睡着了。母亲又喊起来，因为弟弟不动，米吉塔便披上斗篷走了出去。木栅栏外边，那人一边自卫一边说要见图米。米吉塔把狗喝住，转告了父亲。图米说天太晚了，谁也不能见，请他改日再来。但是来人已经推开篱笆，站在院子里了。

“请你对他说，姑娘，今天我见不到他不能走，我无法回去。……”没等他说完，狗就向他大腿扑了过去，一下子

把裤子膝盖处撕破一大块。米吉塔惊叫一声，找棍子或石头想惩罚那个坏家伙。图米和弗尔图娜披着衣服惊恐地跑到了院子里。

“啊哟，我的兄弟！……”图米叫了起来，既惊讶又内疚，跑过去拥抱那来人。“你应当给我打个招呼呀！”

那个外乡人同时也拥抱了图米，说：“我终于能来看你了。”

这时，米吉塔走到篱笆拐角后边掰了一些仙人掌刺，跑回来跪在那人脚下，把撕破的裤子别好。

“全怪我。”米吉塔难过地低声说，“我没把狗看管好。”

按照图米—他留在院子里和“矿工”（来人就是他）交谈—的吩咐，弗尔图娜去点了屋里的灯，又在米吉塔的帮助下用木台子上的兽皮和被褥铺了两张床，一张就在台子上，让“矿工”睡，另一张是地铺。

图米发现“矿工”还没有吃晚饭，便叫弗尔图娜去厨房看看有没有什么吃的。妻子端来一盘新蒸的嫩玉米和一小块干酪。看到“矿工”吃得那么香甜，并且一边吃一边赞不绝口，图米家的人感到很惊讶。“矿工”说他从来没有吃过那么美味的嫩玉米和作得那么好的干酪。他把玉米啃得光光的，连掉在盘里的玉米粒和干酪屑都舔得一干二净。如果再给他端一盘的话，他定会欣然接受的，可惜锅里什么也没有了。

米吉塔刚才急急忙忙用仙人掌刺把“矿工”撕破的裤子

别好，是以为大概他要马上赶路，想到他将穿着带窟窿的裤子离开，心里十分难过。后来外乡人留了下来，原来他就是父亲时常十分亲切地谈到的那个朋友，米吉塔躺在床上想着如何弥补由于自己的疏忽给他造成的损害。她很快想到只有一个办法：在外乡人起身之前，为他缝好撕破的裤子。她和母亲同时起床，当母亲准备生火做饭时，姑娘走进了房间。父亲还在睡，但是外乡人已经醒了。一看到他，她突然惊恐地站住了，仿佛被人发现自己正在做一件错事。无疑，如果不是外乡人微笑着问她是否找什么东西的话，她就会退出去了。

"先生，"她嗫嚅着道，"我想把你裤子上的口子缝好。"

"啊哈！""矿工"感激地叫道，"你帮我解决了个大问题。"

近些日子来，弗尔图娜天天一大早就出门做小生意。今天也一样。她让米吉塔照顾外乡人。

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米吉塔已经是个有经验的家庭主妇了。缝好裤子，她又去照管炉灶，父亲和客人还没起床，早饭已经做好了。由于是星期天，父亲并不着急，他和朋友交谈了许久。

小孩子们赶着牛上山了，胡安一心放在学习的事儿上。图米到田里去了。"矿工"整整一天都象病人似地半倚在床上，读一本很厚的书。由于要做家务事，米吉塔常常走进屋里，她一直很注意"矿工"消磨时间的那种方式。

一直等到吃完晚饭后，天黑透了，“矿工”才出门，但不是一个人，而是由图米陪着。

“矿工”和图米走进那座茅舍，看见大家都已到齐，靠着墙蹲着，有的嚼着古柯叶，有的在低声聊天。墙上的一个泥托座上点着一盏油灯，灯的上方是圣伊西德罗像。神像已经褪色，蒙上了一层灰尘，仿佛经风吹日晒了许久时间。

来的人不只是从前的那几个老朋友，一眼就可以看出那里有十多个人。大家把“矿工”当做熟人那样欢迎他，并且好象人人都已经知道了他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因此，用不着什么开场白，“矿工”直接了当地谈到了正题。

一开始他便提起了长枪党徒在城里骚乱那天图米向他提出的问题。由于几个月来形势紧张，他直到这天晚上才作回答。他作了长时间的解释，尽力使自己的回答清楚明了，象老师对学生那样，让人人都听得懂。如果我们把“矿工”讲的加以概括的话，可以这样说：正如他早就对他们讲过的那样，执政党主要是由权贵们组成的。这些人一上台，必然为本阶级的利益，也就是说，为富人的利益服务。如果他们还不是富翁，就想发家致富；如果已是富翁，就力图富上加富。这样的执政者绝不会忠诚有效地为穷人阶级，比如为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服务。因为他们如果为这些阶级服务，就会损害他们本阶级和他们本人的利益。执政党曾经被起义的人民摈弃和推翻。但是后来他们懂得如何利用继任党—这个党拖着国家沿着饥饿和贫困的斜坡滑下去—的无能和残暴，于是再次发生武装起义，人民—矿山和工厂的工人—把从前被推

翻的政党重新推上台。随后，工人组织要求矿山国有化和把土地分给农民。工人组织是强大的，它的力量越来越大。执政党没有丝毫自信心，只是由于不希望丧失人民的支持，才宣布了矿山国有化，而这是在大矿山主不遭受巨大损失的条件下进行的。可是没想到这会使国家经济很快全面崩溃。出于同样的原因，也进行了土地改革，可是看不出它有把土改法的条文付诸实施的胆量。

“我们现在认为，”“矿工”继续说，“如果说人民以血的代价——在战斗中死了数百人——为这个党打开了政权的大门，如果说是人民用压力使政府宣布了矿山国有化和土地改革，那么，在长枪党骚乱的情况下，人民如果袖手旁观，那就要犯严重的错误。执政党如果被推翻，人民迫使它宣布采取的措施就会付之东流。矿山就会回到矿山巨头手里。庄园就会回到富有的庄园主手里，一切都会恢复到从前的样子，到处充满贫穷和压迫。因为新的统治者不会在人民的任何压力下让步，他们将残酷镇压任何反对他们的统治秩序的人。正因为如此，所有我们这些同人民站在一起的人，都为保卫执政党进行了战斗。我们需要维持它的政权，以便继续对它施加压力，直到迫使它在有利于国家的基础上修改矿山国有化法，使分配土地具有法律效力。”

“我们怎样才能分到土地呢？”阿加普大伯问道，“上次我们闹了一阵，他们让我们等待，可是土改以来已经过了好几个月，除了许诺以外，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

“矿工”回答说：“政府不会心甘情愿地给我们土地。

相反，将继续对我们作出许诺，维持目前的状况，拖延分地，直到我们厌倦了事。因为政府所希望的是用最小的让步来获得我们的支持。它想让我们感到土地是我们的，但又不执行土改法。所以一定要提要求，要求实行土改法，把大庄园分成小块土地，把小块土地平均分给农民，归他们所有。”

“可是我们怎样去要求呢？”桑图鲁问，他是哈苏大伯的干亲家，“我们不知道向谁去要求，事情怎么办？农会的人什么也不回答，他们只知道管自己的事情。”

“如果你，或者希拉库，或者图米只身一个人去大喊大叫，要求分土地，当然没有人听你的。现在应该使全体农民意识到这个问题。还要通过召开大会和在大会上讨论土改以及其他问题来加强农会组织，使它活跃起来。如果农会领导人不称职，就在大会上提出，选出责任心强、工作积极的人代替他们。要发动邻近的农会采取共同行动，一致提出要求。所提要求应该明确，提交当局，甚至总统；要坚持，一次不行，再来一次。不能只要求分土地，还应要求分种子、农具，要求长期贷款。总之，要求一切需要的东西，以便我们从土改中获得我们所期望的东西。”

听了“矿工”最后一席话，在场的人情绪激动，表示赞同，仿佛每个人都曾有过这样想法，但是不知道怎样具体地讲出来。他们已经把种子掌握在手里，如果绍卡潘帕中心农会把新的领导人强加给他们的话，他们是绝不会让人把牲畜夺走的。

当大家要走的时候，桑图鲁记起了那个特派员的指示。

一天晚上，这个特派员用晦涩难懂的话弄得他们头昏脑胀。于是他问“矿工”对待中小庄园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托马斯回答说：“为了要求政府执行土改法，我们自己必须首先照土改法办事。法令宣布小庄园不受侵犯。中等庄园只交出侵吞农民的土地。我们不仅允许中、小庄园主继续耕种他们的土地，而且还要设法同他们合作，特别是要同小庄园主合作。在一定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他们当作很好的同盟军。

2

图米遇到了非常不顺心的日子。这一次他碰上了一个最挑剔的主人，对什么都不满意。这个主人要求一切都十全十美，但没有办法满足他。他说话总是连喊带叫，从来没有一句好听的话。常常听到他这样喊叫：“这个干得不好，真糟糕，要反工！”那时就要把干好的活推倒重来。经常不得不反工两次、三次甚至更多次，直到最后他说：“算了，就这样凑凑合合算了。”有一次，他说图米还不及一个小工。图米听了这话，捆起工具就要走，主人扯着嗓子对他喊道：“你不要混账，怎么能这样丢下我的活！”图米是个有自尊心的人，直到主人平静下来好好讲话的时候，他才解开工具包。

这一星期过得很不顺当，星期六付工资没有办法谈妥。主人说没有钱，中午出去借，直到黄昏才回来，但是借来的钱还是不够付全部工资。

天快黑了，图米才离开镇子。连他自己也觉得莫明其妙，他走路有气无力，心中闷闷不乐，要是在前面碰到随便什么人他都会和他大吵一通。

图米还没走多远，夜幕便完全笼罩了大地，天空中群星眨眼。这时，他看到路旁有一排黑影，微风送来隐隐约约的说话声和咳嗽声。影子落在了后边，但是他们走上了路，说话声和咳嗽声变得更为清晰了。图米也不知为什么加快了步伐，可是黑影也象是加快了脚步，他马上听到有个声音在叫他。

那是塞甫仁达农会的一伙年轻人，他们刚刚完成在绍卡潘帕的值勤任务归来。他们回来时没有一点高高兴兴的样子。青年人本来是喜欢说说笑笑，打打闹闹的。和一伙青年人在一起，很难有那一会儿不听到说个笑逗个乐的。但是这一次青年人却只向图米淡淡地打了个招呼，搭讪了几句，便沉下脸来，默默地赶路。有些人不时地咳嗽着，有些人提到白天发生的某些事情，但是其他人好象毫无表示，这种异常的现象不能不引起图米的注意。他忘掉自己的不快，说道：

"人家还以为我们是在送葬呢，你们怎么了，小伙子们？"

依非用悲伤和愤怒的语调回答说："我们高兴不起来。"

希拉库以同样的语调插嘴说："他们让我们象狗一样过了一个星期。"

图力露出内疚的神情说："我们被迫当了整整一个星期的行刑手。"

"甚至可以说是当杀人犯。"依菲补充说，仿佛是在谴责自己。

图米突然站住了。

"怎么？"图米愣愣地问：

多尼说："你不知道我们受了什么罪，也不知道他们强迫我们干些什么。"

"如果我们把这一切告诉你，"希拉库插嘴说，"你是不会相信的。"

"从来没见过的事，"依菲说，"我们想都没想过。"

他们往前走着，图米困惑不解地不断提出问题，于是那些人便你一言我一语、东鳞西爪地给他讲了些一星期来发生的事情。

上个星期的一天，农会领导人收到一个紧急通知，选出二十个年青人，让他们必须在星期六太阳落山之前赶到绍卡潘帕。这是第一次，而且没有得到任何说明，因此他们压根没想到要带一个星期的吃食，只是为了防备万一，才背上一个床单和几张兽皮。一看到他们两手空空，主席罗达斯·普拉塔象头野兽似地暴跳起来，差一点把他们赶回去。那天晚上没有吃晚饭，只看见那个瘦小的人进进出出骂不绝口。以后的几天，他们中午和晚上都只是用淡而无味的拉瓦※来填饱

※ 一种用面粉、土豆和其他成分做的食品。——译者注

肚子。

每天上午和下午，强迫他们进行严格艰苦的军事训练。集合，走步，操枪……。白天和晚上还要分别站两个小时的岗。

晚上，大家集合在一个用两支蜡烛照明的大厅里，硬着头皮听主席废话连篇的讲话，他讲个没完没了，把话堆砌在一起，仿佛是把一捆捆的柴火加在篝火上。他的话，说来说去只有一个意思：恨。恨庄园主。恨有知识的人。恨领带。“你们在什么地方看到一条领带，”瘦小的人加强语气说道，“应该马上想到那里有一个敌人。”“我们一辈子都是地主的牺牲品，是有知识人的牺牲品，也就是说，是有权势人的牺牲品。但是，现在报仇的时候到了。他们从前怎样对待我们，我们今天就怎样对待他们。我们不应该错过任何机会。为了报仇，什么借口都是可以用上的，要毫不留情，不要慈悲。”“要恨，朋友们，要恨。上层阶级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我们的敌人，如今我们手中掌握了力量，就应该把它们消灭掉。”那个可恶的人总是这样讲话，并且堂而皇之地把每天晚上这种腐蚀性的冗长讲演称之为训话。

星期天上午，一大早邻近村庄的男男女女便陆续来到了。在宽敞的院子里，男人靠墙蹲着，女人靠墙坐着。主席罗达斯·普拉塔不是贪恋热被窝的人，太阳刚刚露头他已在吃早饭。过了一会儿，人们便见他出现在所谓“司法大厅”里。他坐在一张桌子前。上面，在两支点燃的蜡烛中间，摆着耶苏蒙难像。这时，他开始审理各种状子和案件，申诉和

抗议，判一些人有理，判另一些人受罚，从神情到话语，他完全象村子里的法官，所不同的只是这个小瘦子一点也不喜欢罚款。上午的官司快要审完的时候，跑来了一个女人，泪流满面，象戴头纱那样，把头巾罩在脸上。那不幸的女人气喘吁吁，哭得死去活来，不顾一切地闯进“司法大厅”，扑通一声跪在桌前，一把扯下了头巾。她的半边脸被打肿，流着血，在一只眼的上方有个紫色的疙瘩。她的丈夫刚才狠狠地打了她。主席吩咐三个随从，由一个卫士带领去找肇事者。坏蛋的家离得不远，很快被带来了。那人一副病态，他的容貌首先引起了人们对他的同情。

“啊哈！”看到他来到面前，主席喊道，接着走出大厅。他命令集合随从和卫队，让他们围着整个院子站成一圈，他自己同罪犯站在中央。他说：

“那么说，你打了你的老婆罗，是不是？”

“啊呀，老爷，”男人呻吟着说，“那是因为她太让我生气了……，她总和我顶嘴，老爷……”

“你看到她那脸吗？看到她那眼睛吗？现在我让你尝尝痛的滋味。”于是，他从卫队中叫出了两个人，依菲和希拉库，这两个人看上去最健壮，随后高声命令道：

“给我打！”

依菲和希拉库象是一下子掉进冰窖里，一股强烈的反感和羞愧感传遍全身。为什么要去打一个对他们毫无损害的人呢？在村子里，没有一个丈夫没打过自己的老婆，有的女人不仅眼睛被打得……，这时，罪犯在恳求：

“不，长官……不要这样……我再也不打她了……”

“我已经给你们说过，给我打！”瘦小的人咆哮起来。

希拉库正要喊：“我不干！”但是他看到依菲神色有些惶恐，只在罪犯脸上轻轻地打了一拳，这时他不再犹豫了，也学着伙伴的样子打了一拳。主席感到不满意，他点名叫出一个身材魁梧的卫兵，对他说：

“好的，马西楚，你给这两位少爷做个样子。”卫兵象头野兽似地扑向罪犯，这个不幸的牺牲品在飞舞的拳头下倒下去，挣扎起来，倒下去，再挣扎起来；鼻子流血了。看到这情景，女人拼命地哭起来，跑过去跪在可怕的主席脚下：

“行了，老爷，别再打啦！……”她抱着他的腿恳求道，“我们吵架吵惯了……，有时我也打他……这一次是因为我跟他闹个没完，他才打了我……，我真蠢，我不该到这儿来……”

主席听了女人的恳求和哀叹似乎很开心，非但没有想到让卫兵住手，反而在卫兵打累了以后，又命令“少爷们”继续打。他们才打几下，受刑的人就昏倒在地上，再也不动了。他的脸肿得可怕，到处是血，鼻子打扁了，看不出哪儿是眼睛，嘴唇变得象血肠片一样。可怜的女人惊恐了，“哎哟”“哎哟”地叫着爬到昏厥的丈夫身边，哭得象泪人儿似的，她咒骂那个黑心肠的主席，泪水落在丈夫的伤口上，仿佛眼泪能够止血似的。

在人们快散去时，主席把两个年青人叫了过去，威胁他们说：

“因为你们刚来，又是第一次，我饶了你们。下次再不听话，就给你们点厉害看看。”他向还未苏醒过来的牺牲品摆摆头，结束了他的话。

在来告状的人中间，有一个人整个上午一再退缩在别人后边。他一副无赖相，一对蛤蟆眼滴溜溜地转个不停，看得出不是个好东西。他很有耐心，这和他的相貌很不相称。他等院子里的人全部走光之后，才说要和主席单独交谈。两个人关起门在“司法大厅”谈了一会儿，瘦猴子脸色难看地走出来，另一个人顺着小路象猫一样溜走了。

主席喜欢在卫兵面前炫耀。他眼里象是冒着火星，把军曹叫了来，说：

“你认识一个外号叫老熊的该死的老家伙吗？他住得离这儿不远。你带上三、四个随从人员去把他给我踢打一顿，带到这里来，我们要看看这个资本家走狗有几条脊梁骨。”

军曹很晚才回来，也没有把人拖来。主席喷着唾沫星子怒骂着，把他训斥一通，不容他分说，把他关在他称之为“拷问室”的房子里过一夜。

卫兵人数很多，至少一百出头。但是目前没有全部在队上，几乎一半人前几天到一个边远省份执行特殊使命去了。他们睡在两个又宽又长的大厅里，每个人用从家里带来的几张羊皮和床单打地铺，主席把这两个大厅叫做“马圈”。

那天晚上卫队没有人被唤出去作任何事，但是，天还没有亮，他们便听到主席的小汽车突突地发动起来。当太阳刚刚把高高的浅蓝色的山峰抹上一层淡淡的金光时，汽车已经

开回来了。汽车上，有个人反剪着双手，被押在乱哄哄的卫兵中间。这人长相很奇特，身体健壮，腰和腿都半弯曲着，有一张宽大的脸，颧骨突出，汗毛很厚，眼睛仿佛总在窥探着。他被关进了“拷问室”。这座著名的房子座落在后院一个角落里。黄昏以前，大家对这个被抓来的人的情况都一无所知。黄昏时分，轮到伊斯米楚给犯人送水和拉瓦。一打开门，一股恶臭向这个年轻人袭来，那是人粪尿发酵后的臭味。房子没有窗户，漆黑如墨，小得连人躺在地板上都伸不直脚。囚犯的脸已经变形，甚至模糊得不象一张脸，数不清的伤口仍在流血。房间里没有家具，没有床铺。那人坐在地上，背靠在侧面墙上，双脚摊开。

“喝点水吧，大伯。”伊斯米楚说，心里非常难过。

“我看不见……”被关押的人回答说。真的，在那张脸上简直找不到眼睛了。

“那么请你把手伸过来。”

“我的手动不了……”

伊斯米楚几乎不能把杯子凑近那人的嘴，他的嘴已变成一条模糊不清的裂缝。至于拉瓦，根本没有办法让他吃，因为陶盘的边很厚，没法塞进那道裂缝里去。这时，年轻人听到有人喊他，只好出来，把门关上。出来的时候，眼睛几乎完全碰在血迹斑斑的墙上，旧的血迹已经变黑，新的血迹还呈鲜红色，仿佛是刷子涂上去似的。这个叫“老熊”的人是什么时候被“拷问”的？为什么要“拷问”他？伊斯米楚无法找到答案。白天，从来没有听到什么声音，也没有看到

军营里有任何动静。

天快黑的时候，“老熊”的妻子带着一小锅饭和一小罐汽洽酒来了。这个上了年纪的女人，长得丑陋而粗俗。她来的时候并不那么惶恐不安，只要求见见丈夫。人们告诉她，唯有主席才有权批准，可是现在主席不在。女人哭了起来，一个卫兵便安慰他，叫她不要为丈夫担心，他绝不会发生什么事，至多关上两三天就会回家。女人不再哭泣，把饭锅和酒罐交给卫兵，恳求他转交给丈夫，然后便走了。她刚刚离开，卫兵便把饭和酒报销了，一边吃，一边还得意洋洋地说着逗人的俏皮话，不时地重复着一句使塞甫仁达人无法忍受的粗话。那粗话是用克丘亚语说的，意思是：“吃到‘老熊’肚子里”。

第四天夜里，一个卫兵班长挑了四个随从人员，交给每人一把铁锹和一把镐头，把他们带到院子里。班长指定一个角落，命令他们挖一个墓坑。这个班长是一个好心肠的爱讲话的人，当铁锹和镐头在坚硬的地上开始挖刨的时候，不等别人询问，便说出了军营里发生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来。

“你们挖的不是水井，也不是矿井。”他说，“这不用我来告诉你们，它的形状一望而知，这是一个墓穴，我们在这个院子里已经挖过许多墓穴了。也许你们已经知道，这是为老熊准备的，他今天晚上死了。这个人似乎很结实，但是也只支撑了四天。有些人支持的时间比较长。这个可怜的人直到最后还坚持说他没有罪。但是既然有人告他，总是事出有因。有人看见他扛着一只羊羔到镇上主人家去了。他自己

说是扛着羊羔到集市上去卖，正巧主人来了，按价付了钱。但是，庄园主的肩上是不能扛羊羔的，是他把羊羔扛到了主人家中。谁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也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反正有人看见他扛着羊羔跟在主人后边进了家，几个小时后才出来。他在主人家呆了那么长时间干了些什么？他说是宰羊羔，因为主人要他宰，还给了他钱。但是，这本身就说明他同庄园主打得火热，背叛了我们。这个可怜的人，为他的过错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墓穴刚挖好，这四个人又把尸首抬来埋葬。最后，他们被带到主席的房间里。主席象是正在等他们，马上向他们提了一些问题，看来不怀好意。他们惶恐不安。还算幸运，主席后来对他们说：

“你们要记住，我们就是这样对付那些主张由资本家来管理国家经济的人。”

第二天一大早，寡妇赶来了。

“我做了个恶梦，”她对卫队的人说，“我担心我丈夫出事了。”

这时，主席身穿上衣，腰里别着左轮手枪，出现了。当女人走近他时，他直截了当地说：

“你丈夫死了，因为他是资本家的走狗。他已经进了坟墓。如果你要捣乱，小心你的脑袋。别让我们把你的脊梁骨也打断。滚吧，住嘴。”

仿佛在她肩上压下了千斤重担，女人一下子被压垮了，开始摇晃起来，她睁着眼睛，恐怖地翻着白眼，看着地面，

没有流一滴眼泪。呆了好一会，她转过身去，象个梦游病患者似地走开了，用沙哑的声音喃喃自语着：

"刽子手！……刽子手！……刽子手！……"

走出好长一段路之后，她坐在路旁，两脚放在水沟里，用双手托着脸，放声痛哭起来。她一边呼喊着丈夫的名字，一边诉说着丈夫是她唯一的同伴，唯一的寄托和靠山，丈夫的死使得她的四周变得一片空虚，充满了不幸，随后而来的将是痛苦、饥饿和无依无靠。女人的哀号带着她的全部悲恸传到了卫兵队。主席已经走了，一个脾气暴躁的卫兵跑去把这女人赶走。她不走，高声大骂这个突如其来的人是流氓、无赖和刽子手。看到他举起了拳头，女人才走开了；但是，并不是默默走开，而是高声喊叫着：

"这些刽子手不让我哭丈夫……，刽子手……，刽子手……。"

这时候从大道上迎面跑来两个农民。他们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说是要立即见主席。原来他们在邻近镇子的汽油酒店里发现了地主吉斯佩·贝拉。这个地主从前在整个山谷都是赫赫有名的，比卡斯蒂列霍将军还要出名得多。吉斯佩·贝拉吝啬、残酷，是个虐待狂，他杀死过许多人，印第安人只要一听到他的名字就胆战心惊。土改之后，他象一颗丢失的珠宝被人到处寻找着，但是一直没有找到。现在他在镇上被人发现了，该是向他算账的时候了。遇到类似这样的情况，没有人比得上罗达斯·普拉塔知道该怎么办。他没有找任何卫兵，马上派了两个新到的随从，把那个离这儿不远的庄园

的农民动员起来，让他们一齐到镇上去，在汽洽酒店和附近房子里埋伏好，免得打草惊蛇。一切安排就绪，没有费什么力气就把人抓到了。当把这个心狠手毒的地主抓到手的时候，两个年轻的卫兵无法拦住一群群的印第安人。这些印第安人记忆犹新，不只是姐妹或者女儿，甚至妻子都被他奸污过，就是自己也曾经挨过他的棍子，只要他无中生有地说他的什么东西被损坏了，别人的羊羔就被他拉走了。复仇的怒火象篝火一样熊熊燃烧，每个人都想用自己的方式报仇雪恨。这个"出名"的地主被拳打脚踢拉到大街上，象女人似地号啕大哭，恳求圣灵怜悯。地主跪下去，死死地抱住打他的人。大街小巷立刻人头攒聚，来看热闹。他们知道，暴怒的印第安人是可怕的。

那个地主没有再活多久。在干涸的河床上，有人狠击一拳，把他打倒在石头上，他的脑袋象南瓜一样爆裂开来，马上躺着不动了。他脸上血肉模糊，分辨不出是什么东西。衣服撕成一条条的。他死了。卫队的人下令把他抬走，但是一个老人从腰上解下皮带，大声喝道：

"要把他象狗一样拖走！"

另外一些人也纷纷解下了腰带，他们把几条腰带连在一起结成一个套子，将那个"名人"的四肢拢在一起，结结实实地捆起来。捆完之后，这个昔日万能的主人一下子变成一块令人生厌的死肉，被他从前的奴隶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拖到绍卡潘帕。主席看到这种情景吃了一惊，破口大骂起来。但是很快他就平静了，吩咐把地主埋在他自己的庄园里。乱

哄哄的人群拖着尸体离开了，主席大声叫道：

“不管怎么说，这件事做得对。对这些王八蛋，就应该这样。”

3

图米终于同那个难侍候的主人闹翻了，房子快要上盖封顶时，只好不干了。接着他就在山区各个镇子上奔走找工作，但是过了一个星期也没有找到。图米对这种无益的奔波感到厌倦，而收割庄稼又迫在眼前，便决定回去给米吉塔盖间小屋。他已经积了一些材料。最近几个星期都在脱坯和从附近的山崖上运石头。他在镇上买下一扇旧门和一个小的旧窗户，价格非常便宜。

米吉塔的小屋将和正房完全分开，但和厨房连在一起形成一个拐角。以后还要给胡安和他的弟弟们盖间房，因为他们住在遮棚下很不象样，总不能一辈子都住在那儿。他们也是他的孩子呀，有权利住得舒适一些。

屋基已经挖好，基石也已填上。胡安没有时间帮父亲干活，他得去上学。米吉塔却设法安排好时间，既承担家务，又帮着盖房。房子是为她盖的，为什么她不该出点力呢？于是她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小工，学会了和泥，把坯轻而易举地放在肩上。没几天，一个不很大、逗人喜爱的房子就落成

了，四面墙壁已经砌好，只待封顶，里外都粉刷得很漂亮。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是屋顶的材料。并不是图米把这件事疏忽了。不是。原来弗尔图娜说过，在山区的村庄里，买那些报废的旧犁辕是很便宜的。图米听了她的话，就没有急于在市场上买。弗尔图娜在做生意的路上一直寻找旧犁辕，但是主人们都说，要留着做织布机或派其它用场。后来有一天，她听说在山区可以买到价廉物美的山木。这消息是可靠的，图米记得，他也不止一次听说过这样的事。

图米本来想在山区的镇子上买些别的木材，可是他还是决定到山区去一趟，因为他手里的钱不多了。买木料，图米不能指望弗尔图娜帮忙，她挣的钱刚够买肉、面包和水果。这些食品，家里的人都吃惯了，没法节省。图米租了头毛驴，但是他没能按时启程，因为弗尔图娜想到，与其让毛驴空着去，不如驮上一些山区需要的商品：玉米、古柯、盐……，这样可以有买有卖，一举两得。图米认为这个主意不错。货物备好之后，他想起了自己不会做这种买卖，于是想把米吉塔带上，因为妻子快要生孩子了；再说，她自己的活计也丢不下。弗尔图娜不同意米吉塔去，但是，经过一番争论，丈夫把她说服了。

此时正是山区收土豆的季节，图米正巧和一群上那儿干活去的印第安小伙子和姑娘们同行。小伙子们去刨土豆，姑娘们去捡土豆。这些年青人每年都去那儿干活。两个星期的时间，能弄到两、三驮土豆，可以供全家吃好长一段时间。这一次几乎所有的人都是骑着毛驴，没有驮运商品。这群年

青人刚一出村，就赶上了图米。他们有说有笑。小伙子同姑娘们凑在一起时，总是笑声不绝，兴高采烈。希拉库也夹在这伙年青人中间，骑着一头瘦弱的小灰驴，急忙赶到米吉塔身旁，从驴上跳下来，请姑娘骑他的小驴赶路。姑娘拒绝了，跑到了父亲身边。父亲告诉她可以骑上去，因为路途遥远，山上空气稀薄，小伙子也一遍一遍地请她。米吉塔明白，这种邀请是合乎情理的。希拉库看到姑娘很漂亮，想赶到前边，把牲口稳住，帮她上驴。可是，米吉塔用力抓住驴鬃和驮鞍，已经一跃而上，这使小伙子很是失望。

道路曲曲弯弯，有些山坡相当陡峭，人们只好下驴来徒步攀登，让牲口喘口气。坡路并不很长，但是呼吸困难，脉搏加快，头痛欲裂。路上不时出现石坟，那时男人便往坟上吐些嚼着的古柯，女人往坟上扔块小石头，表示对死者的敬意。

太阳落山时，他们才到达目的地。那是一片广阔的高地，没有树木，四周群山环抱。茅舍零落地散布在光秃秃的平地上。一条潺潺的溪流在卵石间跳跃着，流向远方。一看到溪流，干渴的毛驴便飞也似地向那里奔去。

找个住处很不容易。有的人家已经住了人，有的不愿收留。直到天黑时，他们才在一条旧公路附近找到一家茅舍，大家在棚下安顿下来，把毛驴关在空着的畜栏里。

房东有山木，但是质量不很好，再说，他也不想要图米带来的货物，因为前几天他刚同山里的人作了几笔非常合算的交易，图米在好几家都找到了他想要的木料，但是没有人

愿意完全以物换物。有的人只想要点玉米，不要古柯和盐；有的人只想要点古柯，但所需不多；还有的人只同意要点盐；最后有人要求全部付现钱。在这种事情上，米吉塔几乎象她母亲一样机灵。看到父亲左右为难，她出了一个主意，告诉父亲不一定在一户人家弄齐全部木材，可以同要玉米的人换点，同要古柯的人再换点，这样一点点凑起来，同样可以得到全部木材。图米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就照着办了。但是，不管怎样也没有换到所需的全部木料，天黑时还剩下不少商品。只好第二天再拿去卖。但是人们不愿意付现钱，都想用产品交换。图米在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同意交换。真没想到，黄昏时分，换到了不大不小的两驮土豆。

没有别的办法，他决定把木材放在住处，先到山下卖掉土豆，然后立即带着钱返回。那天晚上睡下之前，图米和女儿一起商量怎样使货物尽快脱手。米吉塔说起下午姑娘们带回了很多土豆，表示自己也想留下来同她们一起捡土豆，因为不管怎么说，家里的土豆总是不多的。父亲表示反对，但并不坚决。印第安姑娘抓住这一点再三恳求，父亲终于表示同意。

图米天不亮就动身了。米吉塔和几个朋友——包括希拉库——把他送到小溪边。回到住处，依非开始和恰帕卡逗着玩，希拉库也想和米吉塔逗着玩。但是，米吉塔对他的挑逗不但无意答理，反而抓起石头扔他，石头擦着小伙子的脸飞了过去。这一天捡土豆，她一直不得安静，因为别人总是跟她开玩笑。笑她。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天的情况并不坏，

最后她看到自已捡的土豆几乎同别的姑娘一样多。白天希拉库没有凑近她，傍晚一回到住处便装出无意的样子走过来，在她身边转了好一会，用各种办法逗她说话，但是没有成功。后来，他冷不防在姑娘胳臂上用力拧了一把。他正要逃跑，姑娘便狠狠地给了他一记耳光，在他脸上留下了五个指印。男人们看到此情此景，便哄然大笑起来，女人们却没有笑。

“哎哟，苏鲁密大妈，你看这只野猫！……”一个女人喊道，象是吓坏了。

“真没见过这么粗野的姑娘！”另一个女人说。

“这是因为她这只小猫还没见过人呢。”第三个女人发表感想说，她稍懂点事儿。

希拉库尽管身躯壮实，性格温良，也无法忍受如此丢脸的下场。

回到住处，在暮色苍茫中，他们看到一辆小汽车停在茅舍旁的公路上。一个穿黑皮衣的人正在拨弄汽车的发动机。

“好象是绍卡潘帕主席的汽车。”伊斯米楚不太有把握地说。

“没错。”依菲说，“那是他的司机，我认识。”

房东家里热闹异常，仿佛处在节日前夕。女主人宰了一只鸡，准备做菜。她在教训女儿，埋怨她还没有削完土豆。这时，一个驼背、鹰钩鼻子、嘴唇青得象古柯的五十上下年纪的男人，正在庭院里抖动刚从茅屋梁上取下来的备用的新被褥，他是这家的家长。小女儿手里拿着一瓶烧酒，呼哧呼哧

地进了家。那肯定是烧酒，因为在山区，很少听说汽洽酒这种东西。

那位家长眉开眼笑，一看到房客们走进院子，马上住了手，不再去抖被褥，眼睛里闪耀着兴奋的光芒，对他们说：

"我们的朋友罗达斯·普拉塔光临我家。他的汽车在附近抛了锚，他今晚和我们在一起，我感到荣幸。你们进去向他问候吧。"

米拉库想逃开，但是看到别人默默地走向棚子，他也惶惶不安地跟着走去。更倒霉的是，他被安排和丑女人普雷森塔一块下厨房。女房东的缸里没有水，他只好自己到小溪旁去担。

吃罢晚饭，中心农会主席让他的保镖把这家所有的房客和附近的居民都召集来。这个被人们称作绍卡潘帕"魔鬼"的家伙，在院子里接受了来人所表示的敬意。大家象对以前的庄园主那样拥抱他，吻他的手。然后他站到棚子的一角，那儿靠墙点着一支蜡烛。蜡烛是山里的人带来的，因为这家主人除了星月之光以外，不用其他东西在夜里照明。由于没有椅子——这种东西在山区是没人见过的——主席坐在一堆驮鞍上向蹲在地上的人群讲话。他一开始就说，想利用在这儿过夜的机会给大家上一堂"课"。不过，大家都清楚那个讨人嫌的所说的"上课"是什么意思。他一边废话连篇地讲个没完，一边将眼睛不时地牢牢盯住米吉塔。米吉塔正巧坐在他的对面，尽管不是第一排。开始时，姑娘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她以为他可能是在看别人。但是，他那双眼睛直瞪

瞪的，闪出了咄咄逼人的光芒；这终于在姑娘心里燃起了无名怒火。

她身上有什么东西值得那只“瘦猴”如此关注？

这天夜里，姑娘梦见有人追逐她，那人有一双猴眼，长得跟希拉库一样，脸上有被人抓伤的痕迹。她在已收获完的土豆地里奔跑，到了小溪边，就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但是小溪很深，水没到了她的胸脯。后来她发现那不是这个山区的小溪，而是镇上的小河，她正象过去那样在那儿洗澡。她感到凉爽和舒适。突然，她觉得象是有道目光在注视着她。尽管周围没有任何人，但那道目光却老是象蝴蝶一般在她身旁飞来飞去。她终于意识到，那只不过是白昼之光在水中的映射罢了。看上去象一张柔和而亲切的笑脸。不，那不是日光的映射，而是两只眼睛从水底看着她。一双温情脉脉的微笑的眼睛；一双她曾在某个地方见过的眼睛。而后，河岸上一棵满身长刺的仙人掌吸引了她。“用这些刺来别住被狗撕破的裤子该有多好呀！”她说着便向仙人掌走去。但是，那仙人掌不在河边，而是在她家的栅栏后边。仙人掌的幻觉消失了。印第安姑娘正在棚屋下急急忙忙地穿衣服，因为天已大亮了，她要去缝补被撕破的裤子。走进茅屋的时候，“矿工”的眼睛和她的眼睛相遇了，就象是从水底望着她的那双眼睛。这时，喊声把她惊醒了。依菲披着衣服在院子里大声嚷着畜栏里的驴不见了，栅栏的树桩倒塌了。大家跳下床，迅速穿好衣服，立刻分头行动起来。

天还没有亮，但是在星光下也可以看出动静。

从足迹上看，驴子是成群跑出去的，而且走了很远，蹄迹还在一起。卡尔门萨和马奴卡呼天唤地痛叫起来，她们以为自己的牲口是丢定了，但是，她们很快镇定下来，因为男人们很有把握地断言，没有发现人的脚印，这说明牲口不是被偷走的；既然不是盗贼干的，牲口很快就会找到。到了一个悬崖边，蹄印分开了。于是找牲口的人也分成两组。再往前走，驴子完全散开了。米吉塔后来跟随恰帕卡和依菲寻找。他们没走多远，就和追踪另一路驴子的希拉库和图力碰到了一起。两伙人一汇合，希拉库走近米吉塔身旁，就再也不把追踪蹄印的事放在心上了。

“希拉库，”印第安姑娘以沉静的语调对他说，“昨天晚上你没看到那个讲话的‘瘦猴’怎样看着我吗？”

“看到了，米吉塔。”小伙子兴致勃勃地回答说，“他好象专门在为你一个人讲话，但是你……”

“你知道吗，希拉库？”姑娘打断了他，“不晓得为什么，我觉得你和那个‘瘦猴’有些相似。”

大家笑了起来，希拉库不慌不忙地说：

“也许，不过，我不因此就离开你。”

在布满繁星的天空下，小伙子觉得米吉塔的目光有如弹射而来的石子一样打在他的脸上。

星星宛如眨巴累了的眼睛渐渐地闭上了。东方的山顶涂上了一个宽大的玫瑰色的光环。山谷里的树林的轮廓历历在目，郁郁葱葱，风光宜人。

“该死的东西！”恰帕卡突然扭动了一下身子喊叫起

来，揉搓着一只胳膊，“你拧得好厉害呀，傻小子。”

“看你那样子，傻瓜！”依菲说，“我在指给你看，在那儿，驴子就在那个深沟的旁边。”

“哪有你这样指给人看的！”米吉塔抗议似地说。

依菲没有骗人，远处，在山脚边的一道陡坡上，荆棘丛中，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驴子的影子。三个男人不约而同地马上往那儿奔去。女人们跟在后面。

“我们干吗要跑呢？”恰帕卡说，“他们三个人已足够了。”

不过，她们还是继续往前走去。男人们不一会就跑得老远了。此时，太阳已从东边山头上探出头来窥探着大地。

“你看那只大兀鹰！”恰帕卡猛然叫起来，一只手拉着米吉塔的胳膊，另一只手指着一旁。两个姑娘站住了。

一只大得惊人的巨鸟紧贴着地面在悬崖旁边围着一条牛飞速地盘旋着。每绕一圈，便在牛屁股上狠狠地扇一翅膀，逼着牲口摇摇晃晃地向悬崖走去。

“我们去救它吧！”恰帕卡说，“别让牛摔下去。”

“它要冲着我们来怎么办？”米吉塔害怕地说，跟着她同伴后面跑着。

“不会的，傻瓜。我们晃一下披巾，拼命地叫喊，兀鹰就会飞走的。”

可是，已经用不着晃披巾和叫喊了，她们还没有赶到，牛已经从悬崖上掉了下去。兀鹰几乎垂直地飞起来，不停地在高空盘旋。

那条牛从几十公尺高的悬崖堕落下去，掉进了一道大山谷里。姑娘们看到它成了个血肉模糊的物体，脖子歪扭着，头上的两只角象是扎进了身体里。这当口，兀鹰依旧在高空盘旋着，仿佛在表演宴会前的仪式。在邻近的山头上空又出现一只兀鹰，它跟着第一只兀鹰盘旋起来。随后，从四面八方飞来了许多，天空布满了盘旋着的兀鹰，有些向左盘旋，另一些向右盘旋。当兀鹰一只接一只地飞到悬崖下时，姑娘们数了数，总共是十四只。没有一只栖落在猎物附近。最后一只落下来了，所有的兀鹰都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一动不动，象是还要等待什么。有些兀鹰带着白色的羽环，一副趾高气扬的神气；另一些兀鹰没有羽环，但同样桀骜不驯。它们还在等着。

"它们在等领头鹰。" 恰帕卡说。

果然不错，领头鹰飞来了。它没有盘旋，而是威风凛凛地直扑而下，落在一块岩石上，稍稍离开别的兀鹰。这时，其他一些兀鹰立刻步步向前，凑在死牛的四周，围成一圈，但是谁也不离它太近。领头鹰扇击了一下翅膀从岩石上下来，庄严地向猎物走去，别的兀鹰一动不动，有如忠诚的臣民一般观望着它。领头鹰沉重地爬上那个大肉袋，试探了一下位置，站在牛头上，啪啪几下啄出了牛眼，一口口吞了下去。接着，其他的兀鹰不慌不忙地过来，开始了盛宴。米吉塔看到那个场面感到惊讶。"不是独吞。"她心里想，"取得战利品的兀鹰同其他的兀鹰共享；而且，领头鹰不到场，谁也不动猎物。"看到动物这样做，她不能不赞叹，但是在人

与人之间，她却从来没有见过。

回到住处时，米吉塔和恰帕卡只看到马奴卡和比塔查在那儿，她们刚刚做完早餐。刚才在混乱和惊慌中，大家没有想到应该留人做饭。回来时已经到了上工的时间，别的人只好饿着肚子走了。至于驴子，一头也没有丢失，这会儿正拴在附近杂草丛生的崖边吃草。四个女人三口并作两口地吃罢饭，然后为别人带上早餐向土豆地里走去。

下午后半晌，一支绍卡潘帕的卫队赶着密密麻麻的一群驴子来了。卫队的军曹要土豆地的主人交出土豆，每收十袋交两袋。农民们坚决不依。这是地地道道的搜刮，名副其实的抢劫。这种事情即使在庄园主时代也不曾见过。这样的征收，加上巧立名目三天两头要钱要粮，不幸的农民们哪能活下去呀。这样，土改不但没有改善穷人的状况，而且使他们的处境每况愈下。

“你打的什么主意？”军曹怒气冲冲地吼叫道，“你想不收分文就把土地送到你们手里的领导人和卫队士兵们喝西北风吗？”

“你们难道没有工资？你们可以得到糖、面粉、大米，转手用高价卖给我们。是不是？你们给我们送过一粒糖吗？说呀，你……”

农民被军曹一拳打昏过去，倒在还没有开挖的一沟土豆上。一直默默地看着这场争吵的农民的妻子，这时发出一声惨叫，她没有跑去看她的丈夫，而是捡起一块大坷垃，结结实实地打在那个坏蛋的脸上，嘴里喊着：

"饿死鬼！强盗！你杀死我算了，杀死我吧！把所有的土豆都拿走吧！饿死鬼，强盗！"

也许是由于鼻子流血和要把泥土从眼里擦出来，也许是由于另外什么缘故，军曹对女人的进攻没有反击；但是随后他命令卫队队员们把口袋准备好。这时，农夫已从地上爬了起来，妻子走过去站在他的身旁。两个人无可奈何地压着怒火，忍着痛苦，默默地看着卫队队员们七手八脚地把土豆装进口袋驮走。

从山下来的人们尽管放下了手中的活，也只是站在一旁观望，他们对农夫义正辞严进行反抗的胆量感到惊讶，对女人的勇气更是震惊。

"山上的人可真有胆量！"比塔查说。

"我们山下人应该好好地向他们学习。"希拉库深有感触地说。

他们收工回来的时候，绍卡潘帕中心农会主席还没有走。但是，他的汽车已经修好，停在路上，车上装满了土豆。米吉塔发现父亲堆放的木料不见了。她惊呆了，跑去问女房东，女房东说绍卡潘帕的主席让人将木料装到车上去了。印第安姑娘去找那个"瘦猴"说理。虽说你是主席，有权有势，可凭什么拿人家的木料？她要拿出比那个农夫的妻子对待狗军曹更厉害的方法来对待这位主席。

可是，那个"瘦猴"既不在茅舍，也不在汽车上。他不在，司机和保镖也不在。米吉塔决定把木料卸下来。但是她发现木头被土豆压在最底下。装得满满的一袋袋的土豆她根

本挪不动。于是她跑去叫朋友们帮忙。唯一挺身而出坚决帮忙的是希拉库。米希古断然拒绝，他说：

“姑娘，你不要得罪主席。他权力很大，准找你父亲的麻烦。你最好还是感谢他把木头白白给你运到家里去吧……”

“住嘴。马屁精！”米吉塔怒容满面，“你还是学着狗的样子给他舔屁股去吧。”

正在这时，“瘦猴”（补叙一笔，后来塞甫仁达的人都是这样叫他的）出现了。米吉塔毫不迟疑地走过去，问他为什么把别人的木头装到车上。“瘦猴”和颜悦色，振振有词地说：

“我可不是偷木头，姑娘，你不必发火。昨天我在路上碰到了你父亲，他求我把木头捎上，把你也带回去；他说有别的事，不回来了。昨天晚上我没有告诉你，因为我不认识你，也不知道你父亲就是在这里住的。”

米吉塔无言可答，低下头回到她棚子的角落里。

“我们马上就走，姑娘。”“瘦猴”沉静的语调里带点热情。“收拾好东西上车吧！”

无论是米吉塔还是她的朋友们都没有怀疑那家伙的话。就连无法掩饰自己不高兴的希拉库也是这样。姑娘把土豆、衣服和被褥打捆好。一声不吭地走了，她心里感到有些高兴。从这儿到山谷路途很远，上崖下坡，崎岖难行，能够坐汽车回家真是难得的好机会。再说，捡土豆的活儿既劳累又单调，希拉库那个傻小子又一直挑逗她。

姑娘被客气地请进驾驶室里，坐在“瘦猴”身旁。她感

到一种无名的恐惧。她说愿意坐在货物上边。但是，“瘦猴”以柔和的——几乎可以说是甜蜜的——语调劝说她。晚上天冷，风大。行路困难，陡弯很多，弄不好会从车上颠下来翻到悬崖下面。米吉塔卷缩着身子，诚惶诚恐地坐在了“瘦猴”身旁。“瘦猴”也在竭力设法得到姑娘的信任。他讲话时并不摆出绍卡潘帕主席的架势，也不提土地改革的事情；就象是在一群孩子面前，讲起一些非常有趣动听的故事来，这些故事的主人公是狗熊、兀鹰、狐狸、猴子。

那是一个高山的夜晚，汽车风驰电掣向前。它左摇右晃，磕磕绊绊，急剧地颠簸着。借着强烈的车灯的光亮，米吉塔看到从她的旁边忽而闪过黑沉沉的万丈深渊，忽而是嶙峋巨石，忽而是长满仙人掌和矮胡椒树的山坡。

汽车把最后一道山坡抛到后边，开始在宽阔的令人亲切的山谷里平稳地行驶了。“瘦猴”不再讲话，似乎睡着了，因为他的故事早已讲完。夜，漆黑漆黑的，但是在晴朗无云，繁星密布的天幕上，还是清晰地映现出山峦的黑影。突然，米吉塔发现汽车从她家村庄的小山旁驰过，已经跑出了很远。她周身发冷，颤抖起来。

“快停车！”她盛怒地向“瘦猴”喊道，“你把我带到哪儿去？快停车！”

“我们先去绍卡潘帕。”“瘦猴”慢条斯理地说，仿佛没事似的。“到那里卸下土豆，马上把木头和别的东西送到塞甫仁达，只是迟早问题。”

“不行！”姑娘恐怖地惨叫了一声，“快停车！我要下

去！”她去拧车门的把手，车门打开了，但是姑娘没法跳下去，因为“瘦猴”的两只胳臂早已象蛇一般死死地抱住了她。

“你会摔死的！”她对姑娘说，“这可不象从驴身上跳下来！我告诉过你了，卸完土豆，我把你送到家门口！”

在山区时，米吉塔没有怀疑过“瘦猴”的话，但是，现在她极为恐惧，看清了那个无赖设下的可怕的圈套。她想继续喊叫和挣扎下去，但是，有一个想法突然象盏明灯一样在她脑海里闪了一下，她认为最好还是冷静下来考虑考虑。如果她继续狂怒，“瘦猴”势必会严加提防，那就会无法找到机会逃走。最好还是先顺水推舟，然后伺机而逃。

到了绍卡潘帕，姑娘泰然自若、喜形于色地走进了军营，“瘦猴”十分惊讶。那里的一切——卫队、步枪、被打得满脸伤痕或吊着胳臂的囚徒——在她眼里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一切如常。甚至在“瘦猴”请她走进自己房间时，她也顺从地走进去，坐在铁床边上毫不掩饰地观赏着那雪白的床单和被褥，仿佛在说：“睡在这儿有多好呀，”“这张床象是为我准备的。”

一位面孔俊俏、衣着漂亮的姑娘走了进来，把端着的两盘晚餐放在小桌子上，同时十分好奇地把米吉塔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当“瘦猴”坐到桌上，请米吉塔共进晚餐时，她端起盘子，就象平时在家里那样，坐在地上用手抓着吃了起来，嘴里不住地称赞饭菜可口。那个漂亮的姑娘又走了进来，送来

一罐汽洽酒和两只玻璃杯。米吉塔举杯喝干了自己杯中的酒，又饮了一杯敬酒。应那个“瘦猴”的要求，她谈了一些家里的生活和劳动的情况。“瘦猴”仔细地听她讲着，脸上发出了兴奋的光芒，同时又要她喝了第三杯酒。看到时机已到，姑娘说要出去方便一下。“瘦猴”肯定懂了她的意思，带她走到院子里，指了指一个门口。米吉塔迈着缓慢的步子，身子轻轻地摇晃着，仿佛刚刚从醉酒中醒来。

她知道要立刻行动。在宽敞的院子尽头，靠墙堆放着许多木材，她想：“从这里逃走再好不过了。”说时迟，那时快，姑娘蹬着木头顿时上了墙。但是她觉得墙太高了。噢，没关系，她用尽平生之力，拉过了一块又长又重的大木板搁到墙外，然后从那儿滑到了地上。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夜晚的新鲜空气，拔腿向旷野跑去。她跑呀跑呀，绕开住家，小心不惹起狗叫，一直跑到一条大路上，她绝不会忘记，那天就是沿着这条路，父母带她去买了平生第一双鞋子和雪白的帽子。

路遥遥，夜茫茫。她只身一人行走，心中不免害怕。但是，总算逃出了虎口。天上的星星亮晶晶，远处有狗在吠叫，附近的田野里，蟋蟀唱个不停。

没有比一人独处更容易展开想象的翅膀了。尽管那想象并不使她感到愉快，她还是想到了“瘦猴”，想到了他设下的“妙计”，以及她刚才怎样逃出了他的魔掌。她想到希拉库，想到他那被抓伤的脸以及他怎样象个令人厌恶的苍蝇似的对她纠缠不休。她也想到了她做的梦：水中的笑脸，河边

的仙人掌，撕破的裤子以及“矿工”的眼睛。那个“矿工”和其他所有人是多么不相同啊……

4

黎明前，夜格外黑。这时米吉塔突然回到了家，这使得父母和弟弟们大吃一惊。全家人都从床上起来，点上了灯。还没等米吉塔一五一十地把那次可悲的历险讲完，父亲图米就勃然大怒，大骂姑娘没有立刻看破“瘦猴”的伎俩，而是如此温驯地落入他的圈套，仿佛压根儿没听说过那个受到众人唾骂的家伙的坏名声。

“可是，爸爸，”米吉塔为自己辩解说，“虽然我上了他的当，但是我还是及时逃脱了。再说，不管是你，还是我母亲，都没有告诉过我那个人的坏名声。谁对我说过呢？我又不出家门，在哪儿能听到这种事？”

“不要脸的东西！”父亲怒吼道，同时扬起了一条牛皮绳。如果不是弗尔图娜及时阻止，准保打在姑娘身上了。

“你不要发火，图米。”弗尔图娜对他说，“孩子确实轻率，不管知道不知道那个流氓干的坏事，都不该相信他。但是，一切都过去了，没有发生什么不可收拾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埋怨了。”

实际上，并不是一切都过去了，那些木料过了许多天才

要了回来。图米本想先回山区，后来又不敢只身一人到绍卡潘帕去。确实，在那个人间地狱中耳闻目睹的一切，足以使最有胆识的人谈虎色变。图米请求农会领导人帮忙。除了福鲁图，其余的人都愿意帮助，并且陪他前往绍卡潘帕。"瘦猴"很早就进城去了，但是两个保镖在家。一听说是他们亲手把木料装上的汽车，如今这些木料又被扔在院子的一角，中心农会副主席表示完全可以让图米把木料拉走。这位副主席是印第安人，但长得象秋罗人，除了脸上不时地露出奸笑外，在面容和举止上没有特别之处。

木料拉回来了，米吉塔的小房子可以顺利上顶，最后完工了。屋子里垒了一个漂亮的土坯炕，炕旁砌了个小壁橱，还开了个朝东的窗子。

祭祀土地娘娘的礼仪是不能省去的。土地娘娘帕查玛玛女仙在土著人心目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仍然受到热烈崇拜。每逢播种、收割、新房奠基和移居新屋时，都必须首先为她设下祭坛。所以，不祭祀土地娘娘，米吉塔是不能搬进新居的。

图米和弗尔图娜决定把祭祀土地娘娘搞得热闹一些。他们也想借此向女儿表示歉意，因为在那个悲伤的清晨，米吉塔从阴险的"瘦猴"魔掌中逃出来时，父亲不但没有称赞她机智聪明，反而不公正地数落了她。那个坏蛋是有妇之夫，却利用诡计诱奸了山谷里许多漂亮的姑娘，把她们变成他的情妇，这是尽人皆知的。一般来说，在印第安人中间，通奸的风气并不盛，未婚男子常常更换情人，可是，一旦结了

婚，就不再这样做。但是，不管是在这件事上还是在其他方面，与其说“瘦猴”是老爷们的敌人，还不如说他是他们的继承人。更糟糕的是，他到处为非作歹，而且许多人也跟着他学坏了。

应邀来同图米家一起祭祀土地娘娘的都是他最亲近的朋友，自然，希拉库是少不了的。

祭祀仪式在傍晚前开始。客人们聚集在房间里，弗尔图娜端来一锅饭，图米端来一大罐汽洽酒，米吉塔亲手在屋角挖了个坑，把饭埋在坑中。接着又倒了满满一杯酒，洒在屋内四角，直到杯里一滴不留。每个人都有一份饭，轮到喝酒的时候，人人都是先往地上倒几滴，然后才一饮而尽。酒过几巡，人们的话多了起来，个个兴高采烈，笑声朗朗，有如干柴投进火里。乐队做好了准备，希拉库邀米吉塔跳舞。米吉塔吓得象个小动物似地逃开了，图米跑去把她拉了回来。这太不象话，怎么能这样对待希拉库，让这样的青年人难堪呢。姑娘只好同希拉库跳舞，其他人也跟着跳起来。他们不停地跳，一直跳到酒干人醉的时候。

米吉塔对她的小房子很满意，百看不厌，不愿离开。她每天早早睡下，到妈妈进来告诉她天已不早时才穿衣起床。

还没过一星期，一天黄昏吃晚饭的时候，米吉塔看到母亲把一盘饭分出一些，用另一个盘子扣好，端进厨房，放在热气腾腾的饭锅上。孩子们七嘴八舌地问妈妈，弗尔图娜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只是讲了一句在镇上听了那么多次才勉强学会的西班牙语：

“别那么爱管闲事！维克图古和胡安出去玩吧！”

吃过晚饭，图米让米吉塔把她的铺盖搬到棚屋的角落去。米吉塔的心仿佛被大槌猛击一下。“要来客人了。”她一边跑去搬东西，一边心里这样想，同时“矿工”的音容笑貌出现在她的脑海里，就象旭日射进她的小房间一样。“除了他没有别人！”她自言自语地说着，把被褥卷好，扛在肩上。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米吉塔听到狗叫着跑出去了，但不是在路上，而是朝房后的悬崖那儿跑去。她感到心脏仿佛要跳出来了。但是，她没有出门去看看来的人是不是“矿工”，只是突然感到慌恐，象是有什么过错一样。她竭力想逃开，藏起来。她躲在棚屋角落里。弟弟们正在那儿准备睡觉。过了一会，她看到“矿工”和爸爸交谈着穿过院子向小屋走来，她的心怦怦地跳得更厉害了。

图米把弗尔图娜找来，对她讲了点什么。米吉塔一句也没有听清。不过，那大概是关于村子里的事情，因为她母亲马上就出门去了。姑娘的心突然被两种同样巨大的力量争夺着：一方面，她急着要看到“矿工”，把他从上到下好好地看一看；另一方面，她感到一阵难以抗拒的恐惧和害怕。但是，这种思想斗争没有持续多久，因为父亲叫她把灯点上，把母亲留在厨房的饭送来。她感到两腿发软，竭力控制自己，使双手不发抖。不管是点灯的时候，还是递饭过去的时候，她都没有鼓起勇气抬头去看“矿工”的脸。

“你女儿成了大姑娘了。”这是她听到“矿工”关于她

所说的一切。

象过去一样，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来了。只是今天来的人多，足有二十多人。小屋里简直挤不下了。大家尽量挤着坐下以后，"矿工"便开始问起最近的情况。村里人的回答使人失望，农会领导人一直没有行动，仿佛土改前景如何同他们没有关系，大家多次恳求催促，也没有结果。农会领导人好不容易下狠心到绍卡潘帕去了一次，但只是带回了一大堆空头支票。他们不积极同山谷里其他农会实行联合。如果村里人一再催促，他们最后便说："你们有地了没有？庄园主被打倒了没有？那么，你们还想要什么呢？你们手里已经分到了土地，你们应该满足了。"另外，农民们好象一盘散沙，不愿来开会讨论应该做的事情，好象他们不懂得自己的利益所在，好象种上了巴掌大的地，大家就心满意足了。

据"矿工"后来说，朋友们的工作是有缺点的。他们没有坚持不懈地去推动农会的领导人，不仅应该到绍卡潘帕去，而且应该到省城和总统府去反复提出具体的要求。他们也没有进行耐心的工作，使农民们懂得应该通过开会来批评农会的领导人，必要时还得撤换他们。为了保卫眼前的利益，塞甫仁达人曾多次显示出他们的团结和战斗力，如今却不肯拧成一股绳，共同进行斗争，使土地依照土改法彻底归他们所有，这确实令人难以理解。"矿工"对于今后的工作做了明确的指示。他又说，很快就会限令大家交出在长枪党骚乱时领到的武器。要设法留下这些武器，因为发挥它们的不可估量作用的日子已为时不远啦。应该提前告诉有枪的

人，让他们把枪枝精心地藏起来。山谷里其他庄园和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在这样做。

“矿工”随后又谈了另外一些同农民生活有关的问题。他那些流畅而平静的话语，象清新的细雨落在刚刚出土的玉米苗上一般，传进全神倾听着的人们的耳朵里。就象饥渴的田地吸吮每一滴雨珠那样，人们贪婪地听着他的话，一句也不放过。

米吉塔没有睡着，她静静地躺在床上，竖起耳朵，竭力想听清“矿工”在讲些什么。那些话传到她耳边时已经很轻，恰如崖边胡椒树上小鸟儿歌唱的颤音。只是偶尔有个别的词句象歌声那样洪亮清晰：“弟兄们”……“团结起来”……“要斗争”……米吉塔为刚才走近了他并且把饭菜递到他手里而感到幸福。但是，她后悔没有看看他的脸，他的眼睛，他的嘴。她只是看到了他的手。那是一双几乎和爸爸一样黝黑、结实有力的手。“矿工”继续讲着。姑娘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这愿望象条绳子牵引着她：她想走近他，看看他的脸，听听他讲话，知道他说些什么。于是，她从床上起来，悄悄地走到门旁，尽量避免在灯光下露出身影。“矿工”坐在炕角里，姑娘可以借阴影的保护把他看得清清楚楚。“矿工”说，他的话已经讲完，请大家提问题。这时有人开了腔，对，那是图纽大伯的声音。他说：

“我经常听到人们讲起你，知道你为我们做了许多事情，所以今晚我特意来认识认识你。但是，你是谁，从哪儿来，到这儿来寻求什么好处，这些我不知道，也没有人能告

诉我。通常，凡是接近我们的有文化的人，说的话都很动听。从前，他们借口为我们弄到土地而向我们要这要那，今天又借口要根据土改法发给我们地契而要这要那。但是，他们一旦把钱或东西弄到手，就再也不露面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想向我们要东西。朋友们说，有时让你吃饭你都不肯吃，然而你却老是上我们村里来。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希望你告诉我们：你是谁，从哪儿来，来干什么。”

多尼也马上说：

“我和图纽大伯的愿望一样。不是愿望，更确切地说，你必须告诉我们。另外，我很想知道为什么长枪党在城里发动叛乱那天，那个魔鬼模样的人问你是不是‘共产党’，你告诉他说你是，那个人马上转身而去。我很想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共产党’是不是象从前庄园主们说的那样和今天牧师们依然描绘的那样。我想不是的，因为庄园主从前是，今天也仍然是我们的敌人，而牧师则是他们的同伙。因此，我认为他们有意不让我们了解事实真相。我希望你把这一切多多给我们讲讲。我相信你的话，你是不会欺骗我们的。”

米吉塔看到，“矿工”的眼睛特别明亮，特别温柔。

“对，朋友们，现在该让你们知道我是谁，到这里干什么来了。我和你们一样，是地地道道的印第安人。我这张脸就说明了这一点。我的父母亲都是农民，在波托西南方一个矿山巨头的庄园里当长工。我就生在这个庄园里，我今年二十二岁。在我还很小时，一个年轻人在庄园附近办了一所小学。这个人，人们叫他彭戈·普马。过了好几年，我才知道

他的真实姓名叫瓦斯卡·普马。一个皮肤白嫩、美丽动人的女人和他在一起。乍看起来，她象是教师的女主人。实际上她是他的妻子。我看那女人比丈夫还能干，除了家务之外，她还帮助丈夫在学校里工作。夫妻俩每天走家串户，说服农民们送自己的孩子去上学。他们不收任何报酬。孩子的父母送些玉米、土豆、麦子，有时送只鸡或者别的东西来，他们就认为是优厚的报酬。和许多农民一样，我的父母也送我去上学了。我学会了识字。老师和师母都很爱我。星期天把我叫到他们家去，让我坐到他们的桌子上，还带我到田野里去散步。他们这样待我，使我学到了不少东西，我比别人的孩子更快地学会了西班牙语；他们还教我懂得了许多事情。他们首先教我看清了印第安人生活的真相。他们说，印第安人之所以被奴役，遭贫困和受苦难，并不是由于天命，也不是什么神圣的旨意，完全是由于老爷们高高在上统治的结果。老爷们手里掌握着控制印第安人的一切手段，靠剥削他们的血汗生活。普马老师说，老爷们的统治不会长久，不会永远存在下去。现在，开展斗争反对这种统治的时刻已经快到了。虽然富人们掌握着武装，但是，和全国土著人相比，他们数目很小。少数人手中的力量即使再强大，如果它和全国人民为敌，必然会衰弱下去，最终必将被战胜。这两位老师告诉我，团结勇敢的人民，是盖世无双的力量。

“但是，我并不是唯一被老师喜爱的学生，我很快在老师家里看到了其他同学，有时我们甚至达到十几个人。就这样，我们慢慢地学会了许多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这些东

西在我们身上象入土的种子一般生根发芽，如今快要结出第一批果实来了。

“我在学校里学习五年以后，便去干农活。这时候，村子里传开来说：普马老师是共产党员，他在学校培养共产党人。这个消息传遍了整个地区，没多久也传到了大矿业主的耳朵里。他吩咐在所有归他管辖的村子里修建教堂，并且花钱雇了一个牧师住在学校附近。这牧师跑遍各个村庄做弥撒，进行反共的讲道活动。但是，在我们的村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去听弥撒，有些人即使去了，讲道刚一开始，他们就离开了教堂。不久，那些不去听弥撒的人，讲道时离开的人，都被从庄园解雇了。其中也包括我的父亲。那时节，正在大大发展采矿业，很需要劳动力。这些被庄园解雇的人就到普拉卡约去了。我父亲下矿干活，我也当了童工。

“不到一年，普马老师也带着他妻子到矿上来了。村里农民受了牧师的训导，不再送孩子去上学；后来又放火烧了学校，普马老师和我父亲一样，也下了矿井。

“在村子里，牧师开始进行反共的讲道活动的时候，我们看到人们对布道议论纷纷，我们许多同学十分敏感和不安，向老师提出了许多问题，那些问题同多尼今天晚上向我提出的问题十分相似……”

猛然，睡在栅栏房的狗一跃而起，如箭离弦，朝大路奔去，接着疯狂地吠叫起来。米吉塔悄悄地绕过院子里的灯光，跑去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狗扑过去时，有两个人影逃开了。姑娘睁大了眼睛看着，认出了一个是福鲁图，另一个

是村长。当她跑回来想进小屋报告时，灯光已经熄灭，父亲在离她很近的地方哈着腰向她打手势，示意她不要讲话。

会议开到这儿结束了。在静静地等了好一会儿之后，人们象来的时候那样，一个个地分头向不同的方向散去了。这时，米吉塔的思想充满了幻觉："矿工"大概会在她的小屋子里过夜，就睡在她的炕上。清晨，当鸟儿开始歌唱的时候，她起床去引火做早饭。"矿工"还没穿好衣服，早餐就准备好了；米吉塔亲手把一大盘热气腾腾的饭菜送到他手里。但是，"矿工"没有留下，他由伊斯米楚陪同，动身走了。他先向父亲伸过手去，然后又把手伸给了她。米吉塔十分激动，一股暖流传遍全身，颤抖起来，不知该怎么办，胳膊似乎瘫痪了。父亲不得不提醒她："伸出你的手呀！"这样米吉塔才把手伸出去，她那胆怯的手被"矿工"宽大有力的手握了良久。这时候，狗在他身旁打转转。米吉塔心里想道："安静，你这嫉妒的家伙。"但她没有说出口来。

5

窗外小鸟刚刚开始啁啁啼鸣，弗尔图娜便起床了。为了出门，她用双层头巾包了头，肩上披了披巾。外边大概象前几天早晨那样寒风刺骨。一开门，她看见米吉塔已经起床了，正携着水罐往井边走去。

天空蔚蓝清澈，没有一丝云彩，好象被水洗过一般。空气象是精巧的透明体。黎明的寒风吹在皮肤上，仿佛刀割一般疼痛。四面八方，远远近近，到处是大片成熟了的红色玉米，沉甸甸的金黄色的麦穗只等开镰收割。

那是一个十分欢乐的日子，比过年过节都热闹，比播种的日子更惬意。这一天要收割玉米，要亲眼和亲手来估量辛辛苦苦操劳一年和战胜各种灾害换来的成果。一般说来，收割之前农民都要估计一下产量。图米也照例这样做。即使他估计的产量不算过分乐观，家里盛玉米的粮囤至多也只能算得上一个小洞而已。这只是估算了玉米，还没把小麦考虑在内。不过，用不着担心粮食多得没处放，还有米吉塔的小屋呢！

弗尔图娜端着一只大火盆，拿着一束菊花在图米之前出发了。她把火盆放到丈夫前一天收拾好准备堆玉米的地方，然后插上一柱香。缕缕轻烟在火盆上方缭绕上升，飘散到玉米田上空；与此同时，弗尔图娜小声地向帕查玛玛女神祈祷着，求她保佑全家丰衣足食。在玉米地边，弗尔图娜碰上了图米和孩子们，还有请来收割玉米的朋友。象往常一样，来的朋友不很多，但都是最亲密的，其中包括阿加普和他的老伴。旁边也有一些女人站在那儿，她们希望能参加收割。那都是穷户人家的女人，她们田里的玉米还没有成熟就几乎全部吃光了，想到这儿来干活，挣点工钱。另一边，还有一些儿童等在那儿。他们是来捡玉米的，这儿有这样的习惯。人们一向知道弗尔图娜有着一副菩萨心肠。看到这种情形，她

心里想："我在困难的时候，得到过别人的帮助，那样的日子并不少，而且相当难熬。既然今天我能帮助别人，我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还没等妇女们过来请求，她便把她们叫了过来，一个个地安插在男人中间。人多一些有什么关系，虽说多破费点玉米，但却争取了时间，帮助了别人。

图米看到，人是那样的多，几乎象卡斯蒂列霍收庄稼时一样。但是，他从来不丢妻子的脸，只是生闷气："我的老伴有时真没头脑，我们不需要那么多人手，这要浪费多少玉米呀！"但是后来他想，"也许这样好一些，今天就全部收完了。"于是，也就心平气和了。

大家站成一排，每个男人都以特别的方式斜背一只口袋，袋口在胳臂下歪向一边；每个女人有一块披肩，也同样背好。剥玉米的刀明光熠熠，每个人负责收一垅，争先恐后地干了起来，剥掉干硬的苞谷壳，将一个个粗大的玉米穗放进口袋或披肩。图米和担任运玉米的农民跟在大家后边，当收玉米的人口袋或披肩装满时，他们随时接过来，倒进大口袋里。大口袋装满之后，便运到堆玉米的地方去。捡玉米的小孩子，跟在收玉米的人后边，隔开一定的距离，用敏锐的目光搜索着漏掉的玉米穗。活计安排好之后，弗尔图娜和女儿同阿加普大伯的妻子回家去了，家里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胡安和小弟弟们正在放秋收假，留下来监督捡玉米的孩子，不准那些小机灵鬼跟得太紧，或者斜过身去把手伸向尚未收割的玉米垅。

玉米叶子已经干枯，茎秆擦在人们身上时发出沙沙的声

音，玉米穗咔嚓咔嚓从茎秆上掰下来。图米听着这些响声，心中象蜜一样甜。太阳升起来了，暖洋洋的阳光立刻使人忘记了清晨利刃般的寒风。收玉米的行列精打细收，缓慢地前进着，把留着苞壳皮的秃秆抛在后边，那些空苞壳看上去就象一个个被开膛破肚的小布娃娃。人们一边收玉米，一边不时地说笑话，玉米田里欢声笑语不断。图米看到人们腋下的口袋和披肩一次次地迅速鼓胀起来，要求运玉米的人赶快收走，心中十分高兴，几乎可以说是骄傲。因为这说明玉米穗子大，产量高。“我从没想到过种了这么多，收成这么好。不管怎么说，这是土改的好处。如果我们农民能一直这样干下去，山谷里就没有人饿肚子了。”

中午的时候，父亲让胡安回家去看看午饭做好了没有。胡安过了好一阵子才回来。回来时头上顶着一罐汽洽酒，看他那副吃力的样子，显然那罐酒对这个十三岁的孩子太重了。不一会，弗尔图娜和米吉塔靠着腰部的支持，每人端着一锅饭也来到了。走在后边的阿加普大伯的妻子端的是一大叠盘子。

大家住了手，都聚集在堆放玉米的地方，它在一块收过的玉米地中央。看到玉米那么多那么好，没有一个人不感到惊讶。一边堆的是维尔卡帕鲁*，一边堆的是白玉米，还有一边是黄玉米。别的品种还没有收，这块空地就几乎全部堆满了。除了在庄园主的场院里，收玉米的人从来没有看到过

* 玉米的一种。——译者注

那么多的玉米。他们想，如果当时他们象图米一样有种子有牛，那也会有好收成。总之，等土地分给他们，归他们所有的时候，谁也不会再抱怨，看着别人的收成难过了。

每个人都分到了一份饭，包括捡玉米的孩子。大家也都喝了汽油酒，又休息了许久。当重新开始干活的时候，只有弗尔图娜和米吉塔留了下来。她们从送饭来到这儿起，一直很激动，现在再也控制不住了。母女俩泪水盈眶，跪在玉米堆前，吻了土地，把脸埋在玉米穗中。这是表示对帕查玛玛女神的感谢，因为她让图米一家获得了大丰收。

还没有收完玉米就收工了。每个人都分到了很多好玉米作为工钱，同时还分到了从前在庄园主手里得到的那种次玉米。分完最后一个人以后，大家把玉米重新堆放好，每一堆上都插了个用玉米秆做的十字架。

玉米不能马上运走，这天夜里图米只好留在田里守着玉米露宿，以防居心不良的人来盗窃。图力和希拉库自告奋勇陪伴图米看守。

第二天早晨，图米全家——包括孩子们——出动，把剩下的玉米收完。希拉库和图力去找驴子运玉米。干了两三小时，田里的玉米就全部掰完了，一家老小又都忙着装口袋。

那是一个静悄悄的上午，明媚的阳光，习习的微风，玉米秸秆沙沙作响。弗尔图娜心满意足，一个个最美好的打算象小鸟一样在她脑际飞来飞去。米吉塔和弟弟们嬉闹着，互相追逐着，不时地发出爽朗的笑声。

已经有一大半玉米运回了家。这时，从远处传来了嘟嘟

的马达声。接着，大路上扬起了阵阵尘土。那是一辆轻型载重汽车和一辆卡车，在飞速向玉米田驰来。

“是‘瘦猴’的汽车！”米吉塔叫了起来，声音沙哑，脸色吓黄了，撒腿拼命地往家里跑。

父亲正在把一袋袋的玉米倒进她的小房子里。她浑身颤抖，瞪着眼睛，气都透不过来，说：

“爸爸，‘瘦猴’来了！‘瘦猴’到玉米地去了！”

果然，图米看到那辆轻型载重汽车和卡车停在路上，离玉米堆很近。弗尔图娜正在哭着同‘瘦猴’争吵，一边站着一队武装卫队队员，一边是胡安和弟弟们惊恐地在看着。

“算了，弗尔图娜，”图米以平静得出奇的语调说，“让他拿走吧，这个人应该到这儿来要他的劳动果实。”

“你这个老家伙，真他妈的！”那个混帐怒吼着，对准图米的脸上就是一拳。但是，那只又小又弱的拳头，不会把任何人打伤，更不用说象图米这样一个臂粗腰圆的人了。图米知道要教训那个强盗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他将愤怒和无可奈何的心情化成一丝鄙夷的冷笑。这时卫队队员们用枪托代替了“瘦猴”的拳头，劈头盖脸地向图米打来。弗尔图娜不能袖手旁观让丈夫挨打，就拾起土坷垃向那群歹徒扔去。孩子们也马上学着母亲的样子扔起来。好几个卫队队员眼冒金星，疼痛难忍，只好扔下长枪去擦眼睛。全家人，不管是父亲还是孩子都遭到了毒打。如果不是一边赶来希拉库和图力，一边跑来路过的菲力大伯和他的几个儿子，图米父子还要挨打。

"瘦猴"吩咐把剩下的玉米全部装进口袋拉走。离开的时候，他举起双拳威胁倒在地上的图米说：

"没有把你拖到绍卡潘帕去，算是便宜你了。他妈的，你应当感谢上帝！"

菲力大伯和年轻人扫了他一眼，眼里闪现出愤怒然而却是无能为力的光芒。弗尔图娜尽管被打得遍体鳞伤，头上开了个大口子，还是继续大骂：

"等着吧，强盗，总有一天会跟你算账的！你的尸首将来会象死狗被人们拖走！"

第九章

I

最近几个月以来，绍卡潘帕中心农会主席象个沉重的庞然大物压在山谷地区农民的背上。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得把收成的五分之一交给他。谁要是象图米和他妻子那样违抗，表示不服，就会招来一顿枪托的毒打。而且那个残暴的家伙还会以此为口实，进行更大的抢劫。人们说，绍卡潘帕的谷仓已经容纳不下源源运来的玉米和小麦了。一伙专门雇来的农民在那里从早到晚地脱玉米粒。这些玉米以后要用卡车运往城里，卖给囤积居奇的粮商，粮商再倒卖给国有化了

的矿山。众所周知，国家矿山通常是不讨价还价的。

被大吹大擂的土地改革一周年来到了。罗达斯·普拉塔特地派出代表团巡行山谷地区的村庄，征收钱财或实物赋税，奉献给总统、部长和无数将应邀参加这一隆重庆典的客人。一般来说，代表团成员不会对农民们的奉献表示不满。但是，如果农民不愿把东西拿出来，他们就要闯入茅舍，把他们的好东西席卷一空，给他们留下眼泪和诅咒。

有消息说，很快就要丈量庄园土地，把它们划成小块，合理地分配给农民。这在农民中间又燃起了鼓舞人心的希望之火。这时，下来一道命令，要交纳一笔现款来酬劳丈量土地的人，这就更加证实了那个消息是千真万确的。对于家境贫寒的农民来说，这笔钱款再多也没有关系，这种牺牲是值得的，因为他们终于要看到土地无可争辩地成为他们的合法财产了。丈量完土地，拿到地契，他们就什么也不怕了。

人们想方设法凑足这笔款子，没有粮食可卖的人，就把羊羔、毛猪或者驴子拉到邻镇集市去卖。那些既无粮食又无家畜牲口的人，就去借高利贷。图米只要卖掉一部分打下的粮食就足够了。弗尔图娜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她觉得她已经成了一大片土地的主人，至少今年他们耕种的土地会全部归她家所有。她在想着以后要做的事情。全家人都穿上新衣服，买来的那头黄牛很快会有一条小牛犊同它作伴，最好再买一头奶牛来。男孩子们也要有一间象米吉塔那样的小房间，也许还要更大些。孩子们将到镇里的学校去上学，也许以后还能到城里去上学。当然，所有这一切，不是一下子就

能实现的，要靠今后几年的好收成。

弗尔图娜很愿意亲自把那份钱交上。按照印第安女人的习俗，她把刚出生几个星期正在吃奶的小女儿用一块披肩包起来，背在背上，朝村里走去。福鲁图和农会其他领导人正在数点哈苏大伯刚刚交来的钱，菲力大伯和多尼手里拿着钱等在那儿。轮到她的时候，弗尔图娜掩饰不住激动的心情，伸手把一叠纸币递给福鲁图。但是福鲁图没有伸手去接，而是把手缩了回来，连连摇头说：

“不行，”随后他板着脸说，“我不能收你的。”

弗尔图娜象是个生来就成熟老练的女人，专门能应付这种紧要关头。如果是别的女人，也许就会晕厥过去，至少会哭起来。然而弗尔图娜以坚定的眼神盯着福鲁图，并且对他说：

“为什么？难道我们不和你们以及其他人一样都是农民吗？土改不是为我们大家进行的吗？”

“中心农会主席说过，不是。”福鲁图满脸不高兴地回答说，“没错，他是这样说的。”

“主席凭什么这样不公道？”

“小土地占有者不属于土改的范围，因为他们有土地，山谷地区那么多小土地占有者，没有一个人可以分到一星半点土地。这是主席的命令。此外，当土改法公布时，图米不在庄园当长工。再说，他是个泥瓦匠，并且……”

弗尔图娜没有听完福鲁图最后几句话就走了。但是，在路上她忍不住哭泣起来。那么多希望，那么多幻想，就要在

谷仓内、在饭锅里、在茅舍的一片欢乐中变成现实，开花结果了，现在却一下子成了泡影，就象丰收在望的玉米地一下子被洪水卷走一般。弗尔图娜艰难地走着，仿佛肩上压着一座大山。

“瘦猴”对小土地占有者的打击，村里人首先认为，这是对图米一家的卑劣报复。因为米吉塔那天晚上在他自己的营垒中捉弄了他，使他的美梦落空，而图米又在他抢粮时以傲慢的态度对待了他。这种作法引起了公愤。有人说，如果今天可以拿图米开刀，明天将会轮到另一个人，再以后就该大伙都倒霉了。人们成群结队地来找农会领导人抗议，大家认为农会领导人应该立即找罗达斯·普拉塔，要他停止那种不讲道理的勾当。每天都有人来找，压力越来越大。农会领导人无奈，只好去绍卡潘帕，但是他们垂头丧气地回来了，原来中心农会主席不肯让步。但来访者并没有因此止步，而是象从前一样络绎不绝和急不可待。现在他们要求农会领导人告诉罗达斯·普拉塔，那是群众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决不罢休。领导人一口拒绝。这样，大家相约某天到庄园主家开会。那一天，统统都到了，农会领导人也被迫参加。会上大家谴责他们办事不力，缺乏诚意，不懂得保护农民的利益，只看到他们自身的利益。大家重新提出了他们把牲口交给绍卡潘帕、剩下的牲口神秘失踪以及种子不翼而飞的事，特别指责了他们卑躬屈膝地替“瘦猴”效劳的事。农民们也没有忘记，最近，这些农会领导人曾经出面去卖糖、粗棉布和其他来历不明的商品。领导人根本不想为自己辩护，

因为他们找不到任何为自己辩解的托辞，而且形势对他们不利，使他们不敢撒谎或耍花招。他们只是不想引起更大的麻烦，因为群众真的已经怒火满腔了。于是，他们宁愿象羊羔一样任人宰割。大家提出撤换这帮混蛋（许多人这样称呼他们），第一个候选人就是图米。但是图米反对说，他在绍卡潘帕人的眼里是小土地占有者和泥瓦匠，而不是农民，所以他参加农会领导可能会给大家带来麻烦。结果，人们选了哈苏大伯，阿加普大伯，多尼，伊斯米楚，图力和希拉库。散会前，大家委托新领导人到绍卡潘帕去提出群众的要求，要他们改变对图米的不公正做法。

就在第二天，农会新领导人便到绍卡潘帕去了。但是，直到夜晚他们还没有回来。不安开始笼罩着全村。如果他们整个下午都不回来，十有八九是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晚饭后，农民聚集在场院和路口的街上，议论之中，大家才懂得了，他们不能袖手旁观。需要想点办法，看看怎么办好。不能让同志们这样下去。他们是代表农会执行大会的决议才到绍卡潘帕去的。如果发生了什么事，大家都有责任。有人提出应该找图米谈谈。他是个饱经风霜的人，在困难中受过种种考验。毫无疑问，他现在也会象所有人那样担心，很可能已经想到了应该采取的措施。

图米的院子里挤满了人。果然，他整个下午都在思念着同志们，不消说，他考虑了许多。可以肯定，农会领导人没有受到“瘦猴”的热情接待。一定已身陷囹圄，人人都知道在那个地狱里被捕会意味着什么。现在很难找出能使这六位

领导人重获自由的办法。也许应该到城里去要求“政治部”立即释放他们。但是，这要花好几天时间，而且也许最后还是无济于事。谁都知道“瘦猴”是当局的宠儿，城里那些官员很怕得罪他。也许应该联合起来到绍卡潘帕去和平请愿，同志不释放就不回来。这样做必须丢下农活，好在播种季节已近尾声。大家一致认为第二种方案是唯一迅速解决问题的办法，都同意这么做。

快夜半时，人们才从图米院里散去。弗尔图娜上了床，但没有入睡。她似乎在等着丈夫。同志们被囚了，人们就在她的院子里商量如何营救他们，这种情况下，她怎么能安睡呢。图米脱衣时，弗尔图娜对他说，要去绍卡潘帕，塞甫仁达的人是太少了，把小孩子都算上，最多只有七十个人。最好要求邻近庄园支援，或者让妇女也来参加。图米根本没有理睬他妻子。

大家约定第二天太阳出山时在庄园主家集合。弗尔图娜从天亮前就开始准备早饭和随身携带的干粮。她一直在想，女人也应当为被捕的人做些什么。比如陪男人们去绍卡潘帕。不过她什么也没有对图米讲，就是在图米动身去集合时，她也没有说什么。

图米看到，别的人家的女人们，不仅说了象弗尔图娜说的那样的话，而且她们已经到达庄园主家，背着干粮袋站到了丈夫身边，露出一种决心不落在后头的神情。他不由得大吃一惊。图米很惭愧，但是不一会，他的眼睛就和弗尔图娜会合在一起了，原来弗尔图娜也赶来了。

他们没能按照预定时间出发，因为有些人迟到了。这也许由于贪睡，也许没有准备好干粮。他们离开庄园主家时已日上三竿了。但是，刚刚走上大路，他们就远远地看到一辆卡车缓慢而吃力地颠簸而来，车后烟云滚滚。尽管没有明确宣布，实际上领导这支远征军的人是图米。图米吩咐大家停下来，因为看来车上载着卫队队员，这可不是好兆头。没错，是卫队队员。汽车慢慢地驶近了，应当想好对策。于是派了一个最年长的人去邻近农会求援。当卡车驶近时，除了图米谁也不准答腔。他们还在考虑，如果被捕的农会领导人不在车上，大家又该如何。

卡车想从人群中穿过去。但是，谁也不让路，只好刹车停住。图米不慌不忙地走上前去，站在驾驶室前。驾驶室里坐着两个人，图米认识他们。其中一个是绍卡潘帕中心农会副主席，另一个是外号被称为“喂肥了的哈巴狗”的鞋匠，这个人以嗜酒如命而著名。图米挥动草帽向他们问候之后，马上问起农会领导人为什么没有回来。副主席以权威的语调讲话，想使人信服他说的话是真诚的。他说，农会领导人下午就会回来，现在他想找群众谈谈，因为他带来了很重要的消息。

“好吧，同志。”图米彬彬有礼地说着，“你想在什么地方和他们谈呢？”

“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就在你们经常开会的地方吧。”

大家浩浩荡荡向庄园主家走去，路上到处是人，汽车只

好跟在后面，象屎克螂似地慢慢爬行着。

人们涌进了门厅。图米手里拿着草帽，恭敬地站在靠驾驶室一步远的地方，等待着那两个人下来。绍卡潘帕中心农会副主席是个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人，他甚至可以在烂醉如泥之后横躺在大街上，不过在小心谨慎方面却很难有人比得上他。但这一次，尽管他没有嗅到任何火药味，还是命令卫队队员们紧跟在他后面。

农民们从门厅到院子尽头排成两队，就象通常迎接非常重要的人物那样，高高挥舞着草帽，表示欢迎，不时地有女人跪下去吻副主席的手。卫队队员来的不很多，最多有十五个人，他们排成一行前进。看到副主席受到那样的礼遇，他们感到很惊讶。有人对他们说过，塞甫仁达的这些人是危险分子，要小心提防他们。但是现在事实同所说的正相反……。

当最后一个卫队队员走进门厅时，有人在那里吹起了尖厉、短促的口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简直可以说是一场恶梦。每个卫队队员都觉得脖子被铁臂掐住，几个手指头象钳子一般压着他们的喉咙。真是可怕。肺部窒息了，眼前一片黑暗，双腿瘫软下来。……这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但是当把他们松开时，他们的步枪已经落到了别人手中，迎着太阳光闪耀着光芒了。有些身强力壮的卫队队员，还在紧紧抓住他们的武器挣扎着。但是，三、四个人扑过来，使他们很快便屈服了。至于那个中心农会副主席，他刚想伸手去抓左轮枪，手腕一下子被图米的强有力的手紧紧抓住了。那个地地

道道的"哈巴狗"，尽管没有人想向他进攻，他却早已吓得晕头转向了，自己解下了左轮枪，枪带和其他东西，一起交给了离他最近的一个人，这人正巧是个妇女。同时，在外面，那个司机，也许由于发现院子里发生了奇怪的事情，也许完全是为了好奇，把头探进门厅来；但是，他一看到卫队队员都被解除了武装，就转身而走，肯定想逃到绍卡潘帕去报告这里发生的事情。他发动了马达，启动了汽车。汽车已上大路，他正准备加速时，却看到在不远的地方有几枝步枪正向他瞄准。他首先想到的是全速前进。但是这时几颗子弹擦过挡风玻璃飞了过去，这样，他便跳出了驾驶室，举起双手，接着被带到了庄园主家去。

听到枪声，门厅里有些人吓得脸色都变了。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原野上响起了稀稀落落的枪声。那是应塞甫仁达人的邀请前来救援的农民。他们都手持步枪。这些步枪都是长枪党叛乱那天分给他们的，他们至今拒绝交出。既然有机会，那有什么好说的，放上一枪两枪是多么痛快的事啊。

图米吩咐把那些卫队队员锁在过去管家路德辛多时代用来作牢房的屋子里。因此，满院子的人群只看到了中心农会副主席和那个"哈巴狗"。一位愤懑的老人使劲挤到那副主席前面，狠狠地打了他一记耳光，同时以洪钟般声音对他说：

"土地在哪里？土地丈量员和地契在哪里？土地改革只是为你们这些人搞的，你们把我们当作青甘蔗一样嚼来嚼去，吸干了汁，糟蹋我们的女儿，拷打那些敢于当面指责你

们罪恶的人！快回答，无赖！”

这时，有人朝天放了一枪，副主席顿时吓得脸色蜡黄。图米象是要帮助老人，他让老人站到一旁去歇息，自己镇静地向副主席说：

“现在我们可以听你讲了，朋友。你刚才不是说你带来了很重要的消息吗？”

副主席已经沉不住气。人们看到他的嘴唇在微微颤抖。他不知道打那儿说起。他的眼睛睁得圆圆的，露出了眼白，死死地盯住院子里黑压压的人群，好象那是虚幻的、但是非常可怕的东西。

“你说！你说！”大家七嘴八舌地向他喊道。

副主席开始嘶哑地、结结巴巴地讲了起来。他说的事情既莫测高深又杂乱无章。农民们只是听懂了两件事。中心农会主席罗达斯·普拉塔宣布解散农会领导班子，由一个武装检查员来取代。他，中心农会副主席，就是来安排“哈巴狗”上任的。罗达斯还决定，等他派出的人回去之后，那些被解职的农会领导人将会得到解放。

图米明白，必须迅速行动起来。他用简短几句话使人群安静下来之后说：

“好，现在你留在这里陪那些卫队队员。‘哈巴狗’你回绍卡潘帕去，告诉主席这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一旦我们被捕同志安然回来，这位副主席和卫队队员就可以马上释放。我要警告你，如果我们那些同志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将把落在我们手里的人同等相待。还有，如果我们的同志没

有安全返回，你们也甭想活着离开这里。我们知道怎样对付你们。还有，我们不想知道什么检查员不检查员的事情。”

人们用震撼长空的欢呼声，表示拥护图米的讲话。

“哈巴狗”开着卡车走了。曾经在恰科打过仗的多尼和菲力大伯提议说，不应该放松守卫工作。绍卡潘帕的人很多，而且武器精良。于是步枪从藏着的地方取了出来，加上邻近农会的人参加，组成了整整一个营。那个大院子和道路上都设了防。

心血没有白费。第二天大清早，在屋顶上负责警戒的人远远看到开来了一辆汽车，那是区长的汽车。

牛角号吹响了。不一会儿，原野里黑压压地布满了人。

区长平静地走了过来，他说农民应该谨慎、和谐、团结，还说了其他一些事情。他说第二天土地丈量员就要来了，地契将在两三周内准备好。他的话尚未讲完，六个农会领导人就坐着一辆卡车安全地回来了。罗达斯·普拉塔的阴谋象一张废纸，被扔到了火里。

2

农民们很早就把为丈量土地所摊派的款项交齐了。从区长答应派土地丈量人员起，又过去了许多天和好几个星期。印第安人腼腆、胆小怕事。为了决定要求或请求某件

事，他们每次都要在内心展开反复斗争。由于几乎每次都是克服了腼腆和胆怯，他们学会了善于等待和耐心。可以说，他们的生命就是由忍耐和等待组成的一条长长的锁链。他们认为，许下了诺言就不可能不履行，颁布的法令是迟早会实现的。如果不是“矿工”托马斯象个冒失的来访者，常常选择不适宜的时刻敲门拜访他们，同他们谈话，启发他们的话，塞甫仁达人肯定会继续等待下去。只要他们回忆起“矿工”的话，这些话语就会涌进他们的脑海，不停地敲击着，“……要求，请求，坚持。到省政府去。到总统府去。”就是这些话，使农民们决定开始行动，于是一个以图米为首的代表团组成了，去向省长请愿和恳求。

象上次一样，他们等了三天，省长才出来接见。省长对他们说：“你们好，同志们。”他同代表们紧紧握手，点头哈腰地诡笑着。啊，省长同志真是个刮刮叫的好人。每个人都能很好地和他取得谅解。但是当代表们向他提起在那个难以忘怀的日子里他所许下的诺言时，他微笑着对代表们说，那是为了在同志们中间避免一场互相残杀；而且他还说，他全然不懂土改，他劝农民代表们去见见政治部的部长。

塞甫仁达的农民代表不得不白白等了三天。这三天唯一的收获是有人对他们说，丈量土地不能马上进行，而且他们应该预先提出受害公诉。这样，他们需要找一个执政党的律师。他们打听到一个执政党的律师的地址。

这个律师是受理这类案件的专家，但是他更是擅长于吸吮民脂民膏的专家。还没谈官司怎样打，这个律师就问塞甫

仁达的代表，他们能不能付给他酬金。这使塞甫仁达农会领导人很惊讶。他的酬金非同一般，因为他是专家。这个人话语不多，他对塞甫仁达代表们说，每个人要交多少多少。农民们做梦也没有见过那么多钱呀。因此，一听到律师这么说，代表们就由惊讶变成目瞪口呆，面面相觑，图米好不容易才说出了下面的话：

“好的，律师博士……，我们去和农会说说……，”他们便走了出来。

代表们突然感到再也支持不住了，仿佛赶了几天几夜的路似的。不过这种疲倦并没有妨碍他们决定马上回来付钱。他们走近汽车站时，看到有人从老远跑来，举着双手，不停地向他们招呼。那是“矿工”托马斯，真的就是他。“矿工”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显得又惊又喜。这些天来，农会领导人几乎没有想到这位朋友，也没有想到他能帮助他们。住在农村，他们从没想到有朝一日能在城里见着他。他们只是常常想到，说不定哪一天“矿工”托马斯还会出现在他们的茅舍里，他们认为没有必要知道他的住处。可是现在一下子看到了他，他们马上感到有了主心骨似的，一下子轻松了下来。

“矿工”了解到他们这几天的周折之后，便带他们到律师事务所去。这里的律师和那个专家完全不同，律师向他们讲了土改，讲了和打官司有密切关系的事项。可是根本没提收费的事。律师马上写好一份交给省农业法庭的起诉书，并且一再对他们讲了审理过程中要注意的事情，他本人将到镇上出席旁听，如果遇到疑难问题，他们可以找他。由于律

师自己不说，图米认为，必须主动提出交费的事。他问了问。

“你们不要操心这件事。”律师说，“最后你们能给我多少就给我多少。”

真是无法相信，但是那些话说得清清楚楚，他们没有听错。由于激动，他们不知所措，几乎连道谢的话都没有说出口。

“在城里，”图米到了街上说，“总会遇到一些新鲜事儿的。”

“这事真够新鲜的！”图力喊道。

“有些事象是苦酒，”希拉库插嘴说，“有些事就象是一种新发现。”

“请告诉我们，托马斯同志，”多尼问道，“为什么律师对待我们那样大公无私？”

“因为他是同志。”

“同志是什么意思？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同志呢？”

“为所有穷人和所有被压迫者的利益而斗争的人都可以称为同志。”

“那么，律师同托马斯一样也是共产党员了，”图米想。他想把这句话大声说出来，但是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看来其他人也都是这样想的，因为后来再也没有人称律师为“朋友”，大家都叫他“同志”。

天色已晚，他们必须立即赶路。但是“矿工”一定要留他们到第二天早晨走，图米也没有坚持，他们还有好多事没

有来得及说，应该跟他说说。

托马斯把他们带到卡拉格达，在那里，他们蹲在一个大锅前围成半个圈子，美美地吃了顿丰盛的饭菜。吃完饭，“矿工”要求他们同他一起到他的住所去。那是一间比米吉塔房子还小得多的小屋。屋里家徒四壁，只有一张放着破旧被褥的窄小的木床，一把椅子和一张堆满了书的桌子。图米看到，这房间和村里学校第一个老师的房间非常相象。

农民们按照他们的习惯，靠着墙根蹲下来，津津有味地吸着烟。托马斯用香烟招待他们，他们不很认识香烟是什么东西，但是还是抽了。图米向“矿工”详尽地讲了同绍卡潘帕展开斗争的细节。托马斯一字不拉地听着，聚精会神，连眼都不眨一下。讲到末尾时，“矿工”良久地用眼睛凝视着墙。

“您们太冒险了。”过了一会他说，“但是也是迫于形势。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次很好的体验。你们使绍卡潘帕的笨蛋领教了群众是怎么回事。首先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农会是可以联合起来的，我认为，可以利用这种联合的形式，进行更重要的工作。现在应加强和扩大这种联合，使整个山谷地区都联合起来，一些同志已经在某些地方着手做这方面的工作了。”

图米简直感到相当失望。那场斗争是由于“瘦猴”对他不公道而引起的，而托马斯同志对这事却只字不提。

“你怎样看待‘瘦猴’对我干的事呢。”图米问他。

“那是滥用职权，是地地道道的滥用职权。土改法令中

并没有这种歧视性的规定。但是，这并不是说只是针对你的，而是针对很多人，这是全国范围的问题。在其他地区，他们挑拨小农和小土地占有者之间的关系。看来，这是从政府那里来的东西，目的是显而易见的：想转移农民的注意力，使他们放弃最终合法地得到土地的要求。这种纠纷越是激烈，持续时间越长，政府就越容易推迟甚至最后取消土改。你这件事，图米，我们的律师将在审理中加以解决。”

这时，那个小房间被黄昏的阴影渐渐笼罩住了。

“现在，”“矿工”站起来说，“我们去找住宿的地方吧。”

每个人都被安置在不同的住处。有的住在工人家，有的住在学生家，还有的住在一位小学老师家。第二天大清早，“矿工”把他们一个个地找在一起，送他们到汽车站。大家都为找到住处过夜而高兴，他们感谢托马斯。上路后，大家都想知道别的人是怎样过夜的，这时便边说边笑讲了起来。

图米是在工人家过夜的，那家除了夫妻俩之外，还有三个孩子。全家都是热心肠的人。当“矿工”和图米来到时，他们刚刚吃过晚饭。但是，女主人看到炉灶子还有火，便马上扇旺。尽管图米说已经吃过了，她还是又做起了饭。那是一顿非常丰盛的晚餐，图米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可口的饭，还喝了满满一大杯汽洽酒。睡觉的时候，主人腾出了一部分被子，给图米铺了一个非常舒适的地铺。那地铺就在主人房间，因为他们再没有别的房间了。躺下之前，工人对图米讲了他为了使家里吃饱和让小孩子上学，他是怎样拼命地干活

的。他还讲到了他们反对老板一味追逐利润的斗争，讲到了工会的行动，罢工的情况，以及罢工的目的。他首先讲到进行这些斗争必须使人们团结起来。他总是称图米为"同志"，而图米也开始喜欢人们这样称呼他了。"同志"是个非常好的词，它使人感到真挚和亲切，图米认为，这个词很象他们自己语言中一个亲密的词："兄弟"。

伊斯米楚住在一位学生家里。这个青年人有一对活泼的眼睛，说话幽默，见多识广。他和伊斯米楚滔滔不绝地谈了几个小时。尽管伊斯米楚全神贯注地听他讲，却没有记住任何具体的内容。很多思想在他脑中翻腾着，好象是一锅粥，没法倒出来。这个年青人带他到一个卖牛排的小铺里用晚餐。在和他说话时，多次称他为"同志"。"同志"这个称呼在他听来比绍卡潘帕的人称他"朋友"更好。"同志"这个词使他感到更亲切，产生一种信任感。他们回来时，那位学生对他说："同志，你就睡在我的床上吧，我到朋友家去睡。"没有听到任何怨言，也没有说任何理由，他就离开了。后来伊斯米楚陷入了不安之中。因为大学生的床铺洁白干净，使他很不安，他不敢躺在上面，怕把它弄脏了。但是又不能坐着过夜，他便揭起床单，倚在被褥上，把自己的斗篷盖在身上。床太软了，他一躺下，床好象要塌陷下去似的，使他几乎一夜没睡。

希拉庠睡得比较好。他住在一个小学老师家里，老师把长子的小房间让给了他。那是一间陈设考究的房间，好象没人住似的，他不好意思住下。他在窗台上一直坐到很晚，双

眼盯着那条漂亮的被子。他不敢睡在那里。他想，他躺在这张床上睡觉，会使热情款待他的主人发怒，他害怕起来。当困得受不住时，他便躺在地板的地毯上盖着他自己的斗篷睡了。第二天，当习惯起早的老师进来时，希拉库一开门，老师便发现床没有人睡过，他内心感到深深的痛苦。希拉库既胆怯又羞愧地看着他，仿佛自己没有躺在床上是犯了特别严重的过错。

“同志，”老师一边弯着腰坐在床沿上，一边对他说，“我懂得你的意思，你从来没有在这样的床上睡过觉，你认为只有另一种阶级的人，也就是比你命运要好得多的人，才有权利睡这种床。因为你没有睡过别的床，只是在土炕和兽皮上睡过，所以你认为只有土炕和兽皮应该伴你睡觉，而不应该是别的什么。但不应当这样，同志，穷人有权享受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不愿让我们享受的东西，他们靠我们养活，他们的幸福就是我们的汗水。至于我们怎样生活，他们是不放在心上的。这一点我们要放在心上。我们应当关心，我们有权过美好的生活。你有权得到土地，有权学习文化，有权住舒适的房子，得到象别人那样的待遇。但这一切不会自己从天上掉到我们手里。如果你是同志，你将会懂得怎样才能得到它。

阿加普大伯也和别人一样，心情十分激动。他住在一个机械工人家里。这个人身材魁梧，宽宽的肩头，双手象两只大锤。他的女人，又小又瘦，站在他旁边象一个小布娃娃。他非常和蔼可亲。“矿工”托马斯走后，这位工人告诉阿加

普大伯，他要给他弄点吃的。阿加普大伯并不很饿，他告诉主人已经吃过了。"没有饭菜来招待，就不是真正的主人"，工人说，"只有在给你好饭菜吃的地方，你才可以肯定那里是真正尊重你的。"于是，他要他女人生火做饭。可是他妻子象个娇惯了的小猫一样，嘟嘟哝哝地不愿动弹。他们的火不是经常生着的，因为热气会烤得人难受，再说，他们的土豆和肉，已不够第二天吃的了。"你请息怒。"丈夫一边对他妻子说，一边站起身来，对阿加普大伯说："我们走吧，同志，既然在这里没有温暖，我们只好到另外的地方去找。""别走，"妻子心疼地叫了起来，"你不要走，我马上给你做饭。"转瞬间，她端来一碟过油土豆片和一块烤肉。那女人的表现引起了阿加普大伯的注意，他不停地说着那女人办事多么利索。由于怕丈夫出去，她生火做饭，炒土豆片和烤肉。这一切她做得那么好，那么快，阿加普从来没有见到过。

3

土地委员会指定的开审的日子到了。农民们一直焦急地等着这一天的到来。当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大事快要发生时，人们怀着这种心情是很自然的。那件大事将使村民的生活发生决定性的变化。这一天终于盼来了，在这一天，每个人都

将知道自己在土改中得到什么好处，每个人都将看到和摸到法官判给他的土地，法官将对他说："这一切完全归你所有。"每个人都将知道，今后他们有多少土地，土地在什么地方，种什么，怎么种。

开审的前一天，天色已晚，人们都已躺下。狗突然跳出栅栏，跑到路上汪汪地叫个不停。图米正要叫胡安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这时狗却不叫了。过了一会，就听到了院子里有脚步声。

"晚上好，图米……"那个不速之客从门口探进头来说。

不，那不是不速之客，嗓音很熟，而且很亲切。

图米从床上跳下来，马上穿好裤子。弗尔图娜也穿上了裙子，摸索着找火柴点灯。

"托马斯同志，"图米用惊喜的语调对他说，"你总是出其不意地来到。"

"事情是这样的，""矿工"一边回答，一边坐到炕沿上，"有人告诉我，要我赶紧到这里来……"

"谁说的？"图米又惊讶又好奇地问道，"是谁要你来的？"

"你还不知道，同志？我认为我的朋友都已经知道了，好吧。"

"是的……"图米疑惑地说，"我们之间已经不止一次谈过这件事。我们认为你指的是党。但是我们还不懂得什么是党。你还没有向我们解释呢。"

弗尔图娜端来了满满一大盘玉米粥，上面浇着鲜奶酪，"矿工"已饥肠辘辘，马上香喷喷地吃了起来，自然，在这种情况下，他总是赞不绝口的。

"需要马上到这里来，"他一边吃，一边说，"明天我们要参加土地审理会议。土地委员会的人要来，法官，也许还有庄园主的律师也会来。我们的律师，本来准备好要来，但是今天中午他和另外几个同志被捕了……。在审理土地前夕，他们逮捕了他，很奇怪，可见这不是件偶然的事。"

弗尔图娜双眼噙着泪水，图米也不能抑制自己的愤怒。但是"矿工"对他们说，用不着担心，他正是为此而来，来告诉他们，应当怎样参加审理，"工会"领导人应说些什么，应坚持哪些事情。

他们的情绪平静下来，当他们交谈完毕时，弗尔图娜走到米吉塔的房子里，看到女儿正象她预料的那样，在收拾她的床铺，准备自己搬到棚屋里去睡。弗尔图娜几乎没有说的必要了，因为姑娘非常利索，把铺盖卷放在肩上，轻快地离开了房间。

米吉塔对"矿工"怀有感情，十分想念他。现在那个人住在她的房间里，睡在她的床铺上。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世界上没有人能比得上他。这个印第安姑娘认为，他身上的任何一个特点都是非凡的。如果这个人能和她说句话或者看她一眼，她该多么高兴，多么幸福啊。但是姑娘知道，不应该对他抱很大的幻想，因为自从那天早晨她走进他的房间想给他缝裤子，"矿工"的微笑使她慌了手脚以来，这个人象是

尽力在回避她。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她爱他，这就是一切。但是，姑娘多么想“矿工”看看她呀，那怕只看一眼。

天边刚刚泛出第一道黎明的曙光，米吉塔就起来了，她想在母亲起床前就点好炉灶，把锅烧开，把土豆剥好。但是，她很惊讶，当她把铺盖卷好放在床角，回头向厨房走去时，看见“矿工”站在院子中央，手里拿着一块小毛巾，两眼仍然含着那天早晨的微笑……。

“早上好，米吉塔，”“矿工”以无限甜蜜的语调对她说，“给我一点水。”

米吉塔不知如何是好，忘记了回答“矿工”的问候，腿脚也不听使唤了。她拿起桶，向水井走去。回来时，“矿工”要她把水一次又一次地倒在他的手里，直到洗完脸和头发。随后，米吉塔象有人追赶她似的，躲进了厨房。妈妈正在那里，灶火已经点着了。

图米抓紧时间把农会的领导人召集在一起，听取“矿工”的指示；“矿工”讲了又讲，直到大家把话都牢牢记在脑子里。

长工们一大早就都到庄园主家去了；他们等了很长时间，官员们快到晌午才坐着豪华的汽车到来。同车来的还有庄园主卡斯蒂列霍的一个代理人，律师和丈量员；丈量员背着沉重的丈量工具。后来又徒步来了一个丈量员。这是农民自己的丈量员。

那个土地审理会开始时的兆头并不妙，在宣读了一些文件之后，律师就翻阅一本小册子，把他所说的有关土改法令

的章节翻过来翻过去，他嗓门很高，快得象机关枪。农民们一点也听不懂。然而，他们知道，那场大风不会带来什么好东西。当那个律师讲完后，土地委员会主席说要农会领导人讲话。这些领导人觉得脑子一片混乱。“矿工”费尽心机灌到他们脑子里去的东西，连一句也说不上来了。

“主席先生，”图米终于说，这时阿加普大伯悄悄地在希拉库耳边说了些什么，希拉库就象离弦的箭似的跑出会场。“因为我们不懂卡斯提里亚语，我们没有听懂律师的话，我们要求把这位博士的话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再说一遍。”

卡斯蒂列霍的代理人狡狯地表示反对，他说农会领导人不应该用那些琐碎事来浪费时间，最好把他们的要求和理由讲清楚。主席向这位代理人狡猾地微微一笑，吩咐秘书不仅把律师的讲话，而且把开始时念的那些文件内容都翻译成克丘亚语。这时律师又要起滑头来，他说“塞甫仁达不是‘非生产性的大庄园’，而是一个受到土改法令条文保护的‘农业企业’，因此它不在土改‘范围之内’。”他说，在审理过程中已有证据说明塞甫仁达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生产性庄园”，在那里直到几个月前还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农牧生产活动。当翻译读到这里时，人群中突然爆发出一片反对声，甚至有人吹起了口哨和愤怒的喊叫声。

“六条瘦奶牛！”

“姑娘们为庄园主挤奶的六条奶牛！”

“那六条瘦奶牛给绍卡潘帕的人抢走了！”

这时希拉库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去找“矿工”，在棚子

下面找到了他，他正在和米吉塔谈话。希拉库象在内心深处爆发了点什么，象爆竹掉进了水中一般。

“你和姑娘在这里干什么？”他愤怒得气急败坏地喊叫着，“土地审理大会上，人家正在向我们进攻，你得去呀！”

“矿工”二话没说，拔腿向庄园主家跑去。路上，希拉库感到在爆竹爆炸之处，象有块火炭在燃烧着，刺痛着，这是一种内心的痛苦。不是由于愤怒，而是由于妒忌，使他那样气势汹汹地对待了那位同志。

“我请你原谅，”他边跑边用内疚的声调对他说，“我不是有意要这样做，……我不知道……”他本想在姑娘身上说些什么，可是他没有足够的勇气，他清楚地知道，他的妒忌是没有道理的。从一开始，姑娘就明白无误地拒绝了他。再说，他对这位姑娘并没有爱到了发疯的地步。况且村子里还有很多俊俏的姑娘。

在庄园主家大院举行的土地审理大会上，会场死一般的寂静，象人们常说的那样，连一只苍蝇嗡嗡叫的声音都可以听到。听到“矿工”脚步声时，所有人都回过头去，同时深深地吐了一口气，象是卸下了身上的重担一般。看来，所有的人，包括政府官员在内，都在等着这个人的到来。

仿佛他到那里去的任务就是反对一切。庄园主代理人拒绝“矿工”参加土地审理会，因为“矿工”拿不出律师的证件，因此他的话是无效的。主席又一次微笑了一下，他不仅让刚刚来到的人讲话，而且还指使秘书把他讲的内容一字不拉地记录在案。

尽管“矿工”手上没有任何本本，他却表现出对土改法非常熟悉。他从各个角度解释了法律关于“非生产性庄园”和“农业企业”的定义。“矿工”指出，在塞甫仁达，人们即使在图画上也从来没有见过一部拖拉机。不仅没有拖拉机，而且没有其他任何耕作机器。至于从前在这里有过五六头本地牛，这并不意味着农活已经机械化，庄园里已经工业化了。说到庄园，除了存在过佃农制度以外，没有其他制度。至于把多余的耕地赠给了每个农民，这是按照法律做的。

律师不想去反驳“矿工”，只是让人把他刚才阐述的观点记录在案。接着他指出，在要求土地的人中间，有几家不是庄园的佃农，他们是小业主，这些人按法律规定是不能分土地的，他举出了图米的例子。但是“矿工”马上进行了反驳。图米是这里土生土长的农民，从小就为地主过荣华富贵的生活而流够了汗水。土改法中没有规定可以剥夺那些有一点土地的农民分得土地的权利，也没有任何规定可以剥夺那些被专横拔扈的庄园主强占了土地的人分得土地的权利。

会议结束之前，主席宣布正式接受两位土地丈量员——一个代表庄园主，另一个代表长工们。是的，是代表长工们的，而不是代表绍卡潘帕的。以前代表团到绍卡潘帕去的时候，曾经向中心农会主席说过，有人已经用他的名义收了丈量土地的钱，主席听了，破口大骂，并且威胁说，应该好好地教训教训“那些……共产党员”。这样，没有办法，只好再缴一次钱，以便在为时未晚的时候去向城市的同志们求

助。

会议结束后，所有乘汽车来的人又都上了汽车，只有那个土地丈量员留了下来，他想抓紧时间完成他的任务。不过，他马上陷入了困境，因为尽管他一再恳求，根本没有一个人听他的话。他不得不求另一个土地丈量员帮忙，这样两个人可以很好地合作完成主要的工作，然后再按照双方委派人的意见各干各的。和“矿工”一起帮助土地丈量员的工会领导人，坚决地拒绝了另一个丈量员的要求。“矿工”却不是这样，他认为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好。相反，两个丈量员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快更好。这么一说，大家很容易地接受了“矿工”的看法。

庄园是长方形的，面积辽阔，除了几道狭窄的峡谷，几条道路和庄园主家的房子外，其他都是一马平川。丈量四周只花了一个或一个多小时。正巧，在开始丈量的地方，有一棵繁枝茂叶的老胡椒树，它象是在人们量完一圈之后为他们提供纳凉的绿荫。太阳垂直射下来，大气烤得象蒸笼一般。当他们来到树荫底下时，米吉塔正靠在树干边上坐着等待他们，她带来了一锅用披肩包着的午饭和一罐汽洽酒。那是一顿丰盛的午饭，有鸡肉、土豆、晒粉、玉米粥、奶酪。饭刚端到嘴边，“矿工”发现姑娘正在用非常温柔的眼光看着他。一股暖流通过他的周身。那是他第一次发现姑娘这样看他，但好些日子以前，他就在盼望着这样的事了。很久以来，她的形象经常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很惊讶自己对姑娘产生了那样的感情，把她深深地藏在心灵深处，就象鸽子在

大树的稠密的枝叶中筑巢一般。但是，他没有让他的感情流露出来，因为他不知道那种感情在这位姑娘身上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他还怕触犯她的父亲，使他疏远自己；这样会使他费尽心血正在那里建筑的大厦倒塌的。

他们还没有吃完饭，希拉库的母亲和哈苏大伯的老伴也都端着饭锅、提着汽洽酒罐来了。希拉库的母亲带来了美味的羊肉，哈苏大伯的老伴拿来了兔肉。那真称得上是一桌宴席，大家一边吃饭，一边大杯大杯地喝着汽洽酒，兴致勃勃，谈笑风生。米吉塔不断地看着“矿工”。“矿工”和其他人一样，坐在地上，象是用眼睛向米吉塔表示谢意，仿佛他正在接受着无价的馈赠。

晚上，图米院子里挤满了客人。“矿工”在大会上的举动传遍了整个村庄，因此所有的人，不管是老人还是女人，小孩，都想认识认识他，向他表示感谢。许久以来人们就老在谈论他。一些女人走近他，弯下身子去吻他的手，认为这样才能更好地表达她们的谢意。但是，“矿工”不让她们这样做，他用胳臂拉住她们，吻她们的额头。

“矿工”同乡亲们一直谈得很晚，回答关于土改的各种问题，讲解全国其他各地进行土改的情况。人们告辞以后，他尽管已很疲倦，但还是和图米一起坐了很长时间。上床之后，他没有一丝困意，而是强烈地思念米吉塔。他深情地思念着她，带着恋人的充满激情的心思念着她。他不知道他想她想了多久。突然，他听到从远处传来了马达声，在深夜的寂静中，一种微弱的嗡嗡声缓慢地隐约地增强着。但是，那

声音嘎然而止。是卡车？轻型载重汽车？汽车在这个时刻开来干什么？没错，汽车的马达声是在驶往村子的另一边时才停止的。一种模模糊糊的危险感象块小火炭似地落在他的心中。他记起了经常在矿上听到的一句古老格言："遇事有防备，一人顶两人。"地方政府和绍卡潘帕已经察觉到了他在这一带活动。这是意料中事。因为审理土地的情况迫使他公开抛头露面了。他正在这样想着的时候，墙外一棵桃树上有只麻雀叫了起来。"矿工"象弹簧似地跳下了床，因为以前他听说这种小鸟如果在晚上啼叫，那就是发现有坏人。他迅速穿好衣服，走了出来。这时，家里的狗象支箭似地窜到了大路上。"矿工"机智地跳到墙外，躲在了几棵仙人掌后面。

米吉塔也还没有入睡，她也听到了马达的响声和小鸟的啼鸣。鸟鸣使她想到，那是夜间有人打那儿经过，也许就是从镇上来的学校老师。但是，当狗象出膛的子弹一般窜过院子时，她突然惊恐起来。她下床观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发现星光下有一支卫队走近了。她只有一个念头：通知"矿工"，让他逃走。但是"矿工"已经不在房里了。这时突然有个吃惊的想法闪过她的脑际："如果他们发现人走床空"，她心里想，"一定会说我们把他放走了，那样，我爸爸就要遭殃了。"想到这儿，她马上躺到了"矿工"床上。

这时，一些卫队队员包围了茅舍，另一些人则分成几路冲入院子和房间。但是，他们在哪里都没有发现"矿工"的踪迹，甚至在棚子里，米吉塔的床也被胡安占上了。

米吉塔吓得丢了魂似的，觉得床在慢慢地塌陷着，只是听说带领那批人闯进来的不是“瘦猴”，而是另一个人时，她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轻松下来。这个头头不象别的头头，他没有欺侮人，只是在走时对图米说：

“你不要留任何共产分子在你家里住宿。村里不能有任何这样的狗。我们知道有个共产分子常常来你家。今天他就在这里，你让他逃跑了。下次再这样，就唯你是问。”

图米真想回答他。他想说：“收留一个党员有什么不好？你知道共产党是怎样的人，他们想干什么，他们在做什么吗？一个共产党员既不象你，也不象‘瘦猴’，也不象任何一个发号施令的人。”但是，图米认为还是不说为好。他们人多，他孤掌难鸣。

头头带着人走了。有个卫队队员在棚子下借着灯光系鞋带，落到了后边。当他穿过院子要走时，图米家的狗轻轻地叫了一声，就向他扑过去，咬住了他的腿肚。那家伙吓得魂不附体，与其说他伤痛难忍，倒不如说怒不可遏，他马上对狗开了一枪。那只可怜的动物翻腾了好一阵子，倒在地上死去了。

4

长工们请来的土地丈量员的工作相当艰巨。长工很多，

庄园没有足够的土地。在怎样分配土地的问题上出现了令人不快的难题。有的土地可以连成片，但是，有的地片却相隔几公顷。要在每个农民原来的那块祖传土地的基础上，再为他们各自划分出一块"赐田"。如果没有村里人的朋友、对村庄了如指掌的"矿工"托马斯参加分地，事情是不会完美地解决的。

不是每个长工都能分到一份"赐田"，但是可以分到一大半。在如何划分地块的问题上，集体主义思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虽然许多人看到自己的土地扩大了，但是，地界扩大到哪儿，还要通过抽签来决定。在这一点上，农民们不会有任何异议，有托马斯负责和他们谈清楚。

土地分配方案制定出来了。律师签完呈文以后，托马斯就不用象现在这样来回奔波了。他把土地分配方案和几份文件交给了"土地委员会"办事处。但是他必须等到天黑才能去看米吉塔，姑娘温柔的眸子象两只萤火虫一样忽隐忽现地看着他。由于在镇上等是一件冒风险的事，他便来到河边；在那里，他躲在一条深沟里，躺在芳香的流水旁，开始按照不久前读过的忒俄克里托斯*的《田园诗集》和维吉尔**《牧歌集》里的描写，想象着爱情的情景。当然，每篇诗里的牧女都是米吉塔，而他则优雅大方地扮演着牧童的角色。就这样，一连几个小时，图米秀丽的女儿在他眼里成了仙女和花神的化身，甚至苍天都变成了鲜花盛开的广阔的草原。

---

* 忒俄克里托斯（约前325——前267），古希腊诗人，牧歌创始者。——译者注

** 维吉尔（前70——前19），古罗马诗人。——译者注

现在除了图米家外，“矿工”再也不想到别的人家去了。他那儿没有吠声，可以人不知鬼不觉地越过栅栏，走近那间房子的明亮的门口。屋里的朋友们正准备躺下睡觉。这一次，朋友们比任何一次更为高兴，因为“矿工”肯定带来了消息，而且是关于呈文结果的好消息。胡安已经入睡，但是被叫了起来，打发他去找农会领导人。米吉塔则把她自己的铺盖挪到了棚屋的一角，她找借口走进了她父母的房间，暗地里看着她心爱的人。其实，为什么不说出来呢，她也感到了“矿工”的眼睛在贪婪地注视着她。

胡安把大家请来了，“矿工”在炕上打开了土地分配方案副本，然后仔细地解释起来。人们静静地听他讲，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大家认为，要想每人都分到足够的土地，要想人人完全满意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行的是照那个分配方案办事。没有一个人会想到他们今后的日子不好过。

临别时，农会领导人提醒托马斯，上一次他还没给他们讲完。这件事已一再延期，他们很想早点知道什么是共产党。现在天色已晚，有些人又不在，最好明天晚上再开会讲讲。“矿工”尽管没有坚持，但很为难。他对他们谈到了那天晚上在图米家中研究土地时遇到的险境，他和大家都应该多加提防，看来村里什么人都有，甚至也有告密的人。

“没有疑问，”阿加普大伯说，“是福鲁图和米希古，也许是另外什么人。但是我们已经教训了他们，他们已经知道，如果继续同我们作对，我们是不会便宜他们的。”

“这样不好，”“矿工”责备说，“用这种方式不能消

灭祸害，而只能更激怒对方，使敌人更加顽固。最好和他们谈谈，指出他们的错误，设法把他们争取到我们这边来，归根结底，我们的事业也是他们的事业，尽管他们不愿承认这一点。

朋友们建议把所有可疑分子都监视起来，托马斯认为没有必要，因为他感到，在危险和留下来的强烈希望这两块砝码中，后一块更重一些。对他来说，看到米吉塔，让她待在自己身旁，已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矿工"的火一般的目光中，米吉塔象落在火焰里的花朵一般，身体越来越消瘦了。

出于需要，弗尔图娜已养成了早起做生意的习惯，但这天没有离开家门。没有任何人，不管是陌生人或朋友，到家里来。图米一直在找活干，这一天，他又到镇上去了。孩子们去上学了。"矿工"不能走出米吉塔的小屋，怕被村里人看见，因为栅栏很低，茅舍又座落在高处，几乎是在山坡上。因此，他被迫关在屋里消磨时光。现在，他已不觉得时间漫长，烦闷，而是充满着期待和不安的心情。象往常一样，他手里拿着书，但怎么也读不下去。他只是希望看到米吉塔，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是多么难啊！妈妈总是叫米吉塔干这干那，挤牛奶，打扫房间和棚屋，到井边洗衣服，照看厨房。但是，事情非常清楚，米吉塔在利用一切机会向托马斯表达深情，她既不卖弄风姿，也不遮遮掩掩，就象晨光照亮人们行走的路那样亲切自然。

早饭是弗尔图娜给"矿工"送来的，现在又是她送来午

饭，似乎母亲特别注意不让女儿在客人面前露面。这可能出于本能，母亲都特别关心自己的女儿。但是，也可能是由于每个母亲都有强烈的直觉观察能力，或者已经发现了某种征候。弗尔图娜意识到，这两个年青人已经抓住了一条绳子的两端，正在慢慢地拉着它向一块凑近。经验告诉人们，不应该一下子割断这条绳子，唯一可行的是不让两个人接近，或者象常言说的那样，不要“火上浇油”。

天很快黑了下来。图米从镇上回来了。村里的朋友们开始到来，但都互相拉开距离，并且是从不同路线来的。只是邀请了一些主要的，也就是最知心的朋友来参加今晚的会。所有与会者都急于想听听“矿工”讲话，他的话是那样清楚，温暖人心，对他们来说简直象阳光一般。

“好，同志们，”托马斯说，“很久以来，你们就问我为什么人家称我是共产党员，这样称呼我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共产党。那一次，发生了意外事，扰乱了会议，我没有回答。我在今天的回答中，不准备讲我个人的事，因为在党内我只不过是大树上的一片叶子，玉米地里的一株小苗。我只和你们谈谈什么是共产党。为了谈清楚这件事，我还要谈一些其他的问题。”

“矿工”这样缓慢地、平静地讲着。首先他解释什么是政治，它的内容是什么，终极目标是什么。然后，他讲到什么是政党，又提到了国内为大家所知的一些政党——这些政党不是反动的就是保守的，描述了它们的性质，它们实行蛊惑人心的统治方式，他们的领导人如何腐败，如何损公肥私，

还谈到了这些政党和人民的关系：首先，他们在取得政权之前满嘴花言巧语，乱开支票，上台之后，就凶相毕露，实行压迫和饥饿政策。因此，这样的政党，在野时常常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但一旦上了台，就成了深秋落叶的枯树。事情只能这样，因为这些代表少数人的党，是在有产阶级中诞生的，是在这个阶级的豢养下成长的。因此，他们是有产阶级的天然保卫者，是劳动阶级的天然敌人，是工农群众的天然敌人。

有产阶级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是水火不相容的。人民的贫困是由有产阶级的奢侈无度造成的。不可能保卫一个阶级的利益而不损害另一个阶级的利益，所以反动阶级的政党最终总是劳动人民的敌人。"矿工"每做出一个结论，就举出某届政府、某些人和一些事实作例子，加以阐明。有些事情是刚刚发生的，听众对这些实例都很熟悉。

不过，据托马斯说，被压迫者不象老黄牛一样驯服地任人使唤。他们能够忍受，没错，而且非常善于忍受，可是他们也会大声疾呼保卫自己做人的尊严，并且公开走上反抗的道路。这是理所当然的。从很早开始，国内就发生过这样的起义。托马斯提到了阿列霍·卡拉塔尤特，托马斯·卡达里，胡里安 阿帕沙*和其他一些人的名字。"矿工"谈到了他们如何和为什么进行斗争，以及这些杰出人物为国捐躯的情况。还谈到了玻利维亚建立共和国的历史，以及在这一

* 卡拉塔尤特，1730年在玻利维亚的科恰班巴领导起义。卡达里和阿帕沙都是十八世纪印第安人起义的领袖。——译者注

进程中发生的多次农民起义。他提到了矿山工人接连不断举行罢工，这些罢工几乎每次都被镇压在血泊之中。托马斯还讲到了目前在不断发生的工人罢工。

我国的这种斗争，在其他国家中也在不断发生着，而且历来都是这样。正是在这些斗争的进程中，为了更好地战斗，劳动人民看到了组织起来和遵守纪律的必要性。遵循一些思想家（托马斯举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名字，并且简短地解释了他们是谁）指出的道路，在欧洲，一些国家便出现了共产党；尽管它们的名称不大一样，但原则都是相同的。

很清楚，共产党是在劳动阶级自己的各个阶层中诞生的，它的成员是工人和农民，领导人也是来自工农，他们同劳动人民同甘共苦，息息相关。共产党完全是为劳动阶级服务的。

现在和过去，任何地方的共产党都认为自己是工人和农民的有组织的先锋队。这就是共产党的立场，它的唯一立场。因为它的建立就是为了忠实地保卫工农的利益，领导他们进行斗争，在碰到困难和挫折时给他们以帮助，保护他们的斗争成果，引导他们走向一个美好和正义的生活。

共产党从不靠冠冕堂皇的口号和虚伪的诺言去接近工人和农民。它常常提出一些纲领，而这些纲领几乎都是号召工农去斗争，并且是有可能实现的。

党是个生气勃勃的组织，它始终坚持不懈地、积极地动员它的全部力量去进行斗争。

“矿工”强调，共产党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维护某些权利而进行斗争，而是为了在水到渠成的情况下建立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特权和阶级隔阂将会消失，一小撮今天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工农血汗基础之上的富人将不复存在。那时，生活将不象今天这样是一条奴役和贫困的锁链，所有的人都能合法地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东西：面包、自由、文化、快乐，——总之，所有一切在眼下看来唯有有钱阶级才配享用的东西。这种制度，世界上有些国家已经建立了。他提到了苏联、欧洲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中国、朝鲜和越南*。他说在这些国家里，已不存在特权阶级，饥饿，卖淫和文盲也消失了。

这时一声尖厉的叫声象利刃一般划破了黑夜的长空。

那是米吉塔的叫声。她要把今天的事情牢牢记在心里，当时她正靠在门壁上，全神贯注地听“矿工”的谈话，心中感到无比兴奋和宽慰。忽然她听到啪啦响了一声，象是有人在栅栏外面踩到了玉米的包壳上；接着，她的眼睛看到一排卫队队员正想越墙跳到院子里来。由于害怕，姑娘大叫一声，跑到她母亲房里躲了起来。弗尔图娜从床上起来，穿上了裙子，但是躲在门后的卫队队员不让她出去。胡安却和维克图库看到院子里站满了带枪的人，便匍匐前进，藏到了厩栏里。尽管绵羊被惊吓得咩咩叫着，他们还是跳到了墙外，躲在水渠里。水渠两岸有桃树荫影遮掩着。他们爬了一会，

---

* 本书写作年代是一九五八年。作者此处所提到的苏联、越南的情况，均指当时而言（下同），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编者

小心不被卫队队员们发现。这些队员们象是被安排在四周警戒，他们贴着墙跟走来走去。两个孩子就象安第斯山的猛兽一般飞奔起来。卫队队员紧紧地追赶着，命令他们停下来，并威胁地叫着，不站住就要“开枪”。但是那两个勇敢的男孩子还是一阵风似地逃掉了。卫队队员没开枪。安第斯山的猛兽一边叫着，一边跑进第一家茅舍，然后又到别的茅舍，告诉大家图米家发生的事。

听到米吉塔的尖叫，离房门最近的多尼跳出来看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他马上被一记耳光打了回来，他赶快插上了门，粗声粗气地说：

“是绍卡潘帕的人！”

“矿工”看到了人们的脸色一下子吓得煞白，他觉得自己也有些慌了。

“人多吗？”“矿工”尽力控制住自己的恐惧问道。

“我看人很多……”多尼回答说。

院子里没有一个人说话，没有一点声音。但是一阵急促的枪托声震撼着大门，随着就有一个声音不断地喊着：

“开门！……开门！……开门！……”

喊声夹杂着枪托打门的声音。

农民们还没有完全镇静下来，你看我，我看你，默不作声地看着“矿工”。但是他们的眼睛似乎在说：“我们怎么办呢？……开门？……还是不开门……”

“看来他们人不多，如果这样，我们就可打开门，进行自卫。”“矿工”象作回答似地说。

“不能这样，同志”，多尼反对说，“我看他们人很多，这是不容怀疑的，人很多。”

“如果是这样，”托马斯说，“那就不要开门。看来他们想把我们带到绍卡潘帕去，象他们历来所做的那样，对我们进行拷打。”他接着说：“我们与其到那里被折磨死，还不如……”，他想说“用我们的鲜血浇灌这块土地”。但是，他只是说：“我们设法在这里抵抗。”

“对！”阿加普大伯异常严肃地说，“我们宁肯让他们把我们杀死在这里。”

敲门声停止了。现在他们在用力攻门。显然，那是几个身强力壮的大汉靠在门上猛撞，企图破门而入。那扇门是古老的，很结实，是图米在重建家园时买的，但是门栓快被打开了。这时，最壮的汉子，包括希拉库和图米，用胳膊抵住门，进行着艰苦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一阵尖厉、急促的牛角号声从村里传来，一声接一声。这时外面的压力减轻了，接着便是一声枪响。图米感到脸上象是被什么擦了一下，好象有只苍蝇飞过碰了他，大家机械地离开了门。接着又响起一枪。一会儿，门轰地一声打开了，卫队队员一涌而进，油灯熄灭了，窄小的屋里一片混乱。农民们跑到院子里，但是在那里被一大群恶狗围了起来；一些人逃了出去，其余人被打倒在地，挨了一顿枪托。

村里牛角号继续吹着。从邻近农会传来了回答的号声。这时村里接连不断响起了枪声，邻近农会那里同样也是枪声四起。最后人流象旋风似地向被包围的茅舍涌来。绍卡潘帕

的人嗅觉灵敏，他们已经嗅到了气候不对。不行，他们抵抗不了那些人。他们决定逃跑，因为雨点般的子弹从那里向他们射来。他们向相反方向逃走。

当农民们赶到图米家时，看到一些被打昏的人倒在地上，一些人躺在院子里，弗尔图娜和米吉塔躺在正房里。

5

黎明象一位坐在窗台上的姑娘，用温柔的手画出了房间的轮廓。房间很小。高高的四壁，没有一点污迹。一张床，一个床头柜，一把椅子。床上躺着一尊俊俏的雕像，不，那不是雕像，是一个睡着的姑娘。她头上缠着柔软的绷带，美丽的黝黑的脸上露出了安详的微笑。洁白的被褥，象是因为绘出了她的绝妙的身段的清晰的线条而显得恰到好处。

姑娘慢慢地睁开眼睛醒来了，象是感到有人轻轻地在她面颊上吻了一下。她的眸子象轻盈的蝴蝶一般向上抬起来，饱览这新的一天的光辉。同时，她心潮起伏，犹如一只雏鸟在母鸟的催促下煽动着翅膀准备起飞一样。

姑娘感到非常幸福。是的，她从来没有想到过能有一天躺在这样柔软、这样讲究的床上，躺在如此干净、如此安静的房间里，她从来没有梦想过会得到这么热心、无微不至的照料。

她每天早晨都这样想着，也回忆着那个可怕的夜晚。

门打开了，闯入者涌入小房间，弗尔图娜发疯般地喊叫起来，向她面前的卫队队员扑过去，用手指去抓他的眼睛。米吉塔也同样向另一个卫队队员扑过去，但枪托向她打来；额头被打得象撞在一座大山一样。当她恢复知觉时，觉得有个人俯在她身上轻轻地说："她活着……还在呼吸……"另一个声音在旁边说："弗尔图娜也醒过来了。"姑娘觉得她的脑袋象裂开一样，当人们扶着她坐起来时，一股混浊的、热烘烘的液体流到了她的眼睛里，那是血，是从被枪托打开的伤口里流出来的血。

院子里一阵喊喊喳喳声，那不是卫队队员，而是朋友们，他们是跑来帮助图米一家的。

弗尔图娜也苏醒了。她象所有的人一样，第一个念头是想知道丈夫是否安然无恙。人们立刻把她和她女儿抬到床上。弗尔图娜没有受伤，只是脑袋隆起了一个大疙瘩，但是她身子被脚踩得瘫软了，没力气动弹。

天已蒙蒙亮，院子里仍然挤满了人。这时已不光是男人，也有女人和孩子。

从邻村请来一位医生，他精心地为受伤者洗伤口。正在替最后一个伤员包扎时，传来了隆隆的卡车声。大路上开来了一辆红色汽车，一直开到图米家附近。从驾驶室里下来两个人，一个是胡子很长，身体健壮的司机，另一个是胡安。胡安是奉"矿工"之命去找司机的。

司机一边往院中走，一边破口大骂绍卡潘帕那些刽子

手。但是当他看到院子里躺着痛得连话都说不出来的伤员时，他呆住了。站在他们面前，只是大声嚷着："同志们！……同志们！……"

医生诊断：有些人伤势不很严重，留下来由他医治，有些人要送到城里去。要往城里送的是四个人，加上米吉塔，一共五个。图米伤势最重，他的一条胳膊和锁骨折断了；头上裂了一道大口子，全身伤痕累累。阿加普大伯的脸肿得很厉害，变了形，面颊上有一大块伤，皮开肉绽，好象一朵血玫瑰。人们看不清他的眼睛，他也看不清别的东西；他的脊背疼痛难忍，不能躺，不能坐，也不能站。图力至少有一根肋骨被打断，脚踝肿得象大腿那样粗，变成了青紫色，闪闪发光。医生也认为是骨折，由他设法治疗。"矿工"半边脸被削了皮，仿佛牛群在上面来回践踏过一般。他的一只胳臂象块破布似地挂在一边。米吉塔这个不幸的姑娘，头上伤口和她父亲一样深，痛苦得呻吟不止，尽管她竭力控制自己，还是无法忍住疼痛。

农民们整个夜晚都在发出怒吼。象狂怒的野兽一般走来走去，急着要去找那些坏蛋算帐。很多人一直攀登到半山腰，在山谷中到处寻找，有时还打了几声冷枪，但是一无所获。后来他们商量，是否可以打到绍卡潘帕去。大家一致赞成，只是在制定行动计划时发生了分歧。这时"矿工"已经醒过来，他用尽当时仅有的全部力气劝说大家，指出那样蛮干是不理智的。

当汽车载着伤员要出发时，人群旋风般地聚集在汽车周

围。女人们默默地哭泣着。男人们在一片寂静中羞得无地自容，大家都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感到极大的愤怒。车子离开了"矿工"没有力气喊叫，只是高高举起了紧握着拳头的那支完好的手臂。农民们重新振奋起来，象经过一场暴风雨的摧残之后，五彩缤纷的彩虹映射着大地一般。他们紧握双拳，把它高高举起，雷鸣般地呼喊着，呼声在群山间一遍又一遍地回荡着。

"祝你们健康归来，同志们！我们等着你们！"

这些话象誓言一般传到了"矿工"的耳朵里。

尽管司机小心地操纵着方向盘，但伤员们在路上还是痛得难以言状。米吉塔呻吟着，由于惊恐，还不断喊叫着。每当汽车颠簸或摇动一下，她都感到脑袋要和身子分家一般。大家尽力鼓励她，但不能减轻她的痛苦。她的血流得更多了，绷带被鲜血浸透了。当汽车最后进入城郊时，不幸的姑娘又休克了，"矿工"用那支好胳膊全力扶着她。

伤员没有被送进医院，而是送进一家诊所，这诊所的名字古怪而诱人，叫"吐帕克·卡塔里"*诊所。外科医生整天忙着透视照相，正骨复位，打石膏和缝合伤口。

伤员们度过了非常痛苦的日子。但是，不断有城里的同志来看望他们，其中有工人，手工业者，学生，职员，这些人给他们带来了同情和支持，语重心长地鼓励他们，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温暖。同志们对他们很亲切，仿佛他们已是多

* 阿帕沙在领导起义时，自称秘鲁总督，取号为吐帕克·卡塔里。——译者注

年的老友，是同胞兄弟。

痛苦渐渐地消失了，安静的日子到来了。但是，来探访他们的人没有减少，而是增多了。现在他们一批一批地来。有的带来一小篮水果，有的带来一包糖果。他们开着玩笑，谈些趣闻，有说有笑。

四个男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这房间如此之小，使人难以置信，那里竟然能够容纳四张床。来访者没有地方坐，有些人只好坐在床边，另一些人不得不找个空档站着。

米吉塔的房间比她家里的那间小房还要小。起初，她的伤势似乎比谁都重，但是，她恢复得比谁都快。现在她每天都起得很早，成了诊所护士们的得力助手。

如果有时不接待探访者，或者不进行治疗，或在饭前饭后，"矿工"就给他们读同志们带来的报纸，把重要的段落翻译成克丘亚语。除了读报，还有许多时间，有时他读一些书，把某些章节翻译给大家听。这比做什么都累。农民们不能整天都听那些他们不大听得懂和不大感兴趣的东西。这样，屋子里有时候便显得很寂静，讨厌的蚊子在空中嗡嗡地叫着。但是，可不要以为"矿工"会感到百无聊赖，时间再多，对他思念米吉塔来说，也总是不够的。现在他担心米吉塔不再想他了。如此巨大的不幸落在姑娘和父母头上，足以使最勇敢的女人胆怯。当知道了一个共产党员时刻处在危险之中时，一个女人即使再爱他，也很难不想离开他。现在她只是在想知道她爸爸的身体情况时，才到这个房间里来。

这时，"矿工"认为，应该教米吉塔识字。图米觉得

“矿工”这个想法太好了，其他人也都完全同意，但最激动的还是米吉塔，学会识字一直是她的最大的愿望。在学校读书时，她一次也没有早退迟到过，她是最用功的学生。当家里需要她干活，她不得不停学时，她是多么难过，哭得多么伤心啊！

一位教师同志给“矿工”带来了一份用克丘亚语编写的手抄音节表。“矿工”认为用学生不熟悉的语言教书，是一定会失败的。按照教育学的观点，应该采用学生的母语来教。这样，说克丘亚语的学生就可以象那些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学生一样，很容易地学会掌握一般的音节。

第一天，米吉塔发现自己什么也不懂。在学校里学过的东西，完全记不起来了。但是，由于她努力，求知欲强，她还是很顺利地掌握了音节表。这使“矿工”很惊奇，更不用说她在写字方面的进步了。姑娘要求“矿工”给她写出几张样子，她回到房里，几个小时之后，就把几张纸写得满满的拿了回来，写得很工整，仔细而清楚。

一天，“矿工”无意中拿起了反扣在桌子上的练习本，当他掀开时，看到了一点什么。开始，他以为那是一种感情的流露，实际上那是可贵的信号：米吉塔用刚劲有力而工整的笔锋写了托马斯的名字，在另一行又写了“矿工”，这是村里人对他的称呼。当他抬头看米吉塔时，她害羞了，垂下眼睛看着地板，脸上泛出一片红晕。象所有热恋中的青年一样，托马斯被希望陶醉，他觉得应该作出反应。第二天，他在为米吉塔写的字母表里，加上了“米吉塔”几个字。后来

"矿工"看到姑娘把这一页写得非常工整、仔细。不，不仅是工整、仔细，而且象写托马斯的名字那样精心。整页都写得很漂亮。

这种天真的，有时甚至带有孩子气的信息，他们交换了许多。不过，应当知道，对于恋人来说，是不存在什么天真和孩子气的，因为爱情的幸福就在于懂得——不管通过什么方式——对方在想什么，了解对方的想法和心理。

"矿工"发现，上课时间并不能象他希望的那么长。米吉塔对学习音节表很有兴趣，仿佛是在吞咽非常美味的饭菜一样香甜，她很快就学会了。"矿工"想尽量让米吉塔在他身边多待一会，以便多听听她那副歌唱家式的嗓子，多闻闻女人的温暖的香味。"矿工"又借口让她复习功课，看看她是否忘记了，想以此多留她一会。可是也没有用。姑娘对过去学过的功课就象刚刚学过一般，记得非常清楚。"矿工"用这种办法至多只能留她几分钟。但是她正处在热恋之中。不消说，她所以能够做出那么多的奇迹，爱情使她更加聪明也是原因之一。"矿工"认为，姑娘还需要学些数学、历史和地理的基本知识。图米当然十分痛快地答应了，如果他的姑娘能象上学一样学习，那真是太难得了。

一天下午，探视时间还没有到，哈苏大伯、希拉库和多尼就到诊所来了。村里要他们了解伤员的健康情况。他们带来了一罐汽油酒和一些钱。大家见面，分外高兴。他们讲了村里的新闻。有个姑娘被男人拐跑了；菲力大伯去世了。风调雨顺，丰收在望。顺便也讲到了镇上的事，土地委员会交

给了他们一些文件，上边说的什么还不清楚。

“矿工”把那些文件拿过来看，原来是土地委员会关于庄园是否可以分给佃户的判决书。这个报告措词很审慎：按照法律，确定他们庄园为“非生产性庄园”，因此，它的全部土地都可以分给农民。这消息使大家喜出望外。图力从床上跳下来，用那只好脚跳个不停。米吉塔跳起舞来。小伙子那只打着石膏的脚几乎没有沾地，就把姑娘举了起来，在人们的纵情大笑声中把姑娘扔到了“矿工”床上。“矿工”羞红了脸，仿佛感到他那最宝贵的秘密被人发现了。米吉塔正好倒在“矿工”腿上。她一下子跳起来，脸比慈菇还要红。大家很高兴，几乎整个下午都处在狂欢之中，闹得整个诊所都沸腾了。外科医生惊慌地跑了来，但是，当他看到他的伤员快活得有理时，便坐下来和他们聊了一会，甚至喝了他们一杯汽洽酒。

一天上午，米吉塔的绷带被解掉了。当米吉塔把这个消息告诉她父亲时，大家都惊奇地看着她，她的前额象是从来没有受过伤。乍一看，没有留下伤疤，只有一条又小又细的伤纹，几乎看不出来。为了这一点，大家又高兴了一阵子。

“我们大家都会这样恢复健康的。”图米说。

“我们很快就要回家了。”阿加普大伯接着说。

“矿工”想法庆贺庆贺这件事。他没有找到更合适的方法。他的胳臂还打着石膏，用三角绷带吊着，不过已经能够走路了。他便向图米暗示，他要同米吉塔一起出去散步，让她认识一下这座城市。

“对你”，图米说，“我什么也不能拒绝。再说，对姑娘，出去散散心也很好。”

他们出去了。“矿工”带米吉塔到了市中心，向她介绍各条街道，路上行人，和出现在面前的高楼大厦。米吉塔着迷似地听着，她的心高兴得快要跳出来了。他们一边走着，两个人的手象由一个大脑支配似的，互相寻找，拉在一起。他们手挽着手，来到一个公园，在那儿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尽管谁也没有说话，两人都迫不及待地让田野的小路同他们共享幸福。小路两旁树木成行，小鸟啼啭，鲜花盛开。他们到了山脚下，那里有棵胡椒树，茂密的枝叶低垂下来，好象门帘一般。在这棵树下，姑娘再也难以抑制住自己的深情，投入了“矿工”的怀抱；然后抬起了头，两人的嘴唇合在一起了。这时刻，米吉塔看到一道绚丽的光辉洒满了整个田野。

第十章

I

土地法官是个很有风度的人。他上街时，总是只身一人，昂首挺胸，使人不禁想起身披铁甲的古代骑士。可是，在办公室里，他却是另一副模样，给人的印象是，这位法官只靠法典和法令过活，仿佛从他肺部呼出的气体都散发着条文的味道。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他对“距离”的关心：据说在他同诉讼人之间应该保持多少公尺的距离，他都要估算一番。如果不是在出庭的时间，你纵有天大的理由也无法见到他。在书记员入内通报并出来宣布业经这位法官允许接见之

前，任何人不得前进一步。

塞甫仁达农会负责人多次去打听他们呈报的案子是否已经审理完毕。但是，书记员每次都以摇头作为回答。法官大发慈悲接见了他们，并以令人无法捉摸的超然态度表示，解决塞甫仁达的问题可不象吃嫩玉米那么容易，他们应该有耐心，应该给他时间，以便认真地研究这件诉讼案。

他们耐心地等待着，时间一天一天、一星期一星期地过去了，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判决书终于公布了。如果说，农民对法庭的最后结论曾经喜上眉梢，仿佛看到他们的希望完全实现了：粮食满仓，孩子们吃得很饱，家家安居乐业；那么，现在一听到判决，就觉得天整个塌下来了。他们从来没有想到，多年的幻想突然象暴雨浇灭篝火一般熄掉了。

法官的判决和合议庭的结论完全相反，他说，塞甫仁达具备"农业企业"的全部特征，因此宣布，它不"属于"土改的范围。最后命令：把庄园归还给主人，并且赔偿全部的破坏和损失。

塞甫仁达农会负责人跑到城里，同自己的律师和"矿工"商量。"矿工"斩钉截铁地对他们说：

"应该斗争。呈报上一级审理，他们可以改判。对于能否成功，我不抱很大希望。但是，要进行斗争。要把山谷里的各个农会都动员起来，共同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忠实地执行土改法。"

律师用吼叫来评论这一判决：

"卑鄙！土改法就这样被嘲弄了，正义被钉在耻辱柱上

了。”律师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准备上诉，要求撤销原判。律师列举的理由是那样充分和有力，以致那个判决被批驳得犹如一张被撕得粉碎的纸，一经扔出，就会随风飘散。

这样一来，希望又怯生生地、慢慢地在村里复生了，象是被火烧过的山岭，在头几场春雨之后，常常重新长出不被人注意的小草。

塞甫仁达农会负责人没有忘记“矿工”的话。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去走访远近的村庄，走遍了整个山谷。没有费多少口舌，人们就了解了发生的情况。对塞甫仁达村的判决不是孤立的，绝不只关系到一个庄园，应该看成那是开的第一刀，试探性的第一刀，因为法官的结论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他的后面是地主，是地主的暗中牵线和大量的贿赂。很快就会一个个地影响到别的庄园。但是，只要农民们团结一致，共同维护自己的利益，就可能避免他们的打击，使土改法付诸实施。一个农会单枪匹马地干，无论在那一级审理中都会失败。可是，如果有其他农会的支持，就有成功的可能。全山谷的农会可以组织一个联合会，不仅对法官，而更主要地是对政府施加压力。在这场斗争中，不能依靠绍卡潘帕中心农会。众所周知，这个农会显然是要剥削和压迫农民的，它不会帮助和保护他们。

塞甫仁达的领导人用各种方法进行宣传。显然，他们从“矿工”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在他们已经懂得怎样观察问题，怎样分析根源和说明道理了。农民们都带着惊奇的目光听他们讲话。农民们心里想：这些领导人真会讲话，真会

说服人，他们是从哪里学来的？他们是怎样学会的？这里应该指出，图米对问题理解得最深刻。他虽然不是负责人，但没有他，谁也不愿行动，至少是对那些被公认为最重要的农会进行说服工作时，大家都在指望着他。

人们都被说服了，但是，从同意到组织起来并有所行动，要迈出这一决定性的步伐，还必须走相当长的路程。因为这里面临着两种危险：其一，出现在远方的暴风雨云，半路上就可能消散了；其二，就象大雨临头。在第一种情况下，可以有时间看一看，想一想；在第二种情况下，就只能赶紧跑去避雨了。而塞甫仁达领导人谈到的危险，只不过是在遥远的山巅上飘浮的一朵小云。

塞甫仁达负责人一再进行说服动员，但是他们的努力没有取得成效。在山谷的一个角落里有个农会，那里的人以惊人的坦率对他们说，他们与其象新教的牧师那样去说教，还不如用他们的时间去做点别的事情，以免劳而无功。那里的人不想知道什么联合会呀，什么斗争呀等等。土地——尽管大小不同——反正已经拿到手中；收成也够填饱肚子；总统很快就会下令颁发地契；已经没有庄园主和管家了；农民已经安居乐业了；他们再也没有什么要求和期望了，请不要来打搅他们。他们最后劝告塞甫仁达人说，如果有困难，那就马上去拜见总统；尽人皆知，总统就象农民的慈父，完全可以相信他，他会充分满足农会的要求的。

有些事情，塞甫仁达领导人是不会轻易忘掉的。向总统请愿这个想法，好象把小鸟关在笼子里一样，他们一听就牢

牢地记住了。他们多次听说，总统确实是个高尚的人，坚定地站在农民一边；如果说他那些有益的计划没有马上实现，那只是因为在他周围有一伙坏人。他们还记得，就连"矿工"也多次说到要派代表团去见当局，其中也提到了总统。

光阴似箭。今年和往年一样，又将是一个好年成。玉米已经长得很高，禾苗茁壮，开始抽出粉红色的穗子和吐出花丝来了。在整个庄园里，无法肯定哪块玉米地收成最好。可是人们都很担心，坐卧不宁。他们不知道今年的收成是归他们所有，还是要装到卡斯蒂列霍的粮仓里去。领导人都说，"一定要进行斗争"，走遍整个山谷去做工作。可是没有取得积极的成果。官司打得不顺利，赢的希望不大。

一天早晨，来了几个绍卡潘帕的卫队队员，他们没有带武器。卫队员向塞甫仁达领导人传达了一项命令，除了个人的小块地以外，任何玉米地都不得触动。他们问起卫队队员，那道命令是从哪儿下来的？卫队队员只说："上边。"除此之外，再没有说什么，更没有说将来收了玉米归谁。领导人不想单独讨论那道命令，他们去和图米一起商量。图米认为，即使官司彻底打输，今年的收成仍然只能归那些耕田和播种的人。因为官司还没有完全结束，当然不能让任何人来插手秋收。大家都同意图米的意见。图米还说，这件事应该在大会上讨论一下。

大会召开了。大家都出席，连米希古和福鲁图也来了。出人意料的是，农民们听到那个命令后都很泰然。他们没有动感情，也没有表示愤慨，甚至没有进行抗议。不过，谁也

没有想到要放弃自己用汗水浇灌出来的玉米。就连那些只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播种了玉米的人，也宣称要坚决保卫今年的收成不受任何损失。当谈到要采取保护措施时，有人说，应当马上去向当局请愿，以便撤销那道命令。阿加普大伯于是介绍了那个农会的建议和领导人关于这个建议的看法，最后他提出立刻组成一个代表团，去和总统交涉。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称赞。由图米、哈苏大伯和多尼组成。大会结束时，福鲁图用颤抖的，但又是坚定的声音说道：

“我当过卡斯蒂列霍的工头，帮助路德辛多干过事。在我不当农会负责人期间，曾多次干过违背村子利益的事，我还告过几次密。我挨过一次打，我老老实实承认，那是我罪有应得。说实话，多亏了这次处罚，我才懂得了我做得不对，我不该同跟我一样的穷人，同我的农民兄弟作对。但是，我也要声明，‘矿工’这次到图米家里来，不是我告的密。我不知道矿工那天在村里。另外，我也替米希古保证，他也没有告密。我们坚决不再干有损于咱们村里人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怎样才能同大家重归于好。前不久我们到城里去了一次，同‘矿工’谈了谈。是他劝我们来参加这样的大会，象现在这样做做自我批评。请你们给我们改过自新的机会，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信任。如果你们不能谅解我们，我们情愿受到你们的惩罚，你们说该咋法就咋办。”

“福鲁图这样的检讨，”阿加普大伯在人群中说，“一文不值。我们每年也都向镇上的老神父忏悔；可是，一转身，犯的罪恶更严重。一个人怎么样，主要的是看他的行动。重

要的是事实，而不是空话。福鲁图和米希古只有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得象个人的样子，象个真正的人的样子时，才能得到我们的信任。”

2

这是一个好象挂在悬崖之间的城市。陡峭的山坡，深深的山谷。一切都是新奇的，仿佛它是另一个世界。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街道、房屋和行人。小轿车和公共汽车在大街上川流不息，呼哧呼哧，好象缺氧的肺那样。

现在，我们那些朋友感到坦然了。然而，前一天晚上……

天黑时，火车仍然在一望无际的、满目荒凉的大平原上行驶着。火车和时间这两个同伙，竭力使这次旅行变得无休无止，令人烦闷。旅客们在暗淡的电灯光下打瞌睡。当朋友们摇晃着脑袋打盹时，图米把头探出窗外，他的眼睛看到了一点使他难以置信的东西。仿佛天空翻转了过来，群星落在脚下，在无底的深渊里闪烁着光芒。

“城市！”图米身后有人喊道，“城市！”

是的，是城市。在灯火之间，屋顶和大楼的高大侧影在图米的眼前闪过。当他招呼他的伙伴时，他们已经沉浸在这奇异的景象之中，就象进入了神话中的仙都一般。可是，这

种景象转眼即逝，恰如一个人从甜蜜的梦中醒来。火车和时间又勾起臂膀，继续在夜幕中爬行着。

我们的朋友开始忐忑不安起来。他们不敢肯定有没有人到车站来接他们。“矿工”答应打电报把他们的行程通知这个城里的同志。这些山谷地区的人应当在车站的某个地方等候，如果没有人来接，千万不要离开那儿。可是，如果发生点什么事情，同志们不能来接他们，又怎么办？而且，即使来接，认不出他们又怎么办？总之，种种担心在他们的脑海里翻腾起来。这些农民将在夜间到达一个陌生的城市，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火车到达终点站停下了，山谷农民完全按照“矿工”的嘱咐行事，宽大的月台上人群如蚂蚁一般蠕动着。那里有各种各样的面孔。人们背着沉重的包袱弯腰行走着，你喊我叫，到处都是人头。但是人群很快便变得稀疏起来，月台终于笼罩在一片寂寞的黄色灯光中。我们的朋友们还在等着，焦急地想看到来接他们的人。可是，月台上一个人影也没有，只有死一般的寂静。说不定，再过一会儿，这种寂静又会象山间的狂风一样怒吼起来。

他们无法用分钟和小时来计算时间。不过，他们好象看到，时间正在象河水一样流走，不断地流呀流。他们的思潮象浪涛一样起伏不定，疑虑象河边的水藻一样越积越多。

远处出现了一个影子。这影子好象黑夜的化身一样，慢慢地、迟缓地走过来。他的帽子几乎拉到了肩上，披风又宽又长，象是魔术师的长衫。是他吗？不是，不象是同志。这

个人走到他们跟前，和他们讲话，但他们听不懂他的话。不过，他的手势很有表达能力，农民们懂得了，是叫他们离开车站。他们走到一块宽敞得象是广场的空地上，蹲在一个角落里。他们都饿了，但是没有吃的．只好拿出小布袋，掏出古柯嚼起来。

不会有谁来照顾他们了。也许来接的那位同志，在刚下火车时的那种乱哄哄的人群中找过他们，但是没有找到，只好走掉了。也许他们这些穷苦农民，值不得大都市的同志们来接。也可能这里的人和“矿工”不一样。他们注定要象失去父母的孤儿一样呆在那里，等到天明之后，才能找到一个懂得他们语言的人带路。

多尼看见一个脑袋，似乎有人在地面上爬着。原来街道是个斜坡，那人正从坡下走上来。露出脑袋之后，接着便出现了脖子，双肩和双腿。那人迈着大步飞快地走过来，呼哧呼哧地喘着气。

是他。这就是他们以为没有希望找到的那个人。这人很年轻。他象“矿工”那样拥抱他们，和他们亲切交谈。昨天夜里的这种事情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前一天拍的电报迟到了，比火车到得还晚。他一接到电报马上就跑着赶来，担心他们从别的路走掉，去找住处。

他们上路了，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街道一会儿很宽，一会儿变得很窄，弯弯曲曲。一堆堆垃圾旁都有狗在争相觅食，还有人在争着捡东西。这些山谷里来的人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连想都没有想到过。当接他们的那位同志解释

这种情况时，他们觉得象是一阵台风迎面袭来。

“他们是因为饥饿而从乡下出来逃荒的农民。城里有成百上千这样的人。他们本来想到这儿来找工作，可是却挨到了更大的饥饿。在这些垃圾堆里，同狗争抢着，但也常常可以抢到从富人餐桌上扫下来的一两块面包。”

“可是……”哈苏大伯仿佛挨了一拳，结结巴巴地说，“他们没分到土地吗？……不是进行土改了吗？”

“土改，同志，那是个装潢门面的法令。”

没有人再提问题，一切都清楚了。难道他们自己没有看到土地正在从他们手中滑掉吗？

那位同志把他们送进一个客栈，把他们带到一间小房里去。这间房子，地板上几乎全部铺满了粗麻布面的草垫，每个垫子上都放着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套。这房间并不是空无一人，它的一个角落里睡着一男一女，显然是一对夫妇。

天刚刚亮，那对夫妇就悄悄地走掉了。过了一会，山谷农民照往常时间起床。在宽敞的院子里，一个胖胖的秋罗女人，用斗篷裹得严严实实的，正在点火做饭。灶上放着一口大铜锅。街上还没有人走动。我们的朋友想看看市容，就走了出去。他们向前走了几个街区，然后又倒回来。横向的街道弯弯曲曲，看不到很远的地方。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房屋矮小，破旧，肮脏。昨天夜里他们看到的漂亮的高楼大厦，可能在另外什么地方。

街上开始热闹起来了，农民们回到了客栈。昨天晚上接他们的那个同志几乎和他们同时到达客栈，还有一个比他年

纪稍大一些的人陪着。这个人神情安详，装束简朴。他不懂克丘亚语，因为他是阿伊马拉人，他和那个同志用西班牙语讲话。

一股扑鼻的咖啡香从院子里飘来。男男女女围在那个胖秋罗女人四周。那女人按照印第安人的样子盘腿坐在地上，看到那么多人，不免有些忙乱；不过，她还是设法递给每个人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和一块面包，还能腾出手来收钱。

“你们一定没有吃早饭，”年纪大的同志说，“我们也没有吃。”他笑了笑，仿佛要开个玩笑。他向铜锅走去，别人都跟在后面。

大家都吃了早饭。味道很好，大家吃得津津有味，比往常吃得多。那位年纪大的同志不让别人掏腰包，好象他是个大富翁。接着，他们回到了屋子里。

那个年纪较大的同志尽管也是一个青年，看来却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人。在谈话时，他给人的印象是他对各种事情都了如指掌。他衣着整洁，比“矿工”要好得多，但不显得过分讲究。谈了一会之后，他问农民，为什么到城里来。他很有兴趣地听了图米的详细的叙述。接着又问了些事情，然后说：

“从各方面来看，事情进展不顺利。不仅对你们如此，对全体农民都是如此。政府最近又颁布了一项新的法令。按照这个法令，他用这只手交给你们的东西，用那只手又夺了回去。第一项土改法令规定，给你们土地的数量使你们可以成为自耕农。这是对的。这项措施是明智的，使农民有了养

家糊口的生产资料。但是，第二项法令一颁布，你们就被圈在自己原有的那一小块土地上，没有权利再多要一寸土地。”

那位同志谈着的时候，山谷农民感到心头浇了一场冰雨，把他们本来就奄奄一息的希望之火无情地扑灭了。

“现在，”他继续说．“你们不要再照原来的计划向总统提出要求。当然，总统是会同意接见你们的。应该对他说，你们原来的那一小块土地无法让你们不受穷，应该废除那第二号损害你们利益的法令。要对总统说，不废除第二号法令，就等于没有实行过土改。还应该对总统说，今年的收成应该完全归你们，因为你们已经辛辛苦苦操劳了几个月，而且种子也是你们的。”

接着，他建议他们在拜见总统之前最好去见见部长，向他提出同样的要求。不过，见了总统和部长以后，不要以为大功已经告成，那还只是刚刚开头。同样重要或者更加重要的事情是要争取山谷的其他所有农会，除了在当地组织暴动，召开大会和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对政府施加压力以外．也要派你们这样的代表团来。”

“总之一句话，”那位同志最后说，“要作最坏的打算，看看能不能组织一支声势浩大的请愿队伍到这里来，要求废除第二项法令。我认为这不是不可能，而且，很可能取得决定性的效果。”

见部长并没有费周折。只是部长不懂得克丘亚语，找翻译花了一些时间。部长这个人有些狡诈，但又有些天真。当

听到私人小块土地这个词时，立刻跳了起来说：

“哎呀！难道有那么一块地还不够？这样的地有多大？”

“巴掌大的那么一块，老爷。”图米回答说，“每年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孩子们都挨饿……至于穿衣，那根本不敢想……”

“不过，我听说有这么一块地就可以过得不错了。”

“老爷，没那么回事。”

“好吧，那么想想办法。我和总统谈谈，很快会解决的。你们不要担心，放心地回去吧。”

会见就这样简简单单地结束了，部长一口答应农民们的要求。图米他们迈着轻快的步子，高高兴兴地走了出来，仿佛已经有了一半的成功把握。他们困惑不解的是，象部长这样一位重要的人物为什么对他们那么温和，几句话就把事情说通了。尤其是当他们想到区长，乃至那个猴子，对他们多方刁难，使他们一事无成时，就更是难以理解。

对图米来说，到总统府去，困难之大，就象为了打开生路而披荆斩棘一般。如果没有同志们的帮助，说不定他们永远不会达到目的。即使有了这种帮助，也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些不太愉快的事情。总统每星期固定一天接见农民。他们到达总统府时，那里的人对他们说，接见的日子已经过了。他们只好等到下一个星期。到了那一天，尽管他们去得很早，可还是远远落在别人后边。有许多代表团比他们到得更早。为了到达总统办公室的前厅，要经过一系列烦琐的盘

问，甚至要进行令人讨厌的搜身，看看有没有携带武器。前厅那里有位秋罗人，手中拿着一个盒子。他从盒子里拿出一枚系着精致的三色丝带的徽章。徽章是金的，几乎和手掌一样大，制作精细，金光耀眼。秋罗人把徽章拿给每个农民看，而且尽量放在他们眼前，让他们把那个珍宝看得一清二楚。

“你们看，好不好？”他一步一问，“真漂亮，对不对？”

接着，他绘声绘色地讲起了总统的高尚品德，他的政府如何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为农民利益服务。他一会儿用克丘亚语讲，一会儿用阿伊马拉语讲，因为那里既有讲克丘亚语的农民，又有讲阿伊马拉语的农民。最后他说，农民们应该以某种方式对总统表示感谢，而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赠给总统一枚徽章。这花不了几个钱，只收手工费，因为金子是第普阿尼的淘金工人捐献的。那个盒子里装满了徽章，每个人都可以买一枚。每个代表团都得掏腰包，默默地把钱凑起来。农民们闪着惊讶的目光，双手颤抖着，好象夜间行路时突然遇上了一个手拿匕首的陌生人。陪同山谷农民来的何塞同志凑到他们耳边，悄悄地告诉了每一个人，要他们找个托辞，不买徽章。图米说，他们前一次已经买了一枚，那个秋罗人用失望的目光打量着图米，没有说什么。这时，第一个代表团被叫了进去。可是，每个代表团都要耽搁很长的时间。

山谷农民到部长办公室时没有遇到什么障碍，没有费口舌，也没有送徽章。可是，现在不知为什么，心里很不安，

他们担心总统不象部长那样通情达理，宽宏大量。而进去一个代表团后，拖那么长时间才开门出来，更使他们由不安变为烦躁。图米他们木然地站在那里。突然门开了，在出来的人后面跟着一个听差，他说上午的接见已经结束，总统先生下午再接见其他代表团。他们无可奈何地走了出来，肩膀上好象压着千斤重担。那位同志带他们在附近吃了饭，最早赶回接见地点。但是他们的高兴顷刻便化为泡影，上午那个听差又来了，说会见要推迟到下星期。

他们没有办法，只好等待。白天无所事事，夜间不能成眠。尽管同志们带他们乘公共汽车去游玩，去看足球赛和电影——他们这是第一次看到电影，想尽一切办法使他们把那一星期过得愉快些，但大家都闷闷不乐，有时简直不安到了绝望的地步。

那个日子总算又等到了。

经验告诉他们不能落在后面。这回他们几乎排在最前边，不过，这并不能减少他们的烦恼；因为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何塞同志（到车站去接他们的那位青年）这次不能陪他们来。上次那个秋罗人，很快又拿着徽章盒出现了，不停地讲着，脸上挂着微笑。看见徽章挂在小飘带上在他们眼前晃动，显得格外大而明亮，图米和其他人再也想不出借口推辞，舌头仿佛已经麻木，于是，不由自主地打开布包，把舍不得用来吃饭的钱取了出来。秋罗人仰面高呼道：

“太少啦！给乞丐也不能这么少呀！再掏点出来！再掏点出来！”

“没有啦，先生。”图米壮大了胆子喃喃地说。

“那不是？不是藏在布包里吗？不要太小气！”

“先生，那是买车票用的。不然，我们怎么回去呀？”

“这不用担心，朋友们。我给你们弄铁路免票。我对着这个十字向你们发誓。”说着用右手的食指和姆指做了个十字，亲了个响吻。

他们继续讨价还价。秋罗人一个劲地发誓和许诺。最后，倒霉的山谷人终于被征服了。他们被征服，心情非常颓伤，因为知道自己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这时，门打开了，轮到他们了。地板好象在他们脚下晃动，双膝颤抖，惊慌失措，仿佛是被带去拷问似的。但是，门那边等待他们的却是一个外表和善的矮胖子，脸上挂着一丝微笑，好象对他们说：“欢迎你们，不必害怕。”

有个穿戴十分讲究的人伸着右手迎面向他们走来。那人很庄重，一对深邃的眼睛，向一旁斜视着，嘴唇肥大而松弛，露出一副既象训斥又象高傲的表情。这人请山谷的农民们在他那张象是玻璃做的桌子前面的一排椅子上坐下，而自己则走到桌子后边，在一把大沙发椅上落座，面对着他们。他就是总统。

农民们的惶恐不安的心情几乎完全消失了，仔细地打量着总统，仿佛急切地要在他身上找出土改之前就存在于他们心目中的那个形象来。那是一个受命于天的人，他那双神奇的手，只会播种仁慈和幸福。他生来就是为了保护和支持穷人，象大天使圣·米格尔一样，能手执威力无穷的大棒打垮

富人们的多头巨龙。但是，现在他们眼前这个人，和部长没有多大不同。不对，他们没有看清楚。象是有阳光照射一般他周围几次出现了宽大的光环，这使他庄严无比，一种雍容华贵的气度，表明他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看到山谷的农民们一声不吭，那个矮胖子——他是翻译，不住地看着图米手中握着的徽章，——向图米走来，他认为有责任告诉他们，此时此刻该做些什么。图米好象嘴里在说：在任何人面前都不该胆怯。他迈着稳健的步子走近总统的沙发椅。这时总统站起身来。

“总统同志，”那位翻译教图米这样说，“你是农民的慈父和恩人。我们来求你主持正义，给你带来了这个小小的礼品。你肯定会倾听我们诉说疾苦，同情我们的不幸，采取果断的措施，纠正落在我们头上的不公正的待遇。”

图米一说完，那枚徽章便在总统胸前闪闪发光了。总统用双臂紧紧地拥抱了这个农民，以示他的心情一直很激动；随后又说了几句话，感谢农民们的礼物。他的话虽然寥寥数语，却使在他面前跳动的几颗心充满了希望。

总统回身在沙发椅上就坐，按动了桌上许多电铃中的一个，农民们当即看到从旁门进来一个姑娘。这姑娘比镇上教堂里的天使还要漂亮，穿的衣服也是轻飘飘的。大概，天使见到了她，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她不是天使，她迈着轻盈的步子走到侧面一张小桌子前坐了下来，从桌子的抽屉里拿出纸张，手中捏着铅笔，然后对总统微微一笑，好象说：“我准备好了。”总统于是通过翻译说道：

“你们说吧，为什么到这里来。不要紧张，这里有人听你们讲话，随时准备帮助你们。”

哈苏大伯和多尼用眼睛看了看图米，象是说：“你当然应该……”

开始讲话时，图米有些紧张，几乎有点结结巴巴，但很快就镇静下来了。他简要地讲了土改，讲了农民们的看法、想法和体验。他告诉总统，听说要颁布土改法时，他们先是不信，怀疑，后来又抱有希望。土改法令公布了，他们才完全相信了。分配大庄园的土地，他们等了很久，如今快要进行了。人们看到自己的希望真的要实现了，土地已归自己所有了；为了证实这一点，每个人都耕种了自己认为要“分给他的那块地”。时间过了很久，对农民们的要求，领导人老是敷衍搪塞，后来不得不打官司。在打官司过程中，农民们还是面临着庄园主们的并未削弱的势力，每次官司都打输了。图米详细地谈了塞甫仁达的情况。

“法官不公，”图米继续说，“我们只好到这里来，求您伸张正义，求您保护，总统同志，您是我们的慈父和恩人。但是，在这里，我们听说，又有新法令，把第一个法令规定给我们的东西又收回去了，我们的权利只限于拥有那么一块小小的土地。这样，我们一辈子也摆脱不了贫困，还要受庄园主们的欺凌。”

翻译叫图米每讲几句就停顿一下，以便能把他讲的内容如实地翻给总统听。图米看到总统一边聚精会神地听着，一边用右手不停地来回抚摸着摆在桌子上的亮晶晶的徽章，好

象十分高兴。这时，那个天使般的姑娘用铅笔在纸上唰唰地写着，把翻译的话记下来。

“总统同志，我们的慈父和恩人，现在我们的心告诉我们，您会倾听我们的呼声，取消这项新法令，因为没有一个父亲会让自己的孩子永远处于贫困、无知和受压迫的状况中。”

总统叫翻译问图米还有没有要补充的。

“当然有，”图米说，“绍卡潘帕中心农会主席叫人告诉我们，我们无权占有庄园主的土地，我们不能触动自己那一小块土地以外的庄稼。这不行，那些庄稼也是我们劳动换来的，不是几天的劳动，而是几个星期、几个月的劳动。那些玉米地打的粮食都是我们用汗水浇出来的。我们相信您，总统先生，您会给我们一份字据，命令绍卡潘帕的主席，允许我们得到我们的劳动成果。”

他们再一次问图米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图米摇摇头，表示没有了。多尼接上说：

“我们还有一件事，也很重要。”多尼把罗达斯·普拉塔主席经常对农民作威作福的事全都说了。先讲了交钱交东西的事，最后讲了人们在他的队部牢房里受到酷刑、在塞甫仁达农会一个领导人家里毒打男人和女人的情形。

“和这个霸王相比，”多尼最后说，“以前的庄园主简直是圣神了。”

他们问哈苏大伯是否还有什么要说的。哈苏大伯说没有。于是总统通过翻译一点一点地进行回答。关于第一点，

他说颁布这第二项法令确实是错误的。他暗示是"美援"的技术专家们煽动公布的。他说，糟糕的是那些先生们如果坚持某种事情，别人再有道理他们也不加理睬。更糟糕的是，不能抛开这些人，因为他们是按两国政府签定的协议到这儿来的。不过，总会想出办法废除后一道法令，让农民们按原来的法令分得土地。至于第二点，总统叫他们去部里，那里会向绍卡潘帕下达命令；同时，他也会给部长打电话。关于第三点，他已收到许多对罗达斯·普拉塔的控告，已经作出决定，由别人接替他的职务。

3

山谷农民象小鹿攀登陡峭的山峰那样，轻盈地爬上部长办公楼的高高的阶梯。他们都很兴奋，以为胜利而归是十拿九稳的了。总统对他们的要求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更确切地说，十分痛快地满足了他们的要求。至于那个"美援"，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不过，可以猜得出，那是某种障碍，对此不必过分担心。总统究竟是总统，他的意志将扫除任何障碍，不管这种障碍有多大。再说，以后有机会可以问问"矿工"，那个"美援"是怎么回事。至于部长的命令，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到手了。他们想着诸如此类的事，走进了前厅；但是发现那里挤满了农民，都在等候接见。他们等下去

也是白等，这和第一次在总统府那儿一样。下午，尽管他们去得很早。但至少已有二十几个人比他们早到。虽然每次只有三、四个人进办公室，而且谈话的时间比预计要长得多，但图米和他的伙伴们离拿到命令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当距离接见只有一步之差的时候，过来一个听差对他们说，部长接到了总统府的紧急电话，下午的接见到此结束。第二天，见部长的可能性更小了，因为他正出席“内阁会议”。第三天，事情更不顺利，遇到的情况比前两天更棘手：部长已动身到一个边远县去了，许多天之后才能返回。这些憨厚的农民终于明白了，那个盼望已久的命令原来是只难以用手捕捉的飞鸟。

拿不到命令，他们决定返回村子，设法自己保护收成。他们到总统府去找那个卖徽章的人。尽管知道自己象小孩子一样受了骗，仍然幻想也许那个家伙会弄到他答应的“免票”。可是，他们在门前被挡回来了。不是去见总统的人和不是去总统府办事的人，一律不准进门。这简直象整个青天塌了下来，重重地压在他们的头上。不是由于害怕，而是由于羞愧，他们不该不及早告诉城里的同志们，他们落进了秋罗人的陷阱。现在，只有求助于党了，只有这样才能回到村子里去。同志们对这种事情并不感到惊奇。总统府的那些小无赖很有模仿能力，主人是大骗子，他们是小骗子。

他们回村的前一天傍晚，何塞同志带着四个陌生的农民出现在他们房门口。房间不算小，来的人都容得下。他们是从波托西省来的，和图米他们一样，想见总统。

何塞同志因为有事，立刻就走了。波托西农民中最年长的是个五十岁开外的人，他前额宽阔，胡须稀疏，目光凝重。他好象有满肚子的疑问，什么都想知道：科恰班巴山谷的情况，有多少耕地，种什么作物，怎么耕作，收成怎样，土改进行得如何，农民是否已经分得了土地，领到了地契，图米他们是怎样见到总统的，总统是怎样接见他们的，对他们说了些什么话。图米和哈苏大伯轮流解答，多尼有时也插上几句，他们耐心地满足了老人的好奇心。

"不管怎么说，"波托西人马上说道，"显然你们并不象我们那么倒霉。至少现在你们没有受到庄园主的压迫，这就够了不起了。我们却比土改前还要糟。"没等人们问他，他就把多年来受苦受难的历史讲了一遍。他讲得是那么流畅、毫不停顿和踌躇，好象在讲一篇背得滚瓜烂熟的课文。他讲得很长很多，山谷农民只记住了下面这些内容：

和全国农民一样，波托西的农民也带着种种疑团和希望等待着土改。土改法公布之后，人们以为世世代代受压迫的印第安老百姓马上就要解放了。他们就把大庄园掌握起来，每个人能种多少地就种多少。地主们行动十分谨慎，不敢贸然从事。土地似乎很快就要分给农民并且把地契发给他们了。可是，时间一星期一星期、一月一月地过去了，谁也不知道何时分配土地，更不知道怎样分配。对于前去告状、要求分配土地的代表团，当局就象对待难以驯服的野兽一般抚慰他们。但庄园主们却开始在执政党的集会上露面了，他们起先是小心翼翼，后来则发表起演说来，明目张胆地表示

支持总统了。不久，许多庄园主当上了首领，借口替政府打击敌人而组织了武装卫队。渐渐地传出谣言，说那个地方的庄园不属于土改法规定的范围之内。一天，一个庄园主在一排卫队的支持下，不费吹灰之力把土地重新夺了回去，强迫长工们象土改前一样为他卖命。别的庄园主也照此行事，一步一步地有计划、有预谋地夺回土地。不久，当地几乎所有的庄园都回到了以前的主人手里。他们之所以能够得逞，山高路远是个很重要的因素。那里基本上是山区，庄园之间互相隔绝。一个庄园里发生的事情，毗邻的庄园要过好久才能知道，因为庄园之间不仅路远，而且山高坡陡，来往十分不便。

农民们当然不甘心这样下去。不甘心！他们不出工。庄园主知道他们正在公开准备暴动。但是，遇到这种情况，庄园主就出动一帮武装打手来对付。于是农会出面，向当地的中心农会反映。当然，中心农会的负责人都不是农民出身，而是一些镇上的小手工业者，用过去行会头目的态度来对待他们。中心农会不解决问题，只好探寻别的路子。到副区长那里去，命运更不济。副区长原来是个庄园主。这样，全区的农会联合起来了，抛开行会式的中心农会，组织了一个新的真正的中心农会。随即委任了一个代表团去找总统伸张正义。这个代表团带回来的只是空洞的诺言，句句都不兑现。于是农民们决定，利用自己的手段，按照自己的方式，去保卫土改法给予他们的权利。

新的中心农会开始进行工作，得到了绍卡潘帕和国内其

他大中心农会的承认。他们并且从其他的中心农会，主要是从绍卡潘帕中心农会那里获得了武器，进而展开了重新夺取庄园的斗争，把庄园主一个个赶跑。有些庄园主趾高气扬、不服从中心农会的发落，进行反抗，双方就展开了战斗，有时还出现伤亡。

敌人不甘心失败。副区长、镇长、政治指导员和所有的地主都组织起来，嚣张得很，通过城里的报纸散布耸人听闻的流言蜚语，说农民发动暴乱，目无法纪，说农民运动不仅是对庄园主的挑衅，也是对全体人民的挑衅，等等。

尽管把一切坏事归咎于农民，但实际收效不大，他们就想找个农民的头头下毒手，想取得惊人的效果。他们选中了负责人安德烈·卡维纳。卡维纳胆小怕事，谨小慎微，但工作踏实，只要有一项任务完成得不好，他就心神不宁，这一点是大家公认的。当然，他在负责人中间算不上是出众之才。再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是头头，因为在他们那里，谁也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事情都是大家商量着办的。

仿佛要竭力表明诽谤者们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卡维纳一反怯懦的常态，渐渐地爱交往了。结果他考虑问题比别人周到，看得也远。在谨慎和大胆方面，没有谁能比得上他；困难和危险的事，都是他出面处理；农民之间的纠纷和不和，由他来解决。这样，他慢慢地成了主要的领导人，庄园主们也越来越恨他；这些人很快发现他们的算盘没有打错。

庄园没有了主人，斗争转移了战场，采取了新的形式。农民去镇上做买卖，总是遭受敲诈勒索和种种欺侮。经常有

人被扣押，要交数额很高、名目繁多的罚款，才能获释。交不起罚款的人，就得等中心农会来人为他们说情。必须是中心农会来人，因为一般农会的人是没人理睬的，除非手上有钱。

一天，到镇上说情的中心农会负责人没有回来。就是说，他们也被捕了。卡维纳自己已无法到本区的任何一个镇子去进行活动，因为到处都在说，如果他到那里去，就别想再活着回去。他的同事们都保护他，他自己也十分小心。所以这一次，象以前一样，他留在中心农会办事，没上别处去。

卡维纳一夜没有睡着，他需要弄清楚同事们的命运如何。被扣留的人—他的同事就是为了释放他们才到镇里去办交涉的—住得很远，要等好几个小时他才能得到消息。派出的人，都没有回来。四下打听，甚至到镇上探询，据说有人看见他们到了镇上，但没有人见到他们离开。天还没亮，特派员带着指示前往地区各个农会。庄园主的密探日夜监视着，虽然没有发现任何动静，但还是不肯罢休。可是，天刚一透亮，镇上各条街道都挤满了农民，默默地迈着坚定的脚步向镇中心走去。没放一枪，没喊一声，监狱的大门就打开了；随即大街上象刚才一下就挤满人一样，一下又空无一人了。

庄园主们找到了充分的借口，向报馆发去电讯，鼓噪一时，说是成千上万的农民涌进镇里，抢劫和杀害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他们还向最高政府要求保护。最高政府可能听到

了全镇人民痛苦的呼声，派去了大队卡宾枪手，由一名中尉率领。但是，士兵们看到，镇上是一片安居乐业的和平生活。

派来的尉官在那里过了几天快活的日子。不是到某个庄园主家里赴宴，就是到某酒店品尝辣味佳肴，上等汽洽酒，还有秋罗美女作陪。中心农会的人听说，这个尉官曾醉后失言，说他到这个镇上是执行命令，不制服卡维纳决不离开。从那以后，卡维纳更加小心在意。从前他常常独自走山路，现在每次都要四、五个带枪的人陪伴。卡维纳目光锐敏，头脑机灵，有了危险很早就能察觉。在山上，给一个人设埋伏并不困难，然而中尉布置的埋伏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

一天拂晓，卡维纳动身到一个很远的名叫阿纳瓦尼的庄园去，那里有些问题需要他去解决。有四个人陪他前往，其中只有一个是负责人。走了几个小时之后，卡维纳发现石子路上有些脚印，他和同伴们都认为再往前走是危险的，于是转向留非走去。这是路旁一个很近的村子，可以顺便去看看那里的情况。他们只呆了两个小时，就又重新上路到山后的阿纳瓦尼去，他们认为那里有危险。开始没有遇到可疑的情况。道路在两山之间往上伸向一个开阔的山口。当他们到达这个山口高处时，看见长长的一队带枪的人正从山的另一侧往上爬。那队人也看见了他们，立刻向两旁散去，摆开战斗队形。卡维纳和他的伙伴们躲藏在几块大岩石后边，马上架好步枪。他们居高临下，视野宽广；而敌人，尽管遍地都是大石头，但每前进一步都被看得清清楚楚。当太阳垂直地射向山头时，战斗打响了。

形势严重。他们虽然掩蔽得很好，但是，人少，难以抵挡这么多的敌人。不过，一定要打，这是最重要的。卡维纳看到同伴们都和他一样坚定，没有说别的话，只说：

"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同志们。"

"是的，同志，"四个人齐声回答，"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敌人很难前进，每前进一步都要消耗大量的弹药。卡维纳和同志们只是在认为可以击中目标时才开枪射击。他们百发百中。敌人一边许多人倒下了，有士兵，也有庄园主，其中不少人被打死。傍晚，卡维纳他们几乎被包围了。他看到两个侧翼需要防守，就亲自去搬石头，这时一颗子弹击中他的头部。同伴们看见他抱住一块石头，一动不动。可是他们顾不上他，因为敌人仿佛已经摸到了底，几乎不找石头隐蔽就往上冲来。

他们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全部壮烈牺牲。

庄园主们挖空心思，大张旗鼓地庆祝这一胜利。他们把那五个人的妻子抓来，把她们丈夫的头割下来挂在她们胸前，强迫她们去广场上，在目瞪口呆的人群面前绕行。这次阴森森的示众，是庄园主们的得意杰作。

第二天，镇子被几千农民包围了。士兵和庄园主急忙守卫。包围者无法冲进去；不过，包围圈也没有被突破。第四天，政府带着他百发百中的武器—诺言—出面了。那一带山区才又恢复了和平。

老人讲完时，周围一片寂静，好象山间的回声刚刚消失。过了一会，图米说：

“我们的血就象播在田畦里的种子。”他看见老人的眼里噙满泪水，又接着说道：“五个同志倒下了，五十、一百、一千个同志将站起来战斗，为我们的解放事业献出自己的鲜血。”

4

米吉塔从城里回来时，带回一卷杂志和一包书籍。她的弟弟，甚至妈妈，都觉得稀奇。胡安、维克图库和埃宛楚一遍遍地翻杂志，爱不释手。杂志上的插图使他们着迷，看了一遍又一遍，总是看不够。杂志上的孩子都是胖胖的，显得很健壮，青年们象在宣传幸福的生活，农民的脸上洋溢着喜悦和乐观，妇女可以说是没有流过眼泪。至于上面写的什么，他们不想读，因为尽管上了两年学，但识不了几个字；更糟糕的是完全不理解那些话的意思。米吉塔就不同了。她喜欢从封面上的大字标题念起。“苏联”，“人民中国”，“匈牙利”，“保加利亚”。她能把这些国说得一清二楚。在这些国家里，没有穷富之分，没有贫困，没有失业；农民是土地的主人；人人识字，所有的青年和孩子都在上学。她知道书中讲的是什么意思。因为她向“矿工”学习过，尽管时间

不长。

对米吉塔来说，只提“矿工”已不满足。她记得在医院发生的所有事情：读书、写字，还有其他方面的学习。当谈到：一天，图力虽然腿瘸，却把她举在空中旋转，最后把她扔到半躺在床上的“矿工”身上时，她简直得意忘形了。一天下午，胡安听她把这件事讲了多少遍以后，满脸不高兴地说：

“你去找‘矿工’吧，别再跟我说个没完，够了。”说着把手象刮板那样放在脖子上。

“你就知道讲他一个人，”维克图库说，“‘矿工’这呀，‘矿工’那呀。”

“那我该说谁？难道有比他更好的人吗？”

“有，”当胡安正在竭力思索时，维克图库以坚定的语调说，“我们的爸爸。”

他们的对话可能正好被弗尔图娜听到了。她感到意外，心中很不痛快。这个小丫头还是只刚出壳的小鸡，哪里见过这样的姑娘，没完没了地谈一个男人！但她没有做声，把不安留到了第二天早晨。

孩子们刚上学，米吉塔还没有到山上去放牲口；弗尔图娜就把她叫进厨房，让她坐在自己面前说：

“孩子，我听见你一直在说‘矿工’。”

姑娘的脸一下子烧得绯红，象彩云一般，眼皮耷拉下来。

“为什么那么起劲地说那个小伙子？”

米吉塔脸更红了，不知道该怎样回答。

“告诉我，为什么？你说说。为什么不说话呀？”

姑娘明白，在这样关键的时刻不能闭口不语。总应该说点什么。

“因为，”她终于喃喃地说，“我很想他，妈妈。”

“什么？你在胡说些什么，傻丫头？”

“我叫自己别想他，可是做不到。我越来越想他，妈妈。”

“可是，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还只不过是个娃娃呀！”

“我只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妈妈。再说我已经……”

“你别开玩笑了，你爱上他啦？”

“是的，妈妈，我不能不爱他。”

弗尔图娜一时说不出话，眼睛发烧，心口扑通扑通地跳着，好象一个人大难临头，无法逃避。

“你想想，他能爱你吗？你不知道你配不上他吗？你想过没有，一个那么有学问、生活那么不一般的人，会把你这样一个印第安姑娘放在心上吗？你真是疯了。”

“妈妈，他爱我就象我爱他那样强烈。如果你知道他是多么爱我……如果你看见……”她正要说“他是怎样地亲吻我”，母亲打断了她的话。

“你这个不要脸的丫头！我不想再听你的了，滚开！”

这一痛苦的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之后，弗尔图娜就去做她的小买卖。象往常一样，她天黑时才回来，这时图米正在家

里等她。他是几小时之前同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回村的。图米觉得她的面孔异常阴沉，眼睛留着刚刚哭过的泪痕。

"我看你哭过了，弗尔图娜。有什么事情不顺心吗？"

"没有，图米。今天的买卖很好。"

"可是，你真的没有哭过吗？"

"没有。风吹得厉害，可能是为此流泪。可是，你这个人也真是，一个劲地说我的眼睛，干吗不跟我说说出去的情况。你怎么样？见到总统了吗？"

一片淡淡的愁云掠过图米的脸庞，犹如飘浮的云朵从太阳底下穿过时，常常在田野上投下阴影一般。

"很好。我们和总统谈了话，扛回一肩诺言离开了总统府。"

图米就说了这么几句话。弗尔图娜没有再往下问，因为这时米吉塔端来了晚饭，孩子们也吵吵嚷嚷地赶着牲口回来了。

代表团归来，这是村里人早就盼望着的事，大家迫不及待地要了解情况。第二天早晨要开大会，向大家汇报。

大会开始时，人们兴高采烈，可是后来出现了料想不到的变化。图米从开始讲到部长的空头信件时，村民们一直在认真谛听，喜形于色。从那以后，空气就紧张起来，就象拉紧的琴弦开始振动一样。讲到波托西农民的斗争和卡维纳的牺牲时，大家火冒三丈，抗议声和激昂的呼喊声一下子迸发出来。

"这就是我们慈父般的总统！"一个人怒不可遏地喊

道。

“总统多好呀，”又一个人喊道，“今天给我们的东西，明天又收回去！”

“诺言！诺言！诺言不兑现，就是戏弄人！就是戏弄我们穷老百姓！”

一个严厉、高昂的声音压过所有的声音问道：

“难道我们就让总统象对待波托西人那样对待我们吗？”

“不能！”人群怒吼着回答。

“我们能让卡斯蒂列霍再回到庄园来吗？”

“不能！”

一个由于盛怒而变得嘶哑的声音响彻会场。

“把庄园主的家烧掉！”

这次大会是在村中广场上举行的，领导人想拦也拦不住，人群沿着田野散开，向庄园主家里奔去。领导人不得不跪到前面去，招呼那些头脑清醒的人帮助他们。幸亏这样的人还不少，才避免了这场灾难。

庄园主的家没有烧掉，可是下午领导人家里挤满了来访的人。大家的起码要求是：不仅用血与火来保卫收成，而且要保卫整个庄园。有些人建议，训练大家开枪，因为看来不得不拿起武器的时候很快就要到了。还有人说，应该加强同邻近农会的联合，得到山谷其他农会的支持，以便反对那些亲口承认了农民的权利而今又要把它夺回去的人。

5

当弗尔图娜正在准备晚饭时，图米一怔，说：

“哎呀！我越来越爱忘事了。留出点饭来，弗尔图娜。有客人来。”

“什么？”弗尔图娜吓了一跳，喊道。“又是‘矿工’？怎么总到咱家来？以后别来了，村里那么多人家。”

图米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心想：“可怜的女人。她说得对，说得很对。她遭受了那么多不幸，吓破胆了。”

“你不必害怕，弗尔图娜。这次不会出什么事。”

“不是这个原因，图米，根本不是这个原因。他不该再到我们家来。”

“啊！怎么了？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会懂得的。现在先吃饭，我以后再告诉你。”

这时，米吉塔紧缩着身子，一动不动，捏着一把汗；但是，好象是为了给自己鼓气，她在心里反复地说着：“我的心是定了，什么也不怕”。爸爸沉思不语，妈妈弗尔图娜拨出一盘饭，叫胡安放到厨房去。

刚吃完饭，弗尔图娜就叫米吉塔把她的床搬到棚子里去，叫孩子们都去睡觉，作为母亲，有些事情不必在孩子面前说。但是，她的话不得不留在嘴边，因为这时哈苏大伯和

图力来了。随后，其他负责人也来了，最后是阿加普。象往常一样，大家在小屋里靠墙蹲下，在油灯下嚼起古柯来。

“矿工”比平常来得早。希拉库在拥抱他时问他，路上有没有采取了防卫措施。

“不要担心，”托马斯看着大家说，“一般地说，一个对手不会连续两次干同一个勾当的。如果第一次没有得手，他知道第二次也不会顺利。”

“还说不顺利？”阿加普吃惊地喊起来，“不是把我们吓得要死吗？”

“那不是他们的目的，”哈苏大伯说，“他们想把我们带到绍卡潘帕去。”

“对。”伊斯米楚证实说，“牛角号和枪声打乱了他们的计划。”

这次不是米吉塔而是弗尔图娜亲自端来饭菜。

会开得不长。商定了一些第二天上午开大会的事情，研究了防范措施。负责人都离去了。

图米想和“矿工”谈谈，可是没等他开口，“矿工”却对他说：

“我不知道继续住在你家里合适不合适。如果你知道我发生的事情，也许不欢迎我住下去……”

图米脑子停止了思考，好象手表突然断了弦似的。

“……可是，弗尔图娜也应该听听我的话。”

象在黑夜里点燃一根火柴一样，晚饭时妻子对他说的话在他脑子里闪现出来。想起在医院里的一些事情，他心中就

更清楚了。

“你跟我们谈谈吧，”图米低声说，他走出去找弗尔图娜。“肯定是那件事。”当他穿过院子时，一个发自内心深处的声音对他说，“只有傻瓜才看不出是怎么回事。”

弗尔图娜没有躺下，她盘腿坐在床上，正在作祈祷，更确切地说，好象在等着来叫她。她默默地走到小屋里，靠一个角落坐在地上，微微皱着眉头，眼睛只是盯住一点，既不看图米，也不看“矿工”。冷冰冰的嘴唇紧闭着。这当然不是一种好征兆。

“矿工”开始讲了。但是，他不象往常开会那样，而是讲得前言不搭后语，结结巴巴，声音颤抖，仿佛他的话杂乱地装在一个口袋里，很难把适当的话掏出来。图米简直认不出是他了。“我不敢相信，”图米想，“我现在是在听‘矿工’讲话。这个小伙子的知识是那么渊博，那么自信，那么受人夸奖。爱情把男人们害得好苦呀！”小伙子谈了自己的感情，这种感情的由来、性质，它有多么强烈，最终追求的目的是什么。他把这种感情和树木相比，开始只不过是一颗种子；后来，种子生了根，寻求阳光和空气，变成粗壮的树干，长满茂密的枝叶。“矿工”一副窘态，找不到恰当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坚贞不渝的爱情，最后用诗的形象来表达：只有死神的斧子才能砍倒这棵树。

图米低下头，象晚饭时那样，又陷入沉思，默默不语。弗尔图娜木头人儿似地呆在那儿，咬着双唇，眼睛死死地盯着一点，既不是图米，也不是“矿工”。“矿工”终于吞吞

吐吐地说：

“我想马上结婚……征求你们的意见……”

“现在，”图米沉默了好一阵子才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什么也不能说，因为我不了解我女儿的心思。”

“什么，你女儿？”弗尔图娜突然又痛心又生气地喊起来，“你女儿爱他爱得都发疯了！发疯了！整天嘴上都挂着他！”说着她哭了起来，“她什么都会做了，是我的好帮手，我不在家时，她什么都能担当起来……”

“别哭，弗尔图娜。”图米用通情达理的语气说，“对要结婚的情人来说，眼泪不是什么吉利的兆头。”

在会上，图米看到，“矿工”的样子和讲话又变了。“矿工”又变得高大了，确实象昨晚他提到的那棵树，挺拔健壮。图米觉得很骄傲。“米吉塔”，他想，“你给我找的这个女婿好到不能再好了。”

“矿工”是第一次在农民大会上讲话，因为这次农民们一定要他向大家讲讲。农民们所以要他讲，因为他们昨天没有得到农会负责人的支持，而负责人们抬出“矿工”作后台：“他是这么考虑的。”“他不是这么想的。”农民们微笑着表示怀疑，并驳斥说：“这不可能。”最后要求：“让他亲自给我们说说。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干。”“矿工”的声誉很高，整个山谷的人都把他挂在嘴上。其实，认识他的人不多，甚至他在那个悲惨的早晨受伤时，为他送别的人也没有看清楚他的面孔。现在全村的人都来了，邻近农会也来了

人，来了很多。

“矿工”把以前对村里的老朋友们所讲的话扼要地讲了一遍。他讲了目前统治玻利维亚的那个政党的类型：它的产生、组成、利益、目的以及它维持统治的方法。他强调指出，这样的政府是不可能坚定地、全心全意地为农民谋利益的。接着，他又象以前那样，讲了土改：土改的提出，目的何在，如何一拖再拖和节外生枝，大肆宣传的土改法如何受到嘲弄，农民的希望如何落了空。他淋漓尽致地揭露了二月公布的土改法，这项法令使农民的土地减少到只有巴掌那么大，也就是说和土改前一模一样。“矿工”说，他知村里群众反对这项法令，但是他认为村民们想选择的那条路是错误的。盲动和暴力是不可取的，因为如果农民不进行恰当的斗争，保住政府作出的让步，那就正好中了政府的圈套。政府的企图是，不把第一个土改法令中包含的让步全部废除决不罢休。如果让政府这样做，就意味着回到土改前的时代，也就是回到农奴制，农民们重新受苦受穷，遭受各种不幸。不应该忘记，权贵们为了维护他们的阶级统治，越来越巧妙地运用使劳动人民忍饥挨饿的手段。因为，他们知道，一个人越是贫穷，也就越容易放弃他的权利，各种要求也就越来越少。一个人在孩子们快饿死的时候，工资再低都会接受。权贵们知道，饥饿不仅仅压迫和奴役着每个人，而且是压迫和奴役各国人民的有效手段。一个国家的人民越吃不饱饭，就越驯服，越落后，越缺少战斗精神。所以，现在应该对政府发动一场有组织的和平攻势，要求废除二月法令。山谷所有

农会都应参加这次攻势，有时分散，有时联合。应该派代表团向总统递交农民群众集会的请愿书。这一切，可能成为荒野里无人理采的呼声；但是，不管怎样，会使政府在取消其他让步之前三思而行。首先，这将使农民团结起来，组织起来，长农民的志气，提高他们的战斗精神。最后，在谈到今年的收成时，“矿工”说，除了那些把自己的汗水洒在这些土地上的人之外，任何人都无权占有。要不惜一切保护庄稼。

6

现在图米家里比以前宽绰多了。孩子们睡进了米吉塔的那间小屋，棚屋里除了一些破烂，只有一架织布机。早晨，孩子们去上学，弗尔图娜抱着小图纳，背着东西，到镇上去做买卖。图米找不到工作，心情烦闷，度日如年，便经常到庄园去转转。玉米地里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吉奴阿已经割倒，大堆大堆地放在一起。小麦也要开镰收割了。图米有时喜欢赶着牲口上山去，象从前的米吉塔那样。胡安和维克图库放了学，吃完晚饭，就去替换他。下午图米到农会去做些事情。尽管他不是负责人，也总是有工作做。现在，几乎用不着去走访山谷里的农会了，最边远的农会负责人经常到这里来。代表团的总统府之行，图米他们在大会上的汇报，以

及村里的反响，已经传遍各地。到处都在传颂着卡维纳的英雄业迹和他的壮烈牺牲。到处都在谈论“矿工”，说他是个非凡的人物。“你们真有福气，”有些农会负责人对塞甫仁达人说，“你们有他那样的战士帮助。也有人到我们那里去，说的同‘矿工’一个样，但‘矿工’可能同他们不一样，我们真想见见他，听听他讲话。”别处农会负责人到塞甫仁达来，首先要了解这里是不是真的下决心不让绍卡潘帕中心农会侵吞当年的收成。塞甫仁达已经接到两次通知——更确切地说，是两次威胁，山谷里其他所有的庄园也都接到了。有的庄园，人们犹豫不决，站在十字路口，因为他们还没有确切地知道塞甫仁达人的态度，他们现在还没有决定该走哪条道路。

尽管威胁依然存在，但图米认为，罗达斯·普拉塔不会马上闯到塞甫仁达来，起码不会马上到这儿来。这个猴子并不蠢，他知道在这里每次都碰一鼻子灰，他在山谷其他地方可能还没有遇见过如此扫兴的事儿。所以，如果他想侵犯塞甫仁达，一定是偷袭，不会冒冒失失硬干。因此，这个猴子有可能满足于侵入那些护秋力量较弱的庄园，或者首先拿那些庄园开刀。这样估计形势，是有根据的。可是，图米不存侥幸心理，他知道，无论如何，有备无患。在他的建议下，夜里各个路口都放了哨，白天在山上设了望哨。男人们睡在庄园的窝棚里，把枪放在床头。只要一吹牛角号，大家就马上下床，各就各位。

弗尔图娜回村的时间比过去提早了，因为现在米吉塔不在家，家里没有人做晚饭。她经常不等东西卖完就得往回走。家里空空荡荡，好象没人居住似的。院里到处是垃圾，沉寂得令人可怕。连小狗——它还很小——来迎接她时，也只是摇摇尾巴，然后便无精打采地躲回角落里，仿佛病了似的。遇到这种情况，弗尔图娜就眼泪盈眶，但她不让眼泪流下来，硬是收了回去。家里多么需要米吉塔这个帮手呀，里里外外有她多顶事啊，她在家里气氛多么和谐啊。

鉴于来自绍卡潘帕那边的危险，"矿工"随时可能遭到袭击，米吉塔不得不在城里举行婚礼。亲人和客人坐了满满一卡车进城。那件事办得真有意思，也许村里还从来没有办过这种事情哩。未婚夫不同意请牧师；不过，如果不是未婚妻说她也不喜欢见到祭坛的话，未婚夫也可能会向父母的要求让步。婚礼在一位同志家中举行。大厅宽敞漂亮。整个晚上，象人们常说的那样，花束和礼品雨点般地洒下来。同志们送来了各式各样的礼品，有很多礼品，乡下人叫不出名字，但是对有知识的人很有用。参加婚礼的同志很多。米吉塔站在公证人前面，神态自如，拿起钢笔在一个大本子上签字，农民们看得目瞪口呆。早就听说"矿工"教她学过文化，但谁也没想到她会写得那么流利。随后，大家着实热闹了一番，美美地吃了一餐，还适量地喝了点酒，但跟村里不同，他们不是喝得烂醉如泥。大家尽情跳舞，有乐队伴奏，优美动听的库埃卡和瓦伊努舞曲动人心弦。不过，最使农民感动的是同志们热情地接待他们，亲切地和他们交谈，就象

老朋友一般。年轻漂亮的小伙子喜欢和希皮卡、埃瓦恰和卡蒂拉大婶跳舞。女同志——俊俏的姑娘们和秋罗少女，在阿加普大伯、希拉库和伊斯米楚请她们跳舞时，都落落大方，不忸忸怩怩，也不卖弄风姿。

新郎新娘住的房子并不是图米熟悉的小茅舍，而是一个宽敞舒适的房间，有一张很好的床，一个放满了书的书架，还有其他一些很考究的家具。弗尔图娜现在明白了，女儿没有选错人。她不记得村里哪个姑娘举行过如此体面的婚礼。

米吉塔呢，她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一般地说，每星期一清早她就挎着小蓝子，打扮得如城里的秋罗女郎，很早就来到村里，因为那一天妈妈不去做生意。米吉塔头上戴的不是高顶的而是又小又圆的草帽，卖俏似地歪戴在一边的太阳穴上。她穿着打裥的短裙，色彩很艳，和村里常穿的粗布裙子完全不同。轻飘飘的纱巾披在肩上，别有风度。脚上的高跟鞋，柔软发亮，大小合脚，丝毫不象父母在格里莎集市上给她买的那种土里土气、咯吱咯吱作响的鞋子。对，现在姑娘的姿色已充分显露出来了。

同父亲一样，米吉塔每次回家，都提着满满一小篮甜食、水果、小面包和别的好吃的东西。她不象一般来客那样袖手旁观，总是帮妈妈干这干那，忙个不停。要是有时间，便去看看比较亲近的邻居，当然，她在那儿也总是受到热情的接待。

每当米吉塔准备回城时，就象光明要从房子里消失，冬夜的水要结冰一般，弟弟们欢乐的笑脸一下子变得呆板起

来。图米默默地垂下头，弗尔图娜感到心快碎了。全家人都知道她不会离去多久，过几天又能看到她沿着小路回家；但是，都抑制不住心头的离愁。好在世界上任何不幸都有解脱的办法，任何痛苦都可以找到安慰，生活本身有自己的规律和特点。他们想到米吉塔的幸福，也就高兴起来。全家人都认为她是个走运的姑娘。看看她的面孔，听听她的讲话，就可以肯定这一点。她的眼睛就象清泉中透明闪光的宝石，流露着幸福的光芒。这种幸福，从她那恰如清晨枝头上鸟儿的啁啾声中就可以感觉出来。米吉塔是个爱讲话的姑娘，她手中干着活，嘴里不停地讲着她的新生活。“他”现在已不是“矿工”啦，而是她的“托马斯”。她总是叫他托马斯，当然，有时为了更亲切，也叫他“图米”，象她父亲的名字一样。

在城里那间房子里，米吉塔的日子过得很好。她的托马斯一早出去干事。她到市场上买回一天吃用的东西后，还可以学习两个小时。啊呀，她真学到不少东西，比在学校进步还快！以前她就知道，向托马斯学习，可以得到优异的成绩。学习之后，她便去做饭。这里不用土灶，也不用木柴，不象家里那样整天烟熏火燎，他们用的是一个精致的烧煤油的小灶。中午，她的托马斯回来了，但不是一个人，而是同另外两个同志一起来吃午饭。同志们并不空手来，带来面包、水果，有时是钱。她的托马斯总是要她就着桌子落座，在他身边用餐，请她参加他们的谈话。托马斯和同志们常常争论起来，如果她不表示自己的看法，大家就不高兴。在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时，托马斯眼里总是充满温情，说些亲昵的

话，狂吻她。然后，托马斯又去干事，她先是学习，接着去做晚饭。晚上，他们常常在公园里散步。公园十分美丽，到处是树木和鲜花，汽车来来往往，灯光耀眼，游人熙熙攘攘，对对情人漫步在诗情画意中，情话绵绵。有时他们去出访，有时去看电影。米吉塔过去没有看过这样的电影，电影大大地打开了她的眼界，使她增长了许多见识。电影里有些情节使人伤心，有些情节又使人欢乐。从那里还看到了别的国家人民的生活、他们的问题、他们的苦难、他们的斗争。

这期间，尽管绍卡潘帕方面没有出现任何动静，村子里还是没有放松对庄园的守护。据说这个中心农会已放弃了它原来的打算；但是，那“瘦猴”是个比狐狸还狡猾的家伙，应当估计到，他可能正在麻痹受害者，目的是象猫抓老鼠那样突然扑向他们。农民们正忙着收割，在他们看来，粮食放进仓里，要比在地里更难保卫。他们想得很有道理。这种“休战”状态没有持续多久。一天，消息传来，满载武装卫队的卡车袭击了一个庄园，那里的农民没有武器；卫队队员们只看到了脱下来的玉米皮；粮食已经妥善保管起来了。那些家伙企图抢劫粮食，但粮食的主人宁可被棍棒打成肉泥也不交出一穗玉米。抢劫者们把农会负责人抓走了，但是大家保住了自己的劳动成果。

又一天，卫队队员们闯进了另一个庄园，迎接他们的是呼啸的子弹。他们的目的是抢劫，而不是战斗，最后撤走了事。显然，猴子只想在他总部的牢房里杀人，或者十拿九稳地袭击没有防备的农民。因为他知道在田野里公开杀人，会

给他带来严重的后果。

骚扰活动停止了。绍卡潘帕好象宣布休战。塞甫仁达和山谷里其他庄园过去一直手持武器保卫收成，现在也开始收割了。没遇到任何麻烦。这时一个喜讯传来，人人兴高采烈："瘦猴"很快就要离职，当下届选举中的议员候选人去了，山谷终于要摆脱这个祸害了。

7

米吉塔仍然象往常一样，不时回娘家探望。但是这个星期一，她来晚了，也不象以前那样高兴。她还是挎着小篮，但是百无聊赖，没有带来什么甜蜜的话语，眼里露出异常的倦意。弗尔图娜知道发生了不好的事情；在猜测发生了十分严重的事情之前，她只是问米吉塔为什么脸色那么阴沉。米吉塔只是支支吾吾。这当然更使妈妈不安起来。妈妈再三询问，米吉塔只好说了实话。她说：

星期六晚上，夜已经很深，警察到她家来了。幸好她的托马斯出去了。没有找到托马斯，警察搜查了卧室，别的房间，甚至院子和畜栏也都翻遍了，到处笼罩在恐怖之中。警察把书扔到院子里，点火烧掉，直到第二天才让她进屋。房门口有人持枪把守，院子里有两个武装警察。值得庆幸的是，那天夜里她的托马斯没有回来，第二天也没有露面。警

察撤走了。米吉塔到商场买东西时，一个女友走过来，小心翼翼地塞给她一个很小的纸团。她回到房间一看，是她的托马斯写的，说他正受追捕，危险不会很快过去，她最好马上回父母家里去躲一躲，在那儿会很快得到他的消息的。托马斯希望她不要难过，他们不久就会重新团聚。最后嘱咐她要把纸条烧掉。

在这种情况下，做母亲的通常都要掉眼泪，还会说，“瞧，这就是你找的好丈夫。”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怨言。但是，弗尔图娜知道，在这种时候，当妻子的是什么心情；再说她自己也目击过，甚至亲身参加过多年来在山谷这座广阔的舞台上演出的种种悲剧。所以，米吉塔讲完之后，她用一种没有丝毫痛苦，反而充满了激情的声音说：

“他是为了我们。不然，他图的什么呢？他自己能得到什么好处？什么也得不到。他在为我们斗争。但愿他到这里来，我们可以为他找个安全的藏身之地。”

不一会，图米从山上回来了，默默地听完米吉塔的话，脸色严峻，双目深陷。他沉思着，仿佛在回忆以前的某个场面。

“这是个很大的不幸，”过了一阵子，图米痛苦地说，“谁知道要多长时间，我们才能同他见面，可现在到处都需要他出来讲话。”

“也许他很快就会来的，“弗尔图娜有点兴奋地说，“看来他想到村里来躲一躲。要设法找个安全的地方。”

图米不同意她的意见。在这种关头，村子里是难于收留

他的。这里难以保证他的安全。

弗尔图娜和米吉塔一天天地数着日子等待托马斯来。星期五晚上，半夜时分，小狗叫了起来。打女儿回来就一直睡不安宁的图米，从床上一跃而下；没等他把脚伸进裤腿里，就听见米吉塔在院子里把狗止住，低声地，但十分激动地说："亲爱的。"

没有点灯。弗尔图娜摸黑穿上衣服，孩子们也都跑来了。小图纳哭了，她要吃奶。一家人没说几句话。弗尔图娜和米吉塔已想出了一个再好不过的隐蔽的地方。在对面的山坡上，有个又大又深的山洞，叫"仙人洞"。那一带山岗光秃秃的，没有草，因为牧人和牲口不到那里去。米吉塔象做姑娘时那样，每天早晨带着干粮，赶着牲口到那里去，下午弟弟们象惯常那样去替换她。这不会引起怀疑。

"矿工"说，是党要他到这里来隐蔽的，不能同农民失掉联系，特别是现在，在山谷地区开展党的工作，条件非常有利。在村子里建立党的首批基层组织的时机也已经成熟，应该使党的工作纳入轨道。说完，他便登上了通往"仙人洞"的陡峭山路，只有胡安一个人陪他，肩上扛着给他铺床的一大卷兽皮和被褥。

黎明时分，米吉塔已经生着了火，削好了土豆，准备好了其他食品。她背着吃食，赶着牲口，早早就离开了茅舍。她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恨不得一下子插翅飞到山上去。

"仙人洞"离山顶不远。山洞里，虽然有些地方不到一人高，但比米吉塔那间小屋还要宽敞。地面很平，全是碎

石。洞壁不平，有的地方岩山突出很多，但十分光滑，象是被时间这只手打磨过的。洞口长满了仙人掌，进洞时必须十分当心，不然很容易被又长又硬的刺扎伤。

对面的那座山更高，巨石林立；两山之间形成一个起伏不平的山沟，底部是一片茂密的胡椒树林。林中有条小溪在岩石间跳跃。

在那个孤寂荒凉的世界里，米吉塔和她的托马斯住了许多小时，许多日子，两个人好象是神话中的牧人。

米吉塔脚踏石子的摩擦声一传到托马斯的耳朵里，他就急忙走出山洞，紧紧地把他心上人的窈窕的身躯拥在怀里，长时间地亲吻她那甜蜜的双唇。他们走到山下的丛林中，坐在河边的胡椒树下，米吉塔把包着干粮的餐巾打开。他们共同分享这种无与伦比的爱情，只是时间太短暂了。分手的时间到了。当米吉塔开始爬上山坡时，托马斯眼睛的神情，嘴唇的样子，双手的举动，都使他活象一只刚刚失去妈妈的羔羊；她虽然离去了，但她的心完全被他所占有，仍然怀着强烈的感情，好象他已经完全溶化在她的脏腑之中。

有几天晚上，图米来到“仙人洞”，带来了一些消息。他和托马斯讨论在村里建立党的首批基层组织的问题。拟定名单和确定数目。人数很多，塞甫仁达半数以上的农民都要求参加党的组织。但是，应该挑选那些最坚定、斗争性最强的人，挑选那些最符合党员条件、服从党的需要的人。总之，他们应该是准备不惜牺牲一切的人。首先，这一工作应秘密进行，不要惊动敌人，他们人数众多，包括政府、教

会、地主……，千万不要再在图米家里开会。

创建第一批支部是件不寻常的事情。工作要不声不响，秘密进行；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它的重要性。每个人都认为，被接受入党是无上光荣，必须是农民群众中的杰出的人物，必须意志坚强，愿意献出自己的力量。他们知道，党要求党员努力工作，不惜作出任何牺牲。党有个习惯，基层组织要有个名字。他们决定，第一支部叫“卡维纳”，第二支部叫“托马斯·卡塔里”，第三支部叫“胡里安·阿帕萨”。*

“胡里安·阿帕萨”支部的成立仪式，气氛特别隆重，人人兴高采烈。看来这个支部吸收了最坚定、最热忱的战士，“矿工”发表的演说，比他过去在村里所做的任何一次演说都更为激动人心。大会结束时，天已晚了。那是一个美妙的夜晚。宁静、明亮，一轮皓月当空，令人神往。大地在洁白的月光照耀下，象婴儿熟睡在母亲的怀抱里。路上，图米心情极为愉快，邀请“矿工”留在家里过夜，因为第二天是弗尔图娜的生日，他想为她好好地庆祝一番，要比往年过得更好。已经准备了一些东西，是米吉塔亲自张罗的。再说，那时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绍卡潘帕方面的人已经完全龟缩着不出来了，甚至传说那个活地狱马上就要被关掉了。最后，近几天图米又把栅栏墙加高了，从外边看不到屋里在做什么。

“矿工”自然不想拒绝岳父的盛情。

---

* 托马斯·卡塔里和胡里安·阿帕萨是十八世纪当地印第安人民解放斗争的领袖。 ——译者注

那是一个平静、快乐的日子，甚至可以说是个双喜临门的日子，因为米吉塔早就盼望这一天了，胆怯地，同时也是激动地告诉她的妈妈，她自己也快当妈妈了。弗尔图娜当然没有为女儿保守秘密。图米知道了这件事之后，甚至比“矿工”还要高兴。他在朋友们——都是来向弗尔图娜祝贺生日的知心朋友——面前，得意洋洋地夸口说，他马上就要当外公了。

由于大家劝“矿工”多喝了几杯酒，那天晚上，他确实不能回“仙人洞”去了。尽管他一再坚持，但还是听了岳母的话，她保证天亮前亲自叫醒他，让他上山。

米吉塔时醒时睡。她的托马斯一夜都睡得死死的。他及时醒来，正要下炕穿衣时，妻子对他说：

“等一等，亲爱的，刚才狗叫了，看来夜里并不十分平静。”

“矿工”摸黑继续穿着衣服，但十分镇定，随后坐在炕边。这时，房门轻轻地打开了一半，闪进一个身影，原来是图米。他说：

“我听见狗叫了几次。我去外边看了看，没有什么事。不过，还是我来陪你走一段路。”

象以往一样，“矿工”多情地、长时间地吻了妻子，再和弗尔图娜告别，随后跟在图米后边穿过院子，图米端着枪。

村子被月亮照得通明的，犹如一颗纯洁的心沉浸在甜蜜的梦乡里。

图米和他的女婿沿着桃树林向山岗走去。走到学校院墙附近时，几乎同时响了两枪。“矿工”感到象是吸血蝙的翅膀从他脸上擦过一样。图米象根木头似地倒下去。“矿工”本能地扑到地上，抓住从图米手中掉下来的枪。他看到从伙房角落里闪出两个人影向峡谷跑去。“矿工”向他们打了一枪，又打了第二枪。没有打中。两个人跑到峡谷下边躲起来了。不一会，村里响起了报警的牛角号。

托马斯跪在他的同志图米身边。他已经死去，脑袋被子弹打穿了。

牛角号拼命地吹着。

“图米，同志！……”“矿工”高声喊道，好象要叫他听到，“图米，同志！……”

他内心在谴责自己：“你的死是我的过错。为什么我前天晚上不拒绝你的挽留？为什么现在又要你陪我？你应该活着，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你活着……我没有很好地保护你……”。

弗尔图娜悲痛地跑来。米吉塔、孩子们也来了。

牛角号依然响个不停。邻近的一个农会用牛角号回答。又一个农会……

弗尔图娜站在那里，木然不动，默默无言。她不相信摆在自己面前的现实。她跪倒在丈夫面前，扑到他身上，哭泣着，毫无怨言，不说一句话。米吉塔和弟弟们看着这个场面，仿佛那是别人家的事，仿佛还没有理解这场悲剧。

一大群人涌来，最先跑来的几个人中间有哈苏大伯。

“图米！……”他高喊着，在他的同志的尸体前跪下去，吻着仍然流着鲜血的伤口。“图米，我的亲兄弟！……亲兄弟！……你是为我们而死的，为我们大家而死的。图米，我的亲兄弟，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在斗争中，你仍然是我们的指路人。有一次我听你说过，血就象撒在地里的种子。是的，正是这样。你的血将象饱满的种子一样，在我国人民的心中生根发芽。图米，我的亲兄弟！……”

一大群带枪的人，严严实实地围住了图米的遗体。全村人都出动了。有人高喊道：

“凶手在哪儿？把他们带过来！”

果然，附近农会的农民用绳子捆着凶手拖来了。是两个人，身子在石子路上颠簸着，人已经死去了。其中一个是管家路德辛多。另一个是卫队队员。没错，是绍卡潘帕的卫队队员。

一团团浓烟在清晨宁静的天空中升起，一股呛人的烧燎味飘散到茅舍里来。这个地区所有庄园主的家，都被熊熊的火焰吞没了。

一九五八年

于科恰班巴，玻利维亚。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我们的血
作者＝（玻利维亚）赫·拉腊著　　李德明　　尹承东　　蒋宗曹译
页数＝３４６
ＳＳ号＝１０９９６５３４
出版日期＝１９８２年０７月第１版